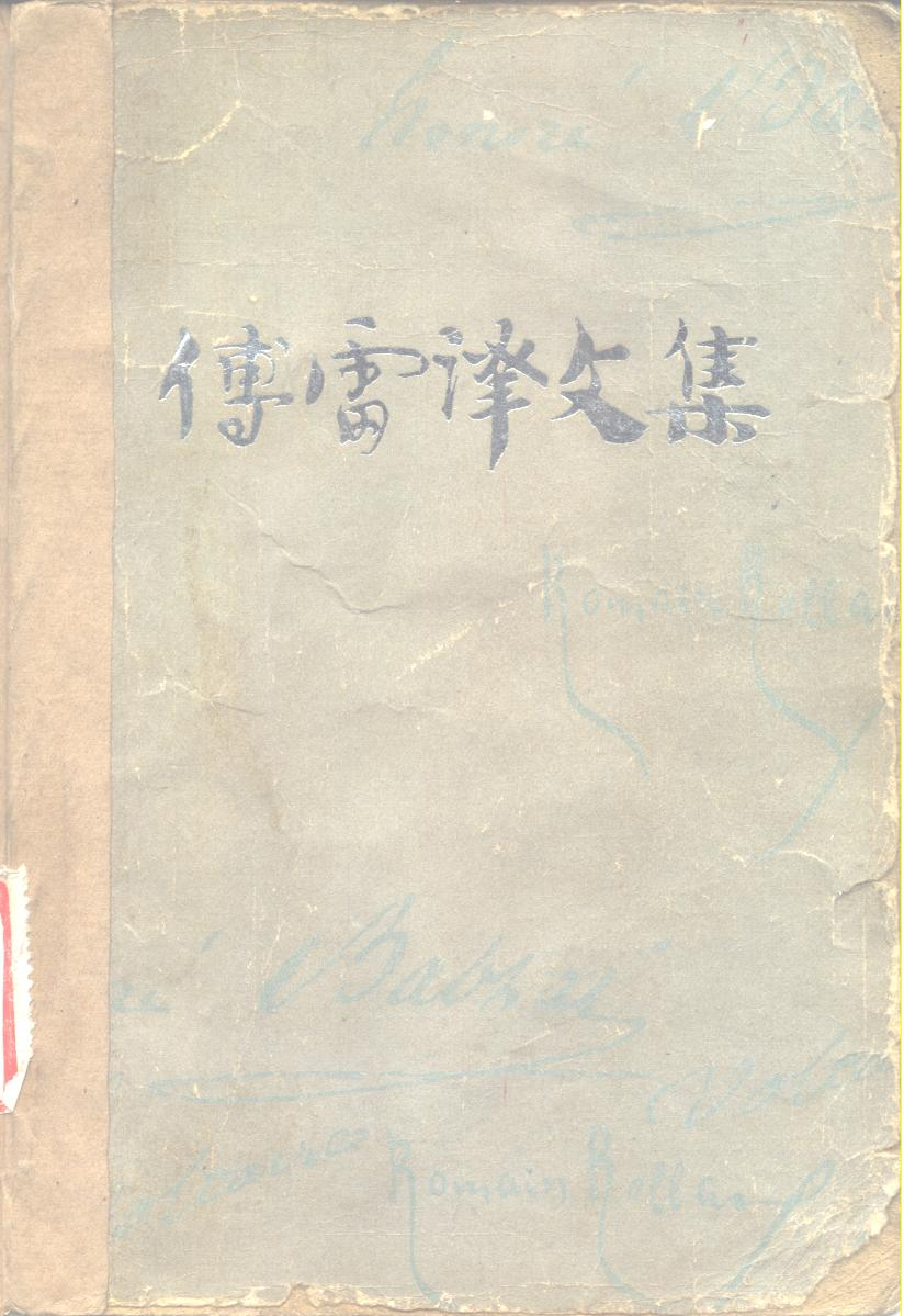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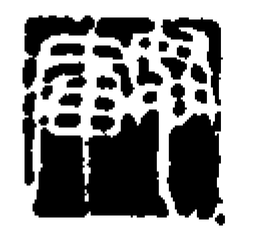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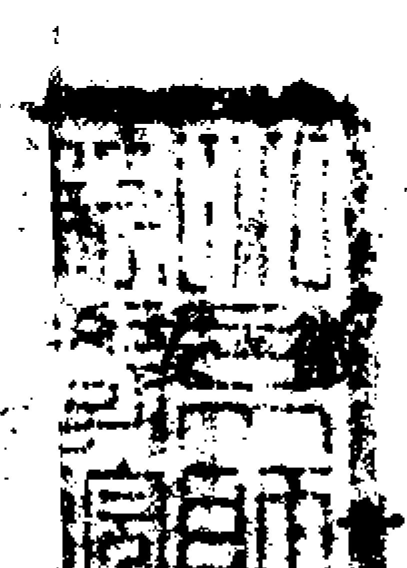

傅雷译文集

傅雷译文集



第七卷





安徽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合肥

责任编辑 江奇勇
装帧设计 蒋万景

傅雷译文集
第七卷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75 插页：2 字数：298,000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21,000(内精装3,000)

统一书号：10102·967 平装定价：1.95元
精装定价：3.30元

第七卷说明

从本卷起，《译文集》以四卷篇幅收辑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巨著的初译本，第一卷于一九三七年一月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出版，卷首冠有《译者献辞》一篇；第二、三、四卷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出版，第二册前刊有《译者弁言》一文。

解放后，译者因不满译文风格，特将全书校订修正，“重译本”于一九五二——五三年由平明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根据平明出版社纸版重印”。——本译文集即据人文版排印，除改正个别错字外，译文与译名一仍其旧，以存其真；《译者献辞》和《译者弁言》亦分别冠于全书第一册和第二册之前。

约翰·克利斯朵夫*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艺术形式，据作者自称，不是小说，不是诗，而有如一条河。以广博浩瀚的境界，兼收并蓄的内容而论，它的确象长江大河，而且在象征近代的西方文化的意味上，尤其象那条横贯欧洲的莱茵。

本书一方面描写一个强毅的性格怎样克服内心的敌人，反抗虚伪的社会，排斥病态的艺术；它不但成为主人翁克利斯朵夫的历险记，并且是一部音乐的史诗。另一方面，它反映二十世纪初期那一代的斗争与热情，融和德、法、意三大民族精神的理想，用罗曼·罗兰自己的话说，仿佛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的遗嘱"。

这部近代古典巨著，初译本是于十年前问世，先后印行七版。兹由原译者全部重译，风格较初译尤为浑成。全书百余万言，仍分四册，陆续按期刊行。第一册于本年八月份出版。

---

* 本文系译者一九五二年为平明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所写的介绍文字。

目　次

约翰·克利斯朵夫

罗曼·罗兰

约翰·克利斯朵夫 第一册

Romain Rolland

JEAN—CHRISTOPHE

Librairie Ollendorff, Paris, 1926.

献　　给

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

罗曼·罗兰

译 者 献 辞*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

《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一部小说，——应当说：不止是一部小说，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迹。它是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是贝多芬式的一阕大交响乐。愿读者以虔敬的心情来打开这部宝典罢！

战士啊，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你定会减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罢！

译　者

---

* 《译者献辞》最初载于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一月初版卷首。

原　　序

我们印行《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定本①的时候，决定采取另外一种分册的方法。以前单行的十卷，实际是归纳为三大部分的：

一、约翰·克利斯朵夫……………1.黎明；
2.清晨；
3.少年；
4.反抗。

二、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巴黎………1.节场；
2.安多纳德；
3.户内。

三、旅程的终途…………………1.女朋友们；
2.燃烧的荆棘；
3.复旦。

现在我们不以故事为程序而以感情为程序，不以逻辑的、外在的因素为先后，而以艺术的、内在的因素为先后，以

① 译者按：《约翰·克利斯朵夫》最初陆续于《半月刊》上发表，以后又出十卷本的单行本，又合成三册本与五册本的两种版本。此四册本的版本，作者称之为定本(édition définitive)。

气氛与调性(tonalité)来做结合作品的原则。

这样，整个作品就改分为四册，相当于交响乐的四个乐章：

第一册包括克利斯朵夫少年时代的生活(黎明，清晨，少年)，描写他的感官与感情的觉醒，在家庭与故乡那个小天地中的生活，——直到经过一个考验为止，在那个考验中他受了重大的创伤，可是对自己的使命突然得到了启示，知道英勇的受难与战斗便是他的命运。

第二册(反抗，节场)所写的，是克利斯朵夫象年轻的西葛弗烈特①一样，天真，专横，过激，横冲直撞的去征讨当时的社会的与艺术的谎言，挥舞着唐·吉诃德式的长矛，去攻击骡夫，小吏，磨坊的风轮，和德法两国的节场。这些都可以归在反抗这个总题目之下。

第三册(安多纳德，户内，女朋友们)和上一册的热情与憎恨成为对比，是一片温和恬静的气氛，咏叹友谊与纯洁的爱情的悲歌。

第四册(燃烧的荆棘，复旦)写的是生命中途的大难关，是"怀疑"与破坏性极强的"情欲"的狂飙，是内心的疾风暴雨，差不多一切都要被摧毁了，但结果仍趋于清明高远之境，透出另一世界的黎明的曙光。

---

① 华葛耐歌剧中的主人翁西葛弗烈特，为华葛耐创造的理想人物，为旧时代(华葛耐说是黄金统治的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崩溃后的新人物。罗曼·罗兰创造的克利斯朵夫亦是一种理想的未来世界的人物，但他的活动是在艺术方面。

在《半月刊》上初发表的时候（一九〇四年二月——一九一二年十月），每卷卷尾都附有两句拉丁文铭文，那是刻在我特式大教堂的正堂门口圣·克利斯朵夫像的座下的：

当你见到克利斯朵夫的面容之日，
是你将死而不死于恶死之日。

作者借用这两句，表示他私心愿望约翰·克利斯朵夫对于读者所发生的作用，能够和对于作者发生的作用一样：就是说，在人生的考验中成为一个良伴和向导。

考验是大家都经历到了；而从世界各地来的回响，证明作者的愿望并没有成为虚幻。他今日特意重申这个愿望。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时代，但愿克利斯朵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能不顾一切的去生活，去爱！

罗曼·罗兰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巴黎

约翰·克利斯朵夫

第　一　册

黎明——清晨——少年

卷 一 · 黎 明

在平旦之前的黎明时分，
当你的灵魂在身内酣睡的时间……
《神曲·炼狱》第九

第 一 部

濛濛晓雾初开
皓皓旭日方升……

《神曲·炼狱》第十七

黎 明

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雨水整天的打在窗上。一层水雾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昏黄的天色黑下来了。室内有股闷热之气。

初生的婴儿在摇篮里扭动。老人进来虽然把木靴脱在门外，走路的时候地板还是格格的响：孩子哼啊嗐的哭了。母亲从床上探出身子抚慰他；祖父摸索着点起灯来，免得孩子在黑夜里害怕。灯光照出老约翰·米希尔红红的脸，粗硬的白须，忧郁易怒的表情，炯炯有神的眼睛。他走近摇篮，外套发出股潮气，脚下拖着双大蓝布鞋。鲁意莎做着手势叫他不要走近。她的淡黄头发差不多象白的；绵羊般和善的脸都打皱了，颇有些雀斑；没有血色的厚嘴唇不大容易合拢，笑起来非常胆怯；眼睛很蓝，迷迷惘惘的，眼珠只有极小的一点，可是挺温柔；——她不胜怜爱的瞅着孩子。

孩子醒过来，哭了。惊慌的眼睛在那儿乱转。多可怕啊！无边的黑暗，剧烈的灯光，浑沌初凿的头脑里的幻觉，包围着他的那个闷人的、蠕动不已的黑夜，还有那深不可测的阴影中，好似耀眼的光线一般透出来的尖锐的刺激，痛苦，和幽灵，——使他莫名其妙的那些巨大的脸正对着他，

眼睛瞪着他，直透到他心里去……他没有气力叫喊，吓得不能动弹，睁着眼睛，张着嘴，只在喉咙里喘气。带点虚肿的大胖脸扭做一堆，变成可笑而又可怜的怪样子；脸上与手上的皮肤是棕色的，暗红的，还有些黄黄的斑点。

"天哪！他多丑！"老人语气很肯定的说。

他把灯放在了桌上。

鲁意莎撅着嘴，好似挨了骂的小姑娘，约翰·米希尔觑着她笑道："你总不成要我说他好看吧？说了你也不会信。得了吧，这又不是你的错，小娃娃都是这样的。"

孩子迷迷忽忽的，对着灯光和老人的目光楞住了，这时才醒过来，哭了。或许他觉得母亲眼中有些抚慰的意味，鼓励他诉苦。她把手臂伸过去，对老人说道："递给我罢。"

老人照例先发一套议论："孩子哭就不该迁就。得让他叫去。"

可是他仍旧走过来，抱起婴儿，嘀咕着："从来没见过这么难看的。"

鲁意莎双手滚热，接过孩子搂在怀里。她瞅着他，又惭愧又欢喜的笑了笑：

"哦，我的小乖乖，你多难看，多难看，我多疼你！"

约翰·米希尔回到壁炉前面，沉着脸拨了拨火；可是郁闷的脸上透着点笑意：

"好媳妇，得了吧，别难过了，他还会变呢。反正丑也没关系。我们只希望他一件事，就是做个好人。"

婴儿与温暖的母体接触之下，立刻安静了，只忙着唧唧

咂咂的吃奶。约翰·米希尔在椅上微微一仰，又张大其辞的说了一遍：

“做个正人君子才是最美的事。”

他停了一会，想着要不要把这意思再申说一番；但他再也找不到话，于是静默了半晌，又很生气的问：“怎么你丈夫还不回来？”

“我想他在戏院里吧，”鲁意莎怯生生的回答。“他要参加预奏会。”

“戏院的门都关了，我才走过。他又扯谎了。”

“噢，别老是埋怨他！也许我听错了。他大概在学生家里上课吧。”

“那也该回来啦，”老人不高兴的说。

他踌躇了一会，很不好意思的放低了声音：

“是不是他又？……”

“噢，没有，父亲，他没有，”鲁意莎抢着回答。

老人瞅着她，她把眼睛躲开了。

“哼，你骗我。”

她悄悄的哭了。

“哎唷，天哪！”老人一边嚷一边往壁炉上踢了一脚。拨火棒大声掉在地下，把母子俩都吓了一跳。

“父亲，得了吧，”鲁意莎说，“他要哭了。”

婴儿楞了一楞，不知道还是哭好还是照常吃奶好；可是不能又哭又吃奶，他也就吃奶了。

约翰·米希尔沉着嗓子，气冲冲的接着说：“我犯了什

么天条，生下这个酒鬼的儿子？我这一辈子省吃俭用的，真是够受了！……可是你，你，你难道不能阻止他么？该死！这是你的本分啊。要是你能把他留在家里的话！……”

鲁意莎哭得更厉害了。

“别埋怨我了，我已经这么伤心！我已经尽了我的力了。你真不知道我独自个儿在家的时候多害怕！好象老听见他上楼的脚声。我等着他开门，心里想着：天哪！不知他又是什么模样了？……想到这个我就难过死了。”

她抽抽噎噎的在那儿哆嗦。老人看着慌了，走过来把抖散的被单给撩在她抽搐不已的肩膀上，用他的大手摩着她的头：“得啦，得啦，别怕，有我在这儿呢。”

为了孩子，她静下来勉强笑着：“我不该跟您说那个话的。”

老人望着她，摇了摇头：“可怜的小媳妇，是我难为了你。”

“那只能怪我。他不该要我的。他一定在那里后悔呢。”

“后悔什么？”

“您明白得很。当初您自己也因为我嫁了他很生气。”

“别多说啦。那也是事实。当时我的确有点伤心。象他这样一个男子——我这么说可不是怪你，——很有教养，又是优秀的音乐家，真正的艺术家，很可以攀一门体面的亲事，用不着追求象你这样一无所有的人，既不门当户对，也不是音乐界中的人。姓克拉夫脱的一百多年来就没娶过一个不懂音乐的媳妇！——可是你很知道我并没恨你；赶到

认识了你，我就喜欢你。而且事情一经决定，也不用再翻什么旧账，只要老老实实的尽自己的本分就完了。”

他回头坐下，停了一会，庄严的补上一句，象他平常说什么格言的时候一样：

“人生第一要尽本分。”

他等对方提异议，往壁炉里吐了一口痰；母子俩都没有什么表示，他想继续说下去，——却又咽住了。

他们不再说话了。约翰·米希尔坐在壁炉旁边，鲁意莎坐在床上，都在那里黯然神往。老人嘴里是那么说，心里还想着儿子的婚事非常懊丧。鲁意莎也想着这件事，埋怨自己，虽然她没有什么可埋怨的。

她从前是个帮佣的，嫁给约翰·米希尔的儿子曼希沃·克拉夫脱，大家都觉得奇怪，她自己尤其想不到。克拉夫脱家虽没有什么财产，但在老人住了五十多年的莱茵流域的小城中是很受尊敬的。他们是父子相传的音乐家，从科隆到曼海姆一带，所有的音乐家都知道他们。曼希沃在宫廷剧场当提琴师；约翰·米希尔从前是大公爵的乐队指挥。老人为曼希沃的婚事大受打击；他原来对儿子抱着极大的希望，想要他成为一个他自己没有能做到的名人。不料儿子一时糊涂，把他的雄心给毁了。他先是大发雷霆，把曼希沃与鲁意莎咒骂了一顿。但他骨子里是个好人，所以在认清楚媳妇的品性以后就原谅了她，甚至还对她有些慈父的温情，虽然这温情常常用嘀咕的方式表现。

没有人懂得曼希沃怎么会攀这样一门亲的，——曼希沃自己更莫名其妙。那当然不是为了鲁意莎长得俏。她身上没有一点儿迷人的地方：个子矮小，没有血色，身体又娇，跟曼希沃和约翰·米希尔一比真是好古怪的对照，他们俩

都是又高又大，脸色鲜红的巨人，孔武有力，健饭豪饮，喜欢粗声大气的笑着嚷着。她似乎被他们压倒了；人家既不大注意到她，她自己更尽量的躲藏。倘若曼希沃是个心地仁厚的人，还可以说他的看中鲁意莎是认为她的朴实比别的长处更可宝贵；然而他是最虚荣不过的。象他那样的男子，长得相当漂亮，而且知道自己漂亮，喜欢摆架子，也不能说没有才具，大可以攀一门有钱的亲，甚至——谁知道？——可能象他夸口的那样，在他教课的中产之家引诱个把女学生……不料他突然之间挑了一个小户人家的女子，又穷，又丑，又无教育，又没追求他……倒象是他为了赌气而娶的！

但世界上有些人永远做着出人意料，甚至出于自己意料的事，曼希沃便是这等人物。他们未始没有先见之明：俗语说，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抵得两个……——他们自命为不受欺骗，把舵把得很稳，向着一定的目标驶去。但他们的计算是把自己除外的，因为根本不认识自己。他们脑筋里常常会变得一片空虚，当时就把舵丢下了；而事情一放手，它们立刻卖弄狡狯跟主人捣乱。无人管束的船会向暗礁直撞过去，而足智多谋的曼希沃居然娶了一个厨娘。和她定终身的那天，他却也非醉非癫，也没有什么热情冲动：那还差得远呢。但或许我们除了头脑、心灵、感官以外，另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在别的力量睡着的时候乘虚而入，做了我们的主宰；那一晚曼希沃在河边碰到鲁意莎，在芦苇丛中坐在她身旁，糊里糊涂跟她订婚的时候，在她怯生生的望着他的苍白的瞳子中间，他也许就是遇到了那些神秘的力量。

才结婚，他就对自己所做的事觉得委屈。这一点，他在可怜的鲁意莎面前毫不隐瞒，而她只是诚惶诚恐的向他道歉。他心并不坏，就慨然原谅了她；但过了一忽儿又悔恨起来，或是在朋友中间，或是在有钱的女学生前面；她们此刻态度变得傲慢了，由他校正指法而碰到他手指的时候也不再发抖了。——于是他沉着脸回家，鲁意莎好不辛酸的马上在他眼中看出那股怨气。再不然他呆在酒店里，想在那儿忘掉自己，忘掉对人家的怨恨。象这样的晚上，他就嘻嘻哈哈，大笑着回家，使鲁意莎觉得比平时的话中带刺和隐隐约约的怨恨更难受。鲁意莎认为自己对这种放荡的行为多少要负些责任，那不但消耗了家里的钱，还得把他仅有的一点儿理性再减少一点。曼希沃陷到泥淖里去了。以他的年纪，正应当发愤用功，尽量培植他中庸的天资，他却听让自己往下坡路上打滚，给别人把位置占了去。

至于替他拉拢金发女仆的那股无名的力量，自然毫不介意。它已经尽了它的使命；而小约翰·克利斯朵夫便在运命驱使之下下了地。

天色全黑了。鲁意莎的声音把老约翰·米希尔从迷惘中惊醒，他对着炉火想着过去的和眼前的伤心事，想出了神。

“父亲，时候不早了吧，”少妇恳切的说。“您得回去了，还要走好一程路呢。”

“我等着曼希沃，”老人回答。

“不，我求您，您还是别留在这儿的好。”

“为什么？”

老人抬起头来，仔细瞧着她。

她不回答。

他又道：“你觉得独自个儿害怕，你不要我等着他么？”

“唉！那不过把事情弄得更糟：您会生气的；我可不愿意。您还是回去吧，我求您！”

老人叹了口气站起来：“好吧，我走啦。”

他过去把刺人的须在她脑门上轻轻拂了一下，问她可要点儿什么不要，然后拈小了灯走了。屋子里暗得很，他和椅子撞了一下。但他没有下楼已想起儿子醉后归来的情景；在楼梯上他走一步停一步，想着他独自回家所能遭遇的种种危险……

床上，孩子在母亲身边又骚动起来。在他内部极深邃

的地方，迸出一种无名的痛苦。他尽力抗拒：握着拳头，扭着身子，拧着眉头。痛苦变得愈来愈大，那种沉著的气势，表示它不可一世。他不知道这痛苦是什么，也不知道它要进逼到什么地步，只觉得它巨大无比，永远看不见它的边际。于是他可怜巴巴的哭了。母亲用温软的手摩着他，痛楚马上减轻了些；可是他还在哭，因为觉得它始终在旁边，占领着他的身体。——大人的痛苦是可以减轻的，因为知道它从哪儿来，可以在思想上把它限制在身体的一部分，加以医治，必要时还能把它去掉；他可以固定它的范围，把它跟自己分离。婴儿可没有这种自欺欺人的方法。他初次遭遇到的痛苦是更残酷，更真切的。他觉得痛苦无边无岸，象自己的生命一样，觉得它盘踞在他的胸中，压在他的心上，控制着他的皮肉。而这的确是这样的：它直要把肉体侵蚀完了才会离开。

母亲紧紧搂着他，轻轻的说：

"得啦，得啦，别哭了，我的小耶稣，我的小金鱼……"

他老是断断续续的悲啼。仿佛这一堆无意识的尚未成形的肉，对他命中注定的痛苦的生涯已经有了预感。他怎么也静不下来……

黑夜里传来圣·马丁寺的钟声。严肃迟缓的音调，在雨天潮润的空气中进行，有如踏在苔藓上的脚步。婴儿一声嚎啕没有完就突然静默了。奇妙的音乐，象一道乳流在他胸中缓缓流过。黑夜放出光明，空气柔和而温暖。他的痛苦消散了，心笑开了；他轻松的叹了口气，溜进了梦乡。

三口钟庄严肃穆，继续在那里奏鸣，报告明天的节日。鲁意莎听着钟声，也如梦如幻的想着她过去的苦难，想着睡在身旁的亲爱的婴儿的前程。她在床上已经躺了几小时，困顿不堪。手跟身体都在发烧；连羽毛毯都觉得很重；黑暗压迫她，把她闷死了；可是她不敢动弹。她瞧着婴儿；虽是在夜里，还能看出他憔悴的脸，好似老人的一样。她开始瞌睡了，乱哄哄的形象在她脑中闪过。她以为听到曼希沃开门，心不由得跳了一下。浩荡的江声在静寂中越发宏大，有如野兽的怒嗥。窗上不时还有一声两声的雨点。钟鸣更缓，慢慢的静下来；鲁意莎在婴儿旁边睡熟了。

这时，老约翰·米希尔冒着雨站在屋子前面，胡子上沾着水雾。他等荒唐的儿子回来；胡思乱想的头脑老想着许多酗酒的惨剧，虽然他并不相信，但今晚要没有看到儿子回来，便是回去也是一分钟都睡不着的。钟声使他非常悲伤，因为他回想起幻灭的希望。他又想到此刻冒雨街头是为的什么，不禁羞愧交迸的哭了。

流光慢慢的消逝。昼夜递嬗，好似汪洋大海中的潮汐。几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日月仍好似一日。

有了光明与黑暗的均衡的节奏，有了儿童的生命的节奏，才显出无穷无极，莫测高深的岁月。——在摇篮中作梦的浑噩的生物，自有他迫切的需要，其中有痛苦的，也有欢乐的；虽然这些需要随着昼夜而起灭，但它们整齐的规律，反象是昼夜随着它们而往复。

生命的钟摆很沉重的在那里移动。整个的生物都湮没在这个缓慢的节奏中间。其余的只是梦境，只是不成形的梦，营营扰扰的断片的梦，盲目飞舞的一片灰尘似的原子，令人发笑令人作恶的眩目的旋风。还有喧闹的声音，骚动的阴影，丑态百出的形状，痛苦，恐怖，欢笑，梦，梦……——一切都只是梦……而在这浑沌的梦境中，有友好的目光对他微笑，有欢乐的热流从母体与饱含乳汁的乳房中流遍他全身，有他内部的精力在那里积聚，巨大无比，无知无觉，还有沸腾的海洋在婴儿的微躯中汹汹作响。谁要能看透孩子的生命，就能看到湮埋在阴影中的世界，看到正在组织中的星云，方在酝酿的宇宙。儿童的生命是无限的。它是一切……

岁月流逝……人生的大河中开始浮起回忆的岛屿。先是一些若有若无的小岛，仅仅在水面上探出头来的岩石。在它们周围，波平浪静，一片汪洋的水在晨光熹微中展布开去。随后又是些新的小岛在阳光中闪耀。

有些形象从灵魂的深处浮起，异乎寻常的清晰。无边无际的日子，在伟大而单调的摆动中轮回不已，永远没有分别，可是慢慢的显出一大串首尾相连的岁月，它们的面貌有些是笑盈盈的，有些是忧郁的。时光的连续常会中断，但种种的往事能超越年月而相接……

江声……钟声……不论你回溯到如何久远，——不论你在辽远的时间中想到你一生的哪一刻，——永远是它们深沉而熟悉的声音在歌唱……

夜里，——半睡半醒的时候……一线苍白的微光照在窗上……江声浩荡。万籁俱寂，水声更宏大了；它统驭万物，时而抚慰着他们的睡眠，连它自己也快要在波涛声中入睡了；时而狂嗥怒吼，好似一头噬人的疯兽。然后，它的咆哮静下来了：那才是无限温柔的细语，银铃的低鸣，清朗的钟声，儿童的欢笑，曼妙的清歌，回旋缭绕的音乐。伟大的母性之声，它是永远不歇的！它催眠着这个孩子，正如千百年来催眠着以前的无数代的人，从出生到老死；它渗透他的

思想，浸润他的幻梦，它的滔滔汩汩的音乐，如大氅一般把他裹着，直到他躺在莱茵河畔的小公墓上的时候。

钟声复起……天已黎明！它们互相应答，带点儿哀怨，带点儿凄凉，那么友好，那么静穆。柔缓的声音起处，化出无数的梦境，往事，欲念，希望，对先人的怀念，——儿童虽然不认识他们，但的确是他们的化身，因为他曾经在他们身上逗留，而此刻他们又在他身上再生。几百年的往事在钟声中颤动。多少的悲欢离合！——他在卧室中听到这音乐的时候，仿佛眼见美丽的音波在轻清的空气中荡漾，看到无挂无碍的飞鸟掠过，和暖的微风吹过。一角青天在窗口微笑。一道阳光穿过帘帷，轻轻的泻在他床上。儿童所熟识的小天地，每天醒来在床上所能见到的一切，所有他为了要支配而费了多少力量才开始认得和叫得出名字的东西，都亮起来了。瞧，那是饭桌，那是他躲在里头玩耍的壁橱，那是他在上面爬来爬去的菱形地砖，那是糊壁纸，扯着鬼脸给他讲许多滑稽的或是可怕的故事，那是时钟，滴滴答答讲着只有他懂得的话。室内的东西何其多！他不完全认得。每天他去发掘这个属于他的宇宙：——一切都是他的。——没有一件不相干的东西：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苍蝇，都是一样的价值；什么都一律平等的活在那里：猫，壁炉，桌子，以及在阳光中飞舞的尘埃。一室有如一国；一日有如一生。在这些茫茫的空间怎么能辨得出自己呢？世界那么大！真要令人迷失。再加那些面貌，姿态，动作，声音，在他周围简直是一阵永远不散的旋风！他累了，眼睛闭上了，睡熟了。

甜蜜的深沉的瞌睡会突然把他带走，随时，随地，在他母亲的膝上，在他喜欢躲藏的桌子底下……多甜蜜，多舒服……

这些生命初期的日子在他脑中蜂拥浮动，宛似一片微风吹掠，云影掩映的麦田。

阴影消散，朝阳上升。克利斯朵夫在白天的迷宫中又找到了他的路径。

清晨……父母睡着。他仰卧在小床上，望着在天花板上跳舞的光线，真是其味无穷的娱乐。一忽儿，他高声笑了，那是令人开怀的儿童的憨笑。母亲探出身来问："笑什么呀，小疯子？"于是他更笑得厉害了，也许是因为有人听他笑而强笑。妈妈沉下脸来把手指放在嘴上，叫他别吵醒了爸爸；但她困倦的眼睛也不由自主的跟着笑。他们俩窃窃私语……父亲突然气冲冲的咕噜了一声，把他们都吓了一跳。妈妈赶紧转过背去象做错了事的小姑娘，假装睡着。克利斯朵夫钻进被窝屏着气。……死一般的静寂。

过了一会，小小的脸又从被窝里探出来。屋顶上的定风针吱呀吱呀的在那儿打转。水斗在那儿滴滴答答。早祷的钟声响了。吹着东风的时候还有对岸村落里的钟声遥遥呼应。成群的麻雀，蹲在满绕长春藤的墙上聒噪，象一群玩耍的孩子，其中必有三四个声音，而且老是那三四个，吵得比其余的更厉害。一只鸽子在烟突顶上咯咯的叫。孩子听着这种种声音出神了，轻轻的哼着唱着，不知不觉哼的高了一些，更高了一些，终于直着嗓子大叫，惹得父亲气起来，嚷着："你这驴子老是不肯安静！等着罢，让我来拧你的耳朵！"

于是他又躲在被窝里，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他吓坏了，受了委屈；同时想到人家把他比作驴子又禁不住要笑出来。他在被窝底下学着驴鸣。这一下可挨了打。他迸出全身的眼泪来哭。他做了些什么事呢？不过是想笑，想动！可是不准动。他们怎么能老是睡觉呢？什么时候才能起来呢？

有一天他忍不住了。他听见街上好象有只猫，有条狗，一些奇怪的事。他从床上溜下来，光着小脚摇摇晃晃的在地砖上走过去，想下楼去瞧一下；可是房门关着。他爬上椅子开门，连人带椅的滚了下来，跌得很痛，哇的一声叫起来；结果还挨了一顿打。他老是挨打的！……

他跟着祖父在教堂里。他闷得慌。他很不自在。人家不准他动。那些人一齐念念有词，不知说些什么，然后又一齐静默了。他们都摆着一副又庄严又沉闷的脸。这可不是他们平时的脸啊。他望着他们，不免有些心虚胆怯。邻居的老列娜坐在他旁边，装着凶恶的神气，有时他连祖父也认不得了。他有点儿怕，后来也惯了，便用种种方法来解闷。他摇摆身子，仰着脖子看天花板，做鬼脸，扯祖父的衣角，研究椅子坐垫上的草杆，想用手指戳一个窟窿。他听着鸟儿叫，他打呵欠，差不多把下巴颏儿都掉下来。

忽然有阵瀑布似的声音：大风琴响了。一个寒噤沿着他的脊梁直流下去。他转过身子，下巴搁在椅背上，变得很安静了。他完全不懂那是什么声音，也不懂它有什么意思：它只是发光，漩涡似的打转，什么都分辨不清。可是听了多舒服！他仿佛不是在一座沉闷的旧屋子里，坐在一点钟以来使他浑身难受的椅子上了。他悬在半空中，象只鸟；长江大河般的音乐在教堂里奔流，充塞着穹窿，冲击着四壁，他就跟着它一齐奋发，振翼翱翔，飘到东，飘到西，只要听其自然就行。自由了，快乐了，到处是阳光……他迷迷忽忽的快睡着了。

祖父对他很不高兴，因为他望弥撒的时候不大安分。

他在家里，坐在地上，把手抓着脚。他才决定草毯是条船，地砖是条河。他相信走出草毯就得淹死。别人在屋里走过的时候全不留意，使他又诧异又生气。他扯着母亲的裙角说："你瞧，这不是水吗？干么不从桥上过？"——所谓桥是红色地砖中间的一道道的沟槽。——母亲理也不理，照旧走过了。他很生气，好似一个剧作家在上演他的作品时看见观众在台下聊天。

一忽儿，他又忘了这些。地砖不是海洋了。他整个身子躺在上面，下巴搁在砖头上，哼着他自己编的调子，一本正经的吮着大拇指，流着口水。他全神贯注的瞅着地砖中间的一条裂缝。菱形砖的线条在那儿扯着鬼脸。一个小得看不清的窟窿大起来，变成群峰环绕的山谷。一条蜈蚣在蠕动，跟象一样的大。这时即使天上打雷，孩子也不会听见。

谁也不理他，他也不需要谁。甚至草毯做的船，地砖上的岩穴和怪兽都用不着。他自己的身体已经够了，够他消遣的了！他瞧着指甲，哈哈大笑，可以瞧上几个钟点。它们的面貌各各不同，象他认识的那些人。他教它们一起谈话，跳舞，或是打架。——而且身体上还有其余的部分呢！……他逐件逐件的仔细瞧过来。奇怪的东西真多啊！有的真是古

怪得厉害。他看着它们，出神了。

有时他给人撞见了，就得挨一顿臭骂。

有些日子，他趁母亲转背的时候溜出屋子。先是人家追他，抓他回去；后来惯了，也让他自个儿出门，只要他不走得太远。他的家已经在城的尽头，过去差不多就是田野。只要他还看得见窗子，他总是不停的向前，一小步一小步的走得很稳，偶尔用一只脚跳着走。等到拐了弯，杂树把人家的视线挡住之后，他马上改变了办法。他停下来，吮着手指，盘算今天讲哪桩故事；他满肚子都是呢。那些故事都很相象，每个故事都有三四种讲法。他便在其中挑选。惯常他讲的是同一件故事，有时从隔天停下的地方接下去，有时从头开始，加一些变化；但只要一件极小的小事，或是偶然听到的一个字，就能使他的思想在新的线索上发展。

随时随地有的是材料。单凭一块木头或是在篱笆上断下来的树枝(要没有现成的，就折一根下来)，就能玩出多少花样！那真是根神仙棒。要是又直又长的话，它便是一根矛或一把剑；随手一挥就能变出一队人马。克利斯朵夫是将军，他以身作则，跑在前面，冲上山坡去袭击。要是树枝柔软的话，便可做一条鞭子。克利斯朵夫骑着马跳过危崖绝壁。有时马滑跌了，骑马的人倒在土沟里，垂头丧气的瞧着弄脏了的手和擦破了皮的膝盖。要是那根棒很小，克利斯朵夫就做乐队指挥；他是队长，也是乐队；他指挥，同时也就

唱起来；随后他对灌木林行礼：绿的树尖在风中向他点头。

他也是魔术师，大踏步的在田里走，望着天，挥着手臂。他命令云彩："向右边去。"——但它们偏偏向左。于是他咒骂一阵，重申前令；一面偷偷的瞅着，心在胸中乱跳，看看至少有没有一小块云服从他；但它们还是若无其事的向左。于是他跺脚，用棍子威吓它们，气冲冲的命令它们向左：这一回它们果然听话了。他对自己的威力又高兴又骄傲。他指着花一点，吩咐它们变成金色的四轮车，象童话中所说的一样；虽然这样的事从来没实现过，但他相信只要有耐性，早晚会成功的。他找了一只蟋蟀想叫它变成一匹马：他把棍子轻轻的放在它的背上，嘴里念着咒语。蟋蟀逃了……他挡住它的去路。过了一会，他躺在地下，靠近着虫，对它望着。他忘了魔术师的角色，只把可怜的虫仰天翻着，看它扭来扭去的扯动身子，笑了出来。

他想出把一根旧绳子缚在他的魔术棍上，一本正经的丢在河里，等鱼儿来咬。他明知鱼不会咬没有饵也没有钓钩的绳，但他想它们至少会看他的面子而破一次例；他凭着无穷的自信，甚至拿条鞭子塞进街上阴沟盖的裂缝中去钓鱼。他不时拉起鞭子，非常兴奋，觉得这一回绳子可重了些，要拉起什么宝物来了，象祖父讲的那个故事一样……

玩这些游戏的时候，他常常会懵懵懂懂的出神。周围的一切都隐灭了，他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做些什么，甚至把自己都忘了。这种情形来的时候总是出其不意的。或是在走路，或是在上楼，他忽然觉得一片空虚……好似什么思想都

没有了。等到惊醒过来，他茫然若失，发觉自己还是在老地方，在黑魆魆的楼梯上。在几步踏级之间，他仿佛过了整整的一生。

祖父在黄昏散步的时候常常带着他一块儿去。孩子拉着老人的手在旁边急急忙忙的搬着小步。他们走着乡下的路，穿过锄松的田，闻到又香又浓的味道。蟋蟀叫着。很大的乌鸦斜蹲在路上远远的望着他们，他们一走近，就笨重的飞走了。

祖父咳了几声。克利斯朵夫很明白这个意思。老人极想讲故事，但要孩子向他请求。克利斯朵夫立刻凑上去。他们俩很投机。老人非常喜欢孙子；有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更使他快乐。他喜欢讲他自己从前的事，或是古今伟人的历史。那时他变得慷慨激昂；发抖的声音表示他象孩子一般的快乐连压也压不下去。他自己听得高兴极了。不幸逢到他要开口，总是找不到字儿。那是他惯有的苦闷；只要他有了高谈阔论的兴致，话就说不上来。但他事过即忘，所以永远不会灰心。

他讲着古罗马执政雷果卢斯，纪元前的日耳曼族首领阿米奴斯，也讲到德国大将律左的轻骑兵，诗人科纳，和那个想刺死拿破仑皇帝的史太勃斯。他眉飞色舞，讲着那些空前绝后的壮烈的事迹。他说出许多历史的名辞，声调那么庄严，简直没法了解；他自以为有本领使听的人在惊险关头心痒难熬，他停下来，装做要闭过气去，大声的擤鼻涕；孩

子急得嗄着嗓子问："后来呢，祖父？"那时，老人快活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后来克利斯朵夫大了一些，懂得了祖父的脾气，就有心装做对故事的下文满不在乎，使老人大为难过。——但眼前他是完全给祖父的魔力吸住的。听到激动的地方，他的血跑得很快。他不大了了讲的是谁，那些事发生在什么时候，不知祖父是否认识阿米奴斯，也不知雷果卢斯是否——天知道为什么缘故——上星期日他在教堂里看到的某一个人，但英勇的事迹使他和老人都骄傲得心花怒放，仿佛那些事就是他们自己做的；因为老的小的都是一样的孩子气。

克利斯朵夫不大得劲的时候，就是祖父讲到悲壮的段落，常常要插一段念念不忘的说教。那都是关于道德的教训，劝人为善的老生常谈，例如："温良胜于强暴"，——或是"荣誉比生命更宝贵"，——或是"宁善毋恶"；——可是在他说来，意义并没这样清楚。祖父不怕年轻小子的批评，照例张大其辞，颠来倒去说着同样的话，句子也不说完全，或者是说话之间把自己也弄糊涂了，就信口胡诌，来填补思想的空隙；他还用手势加强说话的力量，而手势的意义往往和内容相反。孩子毕恭毕敬的听着，以为祖父很会说话，可是沉闷了一点。

关于那个征服过欧洲的高斯人①的离奇的传说，他们俩都是喜欢常常提到的。祖父曾经认识拿破仑，差点儿和

① 按此系指拿破仑，因高斯（亦有译作科西嘉）为拿破仑出生地。

他交战。但他是赏识敌人的伟大的，他说过几十遍：他肯牺牲一条手臂，要是这样一个人物能够生在莱茵河的这一边。可是天违人意：拿破仑毕竟是法国人；于是祖父只得佩服他，和他鏖战，——就是说差点儿和拿破仑交锋。当时拿破仑离开祖父的阵地只有四十多里，祖父他们是被派去迎击的，可是那一小队人马忽然一阵慌乱，往树林里乱窜，大家一边逃一边喊："我们上当了！"据祖父说，他徒然想收拾残兵，徒然扑在他们前面，威吓着，哭着：但他们象潮水一般把他簇拥着走，等到明天，离开战场已不知多远了，——祖父就是把溃退的地方叫做战场的。——克利斯朵夫可急于要他接讲大英雄的战功；他想着那些在世界上追奔逐北的奇迹出神了。他仿佛眼见拿破仑后面跟着无数的人，喊着爱戴他的口号，只要他举手一挥，他们便旋风似的向前追击，而敌人是永远望风而逃的。这简直是一篇童话。祖父又锦上添花的加了一些，使故事格外生色；拿破仑征服了西班牙，也差不多征服了他最厌恶的英国。

克拉夫脱老人在热烈的叙述中，对大英雄有时不免愤愤的骂几句。原来他是激起了爱国心，而他的爱国热诚，也许在拿破仑败北的时节比着伊哀那一役普鲁士大败的时节更高昂。他把话打断了，对着莱茵河挥舞老拳，轻蔑的吐一口唾沫，找些高贵的字来骂，——他决不有失身分的说下流话。——他把拿破仑叫作坏蛋，野兽，没有道德的人。如果祖父这种话是想培养儿童的正义感，那么得承认他并没达到目的；因为幼稚的逻辑很容易以为"如果这样的大人物没

有道德，可见道德并不怎么了不起，第一还是做个大人物要紧”。可是老人万万想不到孩子会有这种念头。

他们俩都不说话了，各人凭着自己的一套想法回味那些神奇的故事，——除非祖父在路上遇见了他贵族学生的家长出来散步。那时他会老半天的停下来，深深的鞠躬，说着一大串过分的客套话。孩子听着不知怎样的脸红了。但祖父骨子里是尊重当今的权势的，尊重“成功的”人的；他那样敬爱他故事中的英雄，大概也因为他们比旁人更有成就，地位爬得更高。

天气极热的时候，老克拉夫脱坐在一株树底下，一忽儿就睡着了。克利斯朵夫坐在他旁边，挑的地方不是一堆摇摇欲坠的石子，就是一块界石，或是什么高而不方便的古怪的位置；两条小腿荡来荡去，一边哼着，一边胡思乱想。再不然他仰天躺着，看着飞跑的云，觉得它们象牛，象巨人，象帽子，象老婆婆，象广漠无垠的风景。他和它们低声谈话；或者留神那块要被大云吞下去的小云；他怕那些跑得飞快，或是黑得有点儿蓝的云。他觉得它们在生命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怎么祖父跟母亲都不注意呢？它们要凶起来一定是挺可怕的。幸而它们过去了，呆头呆脑的，滑稽可笑的，也不歇歇脚。孩子终于望得眼睛都花了，手脚乱动，好似要从半空中掉下来似的。他映着眼皮，有点瞌睡了。……四下里静悄悄的。树叶在阳光中轻轻颤抖，一层淡薄的水汽在空气中飘过，迷惘的苍蝇旋转飞舞，嗡嗡的闹成一片，象大风琴；促织最喜欢夏天的炎热，一劲儿的乱叫：慢慢的，一切

都静下去了……树巅啄木鸟的叫声有种奇怪的音色。平原上，远远的有个乡下人在呼喝他的牛；马蹄在明晃晃的路上响着。克利斯朵夫的眼睛闭上了。在他旁边，横在沟槽里的枯枝上，有只蚂蚁爬着。他迷糊了，……几个世纪过去了。醒过来的时候，蚂蚁还没有爬完那小枝。

有时祖父睡得太久了，他的脸变得死板板的，长鼻子显得更长了，嘴巴张得很大。克利斯朵夫不大放心的望着他，生怕他的头会变成一个怪样子。他高声的唱，或者从石子堆上稀里哗啦的滚下来，想惊醒祖父。有一天，他想出把几支松针扔在他的脸上，告诉他是从树上掉下来的。老人相信了，克利斯朵夫暗里很好笑。他想再来一下；不料才举手就看见祖父眼睁睁的望着他。那真糟糕透啦：老人是讲究威严的，不答应人家跟他开玩笑，对他失敬；他们俩为此竟冷淡了一个多星期。

路愈坏，克利斯朵夫觉得愈美。每块石子的位置对他都有一种意义；而且所有石子的地位他都记得烂熟。车轮的痕迹等于地壳的变动，和道奴斯山脉① 差不多是一类的。屋子周围二公里以内路上的凹凸，在他脑子里清清楚楚有张图形。所以每逢他把那些沟槽改变了一下，总以为自己的重要不下于带着一队工人的工程师；当他用脚跟把一大块干泥的尖顶踩平，把旁边的山谷填满的时候，便觉得那一天并没有白过。

---

① 道奴斯山脉为德国北部的山脉。

有时在大路上遇到一个赶着马车的乡下人，他是认识祖父的。他们便上车，坐在他旁边。这才是一步登天呢。马奔得飞快，克利斯朵夫快乐得直笑；要是遇到别的走路人，他就装出一副严肃的，若无其事的神气，好象是坐惯车子的；但他心里骄傲得不得了。祖父和赶车的人谈着话，不理会孩子。他蹲在他们两人的膝盖中间，被他们的大腿夹坏了，只坐着那么一点儿位置，往往是完全没坐到，他可已经快活之极，大声说着话，也不在乎有没有人回答。他瞧着马耳的摆动，哎唷，那些耳朵才古怪哟！它们一忽儿甩到左边，一忽儿甩到右边，一下子向前，一下子又掉在侧面，一下子又往后倒，它们四面八方都会动，而且动得那么滑稽，使他禁不住大笑。他拧着祖父要他注意。但祖父没有这种兴致，把克利斯朵夫推开，叫他别闹。克利斯朵夫细细的想了想，原来一个人长大之后，对什么都不以为奇了，那时他神通广大，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于是他也装作大人，把他的好奇心藏起去，做出漠不关心的神气。

他不作声了。车声隆隆，使他昏昏欲睡。马铃舞动：丁、铛、冬、丁。音乐在空中缭绕，老在银铃四周打转，象一群蜜蜂似的；它按着车轮的节拍，很轻快的在那里飘荡；其中藏着无数的歌曲，一支又一支的总是唱不完。克利斯朵夫觉得妙极了，中间有一支尤其美，他真想引起祖父的注意，便高声唱起来。可是他们没有留意。他便提高一个调门再唱，——接着又来一次，简直是大叫了，——于是老约翰·米希尔生了气：“喂，住嘴！你喇叭似的声音把人闹昏了！”这一

下他可泄了气，满脸通红，直红到鼻尖，抱着一肚子的委屈不作声了。他痛恨这两个老糊涂，对他那种上感苍天的歌曲都不懂得高妙！他觉得他们很丑，留着八天不刮的胡子，身上有股好难闻的气味。

他望着马的影子聊以自慰。这又是一个怪现象。黑黑的牲口侧躺着在路旁飞奔。傍晚回家，它把一部分的草地遮掉了，遇到一座草堆，影子的头会爬上去，过后又回到老地方；口环变得很大，象个破皮球；耳朵又大又尖，好比一对蜡烛。难道这真的是影子吗？还是另外一种活的东西？克利斯朵夫真不愿意在一个人的时候碰到它。他决不想跟在它后面跑，象有时追着祖父的影子，立在他的头上踩几脚那样。——斜阳中的树影也是动人深思的对象，简直是横在路上的栅栏，象一些阴沉的，丑恶的幽灵，在那里说着："别再往前走啦。"轧轧的车轴声和得得的马蹄声，也跟着反复的说："别再走啦！"

祖父跟赶车的拉拉扯扯的老是谈不完。他们常常提高嗓子，尤其讲起当地的政治，或是妨害公益的事的时候。孩子打断了幻想，提心吊胆的望着他们，以为他们俩是生气了，怕要弄到拔拳相向的地步。其实他们正为了敌忾同仇而谈得挺投机呢。往往他们没有什么怨愤，也没有什么激动的感情，只谈着无关痛痒的事大叫大嚷，——因为能够叫嚷就是平民的一种乐趣。但克利斯朵夫不懂他们的谈话，只觉得他们粗声大气的，五官口鼻都扭做一团，不免心里着急，想道："他的神气多凶啊！一定的，他们互相恨得要死。

瞧他那双骨碌碌转着的眼睛！嘴巴张得好大！他气得把口水都唾在我脸上。天哪！他要杀死祖父了……”

车子停下来。乡下人喊道：“哎，你们到了。”两个死冤家握了握手。祖父先下来，乡下人把孩子递给他，加上一鞭，车子去远了。祖孙俩已经在莱茵河旁边低陷的路口上。太阳往田里沉下去。曲曲弯弯的小路差不多和水面一样平。又密又软的草，悉悉索索的在脚下倒去。榛树俯在水面上，一半已经淹在水里。一群小苍蝇在那里打转。一条小船悄悄的驶过，让平静的河流推送着。涟波吮着柳枝，唧唧作响。暮霭苍茫，空气凉爽，河水闪着银灰色的光。回到家里，只听见蟋蟀在叫。一进门便是妈妈可爱的脸庞在微笑……

啊，甜蜜的回忆，亲切的形象，好似和谐的音乐，会终身在心头缭绕！……至于异日的征尘，虽有名城大海，虽有梦中风景，虽有爱人倩影，其刻骨铭心的程度，决比不上这些儿时的散步，或是他每天把小嘴贴在窗上嘘满了水汽所看到的园林一角……

如今是门户掩闭的家里的黄昏了。家……是抵御一切可怕的东西的托庇所。阴影，黑夜，恐怖，不可知的，一切都给挡住了。没有一个敌人能跨进大门……炉火融融，金黄色的鹅，软绵绵的在铁串上转侧。满屋的油香与肉香。饱餐的喜悦，无比的幸福，那种对宗教似的热诚，手舞足蹈的快乐！屋内的温暖，白天的疲劳，亲人的声音，使身体懒洋洋的麻痹了。消化食物的工作使他出了神：脸庞，影子，灯罩，在黑魆魆的壁炉中闪烁飞舞的火舌，一切都有一副可喜的神奇的面貌。克利斯朵夫把脸颊搁在盘子上，深深的体味着这些快乐……

他躺在暖和的小床上。怎么会到床上来的呢？浑身松快的疲劳把他压倒了。室内嘈杂的人声和白天的印象在他脑中搅成一片。父亲拉起提琴来了，尖锐而柔和的声音在夜里哀吟。但最甜美的幸福是母亲过来握着半睡半醒的克利斯朵夫的手，俯在他的身上，依着他的要求哼一支歌词没有意义的老调。父亲觉得那种音乐是胡闹；可是克利斯朵夫听不厌。他屏着气，想笑，想哭。他的心飘飘然了。他不知自己在哪儿，只觉得温情洋溢；他把小手臂绕着母亲的脖子，使劲抱着她。她笑道：

“你不要把我勒死吗？”

他把她搂得更紧了。他多爱她！爱一切！一切的人与物！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美的……他睡熟了。蟋蟀在灶肚里叫。祖父的故事，英雄的面貌，在快乐的夜里飘浮……要象他们那样做一个英雄才好呢！……是的，他将来是个英雄！……他现在已经是了……哦！活着多有意思！……

这小生命中间，有的是过剩的精力，欢乐，与骄傲！多么充沛的元气！他的身心老是在跃动，飞舞回旋，教他喘不过气来。他象一条小壁虎日夜在火焰中跳舞①。一股永远不倦的热情，对什么都会兴奋的热情。一场狂乱的梦，一道飞涌的泉水，一个无穷的希望，一片笑声，一阕歌，一场永远不醒的沉醉。人生还没有拴住他；他随时躲过了：他在无垠的宇宙中游泳。他多幸福！天生他是幸福的！他全心全意的相信幸福，拿出他所有的热情去追求幸福！……

可是人生很快会教他屈服的。

① 欧洲俗谚谓此种壁虎能在火中跳跃不受灼伤。

第 二 部

天已大明，
曙色仓皇飞遁，
远听宛似海涛奔腾……

《神曲·炼狱》第一

克拉夫脱家的祖籍是比国盎凡斯。老约翰·米希尔少年时脾气暴躁，喜欢打架，某次闹了乱子，逃出本乡。大约在五十年前，他栖身到这个亲王驻节的小城里：红的屋顶，尖的屋脊，浓荫茂密的花园，鳞次栉比的散布在一个柔和的山岗下，倒映在灰绿的莱茵河里。他是出色的音乐家，在这每个人都是音乐家的地方马上被人赏识了。四十岁后，他娶了王府乐队指挥的女儿克拉拉·萨多罗斯，在当地生了根。接着他承袭了岳父的差事。克拉拉是个温静的德国女子，生平只喜欢烹饪跟音乐。她对于丈夫的崇拜，只有她对父亲的敬爱可以相比。约翰·米希尔也非常佩服妻子。他们和和睦睦的过了十五年，生了四个孩子。随后克拉拉死了；约翰·米希尔大哭几场之后，过了五个月又娶了奥蒂丽·苏兹，一个二十岁的姑娘，腮帮通红，非常壮健，老带着笑容。奥蒂丽的长处正好和克拉拉的一样多，而约翰·米希尔也正好一样的爱她。结缡了八年之后，她也死了，但已经生了七个孩子。统共十一个儿女，只有一个活着。虽然他很疼孩子，但那些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改变他的快活脾气。最残酷的打击是三年以前奥蒂丽的死，他那个年纪已不容

易重建人生，再造家庭了。可是悲痛了一晌，老约翰·米希尔又定下心来；任何灾难都不能使他失掉精神上的平衡。

他是富于感情的人；但他最特出的一点是健康。他天生的不喜欢愁闷，需要法兰德式的狂欢①，儿童般的痴笑。不论有如何悲伤的事，他决不少喝一杯，少吃一口；音乐更是从来不放弃的。在他指挥之下，亲王的乐队在莱茵河地区颇有些小名气，而约翰·米希尔运动家般的体格与容易动怒的脾气，也是遐迩皆知。他总不能克制自己，虽然他已经尽量的克制，因为这个性子暴烈的人实际是胆小的，生怕败坏名誉；他喜欢讲规矩，怕人批评，然而他受着血气支配：杀性起处，会突然之间暴躁起来，不但在乐队练习的时候，就在音乐会中有时也会当了亲王的面愤愤的摔他的指挥棍，发疯般的乱跳，狂叫怒吼，把一个乐师臭骂一顿。亲王看着好玩；被骂的音乐家可不免心中怀恨。约翰·米希尔事后觉得羞愧，便表示过分的礼貌想教人忘记；但一有机会他又马上发作了。年纪越大，极端易怒的脾气也越厉害，终于使他的地位不容易维持。他自己也觉得；有一天他大发脾气之后，乐队几乎罢工，他便提出辞呈，心里却希望以多年服务的资格，人家不让他走，会挽留他；可是并不；既然很高傲，不愿意转圜，他只得伤心的走了，认为人家无情无义。

从此，他就不知道怎样消磨日子。七十多岁的人还很壮健，他照旧工作，从早到晚在城里跑来跑去，不是教课，就是

① 法兰德即今比国北半部的地区，其民素以乐天著称。

聊天，高谈阔论，什么都要顾问。他心思巧妙，想出种种方法来消遣：修理乐器，作许多改良的试验，有时也实现一部分。他也作曲，拚命想作曲。从前他写过一部弥撒祭乐，那是他常常提到而为家庭增光的。他当时花了不少心血，差一点中风。他教自己相信那是一部杰作，但明明知道写作的时候脑子里是多么空虚。他不敢再看原稿，因为每看一次，总发见一些自以为独创的乐句其实是别个作家的断片，由他费了好大的劲硬凑起来的。这是他极大的痛苦。有时他有些思想，觉得很美，便战战兢兢的奔向书桌，心里想这一回灵感总给他抓住了罢？——但手里才拿上笔，头脑已经空虚了，声音没有了，他竭力想把失踪的乐思给追回来，结果只听到孟特尔仲或勃拉姆斯等等的知名的调子。

乔治·桑说过："有些不幸的天才缺乏表现力，正如那个口吃的大人物姚弗洛哀·圣-伊兰尔①所说的，他们把深思默想得来的秘密带到了坟墓里去。"约翰·米希尔便是这等人。他在音乐方面并不比在语言方面更能表现自己；但他老是一厢情愿：他真想说话，写作，做个大音乐家，大演说家！这种力不从心的隐痛，他对谁也不说，自己也不敢承认，竭力的不去想，但不由自主的要想，而一想到就觉得心灰意冷。

可怜的老人！在无论哪方面，他都不能完全表露他的本来面目：胸中藏着多少美丽而元气充沛的种子，可是没法

---

① 法国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动物学家之一。

长成；对于艺术的尊严，对于人生的价值，有着深刻动人的信仰，但表现的方式往往是夸张而可笑的；多么高傲，但在现实生活中老是佩服上级的人，甚至还带点儿奴性；多么想独往独来，结果却是唯命是听；自命为强者，实际上可凡事迷信；既向往于英雄的精神，也拿得出真正的勇气，而为人却那么胆小懦怯！——那是一个只发展了一半的性格。

于是约翰·米希尔把野心寄托在儿子身上；而曼希沃最初也表现得很有希望，他从小极有音乐天才，学的时候非常容易，提琴的演技很早就成熟了，大家在音乐会中捧他，把他当做偶像。他钢琴也弹得很不错，还能玩别的乐器。他能说会道，身体长得很好，虽然笨重一些，——可确是德国人认为古典美的那种典型：没有表情的宽广的额角，粗线条的五官生得很端正，留着卷曲的胡子，仿佛是莱茵河畔的一尊邱比特。老约翰·米希尔对儿子的声名很得意，看到演奏家的卖弄技巧简直出神了；老人自己就从来不能好好的弄一种乐器。要曼希沃表现思想是毫不困难的，糟糕的是他根本没有思想；甚至不愿意思想。他正如一个庸碌的喜剧演员，只知道卖弄抑扬顿挫的声音，而不问声音表现的内容，只知道又焦急又虚荣的留神他的声音对观众的效果。

最奇怪的是，他虽然象约翰·米希尔一样老是讲究当众的态度，虽然小心翼翼的尊重社会的成规，可始终有些跌跌撞撞的，出其不意的，糊里糊涂的表现，使人家看了都说克拉夫脱家里的人总带些疯癫。最初那还没有什么害处；似乎这种古怪劲儿正是大家说他有天才的证据；因为在明理的人看来，一个普通的艺术家决不会有这种现象。然而不久，大家看出了他的癫狂的性质：主要的来源是杯中物。尼采说酒神是音乐的上帝，曼希沃不知不觉也是这么想；不幸

他的上帝是无情的：它非但不把他所缺少的思想赐给他，反而把他仅有的一点儿也拿走了。攀了那门大众认为荒唐，所以他也认为荒唐的亲事以后，他愈来愈没有节制了。他不再用功，深信自己的技巧已经高人一等，结果把那点儿高人一等的本领很快的就丢了。别的演奏家接踵而至，给群众捧了出来；他看了非常痛心；但他并不奋起力追，倒反更加灰心，和一般酒友把敌手毁谤一顿算是报复。他凭着那种荒谬的骄傲，满以为能够承继父亲作乐队指挥；结果是任命了别人，他以为受了迫害，便装出怀才不遇的神气。老克拉夫脱的声望，使他在乐队里还保住提琴师的职位；但教课的差事差不多全部丢了。这个打击固然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但尤其影响到他的财源。几年以来，因为时运不济，家庭的收入已经减少许多。经过了真正富足的日子，窘境来了，而且一天一天的加剧。曼希沃只是不理会；他在装饰与享受方面并不因此少花一文。

他不是一个坏人，而是一个半好的人，这也许更糟；他生性懦弱，没有一点儿气魄，没有毅力，还自以为慈父、孝子、贤夫、善人；或许他真是慈父孝子等等，如果要做到这些，只要有种婆婆妈妈的好心，只要象动物似的，爱家人象爱自己一部分的肉体一样。而且他也不能说是十分自私：他的个性还够不上这种资格。他是哪一种人呢？简直什么都不是。这种什么都不是的人真是人生中可怕的东西！好象一块挂在空中的没有生命的肉，他们要往下掉，非掉下不可；而掉下来的时候把周围的一切都拉下来了。

小克利斯朵夫开始懂得周围的事，正是家境最艰难的时候。

那时他已经不是独子了。曼希沃给妻子每年生一个孩子，完全不管将来的结局。两个在很小的时候就死了。其余两个正好是三岁和四岁。曼希沃从来不照顾他们。鲁意莎要出门，就得把两个小的交给克利斯朵夫，他现在已经有六岁了。

这个职务使克利斯朵夫牺牲不小：下午他不能再到野外去舒舒服服的玩。可是人家拿他当大人看，他也很得意，便一本正经的尽他的责任。他竭力逗小兄弟们玩儿，把自己的游戏做给他们看，拿母亲和小娃娃说的话跟他们胡扯。再不然他学大人的样轮流的抱他们；重得吃不住了，他就咬紧牙齿，使劲把小兄弟搂在怀里，不让他跌下。两个小的老是要人抱；克利斯朵夫抱不了的时候，他们便哭个不休。他们磨他，常常把他弄得发窘。他们很脏，需要收拾，照顾。克利斯朵夫不知道怎么办。他们欺负他。有时他真想打他们一顿，可是又想："他们还小呢，什么都不知道，"便满不在乎的让他们抓、打、耍弄。恩斯德会无缘无故的叫嚷，跺脚，满地打滚：他是个神经质的孩子，鲁意莎嘱咐克利斯朵夫不能跟他别扭。洛陶夫却象猴子一样的狡猾，老是趁克利斯朵

夫手里抱着恩斯德的时候，在他背后百般捣乱：砸破玩具，倒翻水，弄脏衣服，在壁橱里乱掏，把碟子都掉在地下。

洛陶夫捣乱的凶狠，往往使母亲回来非但不夸奖克利斯朵夫，反而对着狼藉满地的情形愁眉苦脸的说一句（虽然不是埋怨他）：

“可怜的孩子，你真不高明。”

克利斯朵夫受着委屈，心里说不出的难过。

鲁意莎从来不错过挣钱的机会，照旧在特殊情形中出去当厨娘，人家结婚或是小孩子受洗的时候，她帮着做酒席。曼希沃假装不知道，因为这有伤他的自尊心；但瞒着他去做，他也并不生气。小克利斯朵夫对于人生的艰苦还一无所知；他除了父母的意志以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约束。而父母的约束也并不怎么严，他们是差不多让他自生自发的。他只希望长大成人，可以为所欲为。一个人一步一趋所能碰到的钉子是他意想不到的；他尤其想不到连父母也不能完全自主。他第一次看到人有治人与治于人的分别，而他家里的人并非属于前一类的那天，他整个身心都反抗起来：这是他一生第一次的受难。

那天，母亲替他穿了最干净的衣服，那是人家布施的旧衣衫，由鲁意莎很巧妙很耐性的改过了的。依着她的吩咐，他到她工作的人家去接她。他一想要自个儿进去，不免有点儿胆小。一个当差在门洞下面闲荡，拦住了孩子用长辈的口气问他来意。克利斯朵夫红着脸，照母亲嘱咐的话，啷囔着说要找“克拉夫脱太太”。

“克拉夫脱太太？找她干么，克拉夫脱太太？”当差很俏皮的把“太太”两个字念得特别重。“她是你母亲吗？鲁意莎在厨房里，你从那边上去，厨房在走廊尽头。”

他朝着那个方向走过去，脸越来越红了；听见人家叫出母亲的小名，觉得很难为情，他窘极了，恨不得马上逃到可爱的河边，去躲在树底下，他平常自言自语编故事的地方。

一到厨房，他又被别的仆人包围，他们叫叫嚷嚷的招呼他。在里面靠近炉灶的地方，母亲对他笑着，又温柔又有些不好意思。他跑过去扑在她的腿中间。她戴着一条白围裙，手里拿着一支大木匙。她抬起他的下巴，让大家看到他的脸，叫他给在场的每个人去握手请安，这一下他可更加慌了。他不愿意那么做，扭转身子朝着墙壁，把手蒙着脸。可是，慢慢的他胆子大了些，在手指缝里露出一只亮晶晶笑眯眯的眼睛，给人家一瞧又立刻躲起来。他偷偷的打量屋子里的人。母亲那种大事在身的忙碌的神气，他从来没见过；她在每只锅子里尝尝味道，发表意见，用肯定的口气说明烹调的诀窍，原来在那个人家当差的厨娘恭而敬之的听着。屋子非常漂亮，摆着耀眼的铜器；母亲在这等地方受人佩服，当那种角色，孩子看了心里很骄傲。

大家的谈话突然停止。厨房的门打开了，进来一位太太，拖着硬绷绷的衣服悉索作响，不大放心的对四周看了看。她年纪已经不轻，可还穿着件袖子宽大的浅色衣衫；她手里提着衣摆，怕碰到什么东西。可是她仍旧走到灶前看看菜，甚至还尝尝味道。当她微微举起手臂的时候，袖子一滑，把肘子部分的胳膊都露了出来：克利斯朵夫认为怪难看，非常不雅。她对鲁意莎说话的口气多么刺耳，多么威严！而鲁意莎回答她又多么恭敬！克利斯朵夫看着楞住了。

他躲在屋角想不给人家发见；可是没用。太太查问这个男孩子的来历，鲁意莎便过来拉他，要他去见太太，抓住了他的手不让他再把脸蒙起来。克利斯朵夫虽然想挣扎逃跑，可是莫名其妙的觉得，这一回是无论如何不能抗拒的了。太太望着孩子吓昏了的脸，先很和气的对他笑了笑，但马上又拿出长辈的神气，查问他的品行，宗教的功课等等。他只是一言不答。她也查看衣服怎么样；鲁意莎立刻说好极了，随手整了整他的上衣；克利斯朵夫觉得身上一紧，几乎要叫起来。他不明白为什么母亲要向那位太太道谢。

太太拉着他的手，说要带他到她的孩子那边去。克利斯朵夫求救似的望着母亲；可是她对女主人那种巴结的神气使他感到没有希望，只得跟着太太走，象一头被牵入屠场的羔羊。

他们到了一个园子里，那儿有两个孩子沉着脸，一男一女，和克利斯朵夫差不多年纪，好象正在生气。克利斯朵夫一来，倒是给他们解了围。两人走拢来打量这新来的孩子。克利斯朵夫被太太丢在那儿，呆呆的站在一条小道上，低着眼睛。那两个在几步之外，把他从头到脚的瞧着，彼此碰着肘子，指手划脚的笑。终于他们打定了主意，问他是谁，从哪儿来的，他父亲是做什么的。克利斯朵夫楞头瞌脑的一声不出，窘得几乎哭出来；那个拖着淡黄辫子，穿着短裙，光着两腿的小姑娘，尤其使他害臊。

他们玩起来了。正当克利斯朵夫心神略定的时候，那位小少爷突然在他面前站住，扯着他的衣服说："呦！这是

我的！”

克利斯朵夫莫名其妙。听说他的衣服是别人的，他觉得非常气愤，拚命的摇头否认。

“我还认得出呢！”那个男孩子说；“是我的旧蓝上装：这儿还有块污迹。”

他用手指点在上面。随后他又细细看下去，打量克利斯朵夫的脚，问他那双满是补钉的鞋头是用什么补的。克利斯朵夫的脸涨得通红。小姑娘撅着嘴轻轻的和她的兄弟说："他是个穷小子。"这一下克利斯朵夫可想出话来了。他嗄着嗓子结结巴巴的说，他是曼希沃·克拉夫脱的儿子，母亲是当厨娘的鲁意莎，——他以为这个头衔和别的头衔一样好听，而且自己是很有理由的；也以为这样一说，他们那种瞧不起人的偏见就给驳倒了。但那两个孩子，虽然给这个新闻引动了兴味，可并不因此瞧得起他。相反，他们倒拿出老气横秋的口气，问他将来当什么差使，厨子还是马夫。克利斯朵夫又不作声了，仿佛有块冰直刺到他的心里。

两个有钱的孩子，突然对穷小子起了一种儿童的、残忍的、莫名其妙的反感，看他默不作声更大胆了，想用什么好玩的方法折磨他。小姑娘尤其不放松。她看出克利斯朵夫穿着紧窄的衣服不能跑，便灵机一动，要他做跳栏的游戏。他们用小凳堆起来做栅栏，叫克利斯朵夫跳过去。可怜的孩子不敢说出不能跳的理由，便迸足气力往前一冲，马上倒在地下，只听见周围哈哈大笑。他们要他再来过。他眼泪汪汪的，拚了一下命，居然跳过了。可是那些刽子手还不满

意，认为栅栏不够高，又把别的东西加上去，堆成了一座小山。克利斯朵夫试着反抗，说不跳了。小姑娘便叫他胆怯鬼，说他害怕。克利斯朵夫听着受不住，明知非跌不可，也就跳了，跌了。他的脚碰到了障碍物，所有的东西都跟着他一齐倒下。他擦破了手，差点儿砸破脑袋，而最倒楣的是，他的衣服在膝盖部分和旁的地方都撕裂了。他又羞又恼，只听见两个孩子高兴得在周围跳舞；他心里难过死了，觉得他们瞧不起他，恨他：为什么？为什么？他宁可死了！——最难受的痛苦就是儿童第一次发现别人的凶恶：他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在迫害他，没有一点儿倚傍；真是什么都完了，完了！……克利斯朵夫想爬起来；男孩子把他一推又推跌了；小姑娘还要踢他。他重新再爬：两个孩子却一齐扑在他身上，坐在他背上，把他的脸揿在土里。于是他心头火起；一桩又一桩的磨折怎么受得了！手疼得发烧，又撕破了美丽的衣衫，——那真是大难临头了！——羞愧，悲伤，对强暴的愤懑，一下子来的多少灾难，统统变成一股疯狂的怒气。他把手和膝盖撑在地下，撅起身子，象狗一样抖擞了一下，把两个敌人摔开了；等到他们再扑上来，他便低着头直撞过去，给了小姑娘一个嘴巴，又是一拳把男孩子打倒在花坛中间。

于是一阵叫嚷，孩子们尖声喊着逃进屋子去了。然后只听见砰砰訇訇的开门，怒气勃勃的罗唣。太太出现了，拖着长裙，尽量的奔。克利斯朵夫看见她来并不想逃；他对自己所做的事吓坏了：这是闯了大祸，犯了大罪；但他一点不

后悔。他等着。他完了。管它！他已经绝望了。

太太向他直扑过来。他觉得挨了打，听见她狂叫怒吼，说了许多话，一句也听不出。两个小冤家又来了，看着他受辱，一边还咭咭呱呱的直着嗓子叫。仆人们也都到场，七嘴八舌的嚷成一片。又为了彻底收拾他，鲁意莎也给叫了来；她非但不保护他，反而不问情由就是几个嘴巴，还要他赔礼。他愤愤的拒绝了。母亲更用力推他的身子，拉他到太太跟孩子前面，要他下跪。可是他跺脚，大叫，咬着母亲的手，终于在仆人们的哄笑声中逃跑了。

他走了，伤心得不得了；又气愤，又挨了顿巴掌，脸上火辣辣的发烧。他竭力不去想它，急急忙忙搬着脚步，因为不愿意在街上哭。他恨不得马上到家，用眼泪来发泄一下；喉咙塞住了，血都跑到了头里，他差不多要爆裂了。

终于到了家，他奔上黑魆魆的楼梯，奔到他睡觉的地方，临着河，在一个窗洞底下。他气吁吁的倒在床上，眼泪象洪水似的决了口。他不大明白为什么要哭，但非哭不可；第一阵的巨潮快完了，他接着又哭，因为抱着一肚子的恨，他要哭，要教自己难过，好似他责罚了自己，同时也就责罚了别人。后来，想到父亲快回家，母亲要把事情全盘说出来，他觉得苦难还没有完呢。他决心逃了，不管上哪儿，只要能从此不回来。

不料他下楼的时候，正碰到父亲回家。

“你干么，孩子？往哪儿去？”曼希沃问他。

他不回答。

“大概闯了祸吧，你做了什么事啊？”

克利斯朵夫一味的不做声。

“你做了什么事？回答我呀！”

孩子哭起来了，曼希沃嚷起来了，两人的声音越来越高，临了鲁意莎也急急忙忙上楼了。她还象刚才一样的神魂不定，一进来就大骂，又加上几个嘴巴，曼希沃听明白了，也帮着揍他，（或许没有明白之前已经动手了，）那股狠劲差不多可以打死一条牛。他们俩叫着嚷着。孩子嚎着。结果父母吵架了，火气都一样的大。曼希沃一边揍着孩子一边说孩子并没错，说这是侍候别人的好处，他们仗着有钱，肆无忌惮。鲁意莎一边揍着孩子一边骂丈夫野蛮，说她不答应他碰孩子，把他打伤了。的确，克利斯朵夫流了些鼻血，他自己并不在乎；母亲粗手粗脚的把湿布堵住他的鼻子，他也并不感激，因为她还在骂他。末了，他们把他推在一间黑房里，不给他吃晚饭。

他听见他们对叫对嚷；他不知道更恨哪一个，似乎是母亲，他从来想不到她会这样凶的。一天的苦难一齐压在他心上：所有的委屈，两个孩子的强凶霸道，那太太的强凶霸道，父母的强凶霸道，——还有他虽然不大明白，可是象剧烈的伤口一般使他感觉到的，是他引以自傲的父母居然会向那些卑鄙的恶人低头。这种卑躬屈膝的态度，他第一次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认为简直是无耻。他心中一切都动摇了：对父母的尊敬与钦佩，对人生的信心，希望爱人家，同时也受到人家的爱那种天真的需要，盲目而绝对的道德信

仰，一古脑儿都给推翻了。这是天翻地覆的总崩溃。他给暴力压倒了，既没法自卫，也没法躲闪。他闭住了气，以为要死了。在无可奈何的反抗中，他身子都发僵了。他用拳、用头、用脚，往墙上乱打乱撞，大号大叫，抽搐着，拚命的撞着家具，倒在了地下。

父亲母亲都赶了来，把他抱在怀里，这一下他们俩是比赛谁更温柔了。母亲替他脱了衣服，放倒在床上，坐在旁边，直等到他比较安静的时候。但他一点儿不让步，一点儿不原谅，他假装睡着，不愿意和她拥抱。他认为母亲恶劣而又卑鄙。至于她为生活和养活他而受的苦，不得不站在人家一边跟他为难的隐痛，他是万万想不到的。

等到孩子眼中流不完的眼泪也流到了最后一滴，他觉得松动了些。他累极了，可是神经过于紧张，还不能立刻睡着。他迷迷忽忽的觉得刚才的印象又在那里浮动，尤其是那个小姑娘，睁着明亮的眼睛，耸着小鼻子，一脸的瞧不起人，肩上披着长头发，光着腿，说着那些幼稚而装腔做势的话。他打了个寒噤，好象又听到她的声音了。他记得自己在她面前多么傻，不由得恨死了她。他不能原谅她的欺侮，恨不得也把她欺侮一顿，教她哭一场。他想种种的方法，可一个都想不出。看样子，她完全不把他放在心上。可是为了消消自己的气，他假定一切都能够如愿以偿。他把自己想做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而她又爱上了他。根据这个，他就造出一段荒唐的故事，结果他竟信以为真了。

她为他害了相思病；他可是不理她。他在她门前走过，

她躲在窗帘后面偷偷的看他；他明明知道，却故意假痴假呆，同人家有说有笑。甚至为了增加她的苦闷，他出门到远地去了。他干了很大的事业。——他从祖父的英雄故事中挑出几段做穿插。——那时她可悲伤得病到了。她的母亲，那位骄傲的太太来哀求他："我可怜的女儿快死了。我求你，请你来罢！"于是他去了。她躺在那儿，脸色苍白，瘦得不得了。她向他伸出手来。她说不上话，只顾捧着他的手亲着哭着。于是他很慈悲很温柔的望着她，嘱咐她保养身体，允许她爱他。故事编到这个地方，他为了延长自己的快意，便把那一段对话和动作翻来覆去讲了好几遍，结果他睡了，心平气和的睡熟了。

他睁眼醒来，已经天亮了，可是这一天的光辉没有昨天早晨那样轻快了：世界有过一点儿变化了。克利斯朵夫已经尝到了人间的不公道。

有些时候家里非常艰难，而这种情形越来越多了。遇到这些日子，大家吃得很苦。感觉最清楚的要算克利斯朵夫。父亲是一点不觉得的；他第一个捡菜，尽量的拿。他咭咭呱呱的说话，自得其乐的哈哈大笑，全没注意到他的女人强作笑容，和瞧他捡菜的那种目光。盘子从他手里递过来，一半已经空了。鲁意莎替孩子们分菜，每人两个马铃薯。轮到克利斯朵夫，往往盘子里只剩了三个，而母亲自己还没拿。他早已知道，没轮到他就已经数过了。他便鼓足勇气，装做满不在乎的说："只要一个，妈妈。"

她有点不放心了。

"两个吧，跟大家一样。"

"不，真的，我只要一个。"

"你不饿么？"

"对啦，我不大饿。"

可是她也只拿一个，他们俩仔仔细细的剥皮，把它分成小块，慢条斯理的吃着。母亲留心看着他，等他吃完了就说："喂，把这个吃了罢！"

"不，妈妈。"

"你可是病了？"

"不是的，我吃饱了。"

有一回父亲怪他作难，把最后一个马铃薯充公，自己拿去吃了。从此克利斯朵夫留了神，把剩余的一个放在自己盘里，留给小兄弟恩斯德；他一向是贪嘴的，早就在眼梢里瞅着了，待了一忽儿就说："你不吃吗？给我行不行，克利斯朵夫？"

哦！克利斯朵夫多恨他的父亲，恨他的不想到他们，连吃掉了他们的份儿都没想到！他肚子多饿，他恨父亲，竟想对他说出来；可是他又高傲的想起来，自己没有挣钱的时候没有说话的权利。父亲多吃的这块面包，是父亲挣来的。他还一无所用，对大家只是一个负担。将来他可以说话，——要是还能挨到将来！喔！就怕等不到那一天早已饿死了！……

这种残酷的挨饿的痛苦，他比别的孩子感觉得更清楚。他的强壮的胃受着毒刑；有时他为之发抖，头疼；胸口有个窟窿在打转，越转越大，仿佛有把锥子往里钻。可是他忍着不说，他觉得母亲在注意他，便装做若无其事。鲁意莎很揪心的，隐隐约约的懂得，儿子省着不吃是为了让别人多吃一些；她拚命丢开这念头，总是丢不开。她不敢追究，不敢查问克利斯朵夫的真情；要是真的，她又怎么办呢？她自己从小就挨饿惯的。既然没有办法，抱怨有什么用？的确，她因为身体衰弱，不需要多吃东西，没想到孩子挨饿的时候更难受。她什么话也不和他说。有一两次，两个孩子跑在街上，曼希沃出去了，她要大儿子留在身边替她做点儿小事。她绕线，克利斯朵夫拿着线团。冷不防她丢下活儿，热情冲动

的把他拉在怀里，虽然他很重，还是抱他坐在膝上，紧紧的搂着他。他使劲把手臂绕着她的脖子。他们俩无可奈何的哭着，拥抱着。

“可怜的孩子！……”

“妈妈，亲爱的妈妈！……”

他们一句话也不多说；可是彼此心里很明白。

克利斯朵夫过了好久才发现父亲喝酒。曼希沃的酗酒并不超过某个限度，至少在初期。发酒疯的时候也并不粗暴。大概总是过分的快乐。他说些傻话，几小时的拍着桌子，直着喉咙唱歌；有时他死拖活拉的要跟鲁意莎和孩子们跳舞。克利斯朵夫明明看见母亲垂头丧气，躲得远远的，低着头做活；她尽量的不看酒鬼；他要是说出使她脸红的野话，她就很温和的叫他住嘴。可是克利斯朵夫弄不明白；他多么需要快乐，父亲兴高采烈的回家，在他简直象过节一样。家里老是那末凄凉，这种狂欢正好让他松动一下。父亲的滑稽的姿势，不三不四的玩笑，使他连心都笑开了；他跟着一起唱歌，跳舞，觉得母亲很生气的喝阻他非常扫兴。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父亲不也在那样做吗？虽然他一向头脑很灵，把事情记得很清，觉得父亲好些行为都跟他儿童的正直的本能不尽符合，可是他对父亲仍旧很崇拜。这在儿童是一种天然的需要。也是自我之爱的一种方式。倘使儿童自认为没有能力实现心中的愿望，满足自己的骄傲，他就拿这些去期望父母；而在一个失意的成人，他就拿这些去期望儿女。在儿童心中，父母便是他自己想做而做不到的人物，是保卫他的人，代他出气的人；父母心中的儿女亦然如此，不过要等将来罢了。在这种“骄傲的寄托”中间，爱与自私

便结成一片，其奋不顾身的气势，竭尽温存的情绪，都达于沉醉的境界。因此克利斯朵夫把他对父亲的一切怨恨都忘了，尽量找些景仰他的理由：羡慕他的身段，羡慕他结实的手臂，他的声音笑貌，他的兴致；听见人家佩服父亲的演技，或者父亲过甚其辞的说出人家对他的恭维话，克利斯朵夫就眉飞色舞，觉得很骄傲。他相信他的自吹自擂，把父亲当做一个天才，当做祖父所讲的英雄之一。

一天晚上七点光景，只有他一个人在家。小兄弟们跟着老祖父散步去了，母亲在河边洗衣服。门一开，曼希沃闯了进来；他光着头，衣衫不整，蹦蹦跳跳的，一倒便倒在桌前的椅子里。克利斯朵夫笑了，以为他象平常一样又来玩把戏了，便迎上前去。但走近一看，他再也笑不上来了。曼希沃坐在那里，垂着手臂，眨巴着眼睛望着前面，脸色通红，张着嘴，不时发出很可笑的蝈蝈声。克利斯朵夫楞住了。他先是以为父亲开玩笑，可是看他一动不动，便害怕了。他喊着："爸爸！爸爸！"

曼希沃仍是象母鸡一样蝈蝈的叫。克利斯朵夫无可奈何的抓着他的胳膊，尽力的推他摇他："爸爸，好爸爸，你回答我啊！"

曼希沃身子软绵绵的晃来晃去，差不多快倒下来；他脑袋向前，对着克利斯朵夫的头伸过来，瞪着他，气哼哼的嘟囔着，根本说不成话。赶到克利斯朵夫的眼睛和他神色错乱的眼睛碰在一起的时候，孩子忽然大吃一惊，逃到卧房的尽里头，跪在床前，把脸埋在被窝底下。这样的过了半晌。

曼希沃在椅子上重甸甸的摇摆，傻笑。克利斯朵夫掩着耳朵不愿意听，打着哆嗦。他的心绪真是没法形容：只觉得昏天黑地，又是怕又是痛苦，仿佛死了什么人，死了一个心爱而敬重的人。

一个人也不回家，屋子里只有父子两个；天黑下来了，克利斯朵夫的恐怖一分钟一分钟的增加。他不由自主的要伸着耳朵听，可是一听那个认不得的声音，全身的血都凉了；瘸腿似的钟摆，替那胡闹的怪声打拍子。他受不住了，想逃了。可是走出屋子非在父亲面前过不可；而克利斯朵夫一想要看到父亲的眼睛就发抖，仿佛会吓死的。他想法蹲在地下，手脚并用的爬到房门口。他既不敢喘气，也不敢抬头望一眼，只要在桌子底下看到父亲的脚有点小小的动作，他就停住。醉鬼的一条腿在那里索索的抖。克利斯朵夫终于到了门口，笨拙的手也抓住了门钮，不料慌慌张张的一松手，门又突然关上了。曼希沃想转过身来看，他坐着摇摆的椅子冷不防失去了重心，稀里哗啦的倒在了地下。克利斯朵夫吓得连逃出去的气力也没有了，靠在墙上眼看着父亲躺在脚下；他喊救命了。

一跤跌下，曼希沃清醒了些。把摔他下地的椅子骂着，咒着，捶了几拳，挣扎着想站起而站不起来之后，他背靠着桌子坐定了，开始认出周围的环境。他看见克利斯朵夫哭着，就叫他过去。克利斯朵夫想逃，可是挪不动身子。曼希沃又叫他；看孩子站着不动就生了气，赌起咒来。克利斯朵夫只得浑身哆嗦的向前。曼希沃把他拉过去，抱他坐在膝

上，先拧着孩子的耳朵，结结巴巴的，把儿童应该如何尊重父亲的话教训了一顿。随后，他忽然改变了念头，一边说着傻话一边把他抱在怀里颠簸，哈哈大笑。然后他又急转直下的想到不快活的念头，哀怜孩子，哀怜自己，紧紧搂着他，几乎教他喘不过气，把眼泪和亲吻盖满着孩子的脸；末了，他高声唱着我从深处求告①，摇着孩子给他催眠。克利斯朵夫吓昏了，一点不敢挣扎。他在父亲怀里闷死了，闻到一股酒气，听着醉汉的打嗝儿，给讨厌的泪水与亲吻的口水沾了一脸，他又害怕又恶心的在那儿受难。他真想叫喊，可是一声也喊不出。他觉得这可怕的情形仿佛有一世纪之久，——直到后来，房门一开，鲁意莎挽着一篮衣服进来了。她大叫一声，把篮子摔在地下，拿出她从来未有的狠劲，奔过来从曼希沃怀里抢出了克利斯朵夫。

"哎哟！该死的酒鬼！"她嚷着，眼里冒着火。

克利斯朵夫以为父亲要去杀死母亲了。可是曼希沃被他女人声势汹汹的态度吓呆了，一句话也没有，哭起来了。他在地下乱滚，把头撞着家具，嘴里还说她是对的，他是一个酒鬼，害一家的人受苦，害了可怜的孩子们，他愿意马上死掉。鲁意莎转过身子不理他，把克利斯朵夫抱到隔壁房里，尽量的抚慰他。孩子还在发抖，对母亲的问话也答不上来；接着他又嚎啕大哭。鲁意莎把他的脸在水里浸了一忽儿，拥抱他，对他说着温柔的话，和他一起哭了。终于他们

① 《旧约·诗篇》第一三〇篇："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

俩都静下来。她跪在地下，叫他也跪在旁边。他们做了个祈祷，求上帝治好父亲这种恶习，使他仍旧和和气气的，跟从前一样。鲁意莎安排孩子睡下。他要她坐在床边拿着他的手。那一夜，鲁意莎在发烧的克利斯朵夫的床头坐了好久。酒鬼却躺在地下打鼾。

过了一晌，克利斯朵夫上学了；他老望着天花板上的苍蝇，把拳头捶着旁边的孩子，推在地下；他动个不停，笑个不停，从来不念书。有一天，克利斯朵夫自己摔在了地下，讨厌他的老师便说了句难听的话隐射某个大家知道的人，说他大概要青出于蓝的走上那条路了。所有的孩子听着都哈哈大笑；有些同学还揭穿隐喻，加上一些又明白又有分量的注解。克利斯朵夫爬起来，羞得满脸通红，拿起墨水瓶对准一个正在笑的人扔过去。老师冲上来就是一顿拳头，用鞭子抽他，要他跪在地下，再加上极重的罚课。

他脸色发了青，憋着一肚子怨气回家，冷冷的说他再也不上学了。家里人并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明天早上，母亲提醒他该上学了，他却安安静静的回答，他早说过不去的了。鲁意莎对他软骗硬吓都没用。他坐在一角，死赖在那里。曼希沃揍他，他就直嚷；每次揍过了叫他上学，他总是火气更大的回答一声"不去！"人家要他至少说出理由来，他却咬紧牙关，死不开口。曼希沃抓着他硬送到学校交给老师。可是他一到座位上，就有计划的毁坏手头所有的东西：墨水瓶，笔，练习簿，书本，而且故意做得教人看见，带着挑战的意味望着老师。结果他被关进黑房。——过了一会，老

师发见他用手帕缚着脖子，拚命往两头拉：他要把自己勒死。

人家只得打发他回去。

克利斯朵夫很能吃苦。他结实的身体是父亲与祖父的遗传。家里没有一个娇弱的人：生病也罢，不生病也罢，他们从来不抱怨，什么也不能使克拉夫脱父子的习惯改动分毫。他们不管什么天气都出门，夏天跟冬天一样，几小时的淋着雨或晒着太阳，有时还光着头，敞开着衣服，由于疏忽或由于逞强，走上几十里地也不觉得疲倦。可怜的鲁意莎一声不出的跟在后面，血色全无，两腿虚肿，心跳得要蹦出来了，只能走一下停一下，他们又可怜她又瞧不起她。克利斯朵夫也差不多要跟着他们轻视母亲了：他不懂一个人怎么会生病的。他跌了一跤，碰了一下，弄破了，烫坏了的时候，他是不哭的，只对着使他受罪的东西生气。父亲跟小伙伴们的强暴，街上和他打架的野孩子，把他磨炼得十分结实。他不怕挨打，鼻青眼肿的回家是常事。有一天，他在这一类的恶斗中，被敌人压在身底下，拚命把他的脑袋撞着街上的石板；他被救出来的时候，差不多快闷死了。他可认为稀松平常，预备把这一套照样去回敬别人。

然而他也害怕许许多多的东西；虽然为了骄傲而不说，但他最痛苦的莫过于童年时代那些连续不断的恐怖。尤其有两三年之久，它们象病一般的把他折磨着。

他怕藏在暗处的神秘的东西，怕那些要害人性命的恶

鬼，蠢动的妖魔，那是每个孩子的头脑里都有而且到处看得见的。一方面这是原始动物的遗传；一方面因为初生的时期，生命与虚无还很接近，在母胎中昏睡的记忆，从冥顽的物体一变而为幼虫的感觉，都还没有消失：这种种的幻觉便是儿童恐怖的根源。

他怕那扇阁楼的门：它正对着楼梯，老是半开着。他要走过的时候，心就跳了，便鼓足勇气窜过去，连望也不敢望一下。他觉得门背后总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逢到阁楼门关上的日子，他从半开的猫洞里清清楚楚听到门后的响动。这原不足为奇，因为里边有的是大耗子；但他的幻想认为那是一个鬼怪：身上是七零八落的骨头，百孔千疮的皮肉，上面是一个马头，一双吓得死人的眼睛，总之是奇奇怪怪的形状。他不愿意想它，但不由自主的要想。他手指颤危危的去摸摸门键是否拴牢，摸过之后，走到半楼梯还要再三回去瞧瞧。

他怕屋外的黑夜。有时他在祖父那边待久了，或是晚上被派去有什么差使。老克拉夫脱住的地方差不多已经在城外，一过他的屋子便是上科仑去的大路。在这座屋子与市梢上有灯火的窗子中间，大约隔着二三百步，克利斯朵夫却觉得有三倍的远。有一段路拐了弯，什么都看不见了。黄昏时的田野是荒凉的；地下都黑了，天上灰灰的好不可怕。走完环绕大路的丛树而爬上土丘的时候，还能看到天边有些昏黄的微光；但这种光并不发亮，反比黑夜更教人难受，黑的地方显得更黑：那是一种垂死的光。云差不多落到地

面上。小树林变得很大很大，在那儿摇晃。瘦削的树好似奇形怪状的老人。路旁界石上的反光，象青灰色的衣服。阴影似乎在蠕动。土沟里有侏儒坐着，草里闪着亮光，空中有东西飞来飞去，可怕得很，还有不知从何而来的虫，叫得那么尖厉刺耳。克利斯朵夫老是提心吊胆，预备自然界中出点儿什么凶恶的怪事。他飞奔着，心在胸中乱跳。

望见了祖父屋里的灯光，他才安心。但糟糕的是，往往老人还没回家；那才更可怕了。田野里只有这所孤零零的老屋子，便是在白天，孩子已经非常胆怯。要是祖父在家，他就忘了恐怖；但有时老人会不声不响丢下他出门。克利斯朵夫没有发觉。室内很安静。所有的东西对他都是很熟很和气的。屋里有张白木大床；床头的搁板上放着一部又大又厚的《圣经》，火炉架上供着纸花，两位太太和十一个孩子的照片，老人在每张像片下面都注着他们的生年死月。壁上挂着嵌在镜框里的祷文，莫扎尔德和贝多芬的粗劣的彩色肖像。屋角放着架小钢琴，另外一角放着一架大提琴；还有是杂乱的书架，挂着烟斗；窗口摆着几盆风吕草。周围的一切好象都是朋友。老人在隔壁房里走来走去；可以听见他在刨木头，敲钉子；他自言自语，骂自己糊涂；再不然是大声唱着，把赞美诗，酒歌，感伤的歌，杀气腾腾的进行曲，杂凑在一起。在这种环境里，他觉得很安全。克利斯朵夫坐在靠窗的大沙发中，膝上摆着一本书，埋头看着图画，出神了。天慢慢的黑下来，他的眼睛迷糊了，终于丢开书本，恍恍惚惚的胡思乱想起来。车轮远远的在路上隆隆的响。一条母

牛在田间叫。城里懒懒的钟声奏着晚祷。渺茫的欲望，模糊的预感，在惘然幻想的儿童心中觉醒了。

突然克利斯朵夫心中一慌，惊醒了。他抬起眼睛：黑夜茫茫；侧耳倾听：万籁俱寂。祖父才走出去。他打了个寒噤，靠着窗口，还想望一望他：路上很荒凉；万物开始扮起骇人的脸。天哪！要是它会来？——谁呢……他可说不出。反正是可怕的东西……屋子里的门都关不严。楼梯格格作响，好似有人走过。孩子跳起来，拖着一张沙发，两张椅子和一张桌子，摆到室内最安全的一角，围成一道栅栏：沙发靠着墙壁，左边一张椅子，右边一张椅子，桌子摆在前面。中间布置一架双折的梯子，他爬在顶上，除了刚才看的书，又另外拿了几本抱在手里，当作被围受困时的防御物，于是他松了口气，因为在孩子的想象中，敌人无论如何不能冲过栅栏的了：那是禁止的。

但敌人有时就会从书中跳出来。——在祖父随便买来的旧书里，有些附着插图，给孩子很深刻的印象：他又想看又怕看。那全是些神怪的幻境，例如《圣·安东尼的诱惑》，其中有鸟的骷髅在水瓶里下粪，无数的蛋在破开的青蛙肚子里象虫一般蠕动，没有身子的头在走路，屁股吹着喇叭，还有家用的器具和动物的尸身，裹着大氅，象老太太般，一边庄严的前进，一边行着礼。克利斯朵夫看着毛骨悚然，但就因为厌恶，反而常常要看。他老半天的瞪着它们，不时向四下里溜一眼，看是什么东西在窗帘的皱裥中扭动。——一本解剖书里有一幅人体的图尤其使他厌恶。快到书中那个

地方的时候，他哆嗦着翻着书页。那些五颜六色的怪模样对他有种特别强烈的刺激。而儿童的创造力把呆板的图画又加了一番润色。他分不清这些光怪陆离的画跟现实有什么不同。而夜里做梦的时候，书中的画图反比白天看到的活的形象对他更有影响。

他也怕睡觉。有好多年，恶梦老是教他睡不安稳：——有时，他在地窖里闲荡，忽然看见风洞里钻进那个解剖图上的人体对他挤眉弄眼。——有时，他独自在一间屋里；听见走道上有轻微的脚声，他扑过去关门，才抓住门钮，外边已经有人在拉了；他锁不了门，没有气力了，只能喊救命。他知道外边要进来的是谁。——有时，他和家里的人在一块儿；可是突然之间，他们的脸变了，做出许多疯疯癫癫的事。——有时，他很安静的在看书；冷不防觉得有一个看不见的幽灵在他四周。他想逃，可是被拴住了。他要喊，嘴巴给堵住了。脖子给紧紧的箍着。他上气不接下气的醒过来，牙齿格格的打战，直哆嗦了好些时候；他怎么样也摆脱不了恐怖的感觉。

他的卧室是屋子里没有窗没有门的一角；进口高头有根铁杆，挂着条破帘子，就算跟父母的卧房隔开了。重浊的空气使他呼吸阻塞。和他睡在一床的兄弟们常常用脚踢他。他头里热烘烘的，白天牵挂着的小事这时给格外的夸大了，化为种种的幻觉。在这种近乎恶梦的，神经极度紧张的情形之下，一点儿极小的刺激都使他很痛苦。地板上格格的响声使他惊悸不止。父亲的鼾声大得异乎寻常，不象是人

的呼吸，他听着不寒而栗，竟象是一头野兽睡在那里。黑夜把他压倒了，它简直是无穷无尽的，永远是这样的了：他仿佛已经躺了几个月。他喘着气，在床上坐起来，用衬衫的袖子抹着脑门上的汗。有时他推醒弟弟洛陶夫；可是他咕噜了几声，把所有的被一齐卷在身上又睡熟了。

他这种狂乱的苦闷，直要到帘子下面的地板上透露一线鱼白色的时候，才算过去。这道黎明时分幽微的白光，使他一下子平静了。虽然谁也不能在阴影中辨别出来，他已经觉得那道光溜进了屋子：热度立刻退下去，血流也正常了，仿佛泛滥的河水重新回进了河床；全身的温度平均了，他的失眠的干涩的眼睛终于闭上了。

晚上快到睡觉的时间他就惊慌。他打定主意要抵抗瞌睡，预备熬夜，免得做恶梦。可是疲倦终究把他征服了；而且总在他最不防备的时候，那些妖魔又出现了。

可怕的黑夜！大多数的孩子觉得多甜蜜而一部分的孩子觉得多可怕的黑夜！……他怕睡觉，又怕睡不着觉。睡着也罢，醒着也罢，周围总是些鬼怪的形象，幻想中的幽灵，还有那些母胎中的幼虫，在童年将尽时的微光中浮动，好似在疾病的阴影中荡漾。

但这些幻想的恐怖，不久便将在“大恐怖”前面消失。这大恐怖是蛀蚀一切人类的“死”，古往今来的哲人竭力要忘掉它否定它而终于无效的“死”。

有一天他在壁橱里摸索的时候，抓到一些不认得的东西：一件孩子的衣衫，一顶有条纹的小帽。他得意扬扬的拿到母亲前面，她非但不对他笑，反而沉着脸叫他放还原处。他并没马上照办，还要追问为什么；母亲一言不答，把东西抢过来放在他拿不到的一格里去了。他觉得莫名其妙，便再三的发问。她被逼不过，终于说出那是他没有出世以前早已死掉的一个小哥哥的衣服。他楞住了：他从来没听见讲过这件事。他静默了一会，还想多知道些。可是母亲好象心不在焉；只说他也叫做克利斯朵夫，可是比他听话。他提出别的问句，她却不愿意回答了，只说那个孩子在天上，为他们大家祈祷，克利斯朵夫再也问不出什么；母亲叫他住嘴，让她安心工作。她似乎真是一心在那里缝东西，若有所思的，眼睛也不抬起来。过了一忽儿，她看见他躲在一边生气，便对他笑笑，很温柔的叫他到外边去玩。

这些话给了克利斯朵夫很大的刺激。哦，原来有过一个孩子，跟他一样也是母亲的儿子，取着同样的名字，差不多和他没有分别，可是已经死了！——死，他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大概是挺可怕的罢。——人家从来没提到那个克利斯朵夫；他完全给忘了。那么要是他死了，势必是一样的了？——晚上和大家一桌子吃饭，看他们有说有笑，谈着不

相干的事，他心里还想着那个念头。他要死了，敢情人家还会这样快活！嗳嗳！他做梦也想不到母亲这样的自私，死了儿子还能笑！他对父母都恨起来了，很想为自己痛哭一场，预先哭自己的死。同时他也想提出一大串问题，可是不敢，他记得母亲叫他住嘴的口气。——终于他忍不住了，到睡觉的时候，母亲来拥抱他，他就问：

"妈妈，他是不是也睡在我的床上？"

可怜的母亲打了个寒噤，勉强装着若无其事的声音问："谁啊？"

"那孩子……那个死了的孩子，"克利斯朵夫声音很低。

母亲突然把他紧紧的抱着说："住嘴，住嘴。"

她的声音在发抖；克利斯朵夫靠在母亲怀里，听到她的心跳。两人静默了一会，随后她说：

"小宝贝，这种话以后不能再提了，……安心睡觉吧……不，这不是他的床。"

她把他拥抱了一下；他以为母亲的腮帮湿了，只希望是真的湿了。他心里宽慰了些：原来她还是心痛的！但过了一会，听到母亲在隔壁屋里用着那种安静的，日常听惯的声音说话，他又起了疑心。究竟哪种声音是真的，现在的还是刚才的？——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了好久，得不到答案。他极希望母亲难过；当然，母亲不快活他也要不快活的；可是那无论如何对他是一种安慰，可以减少他一些孤独之感。——然后他睡熟了，明天，他不再想了。

过了几星期，有个在街上和他一起玩耍的孩子，到了平

时该来的时候竟没有来；有人说他病了；从此他不来玩也没有人奇怪。事情已经有了解释，不是挺简单吗？——一天晚上，克利斯朵夫很早上了床，从他的一角看见父母屋里还亮着灯光。有人敲门，一位邻居的太太来谈天。他心不在焉的听着，一边照例编他自己的故事，并没把人家的谈话句句听清。忽然邻人说了句“他死了”，克利斯朵夫的血便马上停住：因为他知道说的是谁，就屏着气听下去。他的父母大惊小怪的叫了几声。曼希沃又扯着他的粗嗓子嚷道：“克利斯朵夫，听见没有？可怜的弗理兹死了。”

克利斯朵夫挣扎了一下，静静的回答说：“是的，爸爸。”

他的气闭住了。

可是曼希沃又顶了一句：“是，爸爸。你就会说这一句么？你不觉得难过么？”

鲁意莎很了解孩子，说道：“别闹了！让他睡觉！”

于是他们把声音放低了。可是克利斯朵夫竖起耳朵，想听清所有的细节：什么伤寒，什么冷水浴，什么神志昏迷，什么父母的哀痛。听到后来，他不能呼吸了，有股气塞着他，直升到喉头，他浑身哆嗦，所有可怕的景象都印在脑子里了。尤其是他们说那种病会传染，就是说他也能象弗理兹一样的死；想到这里，他吓得浑身冰冻了：因为他记得最后一次看见弗理兹是跟他握过手的，当天也曾在他屋前走过。——可是他忍着不做声，免得给人家逼着说话，便是父亲在邻居走了以后问他：“克利斯朵夫，你睡熟了么？”他也不回答。于是他听见父亲对母亲说：

“这孩子没心肝。”

母亲一言不答；可是过了一会，她轻轻的来揭开帘子，向他的小床望了望。克利斯朵夫赶紧闭上眼睛，装着他听见兄弟们睡熟的时候那种平均的呼吸。母亲提着足尖走开了。他却恨不得留住她，告诉她，说他怎样害怕，求她救救他，至少得安慰他一下！但他怕人耻笑，把他看做胆怯无用；而且心里也很明白，人家说什么也没用的。一连几小时，他痛苦到了极点，自以为病已经上了身，头疼得要死，胸口也不舒服，他万分恐怖的想道：“完了完了，我病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一忽儿，他在床上坐起来，低声叫着母亲；可是他们睡得很熟，他不敢惊醒他们。

从这时起，死亡的念头把他童年的生活给毒害了。他的神经使他无缘无故的受种种磨难，一忽儿胸口受着压迫，一忽儿有一阵剧烈的痛苦，一忽儿又是喘不过气来。凭着他的想象力，他把自己吓昏了，以为每种痛苦里头都有那只吃人的野兽来取他性命。几次三番，就在母亲身旁几步路的地方，也没有给母亲发觉，他受着临终的痛苦。因为他尽管胆小，还是有勇气把他的恐惧藏起去，而这股勇气是许多情绪混合成功的：第一是傲气：他不肯求助于人；第二是羞耻心：他不敢说出自己的害怕；第三是体贴：不愿惊动母亲。但他老在心里想：“这一次我可是病了，病得很重了。这是咽喉炎哪……”咽喉炎这名辞是他偶然听到而记着的……“喔，上帝！饶了我这一次吧！”

他颇有宗教思想，完全相信母亲说的话，说灵魂在死后

升到上帝面前，如果它是虔敬的，可以进入天国的乐园。但他对于这个旅行非但不受吸引，倒反害怕。他一点不羡慕那些孩子，在睡梦中毫无痛苦的被上帝召了去，照母亲说是上帝奖赏他们。他快睡熟的时候，不免心惊胆战，唯恐上帝对他也这么来一手。骤然之间离开了暖和的床，给拉到空中带到上帝前面：一定是挺可怕的。在他想象中，上帝有如一颗其大无比的太阳，讲话的声音象打雷一般：那不是大大的受罪吗？眼睛，耳朵，整个的灵魂，都会给烧掉的！何况上帝还会惩罚；谁保得了呢？……除此以外，还有多少可惊可怖的事，他虽然不大了了，可是从谈话中能猜到：身体要给装进一口匣子，孤零零的躺在一个窟窿里，在平时人家带他去做祷告的可厌的公墓上，举目无亲……天哪！天哪！多惨啊！……

可是活着也不见得愉快，眼看父亲喝得烂醉，被他毒打，受别的孩子欺负，大人们的怜悯又多么难堪，没有人了解他，连自己的母亲在内。大家教你受委屈，没有人爱你，孤零零的，孤零零的，一个人多么渺小！——是啊；但就因为这个他想活下去。他觉得自己有股怒潮汹涌的力。而这力又是多么奇怪的东西！它眼前还一筹莫展；它好象在很远的地方，被什么东西掐着，包着，僵在那里；他完全不知道它要什么，将来变做什么。但这股力的确在他心中，那是他很清楚的，它在那儿骚动，怒吼。明天，喔！明天，那它才来报复哩！他有种如醉如狂的欲望要生存，为的是翦除暴力，主持正义，为的是惩罚恶人，为的是干一番伟大的事业。“喔！

只要我活着……”(他想了一下)“只要能活到十八岁！”——有时他认为要活到二十一岁。那是最大限度了。他相信活了那些年纪，尽够他统治世界了。他想起他景慕的英雄，想起拿破仑，想起更古远而他最崇拜的亚历山大大帝。没有问题，他将来是跟他们一样的人物，只要能再活十二年……十年。他简直不哀怜在三十岁上死掉的人。他们已经老了，享受过人生了……要是他们白活了一世，那只能怪他们自己。但现在就死，那可什么都完了！年纪轻轻的死掉，在大人们心中永远留着一个谁都可以埋怨的小孩子的印象，真是太惨了！他想到这里就拚命的哭，仿佛他已经死了。

这些关于死亡的悲痛，使他在童年时代受到许多磨难——直到后来他厌恶人生的时候才摆脱掉。

在这片沉闷的黑暗中，在一刻浓似一刻的令人窒息的夜里，象一颗明星流落在阴暗的空间，开始闪出那照耀他一生的光明：音乐，神妙的音乐！……

不久以前，祖父送给孩子们一架旧钢琴，那是他的一个主顾预备扔掉而由他化了许多心血修理得象个样子的。这件礼物并没受到欢迎。鲁意莎觉得屋子里不再添东西也已经很窄了；曼希沃说爸爸米希尔并没破费，那不过是堆烧火用的木柴。唯有小克利斯朵夫不知为什么对这件新来的东西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一只神仙的匣子，有的是奇妙的故事，好象祖父偶尔给他念几页而两人都为之着魔的《天方夜谭》。他听见父亲试音的时候，从中奏出一组轻快的琶音①，仿佛阵雨之后，暖和的微风在林间湿透的枝条上吹下一阵淅沥的细雨。他拍着手叫："再来一次！"可是父亲满脸瞧不起的阖上琴盖，说它完全不中用了。克利斯朵夫不敢再要求，可是老在乐器四周徘徊，只要人家一转背他便揭开琴盖捺一个键子，好象掀起什么大虫的绿壳，想把关在里头的怪物放出来。有时，他急忙中用力太猛了，母亲就嚷着："你不能安静一会吗？不准什么东西都乱动！"有时他阖上琴盖

① 琶音(arpeggio)与和弦(chord)，和声(harmony)等均为音乐术语。

的时候压痛了手指，便哭丧着脸放在嘴里吮着……

如今他最快乐的是母亲整天出去帮佣或上街买东西的时候。他听着她下楼，到了街上了，走远了。只有他一个人了。于是他揭开钢琴，拖着一张椅子，爬在上面，肩头刚和键盘一样高：那就行了。为什么他要等大人不在家呢？平常也没人拦着他不许玩，只要声音不太大。但当着别人他不好意思，他不敢。而且他们说话，走动，把他的乐趣给破坏了。没有人的时候才妙呢！……克利斯朵夫屏着气，因为希望周围更静，也因为心里慌张，仿佛要去开炮似的。他把手指按上琴键，心就跳了；有时他把一个键子捺了一半就放手，再去捺另外一个。谁知道从这一个里出来的是什么呢？……忽然声音来了：有些是沉着的，有些是尖锐的，有些是当当的响着，有些是低低的吼着。孩子一个又一个的听上老半天，听它们低下去，没有了；它们有如田野里的钟声，飘飘荡荡，随着风吹过来又吹远去：细听之下，远远的还有别的不同的声音交错回旋，仿佛羽虫飞舞；它们好象在那儿叫你，引你到窎远的地方……愈趋愈远，直到那神秘的一角，它们埋进去了，沉下去了……这才消灭了！……喔，不！它们还在喃喃细语呢……还在轻轻的拍着翅膀呢……这一切多奇怪！好象是些精灵鬼怪。它们多么听话，让人家关在这只破旧的箱子里，这可弄不明白了！

但最美的是用两个手指在两个键上同时按下去。那你永远不会知道是什么结果的。有时两个精灵是敌对的；它们彼此生气，扭打，怨恨，起哄，声音变得激昂了，叫起来了，

一忽儿是愤愤的，一忽儿又是很和平的。克利斯朵夫顶爱这种玩艺儿；那可以说是被缚的野兽，咬着它们的锁链，撞着笼子的壁，仿佛要把它撞倒了跳出来，正象童话里的鬼怪，给关在封有所罗门印玺的阿拉伯箱中。——有些精灵却奉承你，诱哄你，其实它们也只想咬人，而且都是火辣辣的。克利斯朵夫不知它们要什么，它们勾引他，使他神摇意荡，差不多脸红了。——还有一些相亲相爱的音，在那儿互相搂抱，好似两个人的亲吻；它们是妩媚的，柔和的。这是些善良的精灵：它们笑靥迎人，脸上没有一丝皱痕；它们喜欢小克利斯朵夫，小克利斯朵夫也喜欢它们；他含着眼泪听着，一遍又一遍的把它们叫回来。那是他的朋友，亲爱的，温柔的朋友……

孩子就是这样的在音响的森林中徘徊，觉得周围有无数陌生的力量，偷偷的觑着他，呼唤他，有的是为了抚慰他，有的是为了要吞掉他……

有一天他被父亲撞见了。粗声大气的嗓子把他吓得发抖。克利斯朵夫以为做了错事，把手抱着耳朵，预防猛烈的巴掌。可是父亲出乎意外的没有骂，他很高兴，他笑着：

“嗯，你喜欢这个么，孩子？”他说着亲热的拍拍孩子的头，“要不要我教你弹？”

怎么不要呢？……他高兴极了，嘟囔着回答说要的。两人便一齐坐在钢琴前面。这一回克利斯朵夫是坐在一大堆厚厚的书上了，很用心的上他的第一课。他先听说这些咿咿唔唔的精灵都有古怪的名字，中国式的，单音母的，甚至是

单字的。他觉得很诧异，他另外造出一些美丽动人的名字，好似神话里的公主一般。他不喜欢父亲提到它们时那种亲狎的态度。而且他召来的不是原来的那些精灵了；在他手指底下滚出来的都显得神情冷淡。但克利斯朵夫仍旧很高兴的学到了音与音的关系和等级，那些音阶好比一个王统领着一队兵士，或是一队鱼贯而行的黑人。他又很诧异的发见，每个兵士或每个黑人都可以轮流的做王做领袖，带领一个同样的队伍，甚至在键盘上可以从下到上引出整个的联队。他喜欢抓住那个支配它们的线索来玩。可是这些比他早先发见的要幼稚多了，他再也找不到那个迷人的森林了。然而他很用功，因为那也并不沉闷。父亲的耐性使他很奇怪。曼希沃毫不厌倦的教他把同样的功课来了一遍又一遍。克利斯朵夫不明白父亲怎么肯这样费心：难道是喜欢他么？喔！他多好！孩子一边用功一边心里很感激。

要是他知道了老师的存心，他就不会这样满意了。

从这天起，曼希沃把孩子带到一个邻居家里。那边有一个室内音乐会，每星期演奏三次。曼希沃当第一小提琴手①，约翰·米希尔当大提琴手。另外还有一个银行职员，一个席勒街上的老钟表匠。不时还有个药剂师挟着笛子来加入。总是下午五点开始，九点散场。一阕终了，大家喝些啤酒，街坊上的人随便进进出出，靠壁站着，一声不出的在那里听，按着拍子摇头顿足，抽的烟把屋子弄得乌烟瘴气。演奏的人一页复一页，一曲复一曲的奏下去，始终是那么耐性。他们不说话，聚精会神的，拧着眉头，偶然鼻子里哼几声表示高兴，可是他们非但不能把曲子的美表现出来，并且也感觉不到。他们的演技既不十分准确也不十分按拍，但从来不越轨，很忠实的依照谱上的标识。他们对于音乐，容易学会，容易满足；而那种不高不低的成就，在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富音乐天才的民族中间是很普遍的。他们贪多务得而并不挑剔品质；对于这等强健的胃口，一切音乐都是好的，分量重的尤其好，——他们既不把贝多芬与勃拉姆斯加以区别，也不知道同一作家的一阕空洞的协奏曲和一阕深刻动人的朔拿大之间有何差异，因为它们都是同样的原料

① 在管弦乐合奏（或弦乐合奏）中，第一小提琴乃演奏比较高音部分的小提琴音乐的。

做成的。

克利斯朵夫躲在一边，在钢琴后面；没有人会惊动他，因为连他自己也得在地下爬着进去。里边黑洞洞的，地位刚好容得下他这个孩子，蜷着身子躺在地板上。人家抽的烟直刺他的眼睛与喉咙；另外还有灰尘，一大球一大球的象羊毛；可是他毫不在意，只顾严肃的听着，象土耳其人般盘膝而坐，肮脏的小手指把琴后布上的那些窟窿愈挖愈大。所奏的音乐他并不全部喜欢，但绝对没有使他厌烦的东西；他也从来不想整理出什么意见来，因为他觉得年纪太小，什么还没有懂。有些音乐使他瞌睡，有些使他惊醒；反正没有不入耳的。虽然他自己并没知道，可是使他兴奋的总是些上品的音乐。他知道没有人看见，就扮着鬼脸，耸着鼻子，咬着牙齿，或者吐出舌头，做出发怒的或慵懒的眼神，装着挑战的，威武的神气挥舞手足，他恨不得往前走，打，把世界碎为齑粉。他骚动得那么厉害，终于钢琴顶上露出了一个人头，对他喊道："喂，孩子，你发疯了么？不准和钢琴捣乱，把手拿出来好不好？我要来拧你的耳朵了！"——这一下他可是又羞又恼。干么人家要来扫他的兴呢？他又不干坏事。真的，人家老是跟他过不去！他的父亲又从而附和。人家责备他吵闹，不喜欢音乐。结果连他自己也相信这话了。——那些老实的公务员只会象机器似的奏些协奏曲；要是告诉他们，说在场的人中间对音乐真有感觉的只有那个孩子的话，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倘使人家要他安静，那末干么奏那些鼓动他的曲子呢？

在那些乐章中，有飞奔的马，刀剑的击触，战争的呐喊，胜利的欢呼，人家倒要他跟他们一样摇头摆脑的打拍子！那他们只要奏些平板的幻想曲，或唠叨了大半天而一句话也没说的乐章就得了。这类东西在音乐中有的是，例如高特马克的那一阕，刚才老钟表匠就很得意的说："这个很美。一点也不粗糙。所有的棱角都给修得圆圆的……"那时孩子就迷迷忽忽的很安静了。他不知道人家奏些什么，到后来甚至听不见了；但他很快活，四肢酥软，在那里胡思乱想。

他的幻想可并不是什么连贯的故事，而是没头没尾的。他难得看到一幅清楚的形象：母亲做着点心，用刀刮去手指上的面糊；——或是隔天看见在河里游泳的一只水老鼠；——再不然是他想用柳条做的那根鞭子……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会想起这些！——他往往是一无所见，可是明明觉得有无数的境界。那好比有一大堆极重要的事，不能说或不必说，因为是人尽皆知的，从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其中有些是凄凉的，非常凄凉的；但绝对没有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种难堪，也并没有象克利斯朵夫挨着父亲的巴掌，或是羞愤交加的想着什么委屈的时候那种丑恶与屈辱：它们只使他精神上感到凄凉静穆。同时也有些光明的境界，散布出欢乐的巨流，于是克利斯朵夫想道："对啦……我将来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他完全不知道所谓这样的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这句话；但他觉得非说不可，觉得那是极显明的事。他听到一片海洋的声音，就在他身旁，只隔着一道砂堤。这片海洋是什么东西，要把他怎样摆布，克利斯朵夫连

一点观念都没有。他只意识到这海洋要从堤岸上翻过来，那时……啊，那时才好呢，他可以完全快乐了。只要听着它，给它宏大的声音催眠着，一切零星的悲痛与耻辱就都能平复下来；固然这些感觉还使他伤心，可是再没有可耻与侮辱的意味：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差不多是甜美的了。

平庸的音乐往往使他有这种醉意。写作这类东西的人是些可怜虫，一无所思，只想挣钱，或是想把他们空虚的人生编造一些幻象，所以才依照一般的方式——或为标新立异起见而全然不照方式——把音符堆砌起来。但便是一个伧夫俗物所配制的音乐，也有一股强烈的生命力，能把天真的心灵激发出狂风骤雨。甚至由俗物唤引起来的幻想，比那些使劲拖曳他的强有力的思想更神秘更自由：因为无意义的动作与废话并不妨害心灵自身的观照……

孩子这样的躲在钢琴后边物我两忘，——直到他忽然觉得蚂蚁爬上他大腿的时候，才记起自己是个小孩子，指甲乌黑，把鼻子往墙上轻轻挨着，双手攀着脚的小孩子。

曼希沃踮着足尖走进来，撞见孩子坐在太高的键盘前面的那天，他把他打量了一会，忽然心中一亮："哦，神童！……怎么早先没想到呢？……这不是家庭的运气吗！"没有问题，他一向认为这孩子将来不过是个乡下人，跟他母亲一样。"可是试一下又不破费什么。喝，这倒是一个机会！他将来可以带着他周游德国，也许还能到国外去。那不是又愉快又高尚的生活吗？"——曼希沃老想在自己的行为中发掘出一点高尚的成分，而发掘不出的时候是难得有的。

有了这点信心以后，他一吃过晚饭，最后一口东西刚下肚，就马上把孩子再去供在钢琴前面，要他复习白天的功课，直到他眼睛累得要阖拢来的时候。然后明天又是三次。后天又是三次。从此竟是每天如此。克利斯朵夫很快就厌倦了，后来竟闷得慌了；终于他支持不住，试着反抗了。人家教他做的功课真无聊，不过要他的手在键盘上飞奔，越快越好，一边要把大拇指很快的偷渡过去①，或是把跟中指与小指牵连在一块儿的无名指练得婉转如意。这些都教他头痛；而且听起来一点不美。余音袅袅的妙境，迷人的鬼怪，一刹那间感觉到的梦一般的世界，……一切都完了……音

① 按钢琴指法，中指弹过第三个音时当用拇指在食指中指下面弯过去弹第四个音。姑译为偷渡。

阶之后又是练习，练习之后又是音阶，枯索，单调，乏味，比着餐桌上老讲着饭菜，而且老是那几样饭菜的话更乏味。孩子先是不大用心听父亲所教的东西了。给骂了一顿，他老大不愿意的继续下去。这样当然招来了冷拳，他便用最恶劣的心情来反抗。有一晚听见父亲在隔壁屋子说出他的计划，克利斯朵夫的气更大了。哦，原来是为了要把他训练成一头玩把戏的动物拿到人前去卖弄，才这样的磨他，硬要他整天去拨动那些象牙键子！他连去看看亲爱的河的时间都没有了。他们干么要跟他过不去呢？——他的骄傲与自由都受了伤害，他愤慨极了。他决意不是从此不弄音乐，便是尽量的弹得坏，使父亲灰心。这对他也不大好受，可是他的自由独立非挽救不可。

从下一课起，他就实行他的计划。他一心一意的把音弹错，把装饰音弄成一团糟。曼希沃叫着喊着，继之以怒吼；戒尺象雨点一般落下来。他有根粗大的戒尺，孩子弹错一个音，就打一下手指；同时在他耳边咆哮，几乎把他震聋。克利斯朵夫疼得把脸扭做一团，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来，忍着痛苦照旧乱弹，觉得戒尺来了便把脑袋缩下去。但这不是个好办法，他不久也发觉了。曼希沃和他一样固执，他发誓哪怕两天两晚的拚下去，他也决不放过一个音，直到他弹准为止。克利斯朵夫拚命留神要教自己每次都弹错，曼希沃看见他每逢装饰音就故意使性子，把小手重重的打在旁边的键子上，也就怀疑他是存心闹鬼。戒尺的记数加了倍，克利斯朵夫的手指完全失去了知觉。他不声不响的，可

怜巴巴的抽咽着，把眼泪往肚里咽。他懂得这样下去是没有侥幸可图的，只能试试最后一个办法。他停下来，一想到他将要掀起的暴风雨，先就发抖了：

“爸爸，我不愿意再弹了，”他鼓足勇气说。

曼希沃气得不能呼吸了。

“怎么！……怎么！……”他喊道。

他摇着孩子的手臂差点儿把它扭断。克利斯朵夫越来越哆嗦，一边举着肘子防备拳头，一边继续说：“我不愿意再弹。第一，因为我不愿意挨打。而且……”

他话没有说完，一个巴掌把他打断了呼吸。曼希沃嚷道：“嘿！你不愿意挨打？你不愿意挨打？……”接着拳头就象冰雹一样落下来。

克利斯朵夫大哭大叫的说：“而且……我不喜欢音乐！……我不喜欢音乐！……”

他从凳上滑了下来。曼希沃狠狠的把他重新抱上去，抓着他的手腕往键盘上捣了一阵，嚷道：“你非弹不可！”

克利斯朵夫嚷道：“我偏不！”

曼希沃没有法儿，只能把他推在门外，说要是他不好好的弹他的练习，一个音都不错，就整天整月的没有东西吃。他把他屁股上踢了一脚，关上了门。

克利斯朵夫给赶到了楼梯上，又脏又暗，踏级都给虫蛀了的楼梯上。天窗的破玻璃中吹进一阵风，墙上湿漉漉的全是潮气。克利斯朵夫坐在肮脏的踏级上；又愤怒又激动，心在胸中乱跳。他轻轻的咒骂父亲：

“畜生！哼，对啦，你是畜生！……小人……野兽！……我恨你，我恨你！……只希望你死，死！”

他悲愤填胸，无可奈何的瞅着滑腻腻的楼梯，望着破玻璃窗高头迎风飘荡的蜘蛛网。他觉得自己在苦难中孤独无助。他望着栏杆中间的空隙……要是往下跳呢？……或者从窗里跳呢？……是啊，要是用跳楼自杀来惩罚他们，他们良心上该多么难过！他仿佛听见自己堕楼的声音。上面急急忙忙开门，好不凄惨的叫起来：“他跌下去了！跌下去了！”一阵脚声在楼梯上滚下来。父亲母亲哭着扑在他身上。母亲哭哭啼啼的嚷着：“都是你呀！是你害死他的！”父亲把手臂乱动了一阵跪在地下，把脑袋撞着栏杆，喊着：“我该死呀！我该死呀！”——想着这些，克利斯朵夫的痛苦解淡了，差不多要哀怜那些哭他的人了；但转念一想，又认为他们活该，觉得自己出了口气非常痛快……

编完了故事，他发觉自己还是在楼梯高头的黑影里；再对下面瞧了一眼，跳楼的念头完全没有了；甚至还打了个寒噤怕掉下去，赶紧退后了些。于是他觉得真的做了犯人，好似一头可怜的鸟给关在笼里，除了千辛万苦，绞尽脑汁以外，别无生路。他哭着哭着；用肮脏的小手擦着眼睛，一忽儿就把整个脸涂得乌七八糟。他一边哭一边照旧望着周围的东西；这倒给了他一点儿消遣。他把哼啊嗐的哭声停了一会，仔细瞧了瞧那只开始蠕动的蜘蛛。然后他又哭，可是没有多大的劲了。他听着自己哭，尽管无意识的在那里哼着，可已经不大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哼了。不久他站起来；窗

子在吸引他。他坐在窗槛上，小心翼翼的把身子紧靠着里头，斜着眼睛瞅着他又好奇又厌恶的蜘蛛。

莱茵河在屋下奔流。人在楼梯的窗口临河眺望，好似悬在动荡的天空。克利斯朵夫平常一拐一拐下楼的时候总是对河瞧上一眼的，但从来没见到今天这样的景色。悲伤使感觉格外锐敏；眼睛经过泪水的洗涤，往事的遗迹给一扫而空，一切在眼膜上刻划得更清楚了。在孩子心目中，河仿佛是个有生命的东西，是个不可思议的生物，但比他所见到的一切都强得多！克利斯朵夫把身子往前探着，想看个仔细；嘴巴鼻子都贴着玻璃。它上哪儿去呢？它想怎么办呢？它好似对前途很有把握……什么也拦不住它，不分昼夜，不论晴雨，也不问屋里的人是悲是喜，它总是那么流着；一切都跟它不相干；它从来没有痛苦，只凭着它那股气魄恬然自得。要能象它一样的穿过草原，拂着柳枝，在细小晶莹的石子与砂块上面流过，无愁无虑，无挂无碍，自由自在，那才快活咧！……

孩子全神贯注的瞧着，听着，仿佛自己随波逐流的跟着河一起去了……他闭上眼睛，便看到光怪陆离的颜色：蓝的，绿的，黄的，红的；还有巨大的影子在飞驰，水流似的阳光在倾泻……种种的景象渐渐分明了。一片辽阔的平原，微风挟着野草与薄荷的香味，把芦苇与庄稼吹得有如涟波荡漾。矢车菊，罂粟，紫罗兰，到处都是花。啊，多美！空气多甜蜜！躺在那些又软又厚的草上多舒服啊！克利斯朵夫觉得又快活又有些迷糊，好象过节的日子父亲在他的大玻

璃杯中倒了一点儿莱茵美酒……河流又往前去……景色变了……一些垂在水面上的树：齿形的叶子象小手般在水底下打回旋。林间有所村落倒映在河里。微波轻拍的白墙上面，可以看到杉木与公墓上的十字架……随后是巉岩，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坡上有葡萄藤，有小松林，有城堡的遗迹。过后又是平原，庄稼，禽鸟，阳光……

浩荡的绿波继续奔流，好象一整片的思想，没有波浪，没有皱痕，只闪出绿油油的光彩。克利斯朵夫简直看不见那片水了；他闭上眼睛想听个清楚。连续不断的澎湃的水声包围着他，使他头晕眼花。他受着这永久的，控制一切的梦境吸引。波涛汹涌，急促的节奏又轻快又热烈的往前冲刺。而多少音乐又跟着那些节奏冒上来，象葡萄藤沿着树干扶摇直上：其中有钢琴上清脆的琶音，有凄凉哀怨的提琴，也有缠绵婉转的长笛……那些风景隐灭了。河流也隐灭了。只有一片柔和的，暮霭苍茫的气氛在那里浮动。克利斯朵夫感动得心都颤抖了。那时又看到些什么呢？哦，全是些可爱的脸！……——一个黄发垂髫的小姑娘在叫他，带着慵懒与嘲弄的神气……一个脸色苍白的男孩子，碧蓝的眼睛不胜怅惘的望着他。……还有别的笑容别的眼睛，——有的是好奇而乱人心意的眼睛，简直把你瞧得脸红——有的是亲切而痛苦的眼睛，象狗那么和善的目光，——有傲慢的眼睛，也有苦恼的眼睛……还有那张惨白的妇人的脸，乌黑的头发，紧锁的嘴巴，眼睛似乎占据了半个脸庞，恶狠狠的瞪着他……而最可爱的却是那张对他微笑的脸，淡灰的眼

睛，微微张开的嘴巴，小小的牙齿多么光亮……啊！慈悲的温柔的笑容！把他的心都融化了！他觉得多舒畅，多爱它！啊，再来一次罢！再对我笑一下罢！你别走呀！——哎哟！它隐掉了！可是他心中已经留下一股无法形容的温柔的感觉。凡是可怕可悲的事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场轻飘的梦，一阕清朗的音乐，在阳光中浮动，好似处女宫中的众星在夏季的天空闪烁……——可是刚才那些是怎么回事呢？使孩子神摇魄荡的好多景象又是什么呢？他从来没看到过，可是明明认识它们。它们从哪儿来的？从生命的哪一个神秘的深渊中来的？是过去的呢还是将来的呢？……

然后，什么都隐灭了，一切形象都化掉了……然后，好象一个人在高空，隔着云雾，最后一次又看到那洋溢的河在田野中泛滥，那么威严那么迟缓的流着，简直象是静止的。而远远的仿佛有道灰白的微光，一片汪洋，一线水波在天边颤动，——那是大海。河向着海流去，海也向着河奔来。海吸引河，河也需要海。终于河流入海，不见了……音乐在那里回旋打转，舞曲的美妙的节奏疯狂似的来回摆动；一切都卷入它们所向无敌的漩涡中去了……自由的心灵神游太空，有如为空气陶醉的飞燕，尖声呼叫着翱翔天际……欢乐啊！欢乐啊！什么都没有了！……哦！那才是无穷的幸福！……

时间流逝，黄昏来了，楼梯那边已经黑了。雨点滴在河面上，化成无数的圆涡跟着水波打转。有时，一根树枝，几片黑色的树皮，无声无息的浮过，顺流而去。凶残的蜘蛛饱餐之后躲在最暗的一角，——小克利斯朵夫老是伏在窗洞边上；抹得乌七八糟的苍白的脸上闪着幸福的光彩。他睡熟了。

第 三 部

日色朦胧微晦

《神曲·炼狱》第三十

他不得不让步了。虽然英勇的抵抗极尽顽强，终究给戒尺制服了。每天早上三小时，晚上三小时，克利斯朵夫必须坐在这架刑具前面。又要用心，又是厌烦，大颗大颗的眼泪沿着鼻子跟腮帮淌着：他把常常冻得红肿的小手在黑白的键子上搬动，弹错一个音戒尺就打下来，同时还要听老师的咆哮，那是他觉得比挨打更受不了的。他自以为对音乐恨透了，但他拚命用功，那可不是单单为了怕父亲的缘故。祖父有过几句话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老人看见小孙子哭，就郑重其事的和他说，为着人间最美最高尚的艺术，为着安慰苍生，为人类增光的艺术而吃些苦是值得的。克利斯朵夫一方面因为祖父把他当作大人看待而非常感激，一方面因为那些话跟他儿童的刻苦与高傲的精神非常投机而大为感动。

但主要的原因，还是音乐所引起的某些情绪深深的印在心头，使他不由自主的留恋音乐，把一生奉献给这个他自以为深恶痛绝，竭力反抗而无效的艺术。

依照德国的惯例，城里有座戏院，演着歌剧，喜歌剧，通俗歌剧，话剧，喜剧，杂剧，以及一切可以上演的东西，不拘

种类不拘风格。每星期表演三次，从下午六点到九点。老约翰·米希尔每次必到，对所有的节目都感到同样的兴趣。有一次他带着孙子一起去。好几天以前，他先把情节详细解释了一番。克利斯朵夫一点也不明白，只记得有些可怕的事；他一边急不及待的想看，一边也十分怕看。他知道剧中要有一场雷雨，他就怕给霹雳打中。他知道剧中有一场战争，他就不敢说自己会不会被杀死。头天晚上，他在床上真是急坏了。到了上演的日子，他几乎希望祖父有事不能来。可是开演的时间近了而祖父还没到，他又开始发愁，时时刻刻从窗里张望。终于老人出现了，他们俩动身了。他的心在胸中乱跳，口干舌燥，连一个字都说不上来。

他们到了那座神秘的屋子，那是家里的人常常提起的。约翰·米希尔在门口碰上几个熟人；孩子紧紧抓着他的手，深怕把祖父丢了，他不明白这个时候他们怎么还能泰然自若的有说有笑。

祖父坐在老位置上，在第一排紧靠乐队的地方。他凭着栏杆，立刻和低音大提琴手拉不断扯不断的谈起话来。这儿是他的天地了；凭他音乐方面的权威，这儿可有人听他说话了；他便利用，甚至滥用这种机会。克利斯朵夫什么也听不见。看着这富丽堂皇的剧场，使他胆小的那么多的观众，等待开演的心情，把他神志都搅糊涂了。他不敢回过头去，以为所有的目光都钉着他一个人。他哆哆嗦嗦的把小鸭舌帽夹在膝盖中间，圆睁着眼睛瞪着那个奇妙的幕。

终于台上敲了三下。祖父擤过鼻子，掏出脚本，那是他

一字不肯放过的，有时倒反因之不注意台上的戏文。乐队开始演奏，一听开头几个和弦，克利斯朵夫就安心了。这个音响的世界可是他的世界了；从此以后，不管演的戏多么离奇，他总觉得很自然的。

一开幕便是些纸板糊起来的树，和差不多跟这个一样假的东西。孩子张着嘴望着，觉得有趣极了，可并不惊奇。戏剧的情节发生在假想的东方，那是他连一点观念也没有的。诗歌体的台词全是无聊的废话，叫人摸不着头脑。克利斯朵夫什么也看不清，把剧情都弄错了，拿这个角儿认作那个角儿，扯着祖父的衣袖提出可笑的问句，证明他全盘不懂。可是他非但不厌烦，倒反看得出神了。他拿那个荒谬的脚本自己杜撰了一个故事，和台上演的全不相干；眼前的情节随时跟他的故事抵触，不得不随时修正，孩子可并不着急。演员们叫着各种不同的声音；他从中挑了几个他喜欢的角儿，提心吊胆的注意他们的命运。他尤其为一个美人儿颠倒，不老不少的年纪，金黄的长发，大得有点过分的眼睛，光着脚。不近情理的怪场面并没使他觉得刺眼。高大臃肿的演员的丑态，畸形怪状的合唱队分站两行，做着毫无意义的姿势，穷嘶极喊时的怪相，凌乱的假头发，男高音歌手的高底靴，女主角的化装，五颜六色的涂抹一脸：儿童尖锐的眼睛对这些都没有注意到。他好似一个动了爱情的人，看不见爱人的真面目。儿童创造幻觉的奇妙的力量，能随时拦住不愉快的感觉把它改头换面。

这些奇迹原是音乐促成的。它把所有的东西罩上一层

薄雾，使一切都显得高尚，美丽，动人。音乐使心灵狂热的需要爱，使它觉得周围的空虚，然后又提供许多幽灵似的对象来填补这空虚。小克利斯朵夫情绪紧张到极点。有些话，有些手势，有些乐句，使他非常不自在；他不敢看了，不知道那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脸一忽儿红一忽儿白，脑门上全是汗；而他还怕旁人发觉自己的慌乱。歌剧到第四幕，照例有桩不可避免的祸事要临到一对爱人头上，让男主角与女主角有个尖声大叫的机会；但那时孩子觉得要闭过气去了；他喉咙象着了凉一样的难过，双手掐着脖子，连口水都咽不下了；他胀饱了泪水。幸而祖父感动的程度也和他不相上下。他对戏剧的兴趣，象儿童一样的天真。逢到惊心动魄的情节，他装做若无其事的轻轻咳嗽，遮掩心中的激动；可是克利斯朵夫看得很清楚，觉得很高兴。他热极了，昏昏欲睡，坐在那儿又非常不舒服。但他一心一意的想着："是不是还有好久呢？希望它不要完呀！……"

可是，突然之间一切都完了，他不明白为什么完了。幕一闭，大家都站起身子，心荡神驰的境界给打断了。

一老一小的两个孩子在夜里回去。多美的夜！多恬静的月光！他们俩一声不出，翻来覆去想着他们的回忆。终于老人问道："你快活吗？"

克利斯朵夫一时答不上来，他还受着感情的控制，并且他不愿意说话，生怕把幻景赶跑了；他勉强振作了一下，深深叹了口气，声音很轻的回答说："哦！是的！"

老人笑了笑，过了一会又说："你瞧，做个音乐家多了不

起！造出这些奇妙的场面，不是最大的光荣吗？那简直跟上帝下凡一样。”

孩子听了大吃一惊。怎么！这是人造出来的？他真没想到。他几乎以为那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天造地设的……原来一个人，一个音乐家，就象他将来也会成功的那种人，竟能造出这样的作品！哎唷！希望自己能有那么一天，便是一天也好！过后……过后，随便怎么都可以！就是死也甘心了！他问：“祖父，这是谁作的呢？”

祖父说作者叫做法朗梭阿·玛丽·哈斯莱，是个德国的青年音乐家，住在柏林，他从前认识的。克利斯朵夫竖起耳朵听着，突然问道：

“那末您呢，祖父？”

老人打了个寒噤。

“什么？”他问。

“您，您有没有也做过这些东西？”

“当然，”老人的声音有点儿不高兴。

说完他不做声了；走了几步，又深深的叹了口气。这是他终身隐痛之一。他一向想写戏剧音乐，可是灵感不帮忙。他纸夹里头的确藏着他创作的一二幕乐谱①；但他对它们的价值毫无把握，从来不敢拿给人家去评一评。

直到家里，他们俩再也不说一句话。两人都睡不着觉。老人心里很难过，念着圣经安慰自己。克利斯朵夫在床上

---

① 按系指乐剧而言，故云一二“幕”乐谱。

回想着当晚的情形，连小地方都记得，赤足的女郎又在他面前出现了。快睡着的时候，一句音乐忽然清清楚楚在耳边响着，好象乐队就在近边；他不由得惊跳起来，昏昏沉沉的靠着枕头想道："将来有一天，我也要写这种东西。噢！我是不是能写呢？"

从那时起，他唯一的欲望就是看戏。因为人家把看戏作为他工作的酬报，他对功课更上劲了。他老想着戏：上半星期想着过去的戏，下半星期想着下次的戏。他甚至怕上演的那天害病；这种恐惧使他常常觉得有三四种病的征象。到了那天，他吃不下饭，好象担着重大的心事，骚乱不堪，跑去对时钟看了几十次，以为天不会黑的了。临了他忍不住了，在售票房开门以前一个钟点就出发，怕没有位置；又因为他第一个到，对着空荡荡的戏池不免暗暗发急。祖父和他说过，有两三次因为看客不多，演员宁可退还票价而停演。他注意来的人，数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噢！不够啊……人数老是不够啊！"看到花楼或正厅里来了几个重要的人物，他心又轻松了些，对自己说："这一个，他们总不敢请他回去吧？为了他，总得开演吧！"——可是他还没有把握，直要乐师们进了场才放心。但他到最后一刻还在发急，不知道会不会开幕，会不会象某一晚那样临时宣布更改戏码。他山猫似的小眼睛瞅着低音大提琴手的乐谱架，瞧瞧谱上的题目是不是当晚演的戏。等到看清楚了，过了两分钟又看一下，只怕刚才看错了……乐队指挥还没有进场，一定是害病了……幕后有人忙忙碌碌的乱做一堆，又

是谈话声，又是急促的脚步声。可是闯了祸，出了事吗？还好，声音没有了。指挥已经在他的位置上。明明一切都准备好了……还不开场！是怎么回事呢？……他急坏了。——终于开演的记号响了。他的心跳了。乐队奏着序曲；然后，克利斯朵夫有几个钟点在极乐世界中载沉载浮，美中不足的就是担心这境界早晚要完的。

过了些时候，一件音乐界的大事把克利斯朵夫刺激得更兴奋了。第一次使他激动的那出歌剧的作者，法朗梭阿·玛丽·哈斯莱要来了。他要亲自指挥乐队演奏他的作品。全城都为了这件事轰动起来。年轻的大音乐家正在德国引起剧烈的争辩；十五天内，大家只谈论他。可是他到了城里，情形又不同了。曼希沃和老约翰·米希尔的朋友们老讲着他的新闻，把音乐家的起居生活说得那么离奇；孩子非常热心的听在耳里。想到大人物就在这儿，住在他的城里，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走着同样的街道，他暗中激动到极点，只希望能见到他。

大公爵① 把哈斯莱招待在他的府第里。除了上戏院去主持预奏会，音乐家难得出门，而逢到预奏的场合，克利斯朵夫是不能进去的；他又因为生性很懒，进出都坐着亲王的车。因此克利斯朵夫很少瞻仰到他的机会；他只有一次看见他在路上过，而且只看见车厢底里的皮大氅，虽然他在路旁等了几小时，用肘子左一下右一下的在人堆中钻到第一排，还得想法不给人家挤掉。他又花了好多时间站在爵府

---

① 克利斯朵夫本乡的城市是一个诸侯的首府，诸侯的爵位当是大公爵。文中屡次提及亲王，乃系欧洲人对一般诸侯的尊称，与实际的爵位无关。

外面，听人家说哪儿是音乐家的卧室，他就远远的对那边的窗子东张西望，聊以自慰。他往往只看到百叶窗：因为哈斯莱起得很晚，差不多整个上午窗子总是关着的。所以消息灵通的人说哈斯莱怕见日光，永远过着夜生活。

末了，克利斯朵夫终于能靠近他的大人物了。那是举行音乐会的一天。全城的人都到场。大公爵和他的家族占据了御用的包厢，高头悬着冠冕，由两个肥胖的小天使高高的举在空中。戏院的布置象举行什么大典一样。台上扎着橡树的枝条和带花的月桂。凡是有些本领的音乐家，都以能参加乐队为荣。曼希沃坐在他的老位置上，约翰·米希尔当着合唱队的指挥。

哈斯莱一出现，立刻来了个满堂彩，妇女们还站起来想看个仔细。克利斯朵夫恨不得用眼睛把他吞下去。哈斯莱的相貌很年轻很清秀，可是有些虚肿，疲倦；鬓脚已经不剩什么，在蜷曲的黄头发中间，头顶有点儿秃了。眼睛是蓝的，目光没有神。淡黄的短髭下面，那张带有嘲弄意味的嘴巴老是在那里微微扯动。他身躯高大，好似站不稳的样子，可并非为了局促，而是由于疲倦或是厌烦。他的指挥的艺术灵活而带点任性，整个高大而脱骱似的身子在那里波动，手势忽而柔媚忽而激烈，象他的音乐一样。可见他非常的神经质；而他的音乐也反映出这种性格。一向无精打采的乐队这时也感染了那种震荡颠动的气息。克利斯朵夫呼吸迫促，虽然怕引起人家的注意，还是没法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他烦躁之极，站起身子，音乐给了他那么剧烈那么突兀

的刺激，逼得他摇头摆脑，手舞足蹈，使邻座的人大受威胁，只能尽量躲闪他的拳脚。而且全场的人都兴奋若狂，音乐会的盛况比音乐本身更有魔力。末了，掌声跟欢呼声象雷雨似的倒下来，再加乐队依照德国习惯把喇叭吹得震天价响，表示对作者致敬。克利斯朵夫得意之下，不由得浑身哆嗦，仿佛那些荣誉是他受到的。他很高兴看见哈斯莱眉飞色舞，象儿童一样的心满意足；妇女们丢着鲜花，男人们挥着帽子；大批的听众象潮水一般往舞台拥过去。每人都想握一握大音乐家的手。克利斯朵夫看见一个热烈的女人把他的手拿到唇边，另外一个抢着哈斯莱放在指挥台上的手帕。他莫名其妙的也想挤到台边，可是他要真的到了哈斯莱身边，马上会不胜惊惶的逃走的。他象头羊似的低着脑袋在裙角与大腿之间乱钻，想走近哈斯莱，——但他太小了，挤不过去。

祖父在大门口把他找到了，带他去参加献给哈斯莱的夜乐会①。那时已经天黑了，点着火把。乐队里全体人员都在场，所谈的无非是刚才听到的神妙的作品。到了爵府前面，大家静悄悄的集中在音乐家的窗下。虽然哈斯莱跟众人一样早已知道，可是大家还装得非常神秘，在静寂的夜里开始演奏哈斯莱作品中最著名的几段。哈斯莱和亲王在窗口出现了，众人对他们欢呼，而他们俩也对大家行礼。亲

① Sérénade为曲体名称（即所谓小夜曲），亦为演奏此种乐曲之音乐会名称，原为男女相悦求爱之用，后演变为对名流伟人之歌颂，但仍照昔时习惯，于夜间露天举行。

王派了一个仆人来请乐师们到府里去。他们穿过大厅，壁上满是油画，绘着戴盔的裸体人物：深红的皮色，做着挑战的姿势；天上盖着大块的云象海绵一般。另外也有男男女女的大理石像，穿着铁片做的短裙。地毯那么柔软，走在上面没有一点声音。后来进入一间大厅，光亮如同白昼，桌上摆满着饮料和精美的食物。

大公爵就在那间屋里，可是克利斯朵夫看不见他：他心目中只有哈斯莱一个人。哈斯莱迎着乐师走过来，向他们道谢，他一边说一边找字，赶到句子说到一半想不出下文，便插一句滑稽的俏皮话，引得众人都笑了。然后大家开始吃东西。哈斯莱特别把四五个艺术家请在一边，把克利斯朵夫的祖父也找了来，恭维了一番。他记得最先演奏他作品的那些人里头就有约翰·米希尔；又提到他常常听见一个朋友，祖父从前的学生，说他如何如何了不起。祖父不胜惶恐的道谢，回答了几句过火的奉承话，连极崇拜哈斯莱的克利斯朵夫听了也非常难为情。但哈斯莱似乎觉得挺舒服挺自然。等到祖父不知所云的说了一大堆，没法接下去的时候，便把克利斯朵夫拉过去见哈斯莱。哈斯莱对克利斯朵夫笑了笑，随手摸着他的头；一知道孩子喜欢他的音乐，为了想见到他已经好几晚睡不着觉，他便抱起孩子，很亲热的向他问长问短。克利斯朵夫快活得面红耳赤，紧张得话也不会说了，望也不敢望了。哈斯莱抓着他的下巴颏儿，硬要他抬起头来。克利斯朵夫先偷偷的张了一下：哈斯莱眼睛笑眯眯的，非常和善；于是他也笑了。然后，他觉得在他

心爱的大人物的臂抱中那么快乐，那么幸福，以至眼泪簌落落的直掉下来。哈斯莱被这天真的爱感动了，对他更亲热，把他拥抱着，象母亲一样温柔的和他说话。同时他尽挑些滑稽的话，呵孩子的痒，逗他发笑；克利斯朵夫也禁不住破涕为笑了。一忽儿他已经跟他很熟，毫无拘束的回答哈斯莱的话，又自动咬着哈斯莱的耳朵说出他所有的小计划，仿佛他们俩是老朋友；他说他怎样想做一个象哈斯莱那样的音乐家，写出象哈斯莱那样美妙的作品，做一个大人物等等。一向怕羞的他居然放心大胆的说着，可不知道说些什么，他出神了。哈斯莱听着他的唠叨笑开了，说：

"等你大了，成功了一个音乐家的时候，你得上柏林来看我，我可以帮你的忙。"

克利斯朵夫快活得答不上话。哈斯莱便跟他开玩笑说：

"你不愿意吗？"

克利斯朵夫拚命摇头，摇了五六次，表示决不是不愿意。

"那末一言为定喽？"

克利斯朵夫点点头。

"那末你亲我一下啊！"

克利斯朵夫把胳膊勾着哈斯莱的脖子，使劲的抱着他。

"哎啊，小家伙，你把我弄潮了！放手！你擤擤鼻子好不好！"

哈斯莱一边笑一边亲自替又羞又喜的孩子擤鼻子。他把他放在地下，拉他到桌子旁边，把糕饼塞满了他的口袋，

说道：

“再会了！别忘了你答应的话。”

克利斯朵夫快乐得有点飘飘然。世界上一切都不存在了。他怀着一腔热爱，目不转睛的看着哈斯莱所有的表情，所有的动作。可是忽然有句话使他听了很奇怪。哈斯莱举起杯子，脸色顿时紧张起来，说道：

“我们在这种快乐的日子也不该忘了我们的敌人。那是永远不应该忘掉的。我们没有被打倒并不是因为他们留情。我们也用不着为了他们的生存而留情。所以我的干杯祝贺对有些人是除外的！”

大家对于这古怪的祝辞笑着鼓掌；哈斯莱也跟着大家一起笑，又象刚才一样的高兴了。但克利斯朵夫心里很不痛快。虽然他崇拜哈斯莱，不敢议论他的行为，可是他觉得今天晚上应当和颜悦色，只有些快乐的念头才对，哈斯莱想到那些丑恶的事未免太扫兴了。可是这个印象是模糊的，而且很快就被过度的欢乐和在祖父杯子里喝的一点儿香槟酒赶跑了。

祖父在回家的路上自言自语的说个不停，哈斯莱对他的恭维使他高兴极了；他大声的说哈斯莱是个天才，一百年只会出一个的那种天才。克利斯朵夫一声不出，把他象爱情那样的醉意都藏在心里：啊！他亲过他，抱过他！他多好！多伟大！

他在小床上热烈的抱着枕头想道：

“噢！我为他死也甘心的，甘心的！”

光明的流星在小城的天空照耀了一晚之后，克利斯朵夫精神上便受到确切不移的影响。在他整个的童年时代，哈斯莱变成他的模范，他的眼睛始终钉住了它。学着哈斯莱的样，六岁的孩子也决心要写音乐了。其实好久以前，他已经不知不觉的在那里作曲了；他没有知道自己作曲的时候已经在作曲了。

对一个天生的音乐家，一切都是音乐。只要是颤抖的，震荡的，跳动的东西，大太阳的夏天，刮风的夜里，流动的光，闪烁的星辰，雷雨，鸟语，虫鸣，树木的呜咽，可爱或可厌的人声，家里听惯的声响，咿咿哑哑的门，夜里在脉管里奔流的血，——世界上一切都是音乐；只要去听就是了。这种无所不在的音乐，在克利斯朵夫心中都有回响。他所见所感，全部化为音乐。他有如群蜂嗡嗡的蜂房。可是谁也没注意到，他自己更不必说了。

象所有的儿童一样，他一天到晚哼个不停。不论什么时候，不论做着什么事：——在路上一蹦一跳的时候，——躺在祖父屋子里的地板上，手捧着脑袋，看看书中的图画的时候，——在厨房里最黑的一角，薄暮时分坐在小椅子里惘然出神的时候，——他的小嘴老是在那里咿咿唔唔，闭着嘴，鼓着腮帮，卷动舌头。他这样会毫不厌倦的玩上几小时。

母亲先是没有留意，然后不耐烦的叫起来了。

等到这种迷迷忽忽的状态使他厌烦了，他就想活动一下，闹些声音出来。于是他编点儿音乐，给自己直着嗓子唱。他为了日常生活不同的节目编出不同的音乐。有的是为他早上象小鸭子一般在盆里洗脸时用的。有的是为他爬上圆凳坐在可恶的乐器前面时用的，——更有为他从凳上爬下来时用的(那可比爬上去时的音乐明朗多了)。也有为妈妈把汤端上桌子时用的：——那时他走在她前面奏着军乐。——他也有气概非凡的进行曲，一边哼一边很庄严的从餐室走向卧室。有时他趁此机会和两个小兄弟组织一个游行队伍：三口儿一个跟着一个，一本正经的走着，各奏各的进行曲。当然，最美的一支是克利斯朵夫留给自用的。什么场合用什么音乐都有严格的规定，克利斯朵夫从来不会用错。别人都会混淆，他可对其中细微的区别分辨得很清楚。

有一天他在祖父家里打转，跺着脚，仰着脑袋，挺着肚子，无休无歇的转着，转着，直转得自己头晕，一边还哼着他的曲子，——老人正在剃胡子，停下来探出他满是皂沫的脸，望着他问："你唱什么呢，孩子？"

克利斯朵夫回答说不知道。

"再来一下！"祖父说。

克利斯朵夫试来试去，再也找不到他的调子了。祖父的留神使他很得意，想借此卖弄一下他的好嗓子，便独出心裁唱了一段歌剧，可是老人要他哼的并非这个。约翰·米希尔不作声了，似乎不理他了。可是孩子在隔壁屋里玩耍

的时候，他特意让房门半开着。

几天之后，克利斯朵夫用椅子围成一个圆圈，做着一出音乐喜剧，那是用戏院里断片的回忆凑起来的；他学着人家的样，一本正经的跳着小步舞(menuet)，向挂在壁上的贝多芬像行礼。正当他用一只脚站着打个转身的时候，看见祖父在半开的门里探着头对他望着。他以为老人家笑他，便害臊起来，立刻停止了，奔到窗前把脸贴在玻璃上，好象看着什么挺有趣的东西。老人一句话也不说，走过来拥抱他；克利斯朵夫这才看出他很快活。小小的自尊心不免乘机活动了：他相当聪明，知道人家赏识他，可拿不准在剧作家、音乐家、歌唱家、舞蹈家这些才能中间，祖父最称赏他哪一项。他想大概是歌舞部分，因为那是他自己最得意的玩艺儿。

过了一星期，他已经把那件事完全忘了，祖父却象有什么秘密似的告诉他，说有些东西给他看。老人打开书桌，检出一本乐谱放在钢琴上叫孩子弹。克利斯朵夫莫名其妙的勉强摸着①。乐谱是手写的，还是老人用他肥大的笔迹特别用心写的。题目都用的花体字。祖父坐在克利斯朵夫身边替他翻谱，过了一会问孩子那是什么音乐。克利斯朵夫只顾着弹琴，根本没注意弹的东西，回答说不知道。

"你想想吧，难道不认得吗？"

不错，这音乐明明是熟的，可想不起在哪儿听过……祖父笑道："再想想吧。"

---

① 凡是一个新曲子，在琴上一边辨认音符一边慢慢的弹，在弹琴的人叫做"摸"，法文叫做déchiffrer英文叫做decipher。

克利斯朵夫摇摇头，说："我想不起。"

他仿佛心中一亮，觉得这些调子……可是他不敢……不敢指认……

"祖父，我不知道。"

他脸红了。

"哎，小傻子，你自己的调子还认不得吗？"

对，他知道是自己的，可是给人家一提，倒反吃了一惊，他嚷着：

"噢！祖父！"

老人喜洋洋的把那份谱解释给他听："你瞧：这是《哀丽阿》(Aria)①，是你星期二躺在地下唱的。——这是《进行曲》，是我上星期要你再唱而你想不起来的。——这是《小步舞曲》，是你在我的安乐椅前面按着拍子跳舞的……你自个儿瞧吧。"

封面上，美丽的莪特字体写着②：

童年遣兴：哀丽阿，小步舞曲，华尔滋舞曲，进行曲。

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全集卷一。

克利斯朵夫简直楞住了。他看到自己的名字，美丽的

---

① 按Aria为一种曲体名称，内容或用作歌唱，或用作音乐演奏，但均以旋律为重。既不能译作"歌"亦不能译作"曲"或"调"。因目前我国音乐译名尚无标准，不得不暂从音译。

② 莪特字体俗称为花体字，早期印刷多用此体，德文字体迄今称为莪特体。

题目，大本的乐谱，他的作品！……他只能结结巴巴的接着说：

“噢！祖父！祖父！……”

老人把他拉到身边。他扑在老人膝上，把头钻在他怀里，快活得脸红了。比他更快活的老人，装着若无其事的声音和他说（因为他觉得自己快要感动得忍不住了）：

“当然，我按照调子的性质替你加上了伴奏跟和声。还有……”他咳了一声，“还有，我在《小步舞曲》后面加上一段脱利奥①，因为……因为那是习惯如此！……而且……我想也没有什么害处。”

他把那段脱利奥弹了一遍。——克利斯朵夫因为能跟祖父合作，觉得很得意：

“那末，祖父，也得写上您的名字啊。”

“不用写。除了你也用不着别人知道。只要……”他声音发抖了，“只要将来我不在的时候，这点儿纪念能教你想起我。你总不会忘了祖父吧，嗯？”

可怜的老人没有把话完全说出来，他预感到孙儿的作品将来不会象他的一样湮没不彰，所以在自己那些可怜的调子里挑了一个放进去。而这种对假想的荣名沾点儿光的欲望，也很谦卑很动人，因为他只想以无名的方式参加一缕思想，不让它完全消灭。——克利斯朵夫感动到极点，拚命

① 按Trio一字原义乃三种乐器合奏之音乐，称为三重奏。但十八世纪后期《小步舞曲》(Menuet)之第二部常称为脱利奥，乐器数量及音乐本身均与第一部《小步舞曲》成为对比。此处即此义。

把他亲吻。老人越来越压不住自己的感情，一味亲着他的头发。

“你说，你不会忘了的，是不是？将来你成功了一个音乐家，一个大艺术家，为家、为国、为艺术争光的时候，成了名的时候，你会记得是你的老祖父第一个赏识你，第一个料到你将来的造就的？”

他听着自己的话，眼泪都上来了，可还不愿意给孩子看出他动了感情。他狂咳了一阵，沉着脸，拿乐谱当做宝贝似的藏起来，把孩子打发走了。

克利斯朵夫回到家里，快乐得飘飘然。路上的石子都在他周围跳舞。可是家里人的态度使他有点儿扫兴。他得意扬扬的忙着讲他的音乐成绩，他们却你一声我一声的嚷起来。母亲嘲笑他。曼希沃说是老人家疯了，与其把孩子弄得神魂颠倒，还不如保养保养自己身体；至于克利斯朵夫，得趁早丢开那些无聊的玩艺儿，立刻到琴上去练四个钟点。第一，先得把琴弹得象个样；至于作曲，将来有的是时间，等到无事可做的时候再去研究不迟。

这篇大道理，初听好似曼希沃想防止儿童年纪轻轻就趾高气扬的危险，其实并不然。而且他不久就会表示他的意思正相反。但因他自己从来没有什么思想需要在音乐上表现，也不需要表现任何思想，所以他凭着演奏家的迷信，认为作曲是次要的东西，只能靠了演奏家的艺术才能显出它的价值。当然，他对于象哈斯莱一流的大作曲家所引起的狂热也并非无动于衷；那些掌声雷动的盛况也使他肃然起敬，（得到群众捧场的，他无不尊敬）；可是他不免暗中嫉妒，因为觉得作者抢掉了他演奏家应得的彩声。经验告诉他，人家给大演奏家捧场的时候也一样热闹，而且特别是捧他个人的，所以受的人觉得更舒服更痛快。他假装极崇拜大音乐家的天才，但非常喜欢讲他们可笑的轶事，使人家瞧

不起他们的头脑与私德。他认为在艺术的阶梯上演奏家是最高的一级，因为他说，既然舌头是人身最高贵的器官，那末没有语言，还谈什么思想？没有演奏家，还有什么音乐？

不管用意如何，他的训诫对孩子精神上的发展究竟是好的，使它不致因祖父的夸奖而失去平衡。并且在这一点上，他的训诫还嫌不够。克利斯朵夫立刻认为祖父比父亲聪明得多；他虽然毫无怨色的坐上钢琴，可并非为了服从，而是为了能象平时一样，一边心不在焉的让手指在键盘上移动，一边胡思乱想。他弹着无穷无尽的练习，同时听见有个骄傲的声音老在心中叫着："我是一个作曲家，一个大作曲家。"

从那天起，因为他是个作曲家，他就开始作曲了。连字还不怎么写得起来，他已经在家用账簿上撕下纸片，涂着蝌蚪似的音符了。可是为了苦苦追求自己有什么思想，怎么写下来，他反而什么思想都没有了，只知道自己要思想。他构造乐句的时候也一样的执着；而因为他是天生的音乐家，尽管言之无物，好歹总算达到了目的。然后他得意非凡的拿给祖父去看，祖父快活得哭了，——他年纪越大越容易流泪，——还说是妙极了。

这是很可能把孩子宠坏的。幸而他天性淳厚，再加一个从来不想给人什么影响的人的影响救了他。——那是鲁意莎的哥哥，以通情达理而论，他可以说是个模范。

他和她一样矮小，瘦弱，有点儿驼背。人家不知道他准确的年纪，大概不出四十岁，但好象已经五十，甚至五十开

外了。小小的脸上全是皱襞，粉红的皮色，和善的淡蓝眼睛象有点枯萎的相思花。他因为怕冷，怕过路风，到哪儿都戴着他的鸭舌帽，要是脱下来，便露出一个小小的，粉红的，圆锥形的秃脑袋，教克利斯朵夫和小兄弟们看了直乐。为了这脑袋，他们老是跟他淘气，问他把头发弄到哪儿去了，父亲在旁说些粗俗的笑话，使孩子们更狂起来，恐吓着说要抽他的光头了。他总是第一个先笑，耐着性子让他们玩儿。他是个小贩，从这一村到那一村，背着个包裹，其中包罗万象：什么糖、盐、纸张、零食、手帕、围巾、靴子、罐头食品、日历、流行歌曲的谱、药品，一应俱全。好几次有人想要他住定一处，替他盘下一个杂货店，一个针线铺什么的。可是他总混不惯：忽然有一天他夜里起来把钥匙放在门下，背着包裹走了。大家可以几个月的看不见他；然后他又出现了：多半是黄昏时候，只听见轻轻敲了几下，门推开了一半，规规矩矩的脱着帽子，露出一个秃顶的小脑袋，一双和善的眼睛，一副腼腆的笑容。他先说一声："大家好"；进来之前，他从来不忘了把脚下的灰土踩干净，再挨着年纪向每个人招呼，然后拣屋里最隐僻的一角坐下。他点起烟斗，伛着背，大家照例一窝蜂的取笑他，他却静静的等那阵冰雹过去。克利斯朵夫的祖父跟父亲都瞧不起他，对他冷言冷语。他们觉得这个丑家伙太可笑了；行贩这个低微的地位又伤了他们的尊严。这些他们都表现得明明白白；但他好似毫无知觉，照旧很敬重他们，结果他们也心软了，尤其是把人家的敬意看得很重的老人。他们常常跟他说些过火的笑话，使鲁意莎

都为之脸红。她早已死心塌地承认克拉夫脱家里的人高人一等，相信丈夫与公公是不会错的；但她对哥哥极有手足之情，而他不声不响的也非常爱她。本家已经没有亲属，兄妹俩都是谦抑，退让，被生活压倒的人；彼此的怜悯，暗中忍受的相同的苦难，使两人相依为命，大有辛甜交迸之感。克拉夫脱父子可身体结实，生性粗鲁，直叫直嚷，元气充足，喜欢把日子过得痛痛快快的；在他们中间，那一对仿佛老站在人生之外或人生边上的懦弱的好人，心心相印，同病相怜，彼此可从来不说出来。

克利斯朵夫以小孩子的那种轻薄无情，跟祖父父亲一样，对小贩存着瞧不起的心。他拿舅舅解闷儿，把他当做一件滑稽的东西；他死乞白赖的捣乱，舅舅总是泰然忍受。克利斯朵夫心里可爱着他，只不大明白为什么，他喜欢舅舅，第一因为他象一件听话的玩具，要他怎么就怎么。第二因为他总捎着点好东西来：一块糖啊，一张图画啊，或是别的玩艺。这矮子不来便罢，一来孩子们总是皆大欢喜，因为他必有些出人意外的新鲜事儿。他不论怎么穷，还是有办法给每人送一样小东西。家里人的命名节，他一个都不会忘掉，老是不早不晚，在那一天上赶到，从袋里掏出些可爱的，一片诚心挑来的礼物。人家受惯了这些礼，简直不大想到向他道谢；而他只要能拿点东西送人，似乎已经挺高兴了。睡眠不大安稳的克利斯朵夫，夜里常常温着白天的事，有时想起舅舅真好，觉得对这个可怜的人有说不尽的感激，可是在白天一点不向舅舅表示，因为那时，他只想要弄他了。而

且他年纪太小，还没懂得好心多么可贵：在儿童的语言中，善与蠢差不多是同义字；高脱弗烈特舅舅不就是一个活榜样吗？

一天晚上曼希沃有人请吃饭，高脱弗烈特一个人待在楼下，鲁意莎安排两个小的去睡觉了，他便出去坐在屋子附近的河边。克利斯朵夫闲着无事，也跟在后面，照例象小狗似的捉弄舅舅，直弄到自己上气不接下气的滚在他脚下。他扑在地上，把鼻子钻在草里。喘息稍定，他又想找些别的胡话，想到之后又大声嚷着，笑弯了腰，把脸埋在土里。舅舅只是一声不出。他觉得这静默有点儿古怪，便抬起头来预备把胡话再说一遍，不料劈面看到舅舅的脸，四下里暮霭沉沉，一层黄黄的水汽照着他。克利斯朵夫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高脱弗烈特微微笑着，半阖着眼睛，半张着嘴巴；凄苦的脸容有种说不出的严肃。克利斯朵夫把肘子托着下巴，眼睛钉着他。天黑了，舅舅的脸慢慢隐没了。万籁俱寂。克利斯朵夫也被舅舅脸上那股神秘的气息感染了。地下漆黑，天色清明：星都亮了。河上微波拍岸。孩子迷迷忽忽的，不知不觉嘴里嚼着草梗。一只蟋蟀在身边叫。他觉得自己快睡着了……忽然高脱弗烈特在黑暗里唱起来。他的声音很轻，有点儿嗄，象是闷在心里的，一二十步以外就听不清。但它有一种动人的真切味儿，可以说是有声音的思想；从这音乐里头，好象在明净的水里面，可以直看到他的心。克利斯朵夫从来没听到这样的唱，也从来没听到这样的歌。又慢，又简单，又天真，歌声用着严肃的，凄凉的，单调的步伐

前进，从容不迫，间以长久的休止，——然后又继续向前，逍遥自在，慢慢的在黑夜里消失了。它仿佛来自远方，可不知往哪儿去。清明高远的境界并掩饰不了骚乱不宁的心绪；恬静的外表之下，有的是年深月久的哀伤。克利斯朵夫凝神屏气，不敢动弹，他紧张得浑身发冷。歌声完了，他在地下爬过去，哽着嗓子叫了声："舅舅！……"

高脱弗烈特不回答。

"舅舅！"孩子又叫着，把手和下巴颏儿都搁在他的膝盖上。

高脱弗烈特非常亲热的回了声："孩子。"

"那是什么啊，舅舅？告诉我，您唱的是什么啊？"

"我不知道。"

"您说啊，那是什么！"

"我说不出是什么，就是一支歌。"

"是您编的吗？"

"不，不是我编的！你问得好蹊跷！……那是一支老歌。"

"谁编的呢？"

"不知道。"

"什么时候的歌？"

"不知道……"

"是您小时候的歌吗？"

"我出世以前，我父亲，父亲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以前，一向就有的。"

"好怪！从来没人跟我提过。"

他想了一会，说："舅舅，您还会唱别的吗？"

"会。"

"再唱一支别的行不行？"

"干么再唱别的？唱一支就够了。我们要唱的时候，不能不唱的时候才唱。不能唱着玩儿。"

"人家演奏音乐的时候不是来了一曲又一曲吗？"

"我唱的那个不是音乐。"

孩子楞住了。他不十分明白，可并不想要人解释。的确，那不是音乐，不是一般的音乐。他又问："舅舅，您是不是也编呢？"

"编什么？"

"编歌呀！"

"歌？噢！我怎么能编呢？那是编不起来的。"

孩子用他那种一贯的逻辑钉着问："可是，舅舅，反正从前是人家编的呀……"

高脱弗烈特固执的摇摇头："那是一向有的。"

孩子紧跟着又说："可是，舅舅，难道人家不能再编些别的，新的歌吗？"

"为什么要编？各种各样的歌都有了。有的是给你伤心的时候唱的；有的是给你快活的时候唱的；有的是为你觉得累了，想着远远的家的时候唱的；有的是为你恨自己的时候唱的，因为你觉得自己是个下贱的罪人，好比一条蚯蚓；有的是为了人家对你不好，你想哭的时候唱的；有的是给你开心的时候唱的，因为风和日暖，天朗气清，你看到了上帝的

天堂，他是永远慈悲的，好象对你笑着……一句话说完，你心里想唱什么就有什么歌给你唱。干么还要我编呢？”

“干么要编？为的要做个大人物啊！”孩子一肚子全是祖父的教训和他天真的梦想。

高脱弗烈特温柔的笑了笑。克利斯朵夫有点儿生气了，问：“您笑什么？”

高脱弗烈特回答：“噢！我啊，我是个挺平常的人。”

他摩着孩子的头，问：“那末你是要做个大人物了，你？”

“是的，”克利斯朵夫挺高傲的回答。

他以为舅舅会夸他几句，不料舅舅又问：

“干么要做大人物？”

“为编些好听的歌呀！”

高脱弗烈特又笑起来：“你想编些歌，为的要做个大人物；你想做个大人物，为的要编些歌。你倒象一条狗追着自己的尾巴打圈儿。”

克利斯朵夫听了大不高兴。要是在别的时候，他决不肯让一向给他嘲笑惯的舅舅反过来嘲笑他。同时，他做梦也想不到舅舅会那样聪明，一句话把他驳倒。他想找个理由或是什么放肆的话顶回去，可是找来找去找不到。高脱弗烈特接着又说：“大人物有什么用？哪怕你象从这儿到科布楞兹一样大，你也作不了一支歌。”

克利斯朵夫不服气了：“要是我想作呢！……”

“你越想作越不能作。要作的话，就得跟它们一样。你听啊……”

月亮刚从田野后面上升，又圆又亮。地面上，闪烁的水面上，有层银色的雾在那里浮动。青蛙们正在谈话，草地里的虾蟆象笛子般唱出悠扬的声音。蟋蟀尖锐的颤音仿佛跟星光的闪动一唱一和。微风拂着榛树的枝条。河后的山岗上，传来夜莺清脆的歌声。

高脱弗烈特沉默了半晌，叹了口气，不知是对自己说还是对克利斯朵夫说：

“还用得着你唱吗？它们唱的不是比你所能作的更好吗？”

这些夜里的声音，克利斯朵夫听过不知多少次，可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真的！还用得着你唱吗？……他觉得心里充满着柔情与哀伤。他真想拥抱草原，河流，天空，和那些可爱的星。他对高脱弗烈特舅舅爱到了极点，认为他是最好，最美，最聪明的人，从前自己把他完全看错了。克利斯朵夫不了解他，大概他很难过吧。他悔恨交集，真想叫出来：“舅舅，不要难过了，我以后不跟您淘气了！原谅我吧，我多爱您！”可是他不敢说。——忽然他扑在舅舅怀里，没法说出心里的话，只热烈的拥抱着舅舅，说了好几遍：“我多爱您！”高脱弗烈特又惊又喜，亲着孩子，一叠连声的嚷着：“怎么啦？怎么啦？”然后他站起来拉着他的手说了声：“得回去了。”克利斯朵夫很不高兴，以为舅舅没有懂得他的意思。可是快到家的时候，高脱弗烈特对他说：“以后，要是你愿意，咱们可以在晚上再去听上帝的音乐，我再给你唱别的歌。”等到克利斯朵夫不胜感激的拥抱舅舅，预备去睡觉了，

他看出舅舅是完全了解他的。

从此他们常常在晚上一块儿散步：一声不出的顺着河边走，或是穿过田垄。高脱弗烈特慢慢的抽着烟斗，克利斯朵夫拉着他的手，对着黑暗有点害怕。他们坐在草上；静默了一会之后，高脱弗烈特和他谈着星辰，云彩，教他辨别泥土、空气、和水的气息，辨别在黑暗中飞舞蠕动、跳跃浮游的万物的歌声、叫声、响声，告诉他晴雨的先兆，夜间的交响乐中数不清的乐器。有时高脱弗烈特唱些或是悲凉或是快乐的歌，总是那一派的；而克利斯朵夫听了也总是一样的激动。他要唱的话，一晚也只唱一支歌。克利斯朵夫又发觉，凡是要求他唱的，他总唱得很勉强；最好是要他自动想唱的时候。往往你得不声不响的等个老半天，正当克利斯朵夫想着"他今晚不会唱了……"的时候，高脱弗烈特才唱起来。

一天晚上，恰好舅舅不唱歌，克利斯朵夫忽然想起把他费了许多心血，觉得非常得意的作品，挑一个唱给他听。他要表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舅舅静静的听完了说：

"多难听，可怜的克利斯朵夫！"

克利斯朵夫懊丧得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高脱弗烈特带着可怜他的意味又说：

"为什么你要作这个呢？多难听！又没人硬要你作。"

克利斯朵夫气得满面通红的顶了句："祖父可说我的音乐挺好呢。"

"啊！"舅舅不慌不忙的回答。"他一定不会错的。他是

个挺博学的人，对音乐是内行。我一点也不懂……”

停了一会，他又接着说：“可是我觉得很难听。”

他非常安静的瞅着克利斯朵夫，看见他又气恼又伤心，便笑道：“你还作些别的调子吗？也许我更喜欢别的。”

克利斯朵夫认为这意思不错，也许换一个调子可以消灭刚才那一支的印象，便把他作的统统唱了一遍。高脱弗烈特一声不出，等他唱完了，才摇摇头，十分肯定的说：

“这些更难听了。”

克利斯朵夫咬着嘴唇，下巴发抖；真想哭出来。舅舅仿佛也很丧气的，一口咬定说：

“哦！多难听！”

克利斯朵夫带着哭声嚷道：“可是为什么您要说它难听呢？”

高脱弗烈特神色泰然的望着他，回答道：“你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第一因为它无聊……对啦，……它无聊，它没有意思，所以难听……你写的时候，心里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干么你要写呢？”

“我不知道，”克利斯朵夫声音怪可怜的说。“我就想写一个好听的歌。”

“对啦！你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你为了要做一个大音乐家，为教人家佩服才写作的。你骄傲，你扯谎：所以你受了罚，你瞧！谁要在音乐上骄傲，扯谎，总免不了受罚。音乐是要谦虚，真诚。要不然还成什么音乐呢？那不是对上帝不敬吗？亵渎上帝吗？他赐给我们那些美丽的歌，都是

说真话跟老实话的。”

他发觉孩子不高兴，想拥抱他。可是克利斯朵夫愤愤的躲开了：几天之内他对他生了气。他恨舅舅。他再三对自己说：“他是头驴子！什么都不知道。比他聪明得多的祖父，可认为我的音乐很好呢，”然而他心里明白舅舅还是对的。那些话深深的印在他脑子里了；他觉得自己扯了谎很可耻。

所以他虽然老是记恨，从此写音乐的时候总忘不了舅舅；因为想到舅舅看了要怎么说，他常常把写的东西撕掉。要是不顾一切的写完了一个明知不大真诚的调子，他便很小心的藏起来。他最怕舅舅的批评；只要高脱弗烈特对他某一个曲子说一声：“嗯，还不太难听……我喜欢这个……”他就高兴极了。

有时他为了出气，故意捣鬼，把名家的作品冒充自己的唱给他听，倘若舅舅偶尔认为要不得，他就乐死了。可是舅舅并不着慌。看到克利斯朵夫拍着手在他身边快活的直跳，他也真心的跟着笑了；而且他老是这样的解释：“这也许写得很好，可是没说出一点儿意思。”——他从来不愿意听曼希沃他们的那些小规模的音乐会。不论作品多美，他总是打呵欠，表示不胜厌倦。过了一忽他支持不住，无声无息的溜了。他说：

“你瞧，孩子：你在屋子里写的那些，全不是音乐。屋子里的音乐好比屋子里的太阳。音乐是在外边，要呼吸到好天爷新鲜的空气才有音乐。”

他老是讲起好天爷，因为他很虔诚，跟那两位虽然每星期五守斋[1]而自命为强者的克拉夫脱父子不同。

① 基督旧教规定，每星期三五两日不食肉类(鱼腥不忌)，现代旧教徒往往只于星期五守斋一日。

不知为什么，曼希沃忽然改变了主意。他不但赞成祖父把克利斯朵夫的灵感记录了下来，而且花了几晚功夫亲自把乐稿抄了两三份，使克利斯朵夫大为惊奇。人家无论怎么问他，他总一本正经的回答说："等着瞧吧……"或是一边笑一边搓着手，使劲摸着孩子的头算是跟他开玩笑，再不然是高高兴兴的打他几下屁股。克利斯朵夫讨厌这一类的亲热；可是他看到父亲的确很快活，不知道为什么。

曼希沃跟约翰·米希尔常常很秘密的在一块儿商量着什么。一天晚上，克利斯朵夫很惊讶的听见说，他，克利斯朵夫，把《童年遣兴》题献给雷沃博大公爵殿下了。原来曼希沃先设法探听亲王的意思，亲王表示很乐意接受这个敬意。于是曼希沃得意非凡的宣布，事不宜迟，应当立刻进行下列几项步骤：第一，备一份正式的申请书送呈亲王；——第二，刊印作品；——第三，组织一个音乐会演奏孩子的作品。

曼希沃和约翰·米希尔又开了好几次长久的会议，很紧张的讨论了两三晚。那是不准人家去扰乱他们的。曼希沃起草，修改；修改，起草。老人直着嗓子说话，仿佛在那里吟诗。他们有时争执，有时拍桌子，因为找个字儿找不到。

然后，他们把克利斯朵夫叫去，安排他坐在桌子前面，

拿着笔，右边站着父亲，左边站着祖父。祖父嘴里念着文句，教孩子写下来。他完全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一则他每写一个字都得费很大的劲，二则父亲在他耳边直嚷，三则祖父把抑扬顿挫的音调特别加强，使克利斯朵夫听了就心慌意乱，再也顾不到去听它的意义。老人也跟孩子一样紧张，他没法坐下，老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按着文字的内容做出各种表情，又时时刻刻来看孩子写的那张纸。克利斯朵夫给两颗掩在背后的大脑袋吓昏了，吐着舌头，笔也抓不稳，眼睛也看不清，不是笔划的勾勒太长了，就是把写好的给弄糊涂了；——于是曼希沃狂叫，怒吼，米希尔大发雷霆；——只得从头再写，过了一忽又从头再写；赶到快写完了，毫无斑点的纸上忽然掉了一大滴墨水：——于是大家拧他的耳朵，他眼泪汪汪的，可不准哭出来，因为怕弄湿了纸；——然后从第一行起再来过。孩子以为那是一辈子没有完的了。

终于完工了；约翰·米希尔靠着壁炉架，把信再念一遍，快乐得连声音都发抖；曼希沃仰在椅子里，眼睛望着天花板，颠头耸脑的装做内行，体味着下面那封信的风格：

高贵尊严之殿下！

窃臣行年四岁，音乐即为臣儿童作业。自是以还，文艺之神宠赐有加，屡颁灵感。光阴荏苒，倏届六龄：文艺之神频频以抒写胸臆为嘱。顾渺小幼弱，稚骏无知，臣愚又安敢轻于尝试。唯神命难违，不得不勉力以副，迺成拙作，谨敢不辞罪戾，渎呈于

吾高贵之殿下之前，以博

一粲。伏维

殿下聪明睿智，德被六艺；四方才士，皆蒙

恩泽；区区愚忱，当邀

洞鉴！

臣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

诚惶诚恐百拜具呈

克利斯朵夫什么也没听到；他能把工作交代已经高兴之极，唯恐人家要他再来一遍，便赶紧溜到野外去了。他对刚才写的东西一点概念都没有，也完全不把它放在心上。可是老人念了一遍，又念一遍，想更深切的体味一番；念完之后，他和曼希沃一致认为是篇杰作。信和乐谱一经送呈，大公爵也表示同样的意见。他叫人传话，说两者的风格都一样的动人。他批准了音乐会，传令把音乐研究院的大厅交给曼希沃支配，并且答应在举行音乐会那天召见儿童艺术家。

于是曼希沃赶紧组织音乐会。宫廷音乐联合会答应帮忙；初步奔走的成功愈加触动了他喜欢大场面的脾气，便同时筹备用精美的版本刊印《童年遣兴》。他本想在封面上加一张他和克利斯朵夫两人的镂版像，孩子坐在钢琴前面，他自己拿着提琴站在旁边。但他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并非为了费用太贵，——那是曼希沃决不顾虑的，——而是为了时间赶不及。于是他换了一副象征的图，画着一只摇篮，一个喇叭，一个鼓，一只木马，中间是架竖琴在那儿放光。书

名上有段很长的献辞，亲王的名字印得异乎寻常的大，作者的署名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旹年六岁"。（其实他已经七岁半了。）插图的镂版费很贵，结果祖父卖掉了一口十八世纪的雕有人像的柜子；那是老人从来不肯割爱的，虽然古董商华姆塞跟他提过好几回想收买。可是曼希沃绝对相信，乐谱发售预约① 的收入不但抵得够成本，还能有多余。

还有一件事要他们忙的，就是克利斯朵夫在音乐会中穿的服装。他们为此特意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曼希沃的意思，想要孩子穿着短装，光着腿，象一个四岁的孩子打扮。可是克利斯朵夫年纪虽小，已经长得很壮健；而且，大家认识他，也瞒不过人的。于是曼希沃想出一个非常得意的念头，决定了燕尾服和白领结。鲁意莎说他们要叫可怜的孩子闹笑话了，但她的反对毫无用处。曼希沃猜透众人的心理，认为这种出人不意的装束一定能博个满堂彩。事情就这样决定了，裁缝给叫来量这个小人物的尺寸。另外还得置办讲究的内衣和漆皮鞋，又是些贵得惊人的东西。克利斯朵夫穿着新装拘束不堪。为了使他习惯起见，人家要他穿了新衣把他的作品练了好几次，又教他怎么行礼。一个月中间他老坐在琴凳上，连一刻儿的自由也没有了。他气愤之极，可不敢反抗：因为他想到自己要完成一件显赫的事业；他为之又骄傲又害怕。并且大家很疼他：怕他着凉，用围巾裹着

① 当时印行图书乐谱，均有赖于发售预约。书印出以后的发售，往往为数极微。

他的脖子；鞋子有人替他烘燥，怕他脚上受寒；饭桌上他吃的是最好的菜。

终于那了不得的一天到了。理发匠来主持他的化装，要把他倔强的头发烫得拳起来，直到头发给收拾得象羊毛一般服贴才算完工。家里的人一个个在他前面走了一转，说他漂亮极了。曼希沃把他左右前后仔细端详过后，拍了拍脑门，赶紧去摘了一大朵花拴在孩子衣襟上。可是鲁意莎一看见他，不由得举着胳膊怪难受的说，他的神气真象只猴子。克利斯朵夫听了懊恼万分。他不知道对自己那副古怪的打扮应该得意还是害臊。他只觉得窘极了；可是在音乐会中他更慌得厉害：在这个大可纪念的一天，他除了发窘以外根本没有别的感觉。

音乐会快开场了，座位还空着一半。大公爵没有到。在这种场合自有一位消息灵通的热心朋友来报告，说府里正在开会，大公爵不会来了：这是从极可靠的方面传出来的。曼希沃听了大为丧气，魂不守舍的踱来踱去，靠在窗上东张西望。老约翰·米希尔也着了急，但他是为孙子操心，把嘱咐的话絮絮叨叨的说个不停。克利斯朵夫也给他们刺激得很紧张：他并不把弹的曲子放在心上，只是想到要向大众行礼而着慌，而且他越想心里越急。

可是非开场不可了：听众已经表示不耐烦了。乐队奏起《高利奥朗的序曲》。孩子既不知道高利奥朗，也不知道贝多芬；他虽然常常听到贝多芬的音乐，可并不知道作者。他从来不关心听的作品是什么题目，却自己造出名字来称呼它们，编些小小的故事，幻想出一些零星的风景。他通常把音乐分作三类：水、火、土，其中当然还有无数细微的区别。莫扎尔德属于水的一类：他的作品是河畔的一片草原，在江上飘浮的一层透明的薄雾，一场春天的细雨，或是一道五彩的虹。贝多芬却是火：有时象一个洪炉，烈焰飞腾，浓烟缭绕；有时象一个着火的森林，罩着浓厚的乌云，四面八方射出惊心动魄的霹雳；有时满天闪着毫光，在九月的良夜亮起一颗明星，缓缓的流过，缓缓的隐灭了，令人看着心

中颤动。这一次，那颗英雄的灵魂，不可一世的热情，照旧使他身心如沸。他被卷进了火海。其余的一切都消灭了，跟他不相干了！垂头丧气的曼希沃，焦灼万状的约翰·米希尔，那些忙乱的人，听众，大公爵，小克利斯朵夫：他和这些人有什么关系？他被那个如醉如狂的意志带走了。他跟着它，气吁吁的，噙着眼泪，两腿麻木，从手掌到脚底都痉挛了；血在那里奔腾，身子在那里发抖……——他正这样的竖起耳朵，掩在布景的支柱后面听着的时候，忽然心上好似挨了一棍：乐队中止了；静默了一忽儿之后，号角和铜鼓奏起军乐来。两种音乐的转变，来得那么突兀，克利斯朵夫不禁咬牙切齿，气得直跺脚，对墙壁抡着拳头。可是曼希沃高兴极了：原来是亲王驾到，所以乐队奏着国歌向他致敬。约翰·米希尔声音颤危危的对孩子又把话嘱咐了一遍。

序曲重新开始，这一回可是奏完了。然后就轮到克利斯朵夫。曼希沃把节目排得很巧妙，使他的和儿子的技艺能同时表显出来：他们要合奏莫扎尔德的一阕钢琴与提琴的朔拿大。为了增加效果，克利斯朵夫应当先出场。人家把他带到前台进口的地方，指给他看放在台前的钢琴，又把所有的举动教了他一遍，便把他推出后台。

他在戏院里早走惯了，并不怎么害怕。可是独自个儿站在台上，面对着几百只眼睛，他忽然胆小起来，不由自主的往后一退，甚至想退进后台：但他看见父亲直瞪着他，做着手势，只得继续向前。并且台下的人已经看到他了。他一边往前，一边听见四下里乱哄哄的一片好奇声，又继之以笑

声，慢慢的传遍全场。不出曼希沃所料，孩子的装束果真发生了他预期的效果。看到这皮色象波希米人般的小孩儿，拖着长头发，穿着绅士式的晚礼服，怯生生的跨着小步：场子里的人都不禁哈哈大笑，有的还站起身来想看个仔细；一忽儿竟变成了哄堂大笑，那虽然毫无恶意，可是连最镇定的演奏家也不免要为之着慌的。笑声，目光，对准着台上的手眼镜，把克利斯朵夫吓得只想赶快走到钢琴那里，在他心目中，那简直是大海中的一座岛屿。他低着头，目不斜视，沿着台边加紧脚步；走到中间，也不按照预先的吩咐对大众行礼，却转过背去扑向钢琴。椅子太高了，没有父亲的帮忙坐不上去：他可并不等待，竟自慌慌张张的屈着膝盖爬上了，教台下的人看着更好笑。但克利斯朵夫是得救了：一到乐器前面他就谁都不怕了。

终于曼希沃也出场了；承蒙群众好意，他得到相当热烈的彩声。朔拿大立刻开始。小家伙弹得挺有把握，毫不慌张，他集中精神，抿紧着嘴，眼睛钉住了键盘，两条小腿挂在椅子下面。他越弹下去，越觉得自在，仿佛置身于一些熟朋友中间。一阵喁喁的赞美声一直传到他的耳边；他想到大家不声不响的在那儿听他，欣赏他，心里很得意。但曲子一完，他又怕了；众人的彩声使他只觉得害羞而不觉得快乐。父亲拉着他的手到台边向大众行礼的时候，他更难为情了。他不得不深深的，傻头傻脑的行着礼，面红耳赤，窘到极点，仿佛做了什么可笑而要不得的事。

他又被抱上钢琴，独奏他的《童年遣兴》。那可轰动全

场了。奏完一曲，大家热烈叫好，要求他再来一遍；他对自己的成功非常得意，同时对他们带有命令意味的喝彩也差不多生气了。演奏完毕，全场的人站起来向他欢呼；大公爵又传令一致鼓掌。那时只有克利斯朵夫一个人在台上，便坐在椅子里一动也不敢动。掌声越来越热烈，他的头越来越低下去，红着脸，羞得什么似的；他拚命扭转身子，对着后台。曼希沃出来把他抱在手里，要他向台下飞吻，把大公爵的包厢指给他看。克利斯朵夫只是不理。曼希沃抓着他的手臂轻轻的威吓他。于是他无可奈何的做了个手势，可是低着眼睛，对谁都不看，始终把头扭向别处，觉得那个罪真受不了。他非常痛苦，可不知痛苦些什么；他自尊心受了伤害，一点不喜欢台下那些听众。他们对他拍手也不相干，他不能原谅他们笑他，看着他的窘相觉得开心；他也不能原谅他们看到他这副可笑的姿态，悬在半空中送着飞吻；他差不多恨他们喝彩了。曼希沃才把他放下地，他立刻奔向后台；半路上有位太太把一束紫罗兰掷中了他的脸，他吃了一惊，愈加飞奔起来，把一张椅子也给撞倒了。他越跑，人家越笑；人家越笑，他越跑。

终于他到了前台出口的地方，一大堆人挤在那儿看他，他却拚命低着头钻过去，直跑到后台的尽里头躲着。祖父快活极了，对他尽说着好话。乐队里的乐师都笑开了，夸奖他，可是他既不愿意望他们一眼，也不肯跟他们握一握手。曼希沃侧着耳朵听着，因为掌声不绝，想把克利斯朵夫再带上前台。孩子执意不肯，死拉着祖父的衣角，谁走过去，他

就伸出脚来乱踢，接着又大哭了，人家只得把他放下。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副官进来说，大公爵传唤两位艺术家到包厢里去。孩子这种模样怎么能见人呢？曼希沃气得直骂；他一发怒，克利斯朵夫哭得更凶了。为了止住他那股洪水，祖父答应给他一磅巧克力糖，只要他不哭；贪嘴的克利斯朵夫马上停了，咽着眼泪，让人家带走，可还要人家先赌着顶庄严的咒，决不出其不意的再把他送上台。

到了亲王包厢的客室里，他先见到一位穿着便服的先生，小哈叭狗式的脸，上嘴唇留着一撮翘起的胡子，颔下留着尖尖的短须，身材矮小，脸色通红，有点儿臃肿，半取笑半亲热的大声招呼他，用肥胖的手轻轻的拍着他的腮帮，叫他"再世的莫扎尔德！"这便是大公爵。——接着他被递给公爵夫人，她的女儿，以及别的随从。可是因为他不敢抬起眼睛，对这些漂亮人物的唯一的回忆，只是从腰带到脚那一部分的许多美丽的衣衫和制服。他坐在年轻的公主膝上，既不敢动弹，也不敢呼吸。她向他提出许多问话，都由曼希沃在旁毕恭毕敬的，用着呆板的套语回答；可是她根本不听曼希沃，只顾要弄着孩子。他觉得脸越来越红，又以为给每个人注意到了，便想找句话来解释，他深深的叹了口气，说道：

"我热得脸都红了。"

公主听了这话大声笑了。克利斯朵夫可并不因之象刚才恨大众一样的恨她，因为那笑声很好听；她拥抱他，他也一点不讨厌。

这时候，他瞥见祖父又高兴又不好意思的，站在走廊里

包厢进口的地方；他很想进来说几句话，可是不敢，因为人家没招呼他，只能远远的看着孙儿的光荣，暗中得意。克利斯朵夫忽然动了感情，觉得应当为可怜的老人家主持公道，让人家知道他的价值。于是他凑在他新朋友的耳边悄悄的说：

“我要告诉您一桩秘密。”

她笑着问：“什么秘密呀？”

“您知道，我的《小步舞曲》里那一段好听的脱利奥，我刚才弹的，……您知道吗？……——（他轻轻的哼着）——嗳！那是祖父作的，不是我的。别的调子都是我的。可是那最美的一支是祖父作的。他不愿意人家说出来。您不会说的吧？……——（他指着老人）——瞧，祖父就在那边。我真爱他。他对我真好。”

年轻的公主哈哈大笑，说他真是一个好宝贝，拚命的亲他；可是她马上把这件事当众说了出来，使克利斯朵夫跟老祖父都吃了一惊。大家一齐笑了；大公爵向老人道贺，他却慌做一团，想解释又解释不清，说话结结巴巴的，象做了什么错事。但克利斯朵夫再也不对公主说一句话；尽管她逗他惹他，他总是一声不出，沉着脸：他瞧不起她，因为她说了话不算。他对亲王们的印象也为了这件背信的事而大受影响。他气愤之极，以至人家说的话，和亲王笑着称他为“宫廷钢琴家，宫廷音乐师”等等，一概没有听见。

他和家里的人出来，从戏院的走廊到街上，到处被人包围着，有的夸奖他，有的拥抱他，那是他大不高兴的：因为他

不愿意给人拥抱，也受不了人家不得他的同意就随便摆布他。

终于，他们到了家，门一关上，曼希沃立刻骂他"小混蛋"，因为他说出了脱利奥不是他作的。孩子明知道他做的是件高尚的行为，应该受称赞而不是受埋怨的，便忍不住反抗起来，说些没规矩的话。曼希沃气恼之下，说要不是刚才弹得不错，他还得挨打呢；可是他做了这桩傻事，把音乐会的效果全给破坏了。克利斯朵夫极有正义感，便坐在一边生气；他对父亲，公主，所有的人，都瞧不起。他觉得不舒服的，还有邻人们来向他的父母道喜，跟他们一起嘻嘻哈哈，好象是他的父母弹的琴，又好象他是他们的，他们大家的一件东西。

这时，爵府里一个仆人奉大公爵的命送来一只金表，年轻的公主送他一匣精美的糖。克利斯朵夫看了两件礼物都很喜欢，不知道更爱哪一件；但他心情那么恶劣，一时还不肯承认自己高兴；他继续在那里怄气，眼睛瞟着糖果，心里想着一个背信的人的礼物该不该收下的问题。他正想让步的时候，父亲要他立刻坐到书桌前面，口授一封道谢的信，教他写下来。那可是太过分了！或许是因为紧张了一天，或许是因为父亲要他写"殿下的贱仆，音乐家某某……"那样羞人的字句，他竟哭了。没有办法教他写一个字。仆人嘴里冷一句热一句的，在旁等着。曼希沃只得自己动笔。那当然不会使他对孩子多原谅一些。更糟的是克利斯朵夫把表掉在地下，打破了。咒骂象冰雹似的落在他身上。曼希沃嚷

着要罚掉他的饭后点心。克利斯朵夫愤愤的说偏要吃。为了惩罚他，母亲说要没收他的糖果。克利斯朵夫气极了，说她没有这权利，那是他的东西，不是别人的，谁也不能抢他的！他挨了一个嘴巴。大怒之下，他把匣子从母亲手里抢过来，摔在地下乱踩。他给揍了一顿，抱到房里，脱了衣服放在床上。

晚上，他听见父母跟朋友们吃着丰盛的晚餐，那顿为了庆祝音乐会而八天以前就预备起来的晚餐。他对这种不公平的行为，差点儿在床上气死了。他们大声笑着，互相碰杯。父母对客人推说孩子累了；而且谁也没想到他。可是吃过晚饭，大家快告别的时候，有个人拖着沉重的脚步溜进房间：老祖父在他床前弯下身子，非常感动的拥抱他，叫着："我的好克利斯朵夫！……"一边把藏在袋里的几块糖塞给了他，然后，好象很难为情的，他溜走了，再也不说什么。

这一下克利斯朵夫觉得很安慰。但他已经为白天那些紧张的情绪累死了，不想再去碰祖父给的好东西。他疲倦之极，差不多马上睡着了。

他一晚没有睡好。他神经不安，常常突然之间身子抽搐，象触电似的。梦里有种犷野的音乐跟他纠缠不清。他半夜里惊醒过来。白天听到的贝多芬的序曲，在耳边轰轰的响，整个屋子都有它急促的节奏。他在床上坐起，揉了揉眼睛，弄不清自己是不是睡着……不，他并没有睡。他认得这音乐，认得这愤怒的呼号，这疯狂的叫吼，他听到自己的心在胸中忐忑乱跳，血液在那里沸腾，脸上给一阵阵的狂风吹

着，它鞭挞一切，扫荡一切，又突然停住，好似有个雷霆万钧的意志把风势镇压了。那巨大的灵魂深深的透入了他的内心，使他的肢体和灵魂尽量的膨胀，变得硕大无朋。他顶天立地的在世界上走着。他是一座山，大雷大雨在胸中吹打。狂怒的大雷雨！痛苦的大雷雨！……哦！多么痛苦！……可是怕什么！他觉得自己那么坚强……好，受苦吧！永远受苦吧！……噢！要能坚强可多好！坚强而能受苦又多好！……

他笑了。静寂的夜里只听见他的一片笑声。父亲醒了，叫道：

“谁啊？”

母亲轻轻的说：

“别嚷！是孩子在那里做梦！”

他们三个都不作声了。周围的一切都不作声了。音乐没有了，只听见屋子里的人平匀的打鼾声，——他们都是些患难的同伴，相倚相偎的坐在脆弱的舟中，给一股天旋地转的力量卷进黑夜去了。

卷一终

卷二·清晨

第 一 部　约翰·米希尔之死

清　晨

三年过去了。克利斯朵夫快满十一岁。他继续受他的音乐教育。他跟圣·马丁寺的大风琴师弗洛李昂·霍才学和声，那是祖父的朋友，非常博学的。老师告诉他，凡是他最喜欢的和弦，他听了身心陶醉，禁不住要打寒噤的和声是不好的，不能用的。孩子追问理由的时候，老师说就是这么回事，和声学的规则是这样的。但因他天性倔强，倒反更喜欢那些和声。他最高兴在人人佩服的大音乐家的作品中找出这一类例子，拿去给祖父或老师看。祖父回答说，那在大音乐家是了不起的，对贝多芬或罢哈是百无禁忌的。老师可不这么迁就，他生气了，挺不高兴的说那不是他们所作的最好的东西。

现在克利斯朵夫可以随便到音乐会和戏院里去；同时他每样乐器都学一点，小提琴已经拉得很好，父亲想替他在乐队里谋个位置。他实习了几个月，居然非常称职，便正式被任为宫廷音乐联合会的第二小提琴手①。他就这样的开始挣钱；而这也正是时候了，因为家里的情形一天不如一

① 音乐总谱上关于小提琴的音乐有两种，低音部分的小提琴音乐是由第二小提琴演奏的。

天。曼希沃的酗酒更厉害，而祖父也更老了。

克利斯朵夫体会到家里凄惨的境况，已经有了少年老成和心事重重的神气。他打起精神干他的差事，虽然觉得毫无兴趣，晚上不免在乐队里打瞌睡。戏院再也引不起他小时候那样的情绪了。那时，——四年以前，——他最大的野心是爬到他现在这个位置。但人家要他演奏的音乐，一大半是他不喜欢的；尽管还不敢下断语，他暗中认为它们无聊；要是偶然演奏些美丽的乐曲，他又看不上别人那种颟顸的态度；他最爱的作品，结果也象乐队里的同事们一样令人生厌：他们在幕下之后喘喘气，搔搔痒，然后笑嘻嘻的抹着汗，消消停停的讲些废话，好似才做了一小时的健身运动。他从前钟情的人物，那个金发赤足的歌女，此刻又从近处看到了；幕间休息的时候，他常常在餐厅里碰到她。她知道他小时候喜欢她，就很乐意拥抱他；可是他一点不感到愉快：她的化装，身上的气味，粗大的胳膊，狼吞虎咽的胃口，都招他厌；现在他简直恨她了。

大公爵没有忘记他的钢琴师：这并不是说，以钢琴师的名义应有的一点儿月俸会准期支付，那是永远要去催讨的；但克利斯朵夫常常被召进府去，或者因为有什么贵宾到了，或者因为爵爷们兴之所至要听他弹琴了，差不多老是在晚上，正当克利斯朵夫想独自清静一会的时候。那就得丢下一切，急急忙忙赶得去。有时，人家教他在穿堂里等着，因为晚餐没有终席。仆役们为了常常看到他，和他说话的口气挺随便。然后他被带进一间灯烛辉煌，很多镜子的客厅，

那些酒醉饭饱的人毫无礼貌的用好奇的眼睛瞧着他。他得走过上足油蜡的地板去亲吻爵爷们的手；他可是越大越笨拙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可笑，而自尊心也受了伤害。

随后他坐上钢琴，不得不替那些笨蛋演奏(他认为他们是笨蛋)。有时候，人家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简直使他受不了，几乎要停下来。他缺乏空气，好象快闷死了。奏完以后大家随便夸奖一阵，介绍他见这个见那个。他觉得被人当做古怪的动物，跟亲王动物园里的珍禽异兽一样，所有赞美的话多半是对主人而不是对他说的。他自以为受了羞辱，因之他的多心几乎成了一种病态，而且因为不敢表现出来，所以愈加痛苦。哪怕是人家最无心的行动，他也看出有侮辱的成分：有人在客厅的一角笑，那一定是笑他，可不知笑他什么，是笑他的举动呢还是笑他的服装，笑他的面貌呢还是笑他的手足。一切都使他感到屈辱：人家不跟他谈话他觉得屈辱，跟他谈话也觉得屈辱，把他当做小孩子般给他糖果也觉得屈辱，要是大公爵用着贵人们那种不拘小节的态度，给他一块金洋把他打发走，他尤其难堪。他因为穷，因为被人看做穷而苦恼。有一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他手里拿的钱使他心里难过到极点，甚至把它扔在地窖的风洞里。可是过了一忽儿，他不得不压着傲气去捡回来，因为家里积欠肉店的账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他的家长可想不到这些为了自尊心所受的痛苦，倒还因为他受到亲王的优遇而很高兴呢。儿子能在爵府里跟那些漂亮人物一起消磨夜晚，老实的鲁意莎简直想不出还有

什么更美的事。至于曼希沃，那更是向朋友们经常夸耀的资料。但最快乐的还是老祖父。他表面上装做独往独来，说话毫无忌讳，瞧不起名衔地位，骨子里却是挺天真的仰慕金钱，权势，荣誉，声望；看见孙儿能接近那些有财有势的人，他真得意极了，仿佛孩子的光荣能直接反射到自己身上；他虽然装做若无其事，总掩不住脸上的光彩。凡是克利斯朵夫进爵府的晚上，老约翰·米希尔就得借端待在媳妇那里。他等孙儿回来的心情，竟象小孩子一样的不耐烦。克利斯朵夫一回家，他先装着漫不经心的神气，提出些无关紧要的问句，好比：

“嗯，今儿弹得不坏吧？”

或者是亲热的暗示，例如：

“哦，我们的小克利斯朵夫回来了，一定有些新闻讲给我们听了。”

再不然便用一句巧妙的恭维话捧捧他：

“公子在上，我们这厢有礼了！”

可是克利斯朵夫沉着脸，心绪恶劣，冷冷的回答了一声“您好”，就去坐在一旁生气。老人家继续问下去，提到些比较实际的事，孩子的回答只有唯唯否否。家里别的人也插进来问长问短：克利斯朵夫可愈来愈拧着眉头，一字一句差不多全得从他嘴里硬逼出来，终于约翰·米希尔发脾气了，说出难听的话。克利斯朵夫也不大客气的顶回去，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老人砰的一声带上了门，走了。这些可怜虫所有的乐趣都给克利斯朵夫破坏了，而他们也完全不了解

他恶劣的心绪。他们奴颜婢膝的精神，可并非他们的过失！他们根本没想到另有一套做人的方法。

于是克利斯朵夫变得深藏了；虽然对家人不下什么判断，他总觉得自己跟他们隔着一道鸿沟。当然，他也夸张这种隔膜的情形；因为即使思想不同，要是他能推心置腹的跟他们谈一谈，他们也不见得不了解他。然而父母与子女之间要能彻底的推心置腹，哪怕彼此都十二分的相亲相爱，也极不容易办到：因为一方面，尊敬的心理使孩子不敢把胸臆完全吐露；另一方面，有自恃年长与富有经验那种错误的观念从中作梗，使父母轻视儿童的心情，殊不知他们的心情有时和成人的一样值得注意，而且差不多永远比成人的更真。

克利斯朵夫在家里看到的客人，听到的谈话，使他和家人隔离得更远了。

上他们家来的有曼希沃的朋友，多数是乐队里的乐师，喜欢喝酒的单身汉，并不是坏人，但俗不可耐；他们的笑声和脚声使屋子都为之震动。他们爱好音乐，但议论音乐时的胡说八道的确令人气恼。孩子的感情是含蓄的，那些大人兴高彩烈的恶俗的表现把他伤害了。遇到他们用这种态度来称赞他心爱的乐曲，他仿佛连自己也受了侮辱，便浑身发僵，脸都气白了，装出一副冰冷的神气，好似对音乐全无兴趣；要是可能，他竟要恨音乐了。曼希沃说他：

“这家伙没有心肝，没有感觉。不知他这种性格象谁。”

有时他们一起唱着四部合唱的日耳曼歌，和声极平板，速度极慢，又笨重，又一本正经，跟那些唱的人一样。克利

斯朵夫便躲在最远的一间房里对着墙壁咒骂。

祖父也有他的朋友：大风琴师，地毯匠，钟表匠，低音大提琴手，全是些多嘴的老头儿，永远说着同样的笑话，无休无歇的讨论艺术，政治，或是当地世家的家谱，——他们的兴趣并不在于所讲的题目，只要能说话，能找到说话的对手就高兴了。

至于鲁意莎，她只跟几个邻居的妇女来往，听些街坊上的闲言闲语；每隔相当时候，也有些“好心的太太”，说是关切她，跑来约她在下次宴会中帮忙，同时还越俎代庖，顾问孩子们的宗教教育。

所有的客人中，克利斯朵夫最讨厌丹奥陶伯伯。他是约翰·米希尔前妻克拉拉祖母的前夫之子，跟人家合开一个做非洲与远东贸易的商号。他可以说是新派德国人中的一个典型：一方面对民族古老的理想主义冷嘲热讽的表示唾弃，一方面因为国家打了胜仗，特别崇拜强权与成功，而那种崇拜，正显出他们是暴发户，最近才领略到强权与成功的滋味。但要改换上百年的民族性是不能一下子办到的，所以被压制的理想主义，随时会在言语，举动，道德习惯，和日常生活中动不动引用歌德的名句等等上面流露出来。那真是良心与利害观念很古怪的混合品，也是一种很古怪的努力，想把旧时德国中产阶级的道德，和新式商人的不顾廉耻加以调和：这种混合，老带着不可向迩的虚伪的气息，因为它结果把德国的强权，贪心，利益，作为一切权利，一切正义，一切真理的象征。

克利斯朵夫耿直的天性受不了这一套。他不能判断伯父是否有理；可是他瞧不起他，觉得他是敌人。祖父也不喜欢那种观念，反对那些理论：但他要不了三言两语就被驳倒了，因为丹奥陶口齿伶俐，老人气度宽宏的天真，在他嘴里马上会变得幼稚可笑。结果约翰·米希尔也对自己的好心肠引以为羞了；甚至为表示他并不象人们所想的那么落伍，也学着丹奥陶的口吻：但他说来总不是味儿，连自己都觉得别扭。可是不管他心里怎么想，丹奥陶毕竟威风得很；而老人对一个在实际事务上能干的人素来很尊敬，尤其因为自己绝对没有这等才具，所以更羡慕不止。他巴望孙儿之中也有一个能爬到那种地位。曼希沃也有这意思，决心要洛陶夫走伯父的路。因此全家都奉承这位有钱的亲戚，希望他将来帮忙。他知道人家少不了他，便借此机会大模大样的摆架子：什么都得顾问，什么都要批评，毫不隐瞒他轻视艺术和艺术家的心理，甚至故意摆在脸上，羞辱那些当乐师的亲戚。他嘴里肆无忌惮的刻薄他们，他们居然厚着脸跟着他笑。

克利斯朵夫尤其被伯父作为嘲笑的目标；他可是不能忍耐的。他一声不出，咬着牙，沉着脸。伯父又拿这种不声不响的气愤开玩笑。有一天丹奥陶在饭桌上把他折磨得太不象话了，克利斯朵夫不由得心头火起，对他脸上唾了一口。那可真是件骇人听闻的事了。伯父先是楞了一楞，然后气势汹汹的破口大骂。克利斯朵夫也给自己的行为吓呆了，连雨点般打在他身上的拳头都不觉得；可是人家要拉他

跪在伯父前面的时候，他就拚命挣扎，推开母亲，逃到屋外去了。他在田野里乱窜，直跑到气都喘不过来方始停下。他听见远远的有叫唤他的声音；他心里盘算：既不能把敌人摔在河里，要不要自己跳下去。他在田里睡了一夜。天亮的时候，他去敲祖父的门。老人为了克利斯朵夫的失踪急坏了，一夜不曾阖眼，再没勇气埋怨他。他送他回家；大家看他那么紧张，便绝口不提昨天的事；而且还得敷衍他，因为晚上要到爵府里去弹琴。可是曼希沃唠叨了几个星期，口气之间并不指定谁，只抱怨着说，要希望那些没出息的、教你丢脸的人，看到品行端方、循礼守法的好榜样而觉悟，真是太难了。至于丹奥陶伯伯，在街上碰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便掉过头去，掩着鼻子，表示痛心疾首。

在家里既得不到什么同情，他便尽量的不待在家里。人家不断加在他身上的约束使他非常痛苦：要他尊重的人物跟事情太多了，又不许他追问理由；克利斯朵夫可是生来不知忌惮的。人家越想要他驯服，做个循规蹈矩的德国小布尔乔亚，他越觉得需要摆脱羁绊。在乐队里或爵府里，一本正经的，无聊透顶的受够了罪，他只想和小马一样在草里打滚，也不管什么新短裤，就从绿草如茵的山坡上滑下来，或是跟街坊上的野孩子摔着石头打架。他不常常这么玩，倒并非为了怕挨骂或挨打，而是因为没有同伴。他和别的孩子老是格格不入，连街上的野孩子也不喜欢跟他玩儿，因为他对游戏太认真，下手也太重。而他也孤独惯了，和那些年纪相仿的孩子离得远远的；他为了自己游戏玩得不高明很

难为情，不敢加入他们的伙。于是他假装不感兴趣，虽然心里极希望人家邀他参加。可是谁也不跟他说一句话，他就做出满不在乎的神气，好不难过的走开了。

他的安慰只有在高脱弗烈特舅舅来的时候和他出去闲逛。他越来越接近他了，认为舅舅独往独来的性格是对的。高脱弗烈特到处流浪，不肯住定一个地方的乐趣，现在他完全懂得了。他们俩常常在黄昏时到田野去散步，漫无目的，只是一味往前走，因为高脱弗烈特老想不起时间，回去总是很晚，给家里人埋怨。最快活的是趁夜里大家睡熟的时候溜出去。高脱弗烈特明知那是不应当的，可禁不住克利斯朵夫苦苦哀求，而他自己也舍不得这种乐趣。半夜前后，他到屋子前面照着约定的暗号吹一声唿哨。和衣睡着的克利斯朵夫便偷偷的下床，手里拿着鞋子，屏着气，象野人一样巧妙的爬到临街的厨房窗下。他爬上桌子；舅舅在外边用肩头接应他。于是他们俩出发了，快活得象小学生一样。

有时他们还去找渔夫奚莱弥，高脱弗烈特的朋友；他们坐着他的小艇，慢慢的在月下荡出去。桨上滴下的水珠好似一组琶音，或是一连串的半音阶。一层乳白色的水汽在河面上颤动。群星在天空打着寒噤。两岸的鸡声遥遥呼应；有时听见半空中云雀那种颤动不已的歌声，它们是误会了月光从地上飞起来的。大家相对无语。高脱弗烈特轻轻的唱着一支歌。奚莱弥讲着关于动物生活的奇怪的故事；象谜一样简短的话，使事情显得更神秘。月亮隐在树林后面去了。小艇驶到了一带黑沉沉的岗峦下面。黑的天光和黑

的水色合成一片。河上没有一丝波纹。万籁俱寂。扁舟在黑夜里荡漾。简直说不出它是在荡漾，飘浮，还是停着不动。……芦苇摇曳，往四下里纷披，声音象丝绸的磨擦。他们悄悄的靠岸，下了地，走回去。有时要到黎明才回家。他们顺着河边走。一大群银白色的阿勃兰德鱼，象麦穗一般的绿，又象宝石一般的蓝，在晨光熹微中簇拥而来；它们象曼杜士头上的群蛇似的万头钻动①，拚命追逐人家丢下去的面包，一边打圈儿一边往水里沉，然后象一道闪光似的忽然不见了。河水给反光染上粉红与葵花的色调。鸟儿一批一批的醒了。他们加紧步子赶回去。象出门时一样的小心，孩子爬进空气恶浊的卧室，爬上他的床，马上睡熟了，身上带着田野里清新的香味。

他这样的出去，回来，一点事儿都没有，可以永远不给人发觉，要不是有一天小兄弟恩斯德出头告密的话：从此，这种事被禁止了，克利斯朵夫也受到监视了。可是他照旧有法子溜出去。他对谁都看不上，就喜欢跟这个当行贩的舅舅和他的朋友来往。家里的人看了气恼极了。曼希沃说他自甘下流。老约翰·米希尔嫉妒克利斯朵夫对高脱弗烈特的亲热；他责备孩子有了接近上流社会，侍奉贵人的机会，不该屈尊俯就，去交接那些市井小人。大家认为克利斯朵夫不爱惜身分。

---

① 曼杜士为神话中三大女妖之一，因得罪弥纳华女神而受罚，美发均变成毒蛇。

虽然曼希沃的纵酒与懒惰使家里经济日趋困难，但约翰·米希尔在世的时候，生活还过得去。第一，只有他一个人还能对曼希沃有些影响，使他在沉湎耽溺的下坡路上多少有所顾忌。而且老人的声望也令人忘了醉鬼的无行。还有，家里缺少钱用的时候，他总尽力帮忙。凭了前任乐队指挥的资格，他有笔小小的恩俸，此外他继续收些学生，替人家的钢琴校音，挣些零钱。这些进款大部分都交给媳妇。她虽然用种种方法瞒着，他还是看出她手头很紧。鲁意莎想起他为了他们而熬苦非常抱歉。老人家生活一向过得挺舒服的，极需要享用的，所以他的撙节尤其是难能可贵。有些时候他日常的牺牲还嫌不够；譬如为了偿还急迫的债务，约翰·米希尔就不得不偷偷的卖掉一件心爱的家具，或是书籍，或是纪念品。曼希沃发觉父亲暗中拿钱给鲁意莎，就常常硬抢了去。老人一知道这情形，——不是从鲁意莎那里，因为她的痛苦是从来不让他知道的，而是从随便哪一个孙子嘴里，——他就大发雷霆，而父子之间也就大吵一场，教人看了直打哆嗦。他们俩的脾气都异乎寻常的暴烈，一忽儿功夫就口出恶言，互相威吓，差不多预备动武了。但即使在最冲动的时候，曼希沃也摆脱不了那根深蒂固的敬意；并且不管他醉得多厉害，结果还是低下了头，让父亲大叫大骂

的百般羞辱。然而下次一有机会，他照样再来。约翰·米希尔一想到将来就寒心。

“可怜的孩子们，”他和鲁意莎说，“我死了，你们怎么办？……还算运气，”他拍了拍克利斯朵夫，“我还能撑到这孩子能养活你们的时候！”

可是他计算错了：他已经到了生命的终点。这当然是谁也没想到的。八十多岁的人，头发还没有掉，白发中间有几簇还是灰的，浓密的胡子也有好些全黑的。牙齿虽然只剩了十来颗，但咬嚼起来还挺有劲。要看他吃饭的神情才有意思呢。他胃口很好，虽然责备曼希沃纵酒，他自己喝起来量也是挺大的。他特别喜欢莫才尔出产的白酒。至于葡萄酒，啤酒，苹果汁，凡是上帝创造的一切可口的东西，他都很欣赏。他可决不糊涂到把理性掉在酒杯里，他是有节制的。固然，象他那种宽大的尺度，换了比较脆弱的理性，也得在酒杯里惨遭灭顶的了。他目力很好，脚下很健，忙来忙去的不怕疲倦。六点起床，梳洗非常到家：因为他很重视规矩跟身分。他自个儿在家过活，一切都亲自动手，绝对不要媳妇来管他的事，他打扫卧室，煮咖啡，缝钮扣，敲打，粘贴，修理；光穿着件衬衣在屋里来来往往，上上下下，响亮的男低音嗓子一刻不停的唱着，还加上些做歌剧的手势。——随后他出门了，不管是什么天气。他去办他的事，一件也忘不了，但他难得准时的：不是在街头巷尾跟熟人絮絮不休，便是和他忽然记起了面貌的邻妇说笑打趣：因为他既喜欢老朋友，也喜欢年轻娇艳的脸蛋。他这样的东待一下，西留

一下，从来不知道时间。可是他决不错过用餐的时刻：他到处可以吃饭，根本不用人家邀请。他要到晚上天黑了，把孙儿们看饱之后才回去。他躺在床上，在未曾阖眼之前打开破旧的圣经来念一页；半夜里——因为他每一觉不过睡一两个钟点，——他起来拿一本冷摊上买来的旧书：不管什么历史，神学，文学，或科学，翻到哪里便念几页，也不管有趣没趣；他不大明白书中的意义，可一字不肯放过，直念到重新睡着的时候。星期日他上教堂去望弥撒，带着孩子们散步，玩着地球的游戏①。——他从来不闹病，除非脚指里有些痛风，使他夜里在床上念着圣经的时候咒骂几声。他仿佛可以这样的活到一百岁，他觉得也没有理由不超过一百岁；人家说他将来一定百岁而终，他可认为对于上帝的恩惠绝对不应当指定界限。唯有他的容易流泪和越来越坏的脾气，才显出他的老态。只要一点儿不耐烦，他就会暴跳如雷：红红的脸与短短的脖子都变了紫红；他怒气冲冲的叫吼着，直到气都喘不过来才停下。家庭医生是他的一个老朋友，劝他保养身体，把脾气与胃口都节制一些。但他象所有的老人一样固执，为了表现大无畏精神，反而更放纵了；他嘲笑医药，嘲笑医生。他表示全不把死放在心上，说起话来也一味夸口，证明他绝对不怕死。

一个很热的大暑天，他喝了许多酒，又跟人家争论了一番，回到家里在园子里作工。平时他就喜欢翻泥巴。那天，

---

① 按此系欧洲老年人的一种游戏。

他秃着脑袋，晒着大太阳，争论的怒意还没消下去，气愤愤的掘着地。克利斯朵夫坐在绿荫下面，手里拿着一本书，可并不看，他听着催人入梦的蟋蟀的鸣声出神，心不在焉的望着祖父的动作。老人背对着他，弯着腰在那儿拔草。克利斯朵夫突然看见他站起来，手臂乱动了一阵，就象石块似的扑倒在地下。他当时竟想笑出来，可是看见老人躺着不动，他就叫他，跑过去使劲摇他。慢慢的他害怕了。他蹲下身子，想把倒在地下的大脑袋捧起来。可是它重得不得了，再加孩子浑身哆嗦，简直没法挪动。后来他一看见往上翻过去的，颜色惨白，淌着鲜血的眼睛，他吓得身子都凉了，马上大叫一声，一松手把祖父的头丢下，魂不附体的站起身子，往外奔逃，一边嚷一边哭。有个过路人把孩子拦住了，克利斯朵夫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只指着屋子，那人就走进大门，孩子也跟在后面。住在邻近的人听见叫喊也走来了。一霎时园子里挤满了人。大家踏着花草，俯在老人身上抢着说话。两三个男人把他从地下抬起。克利斯朵夫站在屋门口，脸朝着墙，拿手蒙了脸；他怕看，又禁不住要看；众人抬着祖父走过的时候，他在指头缝里瞧见老人巨大的身体象一堆软绵绵的东西：一条胳膊垂在地下；脑袋靠在一个扛抬的人膝上，抬的人走一步，脑袋就跳一下；面部浮肿，沾满了泥土，淌着血，张着嘴，眼睛挺可怕。孩子看了又大叫一声，逃了。他一口气奔到自己家里，好似有人追逐一般。他直着嗓子叫出凄厉的声音，冲进厨房。母亲正在剥洗蔬菜。他扑上去，拚命搂着她向她求救，嚎啕大哭，脸扭做了一团，话也不

能说了。但他一开口，母亲就明白了，马上脸色发白，让手里的东西都掉在地下，一言不发的奔了出去。

克利斯朵夫一个人靠着柜子，哭个不休。小兄弟们都在玩耍。他不大明白刚才是怎么回事，他也没想着祖父，只想着那些可怕的景象，唯恐人家要他回去再看。

果然，到了傍晚，两个小兄弟在屋里淘气淘够了，嚷着玩厌了，肚子饿了的时候，鲁意莎急急忙忙回家，拉着他们往祖父家里去。她走得很快；恩斯德与洛陶夫照例嘀嘀咕咕；可是母亲吆喝的口气那么凶，他们不敢出声了。他们本能的感到一种恐怖：进门的时候一齐哭了。天色还没完全黑；落日最后的微光照在屋内，照在门钮上，镜子上，挂在外间半明半暗的壁上的小提琴上，变成一种异样的反光。老人卧房内点着一支蜡烛；摇曳的火焰和惨淡的暮色交错之下，室内的阴影愈加令人窒息了。曼希沃坐在窗下大声哭着。医生弯着腰站在床前，遮掉了床上的人。克利斯朵夫心跳得要爆裂了。鲁意莎教孩子们跪在床边。克利斯朵夫大胆觑了一眼。在下午那一幕之后，他准备看到些更可怕的景象，所以一瞥之下他差不多松了口气。祖父一动不动的好似睡在那儿。孩子一念之间以为祖父病好了。但他听到急促的呼吸，细看之下又看见那张肿大的脸上有个跌得紫红的伤痕，才明白祖父是快死了，而他又开始哆嗦起来。他一边照母亲的吩咐做着祷告，希望祖父病好，一边却又默祷着，要是祖父不能好，那末希望他现在这样就算是死了。他对于以后要发生的事恐怖到极点。

老人自从跌跤之后就失了知觉。他只清醒了一忽儿，那一忽儿恰好使他明白自己的情形：而这真是惨极了。神甫已经到场替他做着临终祷告。老人给扶起来靠着枕头；他好容易睁开那不听指挥的眼睛，大声呼着气，莫名其妙的瞪着火光和众人的脸；然后他脸上突然表示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怖，张开嘴来结结巴巴的说：

"哦，那末……那末，我是要死了吗？……"

那沉痛的音调直刺克利斯朵夫的心，使他永远忘不了。老人不再说话，只象小孩儿一样的哼哼唧唧。接着他又昏过去，但呼吸更困难了；他呻吟叫苦，双手乱动，仿佛在抵抗那个要他长眠不起的睡眠。在半昏迷半清醒的状态中，他叫了声：

"妈妈！"

多沉痛啊！跟克利斯朵夫一样，老人竟会呼天抢地的喊他的母亲，喊他从来没提到过的母亲：这不是对着最大的恐怖作一次最大而无益的呼吁吗？……他似乎安静了一会，心中又闪出一道微光。那双重甸甸的眼睛，虹彩仿佛都散掉了，和孩子吓呆了的眼睛碰在一处，忽然亮了起来。老人挣扎着想笑，想说话。鲁意莎拉着克利斯朵夫走近床边。约翰·米希尔扯了扯嘴唇，想用手摸孩子的头。可是他又立刻昏迷，从此完了。

孩子们被赶到隔壁房里，大家很忙乱，没有功夫照顾他们。克利斯朵夫，由于愈怕愈想看的心理，站在半开半阖的门口偷觑着，看那张凄惨的脸仰倒在枕上，好象被一股残暴

的力紧紧掐着脖子……脸上的皮肉越来越瘪下去了……生命渐渐的陷入虚无，仿佛是有个唧筒把它吸得去的……痰厥的声音教人毛骨悚然，机械式的呼吸象在水面上破散的气泡，这最后几口气表示灵魂已经飞走而肉体还想硬撑着活下去。——然后脑袋往枕旁一滑，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直到几分钟以后，在嚎啕声，祈祷声，和死亡所引起的纷乱中，鲁意莎才瞥见克利斯朵夫脸色发青，嘴巴抽筋，眼睛睁得很大，抓着门钮，身子在那儿抽风。她奔过去，他马上在她怀里发厥了。她把他抱走。他失去了知觉。等到醒过来的时候，他发见自已躺在床上，因为陪的人走开了一忽儿，吓得直叫，又发了病，昏了过去，当夜和明天一天都有热度。最后，他安静下来，到第二天晚上睡着了，直睡到第三天下午。他觉得有人在房里走动，母亲扑在床上拥抱他；也仿佛远远的有柔和的钟声。可是他不愿意动弹；他好象在一个梦里。

他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高脱弗烈特舅舅在床前坐着。他疲倦极了，什么也想不起。但过了一会，记忆又回复了，他哭了。高脱弗烈特走过来拥抱他。

"怎么啦，孩子？怎么啦？"他轻轻的说。

"哎哟！舅舅，舅舅！"孩子紧紧的靠着他，哼个不停。

"哭罢，"舅舅说，"你哭罢！"

他也跟着哭了。

克利斯朵夫哭得心中松快了一些，揉着眼睛，望着舅舅。舅舅知道他要问什么事了，便把手指放在嘴上，说道：

“别问，别说话。哭是对你好的。说话是不好的。”

孩子一定要问。

“问也没用，”舅舅回答。

“只要问一件事，一件就够了！……”

“什么呢？”

克利斯朵夫犹豫了一会，说：“哎，舅舅，他现在在哪儿呢？”

“孩子，他和上帝在一起。”

可是克利斯朵夫问的并不是这个。

“不，您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是问他，他在哪儿？”

（他是指肉体。）

他声音颤动的又问：

“他还在屋子里吗？”

“今儿早上已经给葬了，我们那亲爱的人，”高脱弗烈特回答。“你没听见钟声吗？”

克利斯朵夫松了口气。但过后一想到从此不能再看见亲爱的祖父，他又非常伤心的哭了。

“可怜的孩子！”高脱弗烈特不胜同情的望着他。

克利斯朵夫等着舅舅安慰他；可是舅舅毫无举动，他觉得安慰也是没用的。

“舅舅，”孩子问，“难道您不怕这个吗，您？”

（他心里真希望舅舅不怕，并且告诉他怎么样才能不怕！）

但高脱弗烈特好似担了心事。

“嘘！”他声音也有点变了……

“怎么不怕呢？”他停了一会又说。“可是有什么办法？就是这么回事。只能忍受啊。”

克利斯朵夫摇摇头，表示不接受。

“只能忍受啊，孩子，”高脱弗烈特又说了一遍，“他要这样就得这样。他喜欢什么，你也得喜欢什么。”

“我恨他！”克利斯朵夫对天晃着拳头，愤愤的说。

高脱弗烈特大惊之下，叫他住嘴。克利斯朵夫自己也对刚才说的话怕起来，便跟着舅舅一同祈祷。但他心里怀着一腔怒火，虽然念念有词的说着卑恭的话，暗中对那可怕的事，和造成那可怕的事的妖魔似的主宰，恨到了极点，只想反抗。

多少的日子过去了，多少的雨夜过去了：在新近翻动过的泥土底下，可怜的老约翰·米希尔孤零零的躺着。当时曼希沃几次三番的大号大哭，可是不到一星期，克利斯朵夫听见他又在高高兴兴的笑了。人家提到死者的名字，他立刻哭丧着脸，但过了一会，又指手划脚的说起话来，挺有精神了。他的悲伤是真的，但不可能教自己的心绪老是那么抑郁。

懦弱隐忍的鲁意莎，对什么都是逆来顺受的，就一声不响的接受了这桩不幸。她在每天的祷告中加了一段祷告，按着时候去打扫墓地，仿佛照顾坟墓也是她家务中的一部分。

高脱弗烈特对于老人长眠的那一小方地的关心，真教人感动。他要来的话，总带一件纪念物，不是亲手做的十字架，便是约翰·米希尔生前喜欢的什么花。这种事他从来不忘记，而且老是瞒着人去做的。

鲁意莎有时带着克利斯朵夫一同上公墓。那块肥沃的土地，阴森森的点缀着花草树木，在阳光中发出一股浓烈的气味，和萧萧哀吟的柏树的气息混在一起。[1]克利斯朵夫厌恶那块地，厌恶那些气味，可是不敢承认，因为他觉得这表示自己怕死，同时对死者不敬。他非常苦闷。祖父的死老压在他心上。好久以前他就知道什么叫做死，久已想过死，

也久已害怕死，但还没有见过死的面目。而一个人对于死直要亲眼目睹之后，才会明白自己原来一无所知，既不知所谓死，亦不知所谓生。一切都突然动摇了；理智也毫无用处。你自以为活着，自以为有了些人生经验；这一下可发觉自己什么都没知道，什么都没看见：原来你是在一个自欺欺人的幕后面过生活，而那个幕是你的精神编织起来，遮掉可怕的现实的。痛苦的观念，和一个人真正的流血受苦毫不相干。死的观念，和一路挣扎一路死去的灵肉的抽搐也毫不相干。人类所有的语言，所有的智慧，和现实的狰狞可怖相比之下，只是些木偶的把戏；而所谓人也只是行尸走肉，花尽心机想固定他的生命，其实这生命每分钟都在腐烂。

克利斯朵夫日夜想着这个问题。祖父临终的景象老是在他的记忆中，他还听到那可怕的呼吸。整个的天地都改变了，仿佛布满着一片冰雾。在他周围，不论转向哪一边，总觉得那盲目的野兽有股血腥气吹在他脸上；他知道有种毁灭一切的力威胁着他，而他一无办法。但这些念头非但压不倒他，反而激起他的愤怒与憎恨。他没有一点儿听天由命的性格，只知道低着头向“不可能”直撞过去。虽然撞得头破血流，虽然眼看自己不比敌人高强，他还是不断的反抗痛苦。而今而后，他的生活就是对命运的残酷作着长期的斗争，因为他不愿意忍受那个命运。

正当他被死的念头缠绕不休的时候，生活的艰难可把他的思想转移了目标。家庭的衰落一向被老祖父挡着，他不在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克拉夫脱一家最大的财源与老人同归于尽；贫穷的苦难进到家里来了。

而曼希沃还要火上添油。他非但不加紧工作，并且因为摆脱了唯一的管束，反而加深了嗜好。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喝得烂醉，挣的钱也从来不带一个回家。教课的差事差不多已经完全丢了。有一次，他酩酊大醉的到一个女学生那里去上课：从此就没有一家再要他上门。至于乐队的差事，人家只为了看在他故世的父亲面上，才勉强让他保留着；但鲁意莎担心他随时可能出点乱子，给人撵走。而且人家已经把开差的话警告过他了，因为有几晚他在戏快完场的时候才赶到，还有两三次他完全忘了，根本没去。再说，他有时发起酒疯来，心痒难熬的只想说些傻话或做些傻事。那时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有一晚台上正演着《华尔基利》①，他竟想拉起小提琴协奏曲来！大家好容易才把他拦住了。而在台上演戏的时候，为了戏文里的，或是为了脑筋里忽然想起的好玩事儿，他居然哈哈大笑。他教周围的同事乐死了。

① 《华尔基利》为华葛耐所作《尼勃龙的戒指》四部曲中的第二出歌剧。

大家看他会闹笑话，许多地方都原谅他。但这种优容比严厉的责备更难受。克利斯朵夫看了简直置身无地。

那时孩子已经当了第一小提琴手。他设法监视父亲，必要时还代他的职务，在他发酒疯的日子要他住嘴。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最好还是不理不睬；否则醉鬼一知道有人瞧着，就会做鬼脸，或是长篇大论的胡说一阵。克利斯朵夫只能掉过头去，唯恐看到他做出什么疯疯癫癫的事；他想聚精会神只管自己的工作，可总免不了听见父亲的瞎扯和旁人的哄笑。他急得眼泪都冒上来了。那些乐师也是好人，发觉了这情形，对孩子很表同情，便放低笑声，不在克利斯朵夫面前谈论他的父亲。但克利斯朵夫觉得他们是可怜他，知道只要自己一走，大家马上就会嘲笑的；他也知道父亲已经成为全城的话柄。他因为无法阻止，好象受着刑罚一样。戏完场以后，他陪着父亲回家：教他抓着自己的手臂，忍着他的唠叨，想遮掉他东倒西歪的醉态。可是这样的遮掩又瞒得了谁呢？纵使费尽心机，他也不容易把父亲带回家里。到了街上拐弯的地方，曼希沃就说跟朋友们有个紧急的约会，凭你怎么劝，他非去不可。而且还是谨慎一些，少说几句为妙，否则他拿出父亲的架子骂起来，又得教街坊上推出窗来张望了。

所有家用的钱也给他拿去花掉。曼希沃不但拿自己挣来的钱去喝酒，还把女人和儿子辛辛苦苦换来的钱也送到酒店里去。鲁意莎常常流泪，但自从丈夫恶狠狠的说家里没有一件东西是她的，她嫁过来根本没有带一个钱，她就不

敢抗拒了。克利斯朵夫想反抗：曼希沃却打他嘴巴，拿他当野孩子看待，把他手里的钱抢了去。孩子虽然不足十三岁，身体却很结实，对于这种训责开始咕噜了；可是他还不敢抗争，只能让父亲搜刮。母子俩唯一的办法是把钱藏起来。但曼希沃心思特别灵巧，他们不在家的时候，他总有办法把藏的钱给找出来。

不久，光是搜刮家里的钱也不够了。他卖掉父亲传下来的东西。克利斯朵夫好不痛心的眼看着书籍，床，家具，音乐家的肖像，一件一件的给拿走。他一句话也不能说。有一天，曼希沃在祖父的旧钢琴上猛烈的撞了一下，揉着膝盖，愤愤的咒骂，说家里简直没有转动的余地，所有的旧东西非出清不可；那时克利斯朵夫可大声嚷起来了。不错，为了卖掉祖父的屋子，卖掉克利斯朵夫童年时代消磨了多少美妙的光阴的屋子，把那边的家具搬过来以后，家里的确很挤。而那架声音发抖的旧钢琴也的确不值什么钱，克利斯朵夫早已不用，现在弹着亲王送的新琴了。但不管那琴怎么破旧，怎么老弱，总是克利斯朵夫最好的朋友：音乐那个无穷的天地是它启示的；音响的世界是在它变黄了的键盘上发见的；而且它也是祖父留下的一个纪念，他花了好几个月为孙儿修理完整：那是一件神圣的东西。所以克利斯朵夫抗议说父亲没有权利卖掉它。曼希沃叫他住嘴，他却嚷得更凶，说琴是他的，谁也不能动的。他这么说是准备挨打的。但父亲冷笑着瞪了他一眼，不作声了。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已经把这件事忘了。他回到家里

觉得很累，但心绪还不坏。他看到小兄弟们的眼神好似在暗中笑他，未免奇怪。他们假装专心看书，可是偷偷的觑着他，留神他的动作，要是被他瞪上一眼，就一齐低下头去看书。他以为他们又在捣什么鬼了，但他久已习惯，也就不动声色，决意等发觉的时候照例把他们揍一顿。他便不再追究，只管跟父亲谈话；父亲坐在壁炉旁边，装出平日没有的那种关切，问着孩子当天的事。克利斯朵夫一边说话，一边发见父亲暗中和两个小的挤眉弄眼。他心里一阵难受，便奔到自己房里……钢琴不见了！他好不悲痛的叫了一声，又听见小兄弟俩在隔壁屋里匿笑，他全身的血都涌上了脸，立刻冲到他们面前，嚷着：

“我的琴呢？”

曼希沃抬起头来，假作吃了一惊的神气，引得孩子们哈哈大笑。他看着克利斯朵夫的可怜相也忍不住掉过头去笑了。克利斯朵夫失掉了理性，象疯子似的扑向父亲。曼希沃仰在沙发里猝不及防，被孩子掐住了喉咙，同时听见他叫了一声：

“你这个贼！”

曼希沃马上抖擞一下，把拚命抓着他的克利斯朵夫摔在地砖上。孩子脑袋撞着壁炉的铁架，爬起来跪着，扬着脸气哼哼的又喊道：

“你这个贼！……偷盗我们，偷盗母亲，偷盗我的贼！……出卖祖父的贼！……”

曼希沃站着，对着克利斯朵夫的脑袋抡着拳头；孩子可

是眼睛充满了憎恨，瞪着父亲，气得浑身发抖。曼希沃也发抖了。他坐了下去，把手捧着脸。两个小兄弟尖声怪叫的逃了。屋子里喧闹了一阵忽然静下来。曼希沃嘟嘟囔囔不知说些什么。克利斯朵夫靠在墙上，还在那里咬牙切齿的用眼睛钉着他。曼希沃开始骂自己了：

"对，我是一个贼！我把家里的人都搜刮完了。孩子们瞧不起我。还是死了的好！"

他嘟囔完了，克利斯朵夫照旧站着，吆喝着问：

"琴在哪儿？"

"在华姆塞那里，"曼希沃说着，连头也不敢抬起来。

克利斯朵夫向前走了一步，说："把钱拿出来！"

失魂落魄的曼希沃从袋里掏出钱来交给了儿子。克利斯朵夫快走出门了，曼希沃却叫了声："克利斯朵夫！"

克利斯朵夫站住了。曼希沃声音发抖的又说：

"我的小克利斯朵夫！……别瞧不起我！"

克利斯朵夫扑上去勾住了他的脖子，哭着叫道：

"爸爸，亲爱的爸爸！我没有瞧不起您！唉，我多痛苦！"

他们俩都大声的哭了。曼希沃自怨自叹的说：

"这不是我的错，我并不是坏人。可不是，克利斯朵夫？你说呀，我不是坏人！"

他答应不喝酒了。克利斯朵夫摇摇头表示不信；而曼希沃也承认手头有了钱就管不住自己。克利斯朵夫想了一想，说道："爸爸，您知道吗，我们应当……"

他不说下去了。

“什么啊？”

“我难为情……”

“为了谁？”曼希沃天真的问。

“为了您。”

曼希沃做了个鬼脸：“没关系，你说吧。”

于是克利斯朵夫说，家里所有的钱，连父亲的薪水在内，应当交给另外一个人，由他把父亲的零用按日或按星期交给他。曼希沃一心想讨饶，——并且还带着点酒意，——认为儿子的提议应当更进一步，他说要当场写个呈文给大公爵，请求自己的薪水按期由克利斯朵夫代领。克利斯朵夫不愿意这么办，觉得太丢人了。可是曼希沃一心要作些牺牲，硬把呈文写好。他被自己这种慷慨的行为感动了。克利斯朵夫不肯拿这封信；而刚回家的鲁意莎，知道了这件事，也说她宁可去要饭，也不愿意丈夫丢这个脸。她又说她是相信他的，相信他为了爱他们，一定能痛改前非。结果大家都感动了，彼此亲热了一阵。曼希沃的信留在桌上，随后给扔进抽屉藏了起来。

过了几天，鲁意莎整东西的时候又发见了那封信；因为曼希沃故态复萌，使鲁意莎非常难过，所以她非但不把信撕掉，反而放在一边。她把它保留了好几个月，虽然受尽磨折，还是几次三番把送出去的念头压了下去。可是有一天她看见曼希沃又殴打克利斯朵夫，抢去了孩子的钱，便再也忍不住了；等到只有跟哭哭啼啼的孩子两个人在家的时候，她就拿出信来交给他，说：“你送去罢！”

克利斯朵夫还拿不定主意；但是他懂得家里已经搅光了，要是想抢救他们仅有的一些进款，就只有这办法。他向着爵府走去，二十分钟的路程直走了一个钟点。这桩丢人的事压着他的心。想到要去公然揭破父亲的恶癖，他最近几年孤独生活所养成的傲气就受不住。他有一种奇怪的，可是很自然的矛盾：一方面明知父亲的嗜好是大众皆知的，一方面偏要自欺欺人，假装一无所知；他宁可粉身碎骨，也不愿承认这一回事。现在可是要由他自己去揭穿了！……他好几次想掉过头来回家，在城里绕了两三转，快到爵府了又缩回来。但这件事不单跟他一个人有关，还牵涉他的母亲和兄弟。既然父亲不管他们，他做大儿子的就应当出来帮助他们。再没有迟疑的余地，再没有心高气傲的余地：羞愧耻辱，都得往肚子里咽下去。他进了府邸，上了楼梯，又差点儿逃回来。他跪在踏级上，一只手抓着门钮，在楼梯台上呆了几分钟，直到有人来了才不得不进去。

办公室里的人都认得他。他求见剧院总管阁下，哈曼·朗巴哈男爵。一个年轻的办事员，胖胖的，秃着头，皮色娇嫩，穿着白背心，戴着粉红领结，和他亲热的握着手，谈论着昨晚的歌剧。克利斯朵夫把来意重新说了一遍。办事员回答说男爵这时没空，克利斯朵夫要有什么呈文，不妨拿出来，让他们跟别的要签字的文件一块儿递进去。克利斯朵夫把信递给他。办事员瞧了一眼，又惊又喜的叫道："哎！这才对啦！他早该这么办了！他一辈子也没做过一件比这个更好的事。哎！酒鬼！他怎么会下这个决心的？"

他说不下去了。克利斯朵夫把呈文一手抢回，气得脸都青了：

“我不答应，……我不答应你侮辱我!”

办事员楞住了：“可是，亲爱的克利斯朵夫，谁想侮辱你呢？我说的话还不是大家心里都想到的！便是你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不!”克利斯朵夫气冲冲的回答。

“怎么！你不这样想？你以为他不喝酒么？”

“不，根本没有这种事!”克利斯朵夫说着，跺了跺脚。

办事员耸耸肩膀：“那末，他干么要写这封信呢？”

“因为……”克利斯朵夫说，——(他不知怎么说好了)，——“因为我每个月来领我的薪水，可以同时领父亲的。用不着我们两个都来……父亲很忙。”

他自己对这种荒唐的解释也脸红起来。办事员瞧着他，神气之间有点儿讥讽，也有点儿怜悯。克利斯朵夫把信在手里揉着，想往外走了。那办事员可站起来，抓着他的手臂说：“你等一忽儿，我去想办法。”

他说着便走进总管的办公室。克利斯朵夫呆在那儿，别的办事员都望着他。他不知道应当怎么办，想不等回音就溜，他正要拔步的时候，门开了，那位怪殷勤的职员说：

“爵爷请你。”

克利斯朵夫只得进去。

哈曼·朗巴哈男爵是个矮小的老人，整齐清洁，留着鬓脚跟小胡子，下巴剃得干干净净。他翻起眼睛从金丝眼镜

的上面望了望克利斯朵夫，照旧写他的东西，也不理会他局促的行礼。

“哦，”他停了一会说道，“克拉夫脱先生，你是请求……”

“爵爷，”克利斯朵夫抢着回答，“请原谅。我重新考虑过了，不想再请求了。”

老人并不追问他为什么一下子改变了意见，只是更仔细的瞧着克利斯朵夫，轻轻咳了几声，说道：“克拉夫脱先生，请你把手里的信交给我。”

克利斯朵夫发见总管的目光钉着他不知不觉还在那儿揉着的纸团。

“用不着了，爵爷，”他嘟囔着说。“现在用不着了。”

“给我吧，”老人若无其事的又说了一遍，仿佛什么也没听见。

克利斯朵夫不由自主的把揉作一团的信递给了他，嘴里还说着一大堆不清不楚的话，伸着手预备收回他的呈文。爵爷把纸团小心的展开来看过了，望着克利斯朵夫，让他不知所云的说了一会，然后打断了他的话，眼睛一亮，带点儿俏皮的意味：“好吧，克拉夫脱先生，你的请求批准了。”说完他摆一摆手，把孩子打发了，重新写他的东西。

克利斯朵夫丧然若失的走出来，经过公事房的时候，那位办事员亲热的和他说：

“别恨我啊，克利斯朵夫！”

克利斯朵夫低着头，让人家握了握他的手。

他出了爵府，羞得身子都凉了。人家和他说的话都回想起来：他以为那些器重他而哀怜他的人，同情之中有些侮辱意味的讥讽。他回到家里，对母亲的问话只愤愤的回答几个字，仿佛为了刚才做的事而恨着她。他一想到父亲，良心就受着责备，恨不得把事情统统告诉他，求他原谅。可是曼希沃不在家。克利斯朵夫眼睁睁的醒着在床上等，直等到半夜。他越想越难过：把父亲的好处渲染了一番，认为他是个懦弱的好人，给自己人出卖的可怜虫。一听见楼梯上的脚声，他就跳起来，想迎上去扑在他怀里。可是曼希沃那副烂醉的模样，使克利斯朵夫一阵恶心，连走近他的勇气都没有了。他重新上了床，好不心酸的觉得自己的梦想简直可笑。

过了几天，曼希沃知道了这件事，立刻大发雷霆。他不管克利斯朵夫怎样的哀求，竟跑到爵府里去吵了一场。回来的时候他可是垂头丧气，对经过的情形一字不提。原来人家对他很不客气，告诉他关于这件事他不应该有这种口吻，——他还能有这份薪水，是靠儿子的面子，将来他再要胡闹，哪怕是一点儿小事，就得给取消了。所以，曼希沃马上接受了这个办法，还在家里得意扬扬的自吹自捧，说这个牺牲的念头原是他第一个想起的。这样，克利斯朵夫也觉得良心平安了。

另一方面，曼希沃却在外边诉苦，说他的钱给女人跟儿子搜刮完了，自己一辈子为他们卖命，临了倒给人家管束得连一点享用都没有。他也设法骗克利斯朵夫的钱，甜言蜜

语，花样百出，使克利斯朵夫看了好笑，虽然他并没笑的理由。可是克利斯朵夫决不让步，曼希沃也不敢坚持。这个十四岁的孩子把他看透了；曼希沃对着这双严厉的眼睛只觉得心虚胆怯。他常常在暗地里捣乱一下，作为报复。他上小酒店去开怀畅饮，一个钱都不付，推说儿子会来还的。克利斯朵夫怕丑事闹大了，不敢争论；他跟母亲俩千辛万苦的去偿还曼希沃的债。——并且曼希沃自己领不到薪水以后，更不注意乐队里的职务了，缺席的次数愈来愈多，终于给人家开了差，连克利斯朵夫代他央求也没用。从此父亲与兄弟的生活，全家的开支，都只靠孩子一个人了。

这样，克利斯朵夫在十四岁上就做了一家之主。

他毅然决然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他的傲气不许他向别人求助。他发誓要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去解决困难。母亲的到处央求，到处接受那些难堪的帮助，他从小就看了痛苦极了。逢到她从有钱的女太太们家里，高高兴兴的拿了些钱回来，母子之间就得吵一架。她并不以为人家的施舍有何恶意；而且这笔钱可以使克利斯朵夫少辛苦一点，给菲薄的晚饭添个菜，她还觉得挺快活呢。可是克利斯朵夫沉下了脸，整晚的不开口了，对那个添的菜一口也不吃。鲁意莎看了很难过，还不识时务硬要儿子吃，而他又偏不吃；结果她生了气，说些刺耳的话，他也照样顶回去。末了他把饭巾往桌上一扔，跑出去了。父亲耸耸肩，说他假清高；兄弟们嘲笑他，把他的一份瓜分了。

可是总得想法过日子。乐队里的薪水已经不够应付家用，他便开始教课。他的演奏的才能，他的人品，尤其是亲王的器重，替他在有钱的中产阶级里招来不少主顾。每天早上，从九点起，他去教女孩子们弹琴；学生的年纪往往比他大，卖弄风情的玩艺儿使他发窘，弹得一塌糊涂的琴使他气恼。她们在音乐方面是其蠢无比，而对可笑的事倒感觉得特别灵敏；俏皮的眼睛决不放过克利斯朵夫笨拙的举动。那他真是受罪了。坐在她们身旁，挨在椅子边上，他脸红耳

赤，一本正经，心里气死了，可不敢动弹，竭力忍着，既怕说出什么傻话来，又怕说话的声音惹人笑。他勉强装做严厉的神气，却又觉得人家在眼梢里觑着他，便张皇失措，在指点学生的时候心里忽然慌起来，怕自己可笑，其实是已经可笑了；终于他一阵冲动，不由得出口伤人。学生要报复是挺容易的；她们决不错过机会：瞅着他的时候，或向他提出一些简单的问话的时候，她们都有办法使他发窘，羞得他连眼睛都红了；再不然，她们要求他做些小事情，——譬如到一件家具上拿什么忘掉的东西：——那可把他折磨得太厉害了，因为他必须在含讥带讽的目光注视之下走过房间，她们毫不客气的觑着他可笑的动作，不灵活的腿，僵硬的手臂，因为不知所措而变得强直的身体。

上完了课，他得奔赴戏院的预习会。他常常来不及吃中饭，袋里带着些面包咸肉之类在休息时间吃。乐队指挥多皮阿·帕弗很关切孩子，不时教他代为主持乐队的预习，以资训练。同时他还得继续自己的音乐教育。接着又有些教课的事，一直忙到傍晚戏院开演的时候。完场以后，爵府里往往召他去弹一两个钟点的琴。公主自命为懂音乐的，不分好坏，只是非常喜欢。她向克利斯朵夫提出些古怪的节目，把平板的杂奏曲与名家的杰作放在一起。但她最喜欢要他即席作曲，出的全是肉麻的感伤的题目。

克利斯朵夫半夜里从爵府出来，累得要死，手是滚热的，头里发烧，胃里又没有一点东西。他浑身是汗，外面可下着雪或是寒气彻骨的雾。他得穿过大半个城才能到家，一

路走，一路牙齿打战，瞌睡得要命，还得留神脚下的水洼，以免弄脏了他独一无二的晚礼服。

他终于回到了一向和兄弟们合住的卧房。踏进那间空气恶浊的顶楼，苦难的枷锁可以暂时脱卸一下的时候，他才格外感觉到自己的孤独，感觉到生活的可厌和没有希望。他差不多连脱衣服的勇气都没有了。幸而一上床，瞌睡立刻使他失去了痛苦的知觉。

但在夏季天方黎明的时候，冬季远在黎明之前，他就得起身。他要做些自己的功课：只有五点到八点之间，他是自由的，可还得挪出一部分光阴去对付公家的事，因为宫廷乐师的头衔和亲王的宠幸，使他不得不为宫廷里的喜庆事儿作些应时的乐曲。

所以他连生命的本源都受了毒害，便是幻想也是不自由的。但束缚往往使人的幻想更有力量。行动要不受妨碍，心灵就缺少刺激，不需要活跃了。谋生的烦恼，职业的无聊，象牢笼一般把克利斯朵夫关得越紧，他反抗的心越感觉到自己的独立不羁。换了一种无牵无挂的生活，他可能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现在每天只有一两小时的自由，他的精力就在那一两小时之内尽量迸射，象在岩石中间奔泻的急流一样。一个人的力量只能在严格的范围之内发挥，对于艺术是最好的训练。在这一点上，贫穷不但可以说是思想的导师，并且是风格的导师；它教精神与肉体同样懂得澹泊。时间与言语受了限制，你就不会说废话，而且养成了只从要点着想的习惯。因为生活的时间不多，你倒反过了双倍的

生活。

克利斯朵夫的情形就是这样。他在羁绁之下参透了自由的价值；他绝对不为无聊的行动与言语而浪费宝贵的光阴。他天生是多产的，兴之所至，往往下笔不能自休，思想虽然真诚，可是毫无选择：现在他不得不利用最短的时间写出最丰富的内容，那些缺点就给纠正了。对于他精神方面艺术方面的发展，这是最重大的影响，——远过于老师的教导与名作的榜样。在他个性酝酿成熟的那几年内，他养成了一种习惯，把音乐看作一种确切的语言，每个音有每个音的意义；他痛恨那些言之无物的音乐家。

然而他当时所作的曲子还谈不上自我表现，因为他根本还没发见他的自我。教育把许多现成的感情灌输给儿童，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克利斯朵夫就在这一大堆现成的感情中摸索，想找出他自己。他对自己真正的性格只有一些直觉；青春期的热情，还没有象一声霹雳廓清天空的云雾那样，把他的个性从假借得来的衣服下面发掘出来。在他心中，暧昧而强烈的预感，和一些摆脱不掉而与自己不相干的回忆混在一起。他痛恨这些谎言，又看了写出来的东西远不及他所想的而懊丧。他很苦闷的怀疑自己。但他又不肯吃了莫名其妙的败仗就算了，发愤要写出更好的，伟大的作品。不幸他老是失败。写的时候往往还有幻想，以为不坏；过后他又觉得毫无价值，把东西撕掉，烧掉。而他最难堪的是，那些应时的曲子，他作品中最坏的一部分，偏偏给人家珍藏起来，没法销毁，——例如为庆祝亲王诞辰所作的协奏

曲《王家的鹰》，为公主亚台拉伊特出阁所写的颂歌，都被人不惜工本，用精致的版本印出来，使他恶俗不堪的成绩永垂后世：——因为他是相信后世的。……想到这样的羞辱，他竟哭了。

多紧张的年月！无休无歇！辛苦的工作没有一点儿调剂。没有游戏，没有朋友。他怎么能有呢？下午，别的孩子玩耍的时候，小克利斯朵夫正拧着眉头，集中精神，在尘埃满目，光线不足的戏院里，坐在乐谱架前面。晚上，别的孩子已经睡觉了，他还是在那儿，筋疲力尽的软瘫在椅子上。

他和兄弟们绝对谈不到亲切。最小的一个，恩斯德，十二岁，是个下流无耻的小坏蛋，整天跟一批和他差不多的小无赖鬼混，不但学了种种的坏习气，而且还有些丢人的恶癖，为老实的克利斯朵夫想也没想到，而有天发觉了不胜痛恨。至于洛陶夫，丹奥陶伯伯最喜欢的那个，是预备学生意的。他规矩，安分，可是性情阴险，自以为比克利斯朵夫高明万倍，不承认他在家里有什么权，只觉得吃他挣来的面包是应当的。他跟着父亲伯父恨克利斯朵夫，学他们那套胡说乱道。两兄弟都不喜欢音乐；洛陶夫为了模仿丹奥陶伯伯，还故意装做瞧不起音乐。克利斯朵夫把当家的角色看得很认真，他的监督与训诫使小兄弟们感到拘束，想起来反抗；但克利斯朵夫拳头又结实，对自己的权限又看得很清，把两个兄弟收拾得服服帖帖。可是他们尽可拿他随意摆布，利用他的轻信做的圈套无不成功。他们拐骗他的钱，扯着弥天大谎，再在背后嘲笑他。而克利斯朵夫是永远会上当

的。他极需要人家的爱，听到一个亲热的字眼就会怨气全消，得到一点儿感情就会原谅一切。有一次，小兄弟俩假情假意的和他拥抱，使他感动得流泪，乘机把觊觎已久的亲王送的金表骗上了手，又偷偷的笑他的傻；克利斯朵夫碰巧听见了，不禁信心大为动摇。他瞧不起他们，但因为天生的需要爱人家，相信人家，所以还是继续受骗。他也明明知道，他恨自己，一发觉兄弟俩要弄他，就把他们揍一顿。可是事过境迁，只要他们再丢下什么饵，他又会上钩的。

可是还有更辛酸的事呢。他从有心讨好的邻人那边，知道父亲说他坏话。曼希沃从前为了儿子的光荣大为得意，此刻却不知羞耻的嫉妒起来。他要想法把孩子压倒。这简直是荒谬绝伦，唯有付之一笑，便是生气也大可不必：因为曼希沃对自己做的事也莫名其妙，只是为了失意而恼羞成怒。克利斯朵夫一声不出，怕一开口就会说出太重的话，但心里是气忿极了。

晚上大家一块儿吃晚饭的时候，没有一点儿家庭的乐趣：围着灯光，对着斑斑污点的桌布，听着无聊的废话跟咀嚼的声音，克利斯朵夫觉得他们又可恨，又可怜，而结果还是情不自禁的要爱他们！他只跟好妈妈一个人还有些息息相通的感情。但鲁意莎和他一样整天的辛苦，到晚上已经毫无精神，差不多一句话也不说，吃过晚饭在椅子上补着袜子就打瞌睡了。而且她那种好心使她对丈夫和三个孩子的感情不加区别；她一视同仁的爱他们。所以克利斯朵夫不能把母亲当知己，虽然他极需要一个知己。

于是他把一切都藏在心里，几天的不开口，咬着牙齿做他那些单调而辛苦的工作。这种生活方式对儿童是很危险的，尤其在发育期间，身体的组织特别敏感，容易受到损害而一辈子不能恢复。克利斯朵夫的健康因之大受影响。父母原来给他一副好筋骨，一个毫无斑点的健康的身体。可是过度的疲劳，小小年纪就得为生活操心，等于在身上替痛苦开了一个窟窿；而一朝有了这窟窿，他的结实的身体只能给痛苦添加养料。他很早就有神经不健全的征象，小时候一不如意就会发晕，抽风，呕吐。到七八岁刚在音乐会中露面的时代，他睡眠不安，梦里会说话，叫嚷，或是哭，或是笑：只要他有了什么心事，这些病态的现象就会复发。接着是剧烈的头疼，一忽儿痛在颈窝或太阳穴里，一忽儿头上象有顶铅帽子压着。眼睛也使他不好过：有时象针尖戳入眼窠，又常常眼花得不能看书，必需停止几分钟。吃的东西不够，不卫生，不规则，把他强健的胃弄坏了：不是肚子疼，便是泻肚子，把他搅得四肢无力。但使他最受不了的是心脏：它简直象发疯一般的没有规律，忽而扑通扑通的在胸中乱跳，仿佛要爆裂了；忽而有气无力，好似要停下来了。夜里，孩子体温的倏升倏降真是怕人，它能从高热度一变而为贫血的低温度。他一下子热得发烧，一下子冷得发抖，他闷死了，喉咙管打了结，有个核子塞在那里使他没法呼吸。——当然，他慌张到极点，一方面不敢把这些感觉告诉父母，一方面却不断的加以分析；而精神越集中，病痛的程度越加增，或者还创造出一些新的痛苦。他把知道的病名都轮流的加在自

己身上：以为眼睛快要瞎了，又因为走路的时候偶然发晕，便以为马上要倒下去死了。——永远是这种夭折的恐怖缠绕他，压迫他，紧紧的跟着他。哎！要是他非死不可，至少不要现在就死，在他还没有胜利之前死！……

胜利……那个执着的念头老在他胸中燃烧，虽然他并没意识到；而他筋疲力尽，不胜厌恶的在人生的臭沟中挣扎的时候，也老是那个念头在支持他！那是一种渺茫而强烈的感觉，感觉到他将来的成就和现在的成就……现在的成就？难道就是这么一个神经质的，病态的，在乐队里拉着提琴和写些平庸的协奏曲的孩子吗？——不是的。真正的他决不是这样的一个孩子。那不过是个外表，是一天的面目，决不是他的本体。而他的本体，跟他目前的面貌，目前的思想形式，都不相干。这一点他知道很清楚。只要照一照镜子，他就认不得自己。这张又阔又红的脸，浓厚的眉毛，深陷的小眼睛，下端臃肿而鼻孔大张的短鼻子，狠巴巴的牙床骨，撅起的嘴巴，这整个又丑又俗的面具跟他全不相干。而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也一样找不到自己。他批判自己，知道现在所作的东西和他现在的人都毫无出息。可是将来会变成怎样的人，能写出怎样的作品，他的确很有把握。有时他责备自己这种信念，以为那是骄傲的谎话；他要教自己屈辱，教自己痛苦，作为对自己的惩罚。然而信念历久不变，什么都不能使它动摇。不管他做什么，想什么，没有一宗思想、一件行为、一件作品、有他自己在内，把自己表白出来的。他知道这一点，他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最真实的他并

非目前的他，而是明日的他……没有问题，将来一定能显出自己来的！……他胸中充满了这种信仰，他醉心于这道光明！啊！但愿今天不要把他中途拦住了！但愿自己不要掉在今天所安排的陷阱之中！……

他抱着这样的心情，把他的一叶扁舟在时间的洪流中直放出去，他目不旁视，危然肃立，把着舵，眼睛直望着彼岸。在乐队里，和饶舌的乐师在一块儿的时候，在饭桌上，和家人在一块儿的时候，在爵府里，心不在焉的弹着琴为傀儡似的贵族消闲的时候，他老是生活在这个不可知的，一个小小的原子就能毁灭的未来中间。

他一个人在顶楼上对着破钢琴。天色垂暮，日光将尽。他使劲睁着眼睛读谱，直读到完全天黑的时候。以往的伟大的灵魂流露在纸上的深情，使他大为感动，连眼泪都冒上来了。仿佛背后就站着个亲爱的人，脸上还感觉到他呼出来的气息，两条手臂快来搂住他的脖子了。他打了个寒噤转过身去。他明明觉得，明明知道不是孤独的。身边的确有一颗爱他的，也是他爱的灵魂。他因为没法抓住它而叹息。但便是这点儿苦闷，和他出神的境界交错之下，骨子里还是甜蜜的。甚至那种惆怅也不是黯淡的。他想到在这些音乐中再生的亲爱的大师，以往的天才。他抱着一腔热爱，想到那种人间天上的欢乐，——没有问题，这是他光荣的朋友们的收获，既然他们的欢乐的余辉也还有这么些热意。他梦想要和他们一样，布施几道爱的光芒。他自己的苦难，不就是见到了神明的笑容而苏慰的吗？将来得轮到他来做神明了！做个欢乐的中心，做个生命的太阳！……

可是，等到有一天他能和他心爱的人们并肩的时候，达到他企慕的一片光明的欢乐的时候，他又要感到幻灭了……

第二部 奥　多

某星期日，乐队指挥多皮阿·帕弗，请克利斯朵夫到离城一小时的乡间别墅去吃饭。他搭着莱茵河的船。在舱面上，他坐在一个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少年旁边，那少年看他来了，就很殷勤的把身子让过一点。克利斯朵夫并没留意。可是过了一忽儿，他觉得那邻座的人老在打量他，便也瞅了他一眼，看见他金黄的头发光溜溜的梳在一边，脸蛋儿又红又胖，嘴唇上隐约有些短髭，虽是竭力装做绅士模样，仍脱不了大孩子神气。他穿得非常讲究：法兰绒服装，浅色手套，白皮鞋，淡蓝领带，还拿着一根很细的手杖。他在眼梢里偷觑着克利斯朵夫，可并不转过头来，脖子直僵僵的象只母鸡。只要克利斯朵夫一望他，他就脸红耳赤，从袋里掏出报纸，装做一心一意的读报。可是几分钟以后，他又抢着把克利斯朵夫掉在地下的帽子给捡起来。克利斯朵夫对于那么周到的礼貌觉得奇怪，把他又瞧了一眼，他又脸红了；克利斯朵夫冷冷的谢了一声，因为他不喜欢这种过分的殷勤，不愿意人家管他的事。可是受到这番奉承，他心里毕竟是怪舒服的。

一忽儿他把这些都忘了，只注意着一路的风景。他好

久没有能出城，所以尽量吟味着刮在脸上的风，船头的水声，浩荡的河面，岸上时刻变换的风景：灰色的平淡无奇的崖岸，一半浸在水里的丛柳，金黄的葡萄藤，有好多传说的削壁，城镇上矗立着哉特式的钟楼，和工厂里黑烟缭绕的烟突。他正在自言自语的出神，邻座的少年却怯生生的，嗄着嗓子，穿插几句关于那些修葺完整，挂满了常春藤的废墟的掌故。他说着话，仿佛对自己演讲似的。克利斯朵夫给他提起了兴致，便向他问长问短。对方马上抢着回答，很高兴能够显显他的才学，嘴里老是把克利斯朵夫叫做宫廷提琴师先生。

“敢情你认得我吗？”克利斯朵夫问。

“哦！是的，”少年那种天真的钦佩的口吻，教克利斯朵夫听了非常得意。

他们就此搭讪起来。那少年在音乐会中看见过克利斯朵夫，而人家所说的关于克利斯朵夫的故事更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并没说出这一点，可是克利斯朵夫体会得到，并且还因之而惊喜交集。从来没有人对他用过这种感动的恭敬的口吻。他继续打听关于一路上城镇的史迹，那少年就把最近才得来的知识一齐搬出来，使克利斯朵夫大为钦佩。但这不过是他们的借题发挥：两人真正的兴趣是在于认识对方的人。他们不敢直捷爽快的提到正文，只偶尔提出一两句笨拙的问话。终于他们下了决心；克利斯朵夫才知道这位新朋友叫做“奥多·狄哀纳先生”，是城里一个富商的儿子。一谈之下，他们当然发见了共同的熟人，话慢慢的多

起来了。船到了克利斯朵夫的目的地的时候，他们正谈得非常有劲。奥多也在这儿下船。这种巧事，他们认为非常奇怪。克利斯朵夫提议在午餐以前随便溜溜，于是两人就往田野里走去。克利斯朵夫亲热的挽着奥多的手臂，告诉他自己的计划，好象从小就认识他的。他因为年龄相仿的同伴一个也没有，所以和这个有教养，有知识，对他表示好感的少年在一块儿，感到说不出的快乐。

时间过得很快，克利斯朵夫可不觉得。狄哀纳因为青年音乐家对他那么信任而很得意，也不敢提醒他午餐的时间已经到了。最后他认为非说不可的时候，克利斯朵夫正在树林中往山岗上爬去，回答他到了高头再说；而一到岗上，他又往草地上躺下，仿佛准备在那儿呆上一天似的。过了一刻钟，狄哀纳看他全没动身的意思，就很胆小的又说了一遍："你的中饭怎么办呢？"

克利斯朵夫仰躺在那里，把手枕着头，满不在乎的回答说："管它！"

说完了他望着奥多，看到他吃惊的神气，便笑起来，补充了两句："这儿太舒服了，我不去了。让他们等吧！"

他抬起半个身子，接着又说："你有事吗？没有，是不是？我看还是这样吧：咱们一块儿去吃饭。我认得一家乡村饭店。"

狄哀纳很想反对，并不是有谁等着他，而是因为要他突然之间决定一件事有点儿为难：他很有规律，什么都得事先有个准备。可是克利斯朵夫说话的口吻简直不容许人家反

对，他只得由他摆布。于是两人又谈下去了。

到了饭店，兴致就差了点儿。他们想着谁作东道的问题，各人都要争面子做主人：一个是因为有钱，一个是因为没有钱。他们嘴上不说，但狄哀纳点菜的时候，竭力装出俨然的口气；克利斯朵夫看破了他的用意，就点些更精致的菜表示抢做主人，还故意显得态度很自然。狄哀纳想再争一下，抢着挑酒，克利斯朵夫狠狠的瞪了他一眼，拣饭店里最贵的一瓶要了来。

对着那些丰盛的饭菜，他们都觉得胆小了，一时话也没有了：既不敢痛痛快快的吃，举动也变得很僵。他们忽然想到对方是个陌生人，不由得留了神。两人拚命找话来说，总是说不下去。开头半个钟点真是窘到极点。幸而酒饭起了作用，彼此的眼神表示有了信心。尤其是难得这样大吃大喝的克利斯朵夫，话特别的多。他讲他生活的艰难；而奥多也不再拘谨，说他也并不快乐。他娇弱，胆小，常常受同伴的欺侮。他们嘲笑他，因为他看不上他们的举动而恨他，要弄他。——克利斯朵夫握着拳头，说要是给他看到了，他们一定得吃些苦。——奥多也得不到父母的了解。那种苦闷克利斯朵夫是知道的；他们俩便同病相怜。狄哀纳家里想要他做个商人，接父亲的事。他可是想做诗人，哪怕要象席勒一样逃出本乡，尝遍千辛万苦，还是要做诗人！（而且父亲的财产将来全是他的，也不是个小数目。）他红着脸说已经写过几首关于生活的苦恼的诗，可是不敢念出来，虽然克利斯朵夫再三要求。最后，他终于感动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吟

了二三首。克利斯朵夫认为妙极了。他们互相说出心中的计划：将来，他们要写剧本，写歌曲。他们彼此钦佩。除了克利斯朵夫音乐的名气，他的魄力与举动的大胆也使奥多觉得了不起。克利斯朵夫可佩服奥多的温文尔雅，落落大方，——在这个世界上一切原是相对的，——也佩服他的博学多闻，那是克利斯朵夫完全没有而非常渴望的。

他们吃了饭昏昏欲睡，把肘子靠在桌上，轮流的讲着，听着，眼神都显得非常温柔。大半个下午过去了，该动身了，奥多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去抢账单，可是给克利斯朵夫气愤愤的眼睛一瞪，就不敢坚持了。克利斯朵夫只担心一件事，怕身边的钱不够付账；那时他可决不让奥多知道，预备拿出表来。可是还不到这地步；那顿饭只花了他差不多一个月的收入。

两人重新走下山坡。松林里已经展开傍晚的阴影；树尖还在夕阳中庄严的摆动，发出一片波涛声；遍地是紫色的松针，象地毯似的踏上去没有一点儿声响。他们俩一句话也不说。克利斯朵夫心旌摇摇，有股异样的、甜美的感觉，他很快乐，想说话，紧张到极点。他停了一会，奥多也跟着停下。四下里寂静无声。一群苍蝇在一道阳光中嗡嗡的响。一根枯枝掉在地下。克利斯朵夫抓着奥多的手，声音抖动着问：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奥多嘟囔着回答：“愿意的。”

他们握着手，心儿直跳，简直不敢互相看一眼。

过了一会，他们又往前走，两人之间隔着几步路，把树林走完了也不再说一句话：他们怕自己，怕心里那种神秘的激动，脚下走得很快，直走出了树荫方始停下。到了那儿，他们定了定神，挽着手，欣赏着清明恬静的晚景，断断续续的吐出一言半语。

两人上了船，坐在船首，在明亮的夜色中勉强谈些不相干的话，可是根本没有听，只觉得懒洋洋的快乐极了：既不需要谈话，也不需要握手，甚至也用不着互相望一望：他们不是已经心心相印了吗？

快到岸的时候，他们约定下星期日相会。克利斯朵夫把奥多一直送到他家的大门口。在黯淡的煤气灯下，彼此羞怯的笑了笑，很感动的，喃喃的说了声"再会"。两人分别之后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几小时以来，他们精神那么紧张，直要费尽气力才能找出一言半语来打破沉默，把他们磨得累死了。

克利斯朵夫一个人摸黑回去，心在那里唱着："我有个朋友了，我有个朋友了！"他什么都看不见了，什么都听不到了，什么也不想了。

一回家，他马上睡熟了，可是夜里醒了二三次，仿佛有个摆脱不掉的念头在那儿惊扰他。他再三说着："我有个朋友了，"说完又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他觉得一切好似做了一个梦。为了证明不是梦，他尽量回想隔天所有的小事。教学生的时候他还在回想；下午在乐队里又是那样的心不在焉，甚至一出门就记不起刚才奏的是什么东西。

回家他看见有封信等着他。他根本用不到想它是哪儿来的，就跑去关着房门细读。淡蓝色的信纸，工整，细长，柔软的字体，段落分明的写着：

"亲爱的克利斯朵夫先生，——我可以称为我极尊敬的朋友吗？

"我念念不忘的想着昨天的聚首，并且要谢谢你的盛意。我真感激你对我的一切：你的可爱的谈话，愉快的散步，还有出色的午餐！我只因为你破费了那么多钱而觉得抱歉。昨天真是过得太好了！我们的相遇岂非是出于天意吗？我觉得这是命中注定的。一想到下星期的约会，我就不胜欣慰！但望你不致因为爽约而与宫廷乐长先生有何不快，否则我真是太过意不去了！

"亲爱的克利斯朵夫先生，我永远是你的忠仆与朋友　　　　　　　　　　奥多·狄哀纳

"附笔：——下星期日请勿枉驾敝寓，最好至公园

相见。”

克利斯朵夫含着泪读完了信，把它吻着，大声笑着，在床上仰着身子把两腿往空中高高的举了一下，然后立刻坐上桌子，拿起笔来写回信，连一分钟都不能等。可是他没有写信的习惯：不知道怎样表现他满腹的热情。笔尖戳破了信纸，墨水沾污了手指，他急得直跺脚。他吐着舌头换了五六次稿纸，终于用歪歪斜斜，高低不一的字把信写成了，别字连篇是不必说的：

“我的灵魂！为什么你为了我爱你，就说感激的话呢？我不是告诉你，没有认识你之前我是怎样的忧郁怎样的孤独么？你的友谊对我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昨天我是幸福了，幸福了！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念着你的信，快活得哭了。是的，你别怀疑，我们的相识是命运决定的：它要我们结为朋友，做一些大事业。朋友这个字多甜蜜！哪里想得到我竟会有个朋友的？噢！你不会离开我的吧？你对我是永远忠实的吧？永远！永远！……一块儿长大，一块儿工作，我把我音乐的奇想，把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古怪东西，你把你的智慧与惊人的才学，共同合作，那才美呢！你知道的事情真多！我从来没见过象你这样聪明的人。有时候我很着急：觉得不够资格做你的朋友。你这样高尚，这样有本领，居然肯爱我这样一个俗物，我真是感激不尽！

……啊，不！我刚才说过不应该提到感激两字！朋友之间谈不到恩德。我是不受人家施舍的！我们相爱，我们就是平等的。我恨不得早些看到你！好吧，你不愿意我上你家里去，我就不去，虽然我不大明白你干么要这样谨慎；——可是你比我聪明，你一定不会错的……

"还有一句话！你永远不能提到钱。我恨钱，听到钱这个字就恨。虽然我没有钱，可还有力量款待我的朋友；为了朋友把所有的东西拿出来才是我的乐事。你不是也会这样的吗？我需要的时候，你不是会把你全部的家产给我吗？——可是这种情形是永远不会有的！我有手，有脑子，不愁没有饭吃。——好，星期日见罢！——天哪！要跟你分别整整的一星期！而两天以前，我还不认识你呢！我真不懂，没有你跟我做朋友的时候，我怎么能活了那么些年的！——我们的指挥想埋怨我。我可不在乎，你更用不着操心！那些人跟我有什么相干？不管是现在是将来，他们对我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罢！我心里只有你。你得爱我啊，我的灵魂！你得象我爱你一样的爱我！我是你的，你的，从头到脚都永远是你的。

克利斯朵夫"

克利斯朵夫在那个星期中等得心烦意躁。他特意走了好多路绕到奥多住的地方，在四周徘徊，并不是想看到他本人，但看到他的家已经使他紧张到脸上一忽儿红一忽儿白。

到星期四，他忍不住了，又写了第二封信，比第一封更热烈。奥多的复信也是一派多愁善感的气息。

终于到了星期日，奥多准时而至。可是克利斯朵夫在公园走道上已经等了快有一个钟点，在那里发急了。他怕奥多害病，至于奥多会不会失约，他根本没有这念头。他老是轻轻的念着："天哪！希望他来呀！"他捡起走道上的小石子拿棍子敲着，暗暗的说，如果连着三下敲不着，奥多就不会来了，敲着的话，奥多会立刻出现。可是虽然他那么留神，玩艺儿也并不难，他竟连失三下。正在那个时候，奥多倒是不慌不忙的来了：因为奥多就在最激动的时候也是规行矩步的。克利斯朵夫奔过去，嗄着嗓子招呼他：你好。奥多也回答了一声：你好。随后他们再也找不到话，除非说些天气极好，此刻正是十点五分或六分，要不然就是十点十分（因为爵府的大钟老是走得慢的）一类的话。

他们上车站搭火车到邻近的一个名胜区。路上他们谈不到十句话，便是想用富有表情的眼神来补充，也没有什么结果。他们想从眼睛里表示两人是何等样的朋友，可是表示不出，只象在那里做戏。克利斯朵夫发见了这一点，心里很难堪。他不懂：怎么一小时以前满腹的感情，现在非但无法表白，并且感觉不到了。奥多也许对这个境界没有体会得这样清楚，因为他不象克利斯朵夫那么真，比较把自己看得重；但他也感到失望。原因是两个孩子的感情在离别的一星期内所达到的高峰，没法在现实生活中维持，而一旦重新相见之下，第一个印象便是发觉各人想的全是虚幻的。唯

一的办法是放弃那些幻象，但他们不能毅然决然的承认这一点。

他们在乡间溜了一天，始终摆脱不了那种不痛快的情绪。那天是过节的日子：乡村客店和树林里都挤满了游客，——全是一般小布尔乔亚的家庭，叫叫嚷嚷的，随处吃东西。两人心绪愈加坏了，认为便是这些讨厌的人使他们没法再象上次一样的无拘无束。可是他们照旧谈着，搜索枯肠的找出话来，生怕没有话说。奥多搬出书本上的知识。克利斯朵夫提到音乐作品与小提琴演奏的技术问题。他们教彼此受罪，自己听了自己的话也觉得受罪。他们可依旧讲个不停，提心吊胆的唯恐中断：因为一静下来，不是冷冰冰的更有了个窟窿吗？奥多想哭出来，克利斯朵夫差点儿丢下朋友跑掉，因为他恼羞成怒，烦闷极了。

直等到搭车回去以前一个钟点，他们的精神才松动。树林深处有条狗的声音；它在那儿追着什么。克利斯朵夫提议躲在它经过的路上，瞧瞧那被狗追逐的野兽。他们在密林中乱跑。狗一忽儿走远，一忽儿走近。他们或左或右，忽前忽后的跟着它。狗叫得更凶了，那种杀气腾腾的狂吠，表示它已经急得冒火；它向他们这边奔来了。小径里有些车轮的沟槽，铺满了枯叶，克利斯朵夫和奥多伏在上面，屏着气等着。吠声没有了；狗失掉了它的线索，远远的叫了一声之后，树林里顿时静下来。万籁俱寂，只有无数的生物一刻不停的蛀着树木，摧毁森林的虫豸在那里神秘的蠕动，——那是无休无歇的死的气息。两个孩子听着，呆着不动。正

当他们灰心了想站起来说一声"完啦，它不会来了"的时候，——忽然一头野兔从密林中向他们直窜过来：他们同时看到了，快活的叫起来。野兔从地上一窜，跳往旁边，一个筋斗栽到小树林里；树叶纷披的波动，象水面上一下子就消失的皱纹。他们后悔不该那么叫一声，但这点儿小事已经把他们逗乐了。他们想着野兔吓得栽筋斗的模样，笑弯了腰；克利斯朵夫还很滑稽的学它的样，奥多跟着也来了。然后他们俩一个追，一个逃的玩起来。奥多做野兔，克利斯朵夫做狗，在树林中，在草原上，往来驰骋，穿过篱垣，跳过土沟。一个乡下人直着嗓子大嚷，因为他们窜进了麦田；他们可照旧奔着。克利斯朵夫学狗叫学得那么逼真，奥多笑得直流眼泪。最后，他们在斜坡上往下滚，一路发疯似的大叫大喊。赶到他们连一个字都说不上来的时候，就坐在地下，笑盈盈的彼此瞧着。现在他们可快活了，不恼自己了。因为这一下他们不再扮什么生死之交的角色，只痛痛快快的露出了他们的本来面目，两个孩子的面目。

他们手挽着手回去，唱着莫名其妙的歌；可是快进城的时候，又想要装腔作势，把两人姓名的缩写，交错着刻在最后一株树上。幸而他们兴高采烈，把那套多情的玩艺儿给忘了，在回家的火车上，只要眼睛碰在一起，就禁不住哈哈大笑。他们一边告别，一边说这一天真是过得"太有劲"了。而分手之后，两人更觉得那句话是不错的。

他们又开始惨淡经营，比蜜蜂更耐性更巧妙：只凭一些平淡无奇的零星的回忆，居然把彼此的友谊和他们自己都构成一幅美妙的图画。两人花了一星期的时间把对方理想化，然后到星期日见面；虽然事实与幻象差得很远，但他们已经看不见那个差别了。

他们都认为能和对方做朋友是值得骄傲的。截然不同的性格反而使他们接近。克利斯朵夫没有见过比奥多更漂亮的人物。纤巧的手，美丽的头发，鲜艳的皮色，羞怯的谈吐，彬彬有礼的举动，整齐清洁的服装，都使克利斯朵夫看了喜欢。奥多却是给克利斯朵夫充沛的精力跟独立不羁的性格唬住了。几百年遗传下来的根性，使他对一切权势都诚惶诚恐的抱着敬意。现在跟一个天生瞧不起成规的同伴混在一块儿，他不免又惊又喜。听着克利斯朵夫批评城里有声望的人，看他肆无忌惮的学大公爵的举动，奥多微微发抖，有种恐怖的快感。克利斯朵夫一发觉自己有这种魔力，便越发过火的拿出他嘻笑怒骂的脾气，象老革命党似的把社会的习俗，国家的法律，攻击得体无完肤。奥多听着又害怕又高兴，大着胆子附和几句，但事先总得瞧瞧周围有没有人。

两人一同散步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喜欢爬在人家墙上

采果子，一看见什么栅栏上写着闲人莫入的字，就故意要跳过去。奥多心惊胆战，唯恐被人撞见；但这些情绪自有一种快感，而晚上回家之后还自以为英雄好汉。他战战兢兢的佩服克利斯朵夫。凡事只要听朋友安排：他服从的本能不是得到了满足吗？克利斯朵夫也从来不要他费心打主意：他决定一切，替他分配一天的时间，甚至一辈子的时间，不容分辩的为奥多定下将来的计划，象定他自己的一样。奥多听到克利斯朵夫支配他的财产，将来造一所独出心裁的戏院，未免有些愤懑，可是也赞成了。他朋友认为大商人奥多·狄哀纳先生所挣的钱，再没有比这个更高尚的用途，说话时那种独断的口吻，吓得奥多不敢表示异议，而那种深信不疑的态度，使奥多也相信了他的主张。克利斯朵夫想不到这个会拂逆奥多的意志。天生是专断的脾气，他不能想象朋友或许另外有个志愿。要是奥多表示出一个不同的欲望，他会毫不迟疑的把自己的牺牲。他还恨不得多牺牲一些呢。他极希望能为了朋友去冒险，有个机会表现一下他友谊的深度。他渴望散步的时候遇上什么危险，让他勇往直前的去抵抗。为了奥多，他便是死也死得快乐的。目前他只能小心翼翼的照顾他，遇到难走的路，象搀小姑娘似的搀着他；他怕他累了，怕他热了，怕他冷了；坐在树底下，就脱下自己的上装披在他肩上；一同走路的时候，又替他拿着大衣，他简直想把朋友抱着走呢。他不胜怜爱的瞅着他，象个动了爱情的人。他的确是动了爱情了。

他自己可不知道，他还不懂什么叫做爱情。但他们在

一块儿的时候，有时他会象初交那天在松林中一样，觉得心荡神驰，身上一热，血都上了头脸。他怕了。两个孩子不约而同的，慌慌张张的在路上忽前忽后，彼此躲开；他们假装在灌木丛中找桑实，只不懂为什么心会这样乱。

在他们的信里头，这些感情表现得尤其热烈，而且也不用怕和事实抵触，自欺欺人的幻想丝毫不受妨碍。他们每周要通信二三次，都是热烈的抒情的表现，差不多不谈实际的事，只用晦涩的文句提出一些严重的问题，常常从极度的兴奋一变而为绝望。他们互称为“我的宝贝，我的希望，我的爱，我的我”。他们滥用“灵魂”这个字眼，把自己可悲的命运描写得可歌可泣，一方面又因为把自己的苦难扰乱了朋友而难过。

“亲爱的，我很生气，”克利斯朵夫写道，“因为我给了你痛苦。我受不了你痛苦：你不应该痛苦，我不愿意你痛苦。(他在这两句下面划了一道线，把信纸都戳破了。)要是你痛苦了，我哪儿去找生活的勇气呢？要你快乐了，我才会快乐。噢！你快乐吧！所有的苦难都给我吧，那是我乐于忍受的！你得想到我！爱我！我需要人家爱我。你的爱情之中有股暖气，可以给我生命。唉，你真不知道我冷得发抖呢！我心里仿佛是寒风凛冽的冬天。噢！我拥抱你的灵魂。”

“我的思想亲吻你的思想，”奥多回答。

“我把你的头抱在手里，”克利斯朵夫又写道；“凡是我嘴上没有说过的，将来也不会说的，都由我整个的心灵来表现。我拥抱你，象我爱你一样的热烈。你瞧罢！”

奥多假装怀疑他："你爱我，是不是象我爱你一样呢？"

"噢！天哪！"克利斯朵夫嚷道，"岂止一样，而是十倍、百倍、千倍于你！怎么！难道你不觉得吗？你要我怎么样才能打动你的心呢？"

"我们的友情多美啊！"奥多叹道。"从古以来可有这样的感情吗？多甜蜜，多新鲜，跟梦一样。但愿它别消散了！要是你不爱我了，我怎么办呢？"

"亲爱的，你多糊涂，"克利斯朵夫回答。"原谅我责备你，这种小心眼儿的恐惧使我愤慨。你怎么能问我会不爱你呢？对于我，活着就是为爱你。哪怕是死也消灭不了我的爱。你要毁灭我的爱也办不到。纵使你欺骗我，使我心碎肠断，我一边死一边还要祝福你，拿你感应与我的爱来祝福你。你这种忧虑是对不起人的，千万勿再拿这些念头来使你自己受罪，使我伤心！"

可是过了一星期轮到他这么写了：

"三天以来，我听不到你的一言半语。我浑身发抖了。你把我忘了吗？想到这点，我的血都凉了……对啦，你把我忘了……前天，我已经觉得你对我冷淡。你不爱我了！你想离开我了！……告诉你：你要忘了我，欺骗我，我会杀死你象杀条狗一样！"

"亲爱的，你侮辱我，"奥多呻吟着说。"你使我流泪。我可是冤枉的。可是你爱怎办就怎办罢。你对我可以为所欲为，甚至你毁灭了我的灵魂，我还会留下一道光明来爱你！"

"神灵在上！"克利斯朵夫嚷道。"我使我的朋友哭了！

……咒我罢！打我罢！把我摔在地下罢！我该死！我不配受你的爱！”

他们信上的地址有特别的写法，邮票有特别的粘法，斜粘在信封的右下角，表示跟他们写给普通人的信不同。这些孩子气的玩艺儿对他们的确有爱情那样神秘的魅力。

有一天，克利斯朵夫教课回来，在一条邻近的街上看见奥多跟一个年纪相仿的少年亲热的谈着笑着。克利斯朵夫的脸发了白，瞅着他们，看他们在拐角儿上不见了。他们没有看见他。他回到家里，仿佛乌云遮着太阳，一切都黑了。

下星期日见面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先是一句不提。溜达了半小时，他才声音嘶嗄的说："星期三我在十字街头看到你的。"

"哦！"奥多回答了一声，脸红了。

克利斯朵夫接着说："那天不光是你一个人呢。"

"是的，我跟别人在一块儿。"

克利斯朵夫咽了口唾沫，假装若无其事的问：

"跟谁呢？"

"我的表兄弟法朗兹。"

"哦！"

克利斯朵夫停了一会又说："你没跟我提过他。"

"他住在莱纳巴哈。"

"你跟他常见面吗？"

"他有时到这儿来的。"

"你也上他那儿去吗？"

"有时候也去。"

“哦！”克利斯朵夫又哼了一声。

奥多想换个题目，把在树上啄磨的一头鸟指给朋友看。他们便扯到别的事去了。十分钟以后，克利斯朵夫忽然又问：

“你们俩很好吗？”

“你说谁啊？”奥多问。

（他心里很明白说的是谁。）

“你跟你的表兄弟啰。”

“是的。你为什么要问？”

“不为什么。”

奥多不大喜欢这位表兄弟，因为常常给他要弄。可是有种古怪的淘气的本能，使他补上一句：“他是挺可爱的。”

“谁？”克利斯朵夫问。

（他也知道是谁。）

“法朗兹啰。”

奥多以为克利斯朵夫有话要说了；但他好象没听见，只管在榛树上折着桠枝。

“他好玩得很，老是有故事讲的，”奥多又道。

克利斯朵夫心不在意的打着唿哨。

奥多可更进一步：“他又那么聪明……那么漂亮！……”

克利斯朵夫耸耸肩，仿佛说：“这家伙跟我有什么相干？”

奥多因为逗不出话来，还想往下说，克利斯朵夫却是很不客气的把他岔开了，指着远远的一个目标提议奔过去。

整个下午，他们不再提了：可是彼此很冷淡，装出那种平素没有的过分的礼貌，尤其在克利斯朵夫这方面。他的话老在喉咙口。终于他忍不住了，对着跟在后面五六步远的奥多转过身来，气势汹汹的抓着他的手，把话一齐倒了出来：

“听我说，奥多！我不愿意你跟法朗兹亲热，因为……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不愿意你爱别人甚于爱我！我不愿意！你不是知道的吗，你是我的一切。你不能……你不该……要是我丢了你，我只有死了！我不知道会做出些什么事来。我会自杀，也会杀死你。噢！对不起！……”

他眼泪都涌了出来。

他这种痛苦，真实的程度甚至会说出威胁人的话，使奥多又感动又惊骇，赶紧发誓，说他目前，将来，永远不会象爱克利斯朵夫一样的去爱别人，又说他根本不把法朗兹放在心上，倘若克利斯朵夫要他不跟表兄弟见面，他就永远不跟表兄弟见面。克利斯朵夫把这些话直咽到肚子里，他的心活过来了。他大声的呼着气，大声的笑着，真情洋溢的谢了奥多。他对自己刚才那一场觉得很惭愧；但心中确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们面对面站着，握着手，一动也不动。两人都非常的快乐，非常的窘。他们一声不出的踏上归途，接着又谈起话来，恢复了愉快的心情，觉得彼此更亲密了。

但这一类的吵架并非只此一遭。奥多发觉他对克利斯朵夫有这点儿力量以后，便想滥用这力量；他知道了哪儿是要害，就忍不住要动手去碰。并非他乐于看克利斯朵夫生

气；那他是挺怕的呢。但折磨克利斯朵夫等于证实自己的力量。他并不凶恶，而是有些女孩子脾气。

所以他虽然许了愿，照旧和法朗兹或什么别的同伴公然挽着手，故意叫叫嚷嚷，做出不自然的笑。克利斯朵夫埋怨他，他只是嘻嘻哈哈，直要看到克利斯朵夫眼神变了，嘴唇发抖，他才着了慌，改变语气，答应下次不再来了。可是第二天他还是这么一套。克利斯朵夫写些措辞激烈的信给他，称他为：

“坏蛋！但愿从今以后再也听不到你的名字！我再也不认得你了。你去见鬼罢，跟那些象你一类的，狗一般的东西，一齐去见鬼罢！”

但只要奥多一句哀求的话，或是象有一次那样送一朵花去，象征他永远的忠诚，就能使克利斯朵夫愧悔交迸的写道：

“我的天使！我是个疯子。把我的荒唐胡闹忘了罢。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单是你的小指头就比整个的愚蠢的克利斯朵夫有价值多了。你有多么丰富的感情，而且多么细腻，多么体贴！我含着泪吻着你的花。它在这儿，在我的心上。我把它用力压入皮肤，希望它使我流血，使我对你的仁爱，对我的愚蠢，感觉得更清楚些！……”

可是，他们慢慢的互相厌倦了。有人说小小的口角足以维持友谊，其实是错误的。克利斯朵夫恨奥多逼他做出那些激烈的行为。他平心静气的想了想，责备自己的霸道。他的忠诚不二与容易冲动的天性，第一次经验到爱情，就把

自己整个儿给了人，要别人也整个儿的给他。他不答应有第三者来分享友谊。自己早就预备为朋友牺牲一切，所以要朋友为他牺牲一切不但是名正言顺，而且是必需的。可是他开始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为配合他这种顽强的性格造的，他所要求的是不可能得到的。于是他勉强压制自己，很严厉的责备自己，认为自私自利，根本没有权利霸占朋友的感情。他很真诚的做了番克己功夫，想让朋友完全自由，虽然那是他极大的牺牲。他甚至为了折辱自己，还劝奥多别冷淡了法朗兹；他硬要自己相信，他很高兴奥多跟别的同伴来往，也希望奥多和旁人在一起觉得愉快。可是心中雪亮的奥多故意听从了他劝告的时候，他又禁不住沉下脸来，而突然之间脾气又发作了。

充其量他只能原谅奥多更喜欢别的朋友，但他绝对不能容忍说谎。奥多既非不老实，也不是假仁假义，只是天生的不容易说真话，好象口吃的人不容易吐音咬字。他的话既不完全真，也不完全假。或是因为胆怯，或是因为没有认清自己的感情，他说话的方式难得是干干脆脆的，答语总是模棱两可的；无论什么事，他都藏头露尾，象有什么秘密，使克利斯朵夫心头火起。倘使给人揭穿了，他非但不承认，反而竭力抵赖，胡扯一阵。有一天，克利斯朵夫气愤之下，打了他一个嘴巴。他以为他们的友谊从此完了，奥多永远不会原谅他的了。不料别扭了几个钟点，奥多反而若无其事的先来迁就。他对于克利斯朵夫的强暴的举动并不记恨，或许还觉得有种快感呢。他既不满意朋友的容易上当，对

他的话有一句信一句，同时还因此瞧不起克利斯朵夫而自认为比他优越。在克利斯朵夫方面，他也不满意奥多受了羞辱毫无抵抗。

他们不用初交时期的目光相看了。两人的短处都很鲜明的显了出来。奥多觉得克利斯朵夫独往独来的性格没有先前那么可爱了。散步的时候，克利斯朵夫给人许多麻烦。他完全不顾体统，不修边幅，脱去上衣，解开背心，敞开衣领，撩起衣袖，把帽子矗在手杖顶上，吹着风觉得很痛快。他走路时舞动手臂，打着唿哨，直着嗓子唱歌，皮色通红，流着汗，浑身灰土，象赶节回来的乡下人。贵族脾气的奥多最怕给人看到他和克利斯朵夫在一起。要是迎面碰上了车子，他便赶紧落后十几步，仿佛他只是一个人在那里散步。

在乡村客店或回来的车厢里，只要克利斯朵夫一开口，也一样的惹人厌。他大声嚷嚷，想到什么说什么，对奥多的狎习简直教人受不了；他不是毫无好感的对大众皆知的人物批评一阵，就是把坐在近旁的人评头论足，或是琐琐碎碎的谈着他的私生活与健康。奥多对他丢着眼风，做出惊骇的表情，克利斯朵夫却全不理会，照旧旁若无人。奥多看见周围的人脸上挂着微笑，恨不得钻下地去。他觉得克利斯朵夫粗俗不堪，不懂自己怎么会给他迷住的。

最严重的是，克利斯朵夫继续藐视所有的篱笆，墙垣，“禁止通行、违即严惩”等等的牌示，和一切限制他的自由而保卫神圣的产业的措施。奥多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劝告是白费的：克利斯朵夫为表示勇猛，反而捣乱得更凶。

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后面跟着奥多，不顾(或正因为)墙上胶着玻璃瓶的碎片，爬进一个私人的树林。他们正象在自己家里一样舒舒服服散步的时候，给一个守卫劈面撞见了，大骂一顿，还威吓着说要送去法办，然后态度极难堪的把他们赶了出来。在这个考验中，奥多一点显不出本领：他以为已经进了监狱，哭了，一边还楞头瞌脑的推说，他是无意之间跟着克利斯朵夫进来的，没留神到是什么地方。赶到逃了出来，他也并不觉得高兴，马上气咻咻的责备克利斯朵夫，说是害了他。克利斯朵夫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叫他“胆怯鬼！”他们很不客气的抢白了几句。奥多要是认得归路的话，早就跟克利斯朵夫分手了；他无可奈何的跟着克利斯朵夫；他们俩都装做各走各路。

天空酝酿着雷雨。他们因为心中有气，没有发觉。虫在闷热的田里嘶嘶乱叫。突然之间万籁俱寂。他们过了几分钟才发觉那种静默：静得耳朵里嗡嗡的响起来。他们抬头一望：天上阴惨惨的，已经堆满了大块的乌云，从四下里象千军万马般奔腾而来，好似有个窟窿吸引它们集中到一处。奥多心中忧急，只不敢和克利斯朵夫说；克利斯朵夫看了好玩，故意装不觉得。可是他们不声不响的彼此走近了。田里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丝风影。仅仅有股热气偶尔使树上的小叶子轻轻抖动。忽然一阵旋风卷起地下的灰尘，没头没脑的抽打树木，把树身都扭弯了。接着又是一片静寂，比先前的更加凄厉。奥多决意开口了，他声音颤动着说：“阵雨来了。该回去了。”

克利斯朵夫答道："好，回去罢！"

可是已经太晚了。一道眩目的剧烈的光一闪，天上就发出隆隆的响声，乌云吼起来了。一霎时，旋风把他们包围着，闪电使他们心惊胆战，雷声使他们耳朵发聋，两人从头到脚都浸在倾盆大雨里。他们在无遮无蔽的荒野中，半小时的路程内没有人烟。排山倒海似的雨水，死气沉沉的黑暗，再加一声声的霹雳发出殷红的光。他们心里想快快的跑，但雨水浸透的衣服紧贴在身上，没法开步，鞋子发出咕吱咕吱的声音，身上的水象急流似的直泻下来。他们连喘气都不大方便。奥多咬着牙齿，气疯了，对克利斯朵夫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他要停下来，认为这时走路是危险的，威胁着说要坐在路上，躺在耕过的泥地里。克利斯朵夫一言不答，尽管往前走，风、雨、闪电，使他睁不开眼睛，隆隆的响声使他昏昏沉沉，他也有些慌了，只是不肯承认。

忽然阵雨过了，象来的时候一样突兀。但他们都已经狼狈不堪。其实，克利斯朵夫平时衣衫不整惯了，再糟些也算不了什么；但那么整洁而那么讲究穿著的奥多，就不免哭丧着脸；他好象不脱衣服洗了个澡；克利斯朵夫回头一望，禁不住笑出来。奥多受了这番打击，连生气的力量都没有了。克利斯朵夫看他可怜，就高高兴兴的和他谈话。奥多却火气很大的瞪了他一眼。克利斯朵夫带他到一个农家。两人烘干了衣服，喝着热酒。克利斯朵夫认为刚才那一场很好玩。但奥多觉得不是味儿，在后半节的散步中一声不出。回家的路上两人都恼了，临别也不握握手。

自从出了那件胡闹的事，他们有一个多星期不见面，心中都把对方很严厉的批判了一番。但他们把星期日的散步自己罚掉了一次以后，简直闷得发慌，胸中的怨恨终于消了。克利斯朵夫照例先凑上去，奥多居然接受了。两人也就言归于好。

他们虽然有了裂痕，还是彼此少不了。他们有很多缺点，两人都很自私。但这种自私是天真的，不自觉的，不象成年人用心计的自私那么可厌，差不多是可爱的，并不妨害他们的真心相爱。他们多么需要爱，需要牺牲！小奥多编些以自己为主角的忠诚义侠的故事，伏在枕上哭了；他想出动人的情节，把自己描写做刚强，英勇，保护着自以为疼爱之极的克利斯朵夫。至于克利斯朵夫，只要看见或听见什么美妙的或出奇的东西，就得想："可惜奥多不在这儿！"他把朋友的面目和自己整个的生活混在一起；而这面目经过渲染，显得那么甜美，使他陶然欲醉，把朋友的真相完全给忘了。他又想起好久以前奥多说过的某些话，拿来锦上添花的点缀了一番。感动得中心颤抖。他们互相模仿。奥多学着克利斯朵夫的态度，举动，笔迹。克利斯朵夫看见朋友变了自己的影子，拿自己的话，自己的思想都当作是他的，不禁大为气恼。可是他不知不觉也在模仿奥多，学他的穿扮，走路，和某些字的读音。这简直是着了魔。他们互相感染，水乳交融，心中洋溢着温情，象泉水一般到处飞涌。各人都以为这种柔情是给朋友激发起来的，可不知那是青春时期的先兆。

对谁都不提防的克利斯朵夫，一向是把纸张文件随处乱扔的。但怕羞的本能使他把写给奥多的信稿和奥多的回信特意藏在一边，并不锁起来，只夹在乐谱中间，以为那儿是决没有人去翻的。他根本没想到小兄弟们的捣乱。

最近他发觉他们常常望着他一边笑一边窃窃私语：咬着耳朵，乐不可支。克利斯朵夫听不见他们的话；他用他的老办法，不管他们说什么，做什么，只装全不在意。可是有几个字好象很熟，引起了他的注意。不久，他就觉得兄弟们毫无问题偷看了他的信。恩斯德和洛陶夫互相称着“我亲爱的灵魂”，装着那种可笑的一本正经的神气；克利斯朵夫喝问他们的时候，一句话都逼不出来。两兄弟假装不懂，说他们总该有爱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的权利。克利斯朵夫看见所有的信都放在原处，也就不追问下去了。

接着有一天，小坏蛋恩斯德在母亲的抽屉里偷钱，被克利斯朵夫撞见了，大骂一顿，他乘机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毫不客气的揭穿恩斯德的不少罪状。恩斯德听了不服，傲慢的回答说克利斯朵夫没有资格责备他，又对克利斯朵夫与奥多的友谊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克利斯朵夫先是不懂，但听见对方把奥多牵涉到他们的口角中去，就硬要恩斯德说个明白。小兄弟只是冷笑；然后，看到克利斯朵夫气得

脸色发青，他害了怕，不肯再开口了。克利斯朵夫知道这样的逼是没用的，便耸耸肩坐下，装做不屑答理的神气。恩斯德恼羞成怒，又来那一套下流的玩艺儿；他要教哥哥难堪，说着一大堆越来越要不得的脏话。克利斯朵夫竭力忍着不发作。赶到明白了兄弟的意思，他不由得起了杀性，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恩斯德连叫嚷也来不及，克利斯朵夫已经扑在他身上，和他一起滚在地下，把他的头往地砖上乱撞。一片惨叫声把鲁意莎，曼希沃，全家的人，都吓得赶来了。等到恩斯德给救出来的时候，已经被打得不象话了。克利斯朵夫还死抓不放，直要别人打了他才松手。大家骂他野兽；他的模样也的确象野兽：眼睛暴突，咬牙切齿，只想往恩斯德扑过去。人家一问到缘故，他火气更大了，嚷着要杀死兄弟。恩斯德对打架的原因也不肯说。

克利斯朵夫饭也吃不下了，觉也睡不着了。他在床上浑身哆嗦，嚎啕大哭。那不单为了奥多而痛苦，而且心中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变化。恩斯德决想不到自己使哥哥受的是怎么样的痛苦。克利斯朵夫象清教徒一样的严正，绝对不能忍受下流的事，而事实上免不了一桩一桩的发现出来，使他深恶痛绝。虽然生活很自由，本能很强烈，他在十五岁上还是天真未凿。纯洁的天性与紧张的工作，使他一点不受外界的沾染。兄弟的话替他揭开了一个丑恶的窟窿。他从来想不到人会有这种丑行的；现在一有这观念，他的爱人家和被人家爱的乐趣完全给破坏了。不但是他和奥多的友谊，而是一切的友谊都被毒害了。

更糟的是，几句冷嘲热讽的话使他以为（也许并没有这回事），小城里有些居心不正的人在那里注意他；尤其隔不多时，父亲对他和奥多的散步也说了几句。父亲可能是无意的，但存了戒心的克利斯朵夫听到无论什么话都觉得有猜疑他的意味；他几乎自以为真的做了坏事。同时，奥多也经历着同样的苦闷。

他们还偷偷的相会，但再没从前那种忘形的境界。光明磊落的友谊受了污辱。两个孩子相亲相爱的感情一向是那么羞怯，连友爱的亲吻也不曾有过；最大的快乐便是见见面，在一块儿体味他们的梦想。被小人的猜疑玷污之下，他们甚至把最无邪的行动也自疑为不正当：抬起眼睛望一望，伸出手来握一握，他们都要脸红，都要想到不好的念头。他们中间的关系简直使他们受不住了。

两人并不明言，但自然而然的少见面了。他们勉强通信，可老是注意着字句，写出来的话变得冷淡无味，大家灰心了。克利斯朵夫借口工作繁重，奥多推说事忙，彼此停止了通信。不久，奥多进了大学；于是照耀过他们一生中几个月的友谊就此隐没了。

同时，新的爱情就要来占据克利斯朵夫的心，使别的光明都为之黯然失色。这次跟奥多的友谊，其实只是未来的爱情的先导罢了。

第三部 弥　娜

在下面那些事发生以前四五个月，参议官史丹芬·洪·克里赫新寡的太太，离开了故夫供职的柏林，带着女孩子搬回到她的出生地，这个莱茵河流域的小城里来。她在这儿有一所祖传的老屋，附带一个极大的花园，简直跟树林差不多，从山坡上蜿蜒而下，直到河边与克利斯朵夫的家相近的地方。克利斯朵夫从顶楼上的卧室里，可以看到垂在墙外的沉重的树枝，和瓦上生着藓苔的红色屋顶。园子右边，从上到下有条人迹罕至的小路，爬上路旁的界石可以望见墙内的景致：克利斯朵夫就没有放过这机会。他看到荒草塞途的小径，盘错虬结的树木，草坪象野外的牧场，屋子正面粉着白色，板窗老是关得很严。每年一二次，有个园丁来绕一转，开一下门窗，把屋子通通气。随后花园又给大自然霸占了，一切重归静寂。

这静悄悄的气息给克利斯朵夫的印象很深。他偷偷的爬在他那个瞭望台上：先是眼睛，然后是鼻尖，然后是嘴巴，跟着人的长大慢慢的达到了墙顶的高度；现在他提着脚尖已经能把手臂伸进墙内了。这姿势虽然很不舒服，他却是把下巴颏儿搁在墙头上，望着，听着：黄昏将临，草坪上散布着一片金黄色的柔和的光波，松树阴下映着似蓝非蓝的反

光。除非路上有人走过，他可以老在那儿出神。夜里，种种的香气在花园四周飘浮：春天是紫丁香，夏天是声息花，秋天是枯萎的落叶。克利斯朵夫深夜从爵府回来，不管怎么疲倦，总得在门外站一忽儿，呼吸一下这股芳冽的气息，然后不胜厌恶的回进他臭秽难闻的卧室。克里赫家大铁门外有块小空地，石板缝里生满了野草，克利斯朵夫小时候就在这儿玩过。大门两旁有两株百余年的栗树，祖父常常来坐在下面抽着烟斗，掉下的栗子正好给孩子们做弹丸做玩具。

有一天早晨他在小路上走过，照例爬上界石，心不在焉的望了一下。正想爬下来了，他忽然觉得有些异样的感觉：一看屋子，原来窗户大开，阳光直晒到室内：虽然没有一个人影，但屋子仿佛从十五年的长梦中睡醒了，露着笑容。克利斯朵夫回家不免心中纳闷。

在饭桌上，父亲提到街坊上纷纷议论的资料：克里赫太太带着女儿回来了，行李多得难以相信。栗树四周的空地上挤满了闲人，争着看箱笼什物从车上卸下来。这件新闻在克利斯朵夫眼界很窄的生活中简直是桩大事；诧异之余，他一边去上工，一边根据父亲照例夸大的叙述，对那迷人的屋子里的主人空想了一阵。随后他忙着工作，把那件事给忘了；直到傍晚将要回家的时候，一切才重新在脑中浮起；他为了好奇，爬上瞭望台，想瞧瞧围墙里头究竟有了些什么事。他只看见那些静悄悄的小径，一动不动的树木好似在夕阳中睡熟了。过了几分钟，他完全忘了为什么爬上来的，只体味着那片和平恬静的境界。这个古怪的位置，——摇摇晃晃的

站在界石顶上，——倒是他沉思幻想最好的所在。在湫隘闷人的小路尽头，四周都是黑洞洞的，晒着阳光的花园自有一些神奇的光彩。那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他的思想在那儿自由飘荡，音乐在耳边响起来，他听着差不多要睡着了……

他这样的睁着眼睛，张着嘴，幻想着，也说不出从哪时开始幻想的，因为他什么都没看见。忽然他吃了一惊。在他前面，花园里一条小径拐弯的地方，有两个女人对他望着。一个是穿着孝服的少妇，面目姣好而并不端正，浅灰的金黄头发，个子高大，仪容典雅，懒洋洋的侧着头，眼神又和善又俏皮的瞅着他。另外是个十五岁的小姑娘，站在母亲背后，也穿着重孝，脸上的表情活脱是想傻笑一阵的孩子。母亲一边望着克利斯朵夫，一边做着手势叫小姑娘不要做声；她可双手掩着嘴巴，好似费了好大的劲才没笑出来。那是一张鲜艳的，又红又白的圆脸；小鼻子太大了一些，小嘴巴太阔了一些，小小的下巴颏儿很饱满，眉毛细致，眼睛清朗，一大堆金黄的头发编着辫子，一个圈儿盘在头顶上，露出一个浑圆的颈窝与又光又白的脑门：总而言之，活象克拉拿赫画上的脸庞①。

克利斯朵夫出其不意的看到这两个人，楞住了。他非但不逃，反而象钉在了他的位置上。直到年轻的太太装着又可爱又揶揄的神气，笑盈盈的向他走近了几步，他方始惊醒过来，从界石上不是跳下而是滚下，把墙上的石灰抓去了一大

① 克拉拿赫为十五—十六世纪德国大画家，所作女像自成一格，脑门特别宽广，眼梢向上，有类中国古时的美女典型。

块。他听见人家用和善的亲热的口气叫了他一声“孩子！”接着又有一阵儿童的笑声，轻快清脆，象鸟的声音。他在小路上手和膝盖都着了地，稍微楞了楞，马上拔步飞奔，仿佛怕人追赶似的。他非常难为情，回到自己卧房里一个人的时候，更羞得厉害了。从此他不敢再走那条小路，唯恐人家埋伏在那儿等他。要是非经过那屋子，他就挨着墙根，低着脑袋，差不多连奔带跑的走过，决不敢回头瞧一眼。同时，他可念念不忘的想着那两张可爱的脸；他爬上阁楼，脱了鞋子，使人听不见脚声，从天窗里远望克里赫家的住宅和花园，虽然明知道除了树巅和屋顶上的烟突以外什么都瞧不见。

一个月以后，在每周举行的音乐会中，他演奏一阕自己作的钢琴与乐队的协奏曲。正弹到最后一段，他无意中瞥见克里赫太太和她的女儿，坐在对面的包厢中望着他。这是完全想不到的，他呆了一呆，几乎错过了跟乐队呼应的段落。接着他心不在焉的把协奏曲弹完了。弹完以后，他虽不敢向克里赫母女那边望，仍不免看见她们的拍手有点儿过分，仿佛有心要他看到似的。他赶紧下了台。快出戏院的时候，他在过道里又看见克里赫太太只和他相隔几排人，似乎特意等他走过。说他不看见她是不可能的：但他只做没有看见，马上回过头来，打戏院的边门急急忙忙走了出去。过后他埋怨自己不应当这样，因为他很明白克里赫太太对他并没恶意。可是他知道，要是同样的情形再来一次的话，他一定还是逃的。他怕在路上撞见她：远远的看到什么人有点儿象她，就立刻换一条路走。

结果还是她来找他。

有一天他回家去吃午饭，鲁意莎得意扬扬的告诉他，说有个穿制服的仆人送来一封信，是给他的；说着她递过一个黑边的大信封，反面刻着克里赫家的爵徽。克利斯朵夫拆开信来，内容正是他怕读到的：

本日下午五时半敬请

光临茶叙，此致

宫廷乐师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先生

约瑟芬·洪·克里赫夫人启

“我不去，”克利斯朵夫说。

“怎么！”鲁意莎喊道。“我已经回报人家说你去的了。”

克利斯朵夫跟母亲吵了一场，埋怨她不该预闻跟她不相干的事。

“仆人等着要回音。我说你今天正好有空。那个时候你不是没事吗？”

克利斯朵夫尽管呕气，尽管赌咒说不去，也是没用，这一下他是逃不过的了。到了邀请的时间，他脸上挺不高兴的开始穿扮，心中可并不讨厌这件意外事儿把他的闹别扭给制服了。

克里赫太太当然一眼就认出，音乐会中的钢琴家便是那个乱发蓬松的，在她花园墙顶上伸头探颈的野孩子。她向邻居们打听了一下他的事，被孩子那种勇敢而艰苦的生活引起了兴趣，想跟他谈谈。

克利斯朵夫怪模怪样的穿着件不称身的常礼服，象个乡下牧师，胆怯得要命的到了那里。他硬要自己相信，克里赫母女当初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来不及辨清他的面貌。穿过一条很长的甬道，踏在地毯上听不见一点脚声，他被仆人带到一间有扇玻璃门直达花园的屋子。那天正下着寒冷的细雨，壁炉里的火生得很旺，从窗里可以望见烟雾迷濛中的树影。窗下坐着两位女人：克里赫太太膝上摆着活计，女儿捧着一册书，克利斯朵夫进去的时候她正在高声朗诵。她们一看见他就很狡猾的互相递了个眼色。

“哎，她们把我认出来了，”克利斯朵夫想着，心慌了。

他小心翼翼的，可是很笨拙的行了个礼。

克里赫太太愉快的笑着，对他伸出手来。

“你好，亲爱的邻居，”她说。“我很高兴见到你。自从那次音乐会以后，我就想告诉你，我们听了你的演奏多么愉快。既然唯一的办法是请你来，希望你原谅我的冒昧。”

这些平凡的客套虽然有点儿俏皮的意味，可还有不少真情实意，让克利斯朵夫松了口气。

“哦，她们并没认出我呢，”他想着，心宽了。

克里赫小姐正合上书本，很好奇的打量着克利斯朵夫；她的母亲指着她说：

“这是我的女儿弥娜，她也很想见见你。”

“可是，妈妈，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见面啊。”弥娜说着笑了出来。

“噢！她们早认得我了，”克利斯朵夫想到这个又慌了。

“不错，”克里赫太太也笑着说，“我们搬来的那天，你来看过我们的。”

小姑娘听了这些话，越发放声大笑，而克利斯朵夫的窘相使弥娜更笑个不住。那是种狂笑，连眼泪都笑出来了。克里赫太太想阻止她，可是自己也禁不住笑；克利斯朵夫虽然局促不安，也不由得跟着一起笑。她们那种高兴是情不自禁的，教人没法生气。可是弥娜喘了口气，问克利斯朵夫在她们墙上可有什么事做的时候，他简直不知所措了。她看着他的慌张觉得好玩，他却心慌意乱，结结巴巴的不知说些什么。幸而克里赫太太叫人端过茶来，把话扯开了，才给他解了围。

她很亲热的问他生活情形。但他的心还没放下。他不知道怎么坐，不知道怎么抓住那摇摇晃晃的茶杯；他以为每次人家替他冲水，加糖，倒牛奶，捡点心，就得赶紧站起，行礼道谢；而常礼服，硬领，领带，把他紧箍着，使他身子僵直象戴了个甲壳，不敢也不能把头向左右挪动一下。克里赫太太无数的问话与动作使他发窘，弥娜的目光使他心惊胆战，似乎老钉着他的脸，手，动作，和衣服。她们想让他自在一点，所以克里赫太太滔滔不尽的和他说话，弥娜好玩的对他做着媚眼，他可是慌得更厉害了。

结果她们知道除了唯唯诺诺与行礼之外，再也逗引不出他什么；克里赫太太独自说话也说得腻烦了，便请他坐上钢琴。他弹了莫扎尔德的一段 Adagio，比对着音乐会里的听众更羞怯。但便是这种羞怯，便是给两位妇女挑引起来的那种惶惑，便是使他又快活又发慌的那些胸中的激动，跟乐章里头的温柔与童贞的气息非常调和，使音乐更显得象春天一样的可爱。克里赫太太听了大为感动，把心中的感觉说了出来，语气之间不免显出上流人物惯有的态度，把他夸奖了一番，但她的真诚并没因之而减少一点；而过分的恭维出诸一个可爱的人，也是听了舒服的。顽皮的弥娜不作声了，她不胜惊奇的瞧着这个说话那么蠢而手指那么富于表情的少年。克利斯朵夫感到她们的同情，胆子大了一些。他继续弹着，向弥娜微微转过身子，很局促的笑了笑，低着眼睛，怯生生的说：

“这就是我在你们墙上作的。”

他弹了一个小曲子，主题的确是站在他喜欢的那个地方，望着花园的时候想到的，可并不是他见到弥娜和克里赫太太的那晚，——（不知为了什么神秘的理由，他硬要自己相信是那一晚！）——而是好几晚以前的。那段悠闲沉静的 andante con molto 里面①，有的是清明高远的印象：群

① 音乐进动速度（Tempo）的名称，一般译为快板慢板等均不甚恰当。Adagio原意为从容不迫，速度介乎Largo与Andante之间。Andante原意为象普通行路的步子，十七世纪作家均遵照此义，作为步伐平均，音符特别分明之意。自十八世纪末叶以后，方延缓速度，介乎Adagio与Moderato之间。Andante con molto为比较兴奋的Andante。

鸟在那里欢唱，庄严的大树在恬静的夕阳中沉沉入睡。

两位妇女听得高兴极了。曲子一完，活泼的克里赫太太马上站起身子，兴奋的握着他的手，非常热情的向他道谢。弥娜拍着手嚷着“妙极了”，又说为了使他再作出些跟这个一样“登峰造极”的曲子，她要叫人靠墙放一座梯子，让他能舒舒服服的工作。克里赫太太叫克利斯朵夫不要听弥娜的疯话，只说既然他喜欢这个花园，尽可以随时来玩，也不必来招呼她们，要是他觉得拘束的话。

“你不必来招呼我们，”弥娜好玩的学着母亲的话。“可是，要是真的不来招呼，你得小心些！”

她用手指点了几下，装出威吓的神气。

弥娜并不一定要克利斯朵夫来拜访她们，也不想勉强他尽什么礼数；但她喜欢给人家一点儿印象，本能的觉得这是怪有意思的玩艺儿。

克利斯朵夫快活得满面通红。克里赫太太又讲起他的母亲，说从前还认识他的祖父，这些小手段把他完全笼络了。两位妇女的亲热，诚恳，渗透了他的心；他夸张这种浮而不实的好意和交际场中的殷勤，因为他一厢情愿要认为那是深刻的感情。凭着天真的信心，他把自己的计划和苦难都说了出来。他再也不觉得时间过得多快，直到仆人来请用晚饭才吃了一惊。但克利斯朵夫的羞愧立刻变为欣喜，因为女主人请他一块儿吃饭，认为大家早晚是、而且现在已经是好朋友了。他坐在母女的中间，可是他在饭桌上所显的本领，远不如在钢琴上的讨人喜欢。他这一部分的教育是

完全欠缺的；他认为坐上饭桌主要是吃喝，用不着顾到什么方式。爱整洁的弥娜就撅着嘴瞧着他，表示大不高兴了。

人家预备他一吃过饭就走的。但他跟着她们回进小客厅，和她们一起坐下，不想动身了。弥娜好几次忍着呵欠，向母亲示意。他完全不觉得，因为他快乐得有点醉意了，以为别人也和他一样；——因为弥娜望着他的时候照旧映着眼睛（其实那是她的习惯），——还有因为他一坐下来就不知道怎样站起来告辞。要不是克里赫太太拿出她又可爱又随便的态度把他送走，他竟会这样的坐一夜的。

他走了，克里赫太太的褐色眼睛，弥娜的蓝眼睛，都有一道爱怜的光留在他心上；象花一般柔和细腻的手指，有种温馨的感觉留在他手上；还有一股他从来没闻过的，微妙的香味，在他周围缭绕，使他迷迷忽忽，差点儿发晕。

两天以后，照着预先的约定，他又到她们家里，教弥娜弹琴。从此他经常一星期去上两次课，时间是早晨；往往他晚上还要去，不是弹琴，便是谈天。

克里赫太太很高兴和他见面。这是一位聪明仁厚的女子。丈夫故世的时候，她三十五岁，虽然身心都还年轻，以前在交际场中非常活跃，却毫无遗憾的退隐了。她的特别容易抛弃世俗，也许因为浮华的乐趣已经享受够了，觉得她以前的那种日子不能希望永久过下去。她不忘记丈夫，倒不是为了在结缡的几年中对他有过近乎爱那样的感情：她是只要真诚的友谊就足够的；总之，她是淡于情欲而富于情感的人。

她预备一心一意的教养女儿。凡是一个女人需要爱人家，需要被人家爱的那种独占的欲望，只能以自己的孩子为对象的时候，母性往往会发展过度，成为病态。可是克里赫太太在爱情方面的中庸之道，使她对儿女之爱也有了节度。她疼爱弥娜，但把她看得很清楚，决不想遮藏女儿的缺点，正如她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幻想一样。极有机智，极通情理，她那百发百中的眼光一瞥之间就能看破每个人的弱点与可笑之处：她只觉得好玩，可没有半点恶意；因为她宽容的气度与喜欢嘲弄的脾气差不多是相等的；她一边笑人家，一边

很愿意帮助人家。

小克利斯朵夫正好给她一个机会，能够把善心与批评精神施展一下。她来到本城的初期，为了守丧与外界不相往来，克利斯朵夫便成为她消闲解闷的对象。第一是为了他的才具。她虽不是音乐家，但很爱好音乐，懒洋洋的在那个缠绵悱恻的境界中出神，觉得身心愉快。克利斯朵夫弹着琴，她坐在炉火旁边做着活计，迷迷忽忽的笑着：手指一来一往的机械的动作，在或悲或喜的往事中飘忽不定的幻想，都使她默默体味到一种乐趣。

但她对音乐家比对音乐更感兴趣。她相当聪明，感觉到克利斯朵夫那种少有的天赋，虽不能辨别出他真正的特点。眼看那神秘的火焰在他心中冒上来，她就很好奇的注意它觉醒的过程。至于他品格方面的优点，他的正直，勇敢，以及在儿童身上格外显得动人的刻苦精神，都很快的受到她的赏识。但她观察他的时候，还是一样的洞烛幽微，还是用的锐敏而嘲弄的目光。他的笨拙，丑陋，可笑的地方，她都觉得好玩；她也并不把他完全当真(她当真的事情根本不多)。并且，克利斯朵夫暴烈的性子，古怪的脾气，滑稽的激烈的冲动，使她认为他精神不大正常，而是一个十足地道的克拉夫脱，他们一家世代都是老实的好人，优秀的音乐家，但多少有点儿疯癫。

克利斯朵夫并没觉察这种轻描淡写的嘲弄的态度，只感觉到克里赫太太的慈爱。他是一向得不到人家的温情的！虽说宫廷里的差事使他和上流社会每天都有接触，可怜的

克利斯朵夫始终是个野孩子，既无知识，又无教养。自私的贵人们对他的关切，只限于利用他的才具，绝对不想在任何方面帮助他。他到爵府里去，坐上钢琴弹奏，弹完了就走路，从来没人肯纡尊降贵和他谈谈，除非是漫不经心的夸他几句。从祖父死了以后，不论在家里在外边，没有一个人想到帮助他求点学问，学点立身处世之道，使他将来好好的做个人。无知无识与举动粗鲁，使他受累不浅。他千辛万苦，搅得满头大汗，想把自己培植起来，可是一无结果。书籍，谈话，榜样，什么都没有。他很需要把这种苦闷告诉一个朋友，却下不了决心。便是在奥多面前，他也不敢开口，因为刚说了几个字，奥多就拿出自命不凡的轻蔑的口气，使他好似心上放了块烧红的烙铁。

在克里赫太太面前，一切可变得自然了。用不着克利斯朵夫要求，——（那是他高傲的脾气最受不了的！）——她自动的而且挺温和的给他指出，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应该做的；教他衣服如何穿著，吃饭、走路、说话、应当用什么态度；在趣味与用字的习惯方面所犯的错误，她一桩都不放过；而且她对孩子多疑的自尊心应付得那么轻巧那么留神，使他没法生气。她也给他受点文学教育，表面上好象是不经意的：他的极端的无知，她绝对不以为奇，但一有机会总指出他的错误，简简单单的，若无其事的，仿佛克利斯朵夫犯的错是挺自然的；她并不拿沉闷的书本知识吓唬他，只利用晚上在一块儿的机会，挑些历史上的，或是德国的，或是外国的诗人的美丽的篇章，教弥娜或克利斯朵夫高声朗诵。

她把他当做一个家属的孩子，亲热的态度带点儿保护人的意味，那是克利斯朵夫不觉得的。她甚至管他的衣著，给他添换新的，打一条毛线围巾，送些穿扮用的小东西，而给的时候又那么亲切，使他能毫不难堪的收下礼物。总之，她对他差不多象慈母一样的处处照顾，事事关心。凡是本性善良的妇女，对一个信托她的孩子都有这种本能，用不着对孩子有什么深刻的感情。但克利斯朵夫以为这些温情是专为他个人而发的，便感激到了极点；往往他突然之间有些热情冲动的表现，使克里赫太太尽管看了好笑，心里还是很舒服。

和弥娜的关系又是另外一种了。克利斯朵夫去给她上第一课时，前天的回忆和小姑娘的媚眼还使他充满了醉意，不料一去就看到个和前天完全不同的，装做大人气派的女孩子，不由得呆了一呆。她连望也不望他，也不留神他的说话，偶尔向他抬起眼睛，那副冷若冰霜的神色又使他大吃一惊。他寻思了半晌，要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她。其实他并没得罪她；弥娜对他的感情，不多不少跟前天一样，就是说完全不把他放在心上。那天她对他笑脸相迎，无非是由于女孩儿卖弄风情的天性，喜欢随便碰到一个人就试试自己的媚眼的力量，哪怕是个丑巴怪，她也会这样做一下来解解闷的。可是到了第二天，对这个太容易征服的俘虏，她已经全无兴趣。她把克利斯朵夫很严厉的打量过了，认为他是个又丑又穷，又没教养的男孩子，琴弹得很好，可是手脏得厉害，饭桌上拿叉的样子简直要不得，吃鱼的时候还用刀子！

所以在她眼里，他一点没有可爱之处。她很愿意跟他学琴，甚至也愿意和他玩儿，因为目前没有别的同伴；而且她虽然想装做大人，还常常有疯狂的冲动，需要让过剩的快活劲儿发泄一下，而这个快活劲儿，和她母亲的一样，由于在家守丧的关系，更憋闷得慌。但她对克利斯朵夫并不比对一头家畜多关心一点。要是她在最冷淡的日子还会向他挤眉弄眼，那纯粹是由于忘形，由于心里想着别的事情，——或是单单为了不要忘掉习惯。可是给她这么瞧上一眼，克利斯朵夫的心会直跳起来。其实她连看也不大看到他：她自己在那里编故事呢。这少女的年龄，正是一个人用愉快而得意的梦境来麻醉自己的年龄。她时时刻刻想着爱情，那种浓厚的兴趣与好奇心，要不是因为她愚昧无知，简直不能说是无邪的了。并且，她以有教养的闺女身分，只知道用结婚的方式去想象爱情。理想中的对象该是哪种人物，始终还没确定。有时她想嫁一个军官，有时想嫁一个伟大的正宗的诗人，象席勒一派的。她老是有新的计划代替旧的计划；每个计划来的时候，她总看得很认真，信念很坚定。但不论什么理想，只要接触到现实就会立刻退让。因为那种有传奇性格的少女，一朝看到了一个不甚理想的，但比较切实的真正的人物走进了她的圈子，就极容易把她们的梦想忘掉。

目前，多情的弥娜还很安定很冷静。虽然有个贵族的姓氏和世家的称号使她自豪，骨子里她的思想跟青春期的德国女仆的那一套根本没有什么分别。

克利斯朵夫自然不懂得女子心理的这些复杂的变化，——而且表面比实际更复杂。他常常给两位女朋友的态度弄糊涂了；但他能够爱她们是多么快活，甚至把她们使他困惑使他有点难过的表情都信以为真，唯有这样，他才能相信她们对他的感情和他对她们的一样。只要听到亲热的一言半语，或是看到可爱的眼神，他就快乐之极，有时竟感动得哭了。

他在清静的小客厅里对着桌子坐着，旁边克里赫太太在灯下缝着东西……——(弥娜在桌子对面看书；他们一声不出；从半开的花园门里，可以看到小径上的细沙在月光下闪铄；一阵轻微的喁语从树巅上传来……)——他觉得非常快活，便突然无缘无故从椅子上跳起来，跪在克里赫太太面前，抓着她的手狂吻，不管她手里有没有针；他一边哭着一边把他的嘴，他的腮帮，他的眼睛贴在她的手上。弥娜从书上抬起眼睛，耸了耸肩膀，抿了抿嘴。克里赫太太微微笑着，看着这个扑在她脚下的大孩子，用另一只空闲的手摩着他的头，又用她那种慈祥，悦耳，同时又带点嘲弄意味的声音说：

"嗯，小傻子，嗯，你怎么啦？"

噢！多甜美啊：这声音，这安逸，这宁静，这微妙的气氛，

没有叫嚷，没有冲突，没有苦恼，在艰难的人生的一片水草中间，——还有那照着生灵万物的英雄的毫光，——念着大诗人歌德，席勒，莎士比亚辈的作品而想起的——奇妙的世界，力的巨潮，痛苦与爱情的巨潮！……

弥娜把头埋在书里在那儿朗诵，说话的兴奋使她脸上微微有点红晕，清脆的声音偶而把音念糊涂了，读到战士与帝王的谈吐，她故意装出俨然的语调。有时克里赫太太自己拿起书本，遇到悲壮的段落就羼入她那种温柔的，富于性灵的韵味。她平常总喜欢仰在安乐椅里静听，膝上放着永不离身的活计，对着自己的念头微笑：——因为在所有的作品里，她老是发现自己的思想。

克利斯朵夫也试着念，可是过了一会只能放弃：他结结巴巴的，跳过句读，好似完全不懂书中的意义，遇到动人的段落连眼泪都要淌出来，没法再念下去。于是他很气恼的把书丢在桌上，引得两位朋友哈哈大笑……噢！他多爱她们！他到哪儿都看到她们两人的影子，把她们和莎士比亚与歌德的人物混在一起，几乎分不清了。诗人某句隽永的名言，把他的热情从心底里挑动起来的名句，和第一次念给他听的亲爱的嘴巴分不开了。二十年后，他重读《哀格蒙》与《罗米奥》①，或看到它们上演的时候，某些诗句总使他想起这些恬静的黄昏，这些快乐的梦，和心爱的克里赫太太与弥娜的脸容。

① 《哀格蒙》为歌德名剧，《罗米奥》即莎士比亚《罗米奥与朱丽叶》的简称。

他可以几小时的望着她们，晚上，在她们念书的时候，——夜里，在床上睁着眼睛梦想的时候，——白天，在乐队里心不在焉的演奏，对着乐谱架半阖着眼睛出神的时候。他对两人都有一种天真无邪的温情；虽然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情，他自以为动了爱情。但他不知道爱的是母亲还是女儿。他一本正经的思索了一番，没法挑选。可是他觉得既然非有所抉择不可，他就挑了克里赫太太。一朝决定之后，他果然发现他爱的真是她。他爱她聪明的眼睛，爱她那副嘴巴张着一半的浮泛的笑容，爱她年轻的美丽的前额，爱她分披在一边的光滑细腻的头发，爱她带点儿轻咳的，好象蒙着一层什么的声音，爱她那双柔软的手，爱她大方的举动，和那神秘的灵魂。她坐在他身旁，那么和气的给他解释一段文字的时候，他快乐得浑身哆嗦：她的手靠在克利斯朵夫肩上；他觉得她手指的温暖，脸上有她呼吸的气息，也闻到她身上那股甜蜜的香味：他出神的听着，完全没想到书本，也完全没有懂。她发觉他心猿意马，便要他还讲一遍：他一个字都说不出；她就笑着生气了，把他鼻子揿在书里，说这样下去他只能永远做头小驴子。他回答说那也没有关系，只要能做"她的"小驴子而不给她赶走。她假作刁难，然后又说，虽然他是一头又蠢又坏的小驴子，除了本性善良以外没有一点儿用处，她还是愿意留着他，或许还喜欢他。于是他们俩都笑开了，而他更是快乐极了。

克利斯朵夫自从发觉自己爱了克里赫太太之后，对弥娜就离得远了。她的傲慢冷淡，已经使他愤愤不平；而且和她常见之下，他也渐渐放大胆子，不再检点行动，公然表示他的不痛快了。她喜欢惹他；他也毫不客气的顶回去，彼此说些难堪的话，把克里赫太太听得笑起来。克利斯朵夫斗嘴的技术并不高明，有几次他出门的时候气愤之极，自以为恨着弥娜了。他觉得自己还会再上她们家去，只是为了克里赫太太的缘故。

他照旧教她弹琴，每星期两次，从早上九点到十点，监督她弹音阶和别的练习。上课的屋子是弥娜的书房，一切陈设都很逼真的反映出小姑娘乱七八糟的思想。

桌上摆着一组塑像，是些玩弄乐器的猫，有的拉着小提琴，有的拉着大提琴，等于整个的乐队。另外有面随身可带的小镜子，一些化装品和文具之类，排得整整齐齐。骨董架上摆着小型的音乐家胸像：有疾首蹙额的贝多芬，有头戴便帽的华葛耐，还有《贝尔凡特的阿波罗》①。壁炉架上放着一只青蛙抽着芦苇做的烟斗，一把纸扇，上面画着巴哀埒脱剧院的全景②。书架一共是两格，插的书有鲁布克，蒙森，

① 按系阿波罗神雕像之一种。贝尔凡特乃罗马教皇宫内的美术馆名称。此处所指系藏于该馆的阿波罗雕像的复制品。

② 按系专演音乐家华葛耐作品之戏院。巴哀埒脱系德国地名。

席勒，于勒·凡纳，蒙丹诸人的作品①。墙上挂着《圣母与西施丁》和海高玛作品的大照片②；周围都镶着蓝的和绿的丝带。另外还有一幅瑞士旅馆的风景装在银色的蓟木框里；而特别触目的是室内到处粘着各式各种的像片，有军官的，有男高音歌手的，有乐队指挥的，有女朋友的，全写着诗句，或至少在德国被认为诗句似的文字。屋子中间，大理石的圆柱头上供着胡髭满颊的勃拉姆斯的胸像。钢琴高头，用线挂着几只丝绒做的猴子和跳舞会上的纪念品，在那儿飘来荡去。

弥娜总是迟到的，眼睛睡得有点儿虚肿，一脸不高兴的神气；她向克利斯朵夫略微伸一伸手，冷冷的道了一声好，便不声不响，俨然的坐上钢琴。她独自个儿的时候，喜欢无穷无尽的尽弹音阶，因为这样可以懒洋洋的把半睡半醒的境界与胡思乱想尽拖下去。但克利斯朵夫硬要她注意那些艰难的练习，她为了报复，便尽量的弹得坏。她有相当的音乐天才而不喜欢音乐，——正象许多德国女子一样。但她也象许多德国女子一样认为应当喜欢；所以她对功课也还用心，除非有时为了激怒老师而故意捣鬼。而老师最受不了的是她冷冰冰的态度。要是遇到谱上富于表情的段落，她认为应当把自己的心灵放进去的时候，那就糟透了：因为

① 鲁布克为德国美术史家，蒙森为德国史学家。以上二人均十九世纪人物。于勒·凡纳为法国十九世纪科学小说作家，蒙丹为法国十六世纪文学家。

② 拉斐尔生平作圣母像极多，大半均系不朽之作，此为其中之一，因图中绘有教皇西施丁二世，故名。海高玛为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德国画家。

她变得非常多情，而实际是对音乐一无所感。

坐在她身旁的小克利斯朵夫并不十分有礼。他从来不恭维她：正是差得远呢。她为此非常记恨，他指摘一句，她顶一句。凡是他说的话，她总得反驳一下；要是弹错了，她强说的确照着谱弹的。他恼了，两人就斗嘴了。眼睛对着键盘，她偷觑着克利斯朵夫，看他发气，心里很高兴。为了解闷，她想出许多荒唐的小计策，目的无非是打断课程，教克利斯朵夫难堪。她假做勒住自己的喉咙，引人家注意；或是一叠连声的咳嗽，或是有什么要紧事儿得吩咐女仆。克利斯朵夫明知道她是做戏；弥娜也明知道克利斯朵夫知道她做戏；可是她引以为乐，因为克利斯朵夫不能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揭破她的诡计。

有一天她正玩着这一套，有气无力的咳着，用手帕蒙着脸，好似要昏厥的样子，眼梢里觑着气恼的克利斯朵夫，她忽然灵机一动，让手帕掉在地下，使克利斯朵夫不得不给她捡起来，他果然很不高兴的照办了。然后她装着贵妇人的口吻说了声"谢谢！"他听了差点儿气得按捺不住。

她觉得这玩艺儿妙极了，大可再来一下。第二天她便如法炮制。克利斯朵夫却怀着一腔怒意，竟自不理。她等了一忽儿，含嗔带怨的说道：

"请你把我的手帕给捡起来，好不好？"

克利斯朵夫忍不住了：

"我不是你的仆人，"他粗暴的回答。"你自个儿捡罢！"

弥娜一气之下，突然站起来，把琴凳都撞翻了：

“嘿！这是什么话！”她愤愤的把键盘敲了一下，出去了。

克利斯朵夫等着。可是她竟不回来。他对自己的行为很惭愧。觉得太粗野了。同时他也忍无可忍，因为她把他要弄得太不象话了。他怕弥娜告诉她的母亲，使他永远失掉克里赫太太的欢心。他不知道怎么办：虽然后悔自己的粗暴，他可怎么也不愿意道歉。

第二天他听天由命的又去了，心里想弥娜大概不见得会再来上课。但弥娜心高气傲，决不肯告诉母亲，何况她自己也担点儿干系，所以让他比平时多等了五分钟之后就出来了，直僵僵的坐上钢琴，既不转过头来，也不说句话，好似根本没有克利斯朵夫这个人。可是她照旧上课，以后也继续上课，因为她很明白克利斯朵夫在音乐方面是有本领的，而自己也应当把琴弹得象个样，倘使她想做一个教育完全的大家闺秀的话，她不是自命为这种人吗？

可是她多烦闷啊！他们俩多烦闷啊！

三月里一个白茫茫的早晨，小雪球象羽毛般在灰色的空中飘舞，他们俩在书房里。天色很黑。弥娜弹错了一个音，照例推说是谱上写的。克利斯朵夫明知她扯谎，仍不免探着身子，想把谱上争论的那一段细看一下。她一只手放在谱架上，并不拿开。他的嘴巴跟她的手靠得很近。他想看谱而没看见：原来他望着另外一样东西，——望着那娇嫩的，透明的，象花瓣似的东西。突然之间，不知脑子里想到了什么，他把嘴唇用力压在那只小手上。

他们俩都吃了一惊。他往后一退，她把手缩了回去，——两人都脸红了。彼此一声不出，望也不望。慌慌张张的静了一忽儿，她重新弹琴，胸部一起一伏，象受到压迫似的，同时又接二连三的弹错音。他可没有发觉：他比她慌得更厉害，太阳穴里跳个不住，什么都听不见。为了打破沉默，他嗄着嗓子，胡乱挑了几个错。他自以为在弥娜的心目中从此完了，对自己的行动羞愧无地，觉得又荒唐又粗俗。课上完了，他和弥娜分手的时候连瞧也不敢瞧，甚至把行礼都忘了。她却并不恨他，再也不觉得克利斯朵夫没有教养了；刚才她弹错那么多音，是因为她暗中瞅着他，心里非常好奇，而且破天荒第一遭的对他有了好感。

他一走，她并不象平时那样去找母亲，却是一个人关在

屋里推敲那件非常的事。她两手托着腮帮，对着镜子，发见眼睛又亮又温柔。她轻轻咬着嘴唇在那儿思索。一边很得意的瞧着自己可爱的脸，一边又想到刚才的一幕，她红着脸笑了。吃饭的时候她很快活，兴致很好，饭后也不愿意出去走走，大半个下午都呆在客厅里，手里拿着活儿，做不到十针就弄错了；她可不管这些。她坐在屋子的一角，背对着母亲，微微笑着；或是为了松动一下而在屋子里蹦蹦跳跳，直着嗓子唱歌。克里赫太太给她吓了一跳，说她疯了。弥娜却是笑弯了腰，勾着母亲的脖子狂吻，差点儿使她气都喘不过来。

晚上回到房里，她过了好久才上床。她老对着镜子回想，但因为整天想着同样的事，结果是什么都想不起来。她慢条斯理的脱衣服，随时停下来，坐在床上追忆克利斯朵夫的面貌：而在脑海里出现的却是一个她想象中的克利斯朵夫，那时她也不觉得他怎么丑了。她睡下了，熄了灯。过了十分钟，早上那幕忽然又回到记忆中来，她大声的笑了。母亲轻轻的起来，推开房门，以为她不听吩咐又躲在床上看书，结果发觉弥娜安安静静的躺着，在守夜小灯的微光下睁着眼睛。

"怎么啦？"她问，"什么事儿教你这样快活？"

"没有什么，"弥娜一本正经的回答。"我只是瞎想。"

"你倒很快活，自个儿会消遣。现在可是该睡觉了。"

"是，妈妈，"弥娜很和顺的回答。

可是她心里说着："你走罢！快点儿走罢！"一直嘀咕到

房门重新关上，能够继续体味她那些梦的时候。于是她懒洋洋的出神了。等到身心都快入睡的时候，她又快活得惊醒过来：

“噢！他爱我……多快活啊！他会爱我，可见他多好！……我也真爱他！”

然后她把枕头拥抱了一下，睡熟了。

两个孩子第一次再见的时候，克利斯朵夫看到弥娜那么殷勤，不禁大为诧异。除了例有的招呼以外，她又装着甜蜜的声音向他问好，然后安安分分，端端正正的坐上钢琴，简直乖得象个天使。她再没顽皮学生的捣乱念头，而极诚心的听着克利斯朵夫的指点，承认他说的有理；一有弹错的地方，她自己就大惊小怪的叫起来，用心纠正。克利斯朵夫给她弄得莫名其妙。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她竟大有进步：不但是弹得好了些，而且也喜欢音乐了。连最不会恭维人的克利斯朵夫，也不由得把她夸奖了几句；她高兴得脸红了，用水汪汪的眼睛望了他一眼表示感激。从此以后，她为他费心打扮，扎些色调特别雅致的丝带，她笑盈盈的，装着不胜慵困的眼神看着克利斯朵夫，使他又厌恶又气恼，同时也觉得心荡神驰。现在倒是她找话来说了，但她的话没有一点儿孩子气：态度很严肃，又用着装腔作势的迂腐的口吻引用诗人的名句。他听着不大回答，只觉得局促不安：对于这个他不认识的新的弥娜，他感到惊奇与惶惑。

她老是留神着他。她等着……等什么呢？……她自己可明白吗？……她等他再来。——他却防着自己，认为上次的行动简直象个野孩子；他似乎根本没想到那件事了。但她开始不耐烦了；有一天，他正安安静静坐在那儿，跟那危

险的小手隔着相当的距离，她突然烦躁起来，做了一个那么快的动作，连想也来不及想，把手送过去贴在他的嘴上。他先是吓了一跳，接着又恼又害臊。但他仍旧吻着她的手，而且非常热烈。这种天真的放浪的举动使他大为愤慨，几乎想丢下弥娜立刻跑掉。

可是他办不到了。他已经给抓住了。一阵骚乱的思潮在胸中翻上翻下，使他完全摸不着头脑。象山谷里的水汽似的，那些思想从心底里浮起来。他在爱情的雾氛中到处乱闯，闯来闯去，老是在一个执着的，暧昧的念头四周打转，在一种无名的，又可怕又迷人的欲望四周打转，象飞蛾扑火一样。自然的那些盲目的力突然骚动起来了……

他们正在经历一个等待的时期：互相观察，心里存着欲望，可又互相畏惧。他们都烦躁不安。两人之间照旧有些小小的敌意和怄气的事，可再不能象从前那样的无拘无束了：他们都不出声。各人在静默中忙着培植自己的爱情。

对于过去的事，爱情能发生很奇怪的作用。克利斯朵夫一发觉自己爱着弥娜，就同时发觉是一向爱她的。三个月以来，他们差不多天天见面，他可从来没想到这段爱情；但既然今天爱了她，就应该是从古以来爱着她的。

能够发见爱的是谁，对他真是一种宽慰。他已经爱了好久，只不知道哪个是他的爱人！现在他轻松了，那情形就好比一个不知道病在哪里，只觉得浑身不舒服的病人，忽然看到那说不出的病变成了一种尖锐的痛苦而局限在一个地方。没有目标的爱是最磨人的，它消耗一个人的精力，使它解体。固然，对象分明的热情能使精神过于紧张过于疲劳，但至少你是知道原因的。无论什么都受得了，只受不了空虚！

虽然弥娜的表示可以使克利斯朵夫相信她并非把他视同陌路，但他仍不免暗自烦恼，以为她瞧不起他。两人彼此从来没有明确的观念，但这观念也从来没有现在这样的杂乱：那是一大堆不相连续的，古怪的想象，放在一起没法调

和的，因为他们会从这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一忽儿认为对方有某些优点，——那是在不见面的时候，——一忽儿又认为对方有某些缺陷，——那是在见面的时候。——其实，这些优点和缺点，全是凭空杜撰的。

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在克利斯朵夫方面，他的爱情是一种感情的饥渴，专横而极端，并且是从小就有的；他要求别人满足他的饥渴，恨不得强迫他们。他需要把自己，把别人，——或许尤其是别人，——完全牺牲；而这专制的欲望中间，有时还夹着一阵一阵的冲动，都是些暴烈的，暧昧的，自己完全莫名其妙的欲念，使他觉得天旋地转。至于弥娜，特别是好奇心重，有了这个才子佳人的故事很高兴，只想让自尊心和多愁善感的情绪尽量痛快一下；她存心欺骗自己，以为有了如何如何的感情。其实他们的爱情一大半是纯粹从书本上来的。他们回想读过的小说，把自己并没有的感情都以为是自己有的。

可是快要到一个时期，那些小小的谎言，那些小小的自私自利，都得在爱情的神光前面消失。这个时期或是一天，或是一小时，或是永恒的几秒钟……而它的来到又是那么出人意外！……

一天傍晚，只有他们两人在那儿谈话。客厅里黑下来了。话题也变得严重起来。他们提到“无穷”，“生命”，“死亡”。那比他们的热情规模大得多了。弥娜慨叹自己的孤独，克利斯朵夫听了，回答说她并不象她所说的那么孤独。

“不，”她摇摇头，“这些不过是空话。各人只顾自己，没有一个人理睬你，没有一个人爱你。”

两人静默了一会。然后，克利斯朵夫紧张得脸色发青，突然说了句：

“那末我呢？”

兴奋的小姑娘猛的跳起来，抓着他的手。

门开了，两人往后一退。原来是克里赫太太进来了。克利斯朵夫随手抓起一本书看着，连拿颠倒了都没觉得。弥娜低着头做活，让针戳了手指。

整个黄昏他们再没有单独相对的机会，他们也怕有这种机会。克里赫太太站起来想到隔壁屋子去找件东西，一向不大巴结的弥娜这回竟抢着代母亲去拿；而她一出去，克利斯朵夫就走了，根本没向她告辞。

第二天，他们又见面，急于把昨晚打断的话继续下去，可是不成。机会是很好。他们跟着克里赫太太去散步的时候，自由谈话的机会真是太多了。但克利斯朵夫没法开口，

他为之懊恼极了，干脆在路上躲着弥娜。她假装没注意到这种失礼的举动，可是心里很不高兴，并且在脸上表示出来。等到克利斯朵夫非说几句话不可的时候，她冷冰冰的听着，使他几乎没有勇气把话说完。散步完了，时间过去了；他因为不知利用而很丧气。

这样又过了一星期。他们以为误解了对方的感情，甚至竟不敢说那天晚上的一幕是不是做梦。弥娜恼着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也怕单独见到弥娜。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这么冷淡过。

终于有一天，早上和大半个下午都阴雨不止。他们在屋子里，一句话不说，只是看看书，打打呵欠，望望窗外；两人都憋闷得慌。四点左右，天开朗了。他们奔进花园，靠着花坛，眺望底下那片一直伸展到河边的草坪。地下冒着烟，一缕温暖的水汽在阳光中上升；细小的雨点在草地里发光；潮湿的泥土味与百花的香味混在一起，黄澄澄的蜜蜂在四周打转。他们身子靠得很近，可是谁也不望谁；他们想打破沉默，却又下不了决心。一只蜜蜂跌跌撞撞的停在饱和雨水的紫藤上，把水珠洒了她一身。两人同时笑起来，而一笑之下，他们马上觉得谁也不恼谁了，仍旧是好朋友了；但还不敢互相望一眼。

突然之间，她头也没回过来，只抓着他的手说了声：

"来吧！"

她拉着他奔入小树林。那里有些拐弯抹角的小路，两旁种着黄杨，林子中间还有一块迷宫似的高地。他们爬上

小坡，浸透了雨的泥土使他们溜来滑去，湿漉漉的树把枝条向他们身上乱抖。快到坡脊，她停下来喘口气。

“等一忽儿……等一忽儿……”她轻轻说着，想把呼吸缓和一下。

他望着她。她望着别处，微微笑着，嘴张着一半，喘着气；她的手在克利斯朵夫的手里抽搐。他们觉得手掌与颤抖的手指中间，血流得很快。周围是一片静寂。树上金黄色的嫩芽在阳光中打战；一阵细雨从树叶上飘下，声音那么轻灵；空中有燕子尖锐的叫声。

她对他转过头来：象一道闪电那么快，她扑上他的脖子，他扑在她的怀里。

“弥娜！弥娜！亲爱的弥娜！……”

“我爱你，克利斯朵夫，我爱你！”

他们坐在一条潮湿的凳上。两人都被爱情浸透了，甜蜜的，深邃的，荒唐的爱情。其余的一切都消灭了。自私，自大，心计，全没有了。灵魂中的阴影，给爱情的气息一扫而空。笑眯眯的含着泪水的眼睛都说着：“爱啊，爱啊。”这冷淡而风骚的小姑娘，这骄傲的男孩子，全有股强烈的欲望，需要倾心相许，需要为对方受苦，需要牺牲自己。他们认不得自己了；什么都改变了：他们的心，他们的面貌，照出慈爱与温情的光的眼睛。几分钟之内，只有纯洁，舍身，忘我；那是一生中不会再来的时间！

他们你怜我爱的嘟囔了一阵，立了矢忠不渝的誓，一边亲吻，一边说了些无头无尾的，欣喜欲狂的话，然后他们发

觉时间晚了，便手挽着手奔回去，一忽儿在狭窄的小路上几乎跌跤，一忽儿撞在树上，可是什么也没觉得，他们快活得盲目了，醉了。

和她分手以后，他并不回家：回家也睡不着觉的。他出了城，在野外摸黑乱走。空气新鲜，田野里荒荒凉凉的，漆黑一片。一只猫头鹰寒瑟瑟的叫着。他象梦游病者那样的走着，从葡萄藤中爬上山岗。城里细小的灯光在平原上发抖，群星在阴沉的天空打战。他坐在路边矮墙上，忽然簌落落的流下泪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太幸福了，而这过度的欢乐是悲与喜交错起来的；他一方面对自己的快乐感激，一方面对那些不快乐的人抱着同情，所以他的欢乐既有"好景不常"的感慨，也有"人生难得"的醉意。他哭得心神酣畅，不知不觉的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黎明。白茫茫的晓雾逗留在河上，笼罩在城上，那儿睡着困倦的弥娜，她的心也给幸福的笑容照亮了。

当天早上，他们又在花园里见面了，彼此把相爱的话重新说了一遍，可是已不象昨天那样的出诸自然。她似乎学做舞台上扮情人的女角儿。他虽然比较真诚，也扮着一个角色。两人谈到将来的生活。他对自己的清贫引为恨事。她可表示慷慨豪爽，同时为了自己的豪爽很得意。她自命为瞧不起金钱。这倒是真的：因为她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没有钱是怎么回事。他对她许愿，要成为一个大艺术家：她觉得很有意思，很美，象小说一样。她自以为一举一动非做得象个真正的情人不可。她念着诗歌，多愁善感。他也被她感染了，注意自己的修饰，装扮得非常可笑，也讲究说话的方式，满嘴酸溜溜的。克里赫太太看着他不由得笑了，心里奇怪什么事把他搅成这样蠢的。

可是他们也有些诗意盎然的时间，往往在平淡的日子突然放出异彩，好比从雾霭中透过来的一道阳光。一瞥一视，一举一动，一个毫无意义的字眼，就会使他们沉溺在幸福里面；傍晚在黑洞洞的楼梯上说的“再会”，眼睛在半明半暗中的相探和相遇，手碰到手的刺激，语声的颤抖：这些无聊的琐碎事儿，到夜里，——在听着每小时的钟声就会惊醒的轻浅的梦中，心头象溪水的喁语般唱着“他爱我”的时候，——又会一件一件的重新想起。

他们发见了万物之美。春天的笑容有无限的温柔。天空之中有光华，大气之中有柔情，这是他们从来没领略到的。整个的城市，红色的屋顶，古老的墙垣，高低不平的街面，都显得亲切可爱，使克利斯朵夫心中感动。夜里，大家睡熟的时候，弥娜从床上起来，凭窗遐想，懵腾腾的，骚动不已。下午他不在的时候，她坐在秋千架上，膝上放着本书，半阖着眼睛出神，懒懒的似睡非睡，身心一齐在春天的空气中飘荡。她又几小时的坐在钢琴前面，翻来覆去的老弹着某些和弦，某些段落，令人听了厌倦不堪，她可是感动得脸色发白，身上发冷。她听着舒芒的音乐哭了。她觉得对所有的人都抱着恻隐之心，而他也和她一样。路上碰到穷人，他们都偷偷的给点儿钱，然后不胜同情的彼此望一眼，因为自己能这样慈悲而非常快乐。

其实他们的善心是有间歇性的，弥娜忽然发觉，从她母亲小时候就来当差的老妈子弗列达，过的那种微贱的，替人尽心出力的生活多么可怜，便跑到厨房里，把正在补衣服的女仆勾着脖子亲热一阵，使她大吃一惊。可是两小时以后她对弗列达说话又很不客气了，因为她没有一听到打铃马上就来。至于克利斯朵夫，尽管对整个的人类抱着热爱，尽管为了怕踏死一条虫而绕着弯儿走路，对自己家里的人可冷淡极了。由于一种奇怪的反应，他对别人越亲热，对家人越冷越无情：他连想也不大想到他们，对他们说话非常粗暴，见到他们就讨厌。弥娜和他两人的慈悲心原来只是过剩的爱情，一朝泛滥起来，随便碰到一个人就会发泄，不问

是谁。除了这种情形以外，他们反而比平常更自私，因为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而一切都得以那个念头为中心。

这少女的面貌在克利斯朵夫生活中占了多重要的地位！当他在花园里找她而远远的瞥见那件小小的白衣衫的时候，在戏院里听见楼厅的门开了，传来那么熟悉的快乐的声音的时候，在别人的闲话中听见提到克里赫这可爱的姓氏的时候：他多么激动！他脸上白一阵红一阵，几分钟之内，什么都看不见了，什么都听不见了。接着急流似的血在身上奔腾，多少无名的力在胸中激撞。

这天真而肉感的德国姑娘有些奇怪的玩艺儿。她把戒指放在面粉上，要大家轮流用牙齿衔起而鼻子不沾白粉。或者用根线穿着饼干，各人咬着线的一端，得一边嚼着线一边尽最快的速度咬到饼干。他们的脸接近了，气息交融了，嘴唇碰到了，勉强嘻嘻哈哈的笑着，可是手都凉了。克利斯朵夫很想咬她的嘴唇让她疼一下，便突然往后倒退；她还在那儿强笑。两人都转过头去，假作冷淡，暗中却是偷眼相看。

这些乱人心意的游戏，又吸引他们又教他们发慌。克利斯朵夫简直害怕，他宁可有克里赫太太或别人在一起而觉得拘束的。不论当着谁的面，两颗动了爱情的心照旧息息相通；而且越是受到外来的约束，心的交流越来得热烈而甜蜜。那时，他们之间一切都有了无穷的价值：只要一句话，一抿嘴，一个眼风，就能在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奇的面幕之下，把双方内心生活的丰富而新鲜的宝藏重新显露出来，而只有他们俩能看到，至少他们相信如此。于是他们便会

心而笑。对这些小小的神秘挺得意。旁人听来，他们所说的无非是些极普通的应对；但在他们俩竟好比唱着永远没有完的恋歌。声音笑貌之间瞬息万变的表情，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象本打开的书；甚至他们闭着眼睛也能看到：因为只要听听自己的心，就能听到朋友心中的回声。他们对人生，对幸福，对自己，都抱着无穷的信心，无穷的希望。他们爱着人，也有人爱着，那么快乐，没有一点阴影，没有一点疑心，没有一点对前途的恐惧！唯有春天才有这种清明恬静的境界！天上没有一片云。那种元气充沛的信仰，仿佛无论如何也不会枯萎。那么丰满的欢乐似乎永远不会枯竭。他们是活着吗？是做梦吗？当然是做梦。他们的梦境与现实的人生没有一点相象的地方。要有的话，那就是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时间，他们自己就变了一个梦：他们的生命在爱情的呼吸中溶解了。

克里赫太太不久就窥破了他们自以为巧妙而其实很笨拙的手段。有一天，弥娜和克利斯朵夫说话的时候身子靠得太紧了些，她母亲出其不意的闯进来，两人便慌慌张张的闪开了。从此弥娜起了疑心，认为母亲已经有点儿发觉。可是克里赫太太装做若无其事，使弥娜差不多失望了，因为她很想借此跟母亲抵抗一下，使他的爱情更象小说。

她的母亲可偏不给她这种机会；她太聪明了，决不因之操心。她只在弥娜前面用挖苦的口气提到克利斯朵夫，毫不留情的讽刺他的可笑，几句话就把他毁了。她并非是有计划的这么做，只凭着本能行事，象女人保护自己的贞操一样，施展出那种天生的坏招数。弥娜白白的反抗，生气，顶嘴，拚命说母亲的批评没有根据，其实是批评得太中肯了，而且克里赫太太非常巧妙，每句话都一针见血。克利斯朵夫的太大的鞋子，难看的衣服，没有刷干净的帽子，内地人的口音，可笑的行礼，粗声大气的嗓子，凡是足以损伤弥娜自尊心的缺点，一桩都不放过；而说的时候又象是随便提到的，没有一点存心挑剔的意味；愤慨的弥娜刚想反驳，母亲已经轻描淡写的把话扯开。可是一击之下，弥娜已经受伤了。

她看克利斯朵夫的目光，慢慢的不象从前那么宽容了。

他隐隐约约的有点儿觉得，就不安的问："你为什么这样的望着我?"

她回答说："不为什么。"

可是过了一忽儿，正当他挺快活的时候，她又狠狠的埋怨他笑得太响，使他大为丧气。他万万想不到在她面前连笑也得留神的：一团高兴马上给破坏了。——或是他说话说得完全出神的时候，她忽然漫不经意的对他的衣著来一句不客气的批评，或者老气横秋的挑剔他用字不雅。他简直没有勇气再开口，有时竟为之生气了。但他一转念，又认为那些使他难堪的态度正表示弥娜对他的关心，而弥娜也自以为如此。于是他竭力想虚心受教，把自己检点一下；她可并不满意，因为他并不真能检点自己。

至于她心中的变化，他根本来不及觉察。复活节到了，弥娜要跟母亲上威玛那边的亲戚家去玩几天。

分别以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他们又恢复了初期的亲密。除了偶然有点儿急躁以外，弥娜比什么时候都更亲热。动身前夜，他们在花园中散步了很久；她拉着克利斯朵夫到小树林里，把一口小香囊挂在他的颈上，里头藏着她的一绺头发；他们把海誓山盟的话又说了一遍，约定每天通信；又在天上指定了一颗星，以便夜晚两人在两地同时眺望。

重大的日子到了。夜里他再三想着："明天她在哪儿呢?"这时又想道："啊，是今天了。早上她还在这儿，可是晚上……"不到八点，他就去了。她还没起床。他勉强到花园里溜了一下，觉得支持不住，只得回进屋子。走廊里堆满了

箱笼包裹；他在一间房里拣着个角儿坐下，留神开门的声音和楼板的响动，认出上面屋里的脚声。克里赫太太微微带着点笑意，和他俏皮的招呼了一声，停也不停的走过去了。终于弥娜出现了，脸色很白，眼睛虚肿，她昨夜并没比他睡得更好。她做出很忙的神气对仆人发号施令，一边给克利斯朵夫握手，一边继续和老弗列达谈话。她已经准备出发了。克里赫太太又进来，母女俩讨论着帽笼的事。弥娜好象完全没注意到克利斯朵夫：他站在钢琴旁边，可怜巴巴的，谁也不理会他。她跟着母亲出去，一忽儿又进来；在门口和克里赫太太又说了几句，然后把门带上。那时只有他们两个了。她奔过来抓着他的手，把他拉到隔壁百叶窗已经关上的客厅去。于是她突然把脸凑上来偎着他的脸，使劲的拥抱他，一边哭一边问：

"你应许我吗，应许永远爱我吗？"

他们轻轻的哭着，抽抽噎噎的压制自己，不让人家听到。一有脚声，他们赶紧分开。弥娜抹了抹眼睛，跟仆人们又装出那副俨然的神气，可是声音有点儿发抖。

她把一块又脏又皱，浸透眼泪的小手帕掉在地下，给他偷偷的捡了去。

他搭着她们的车把她们送到站上。两个孩子面对面坐着，彼此连望也不敢望，怕忍不住眼泪。他们的手互相摸索，用力握着，把手都掐痛了。克里赫太太假痴假呆的只做不看见。

终于时间到了。克利斯朵夫站在车厢门口，车子一发

动，他就跟着跑，眼睛老钉着弥娜，一路和站上的员工乱撞，一忽儿便落在列车后面。他还是跑着，直到什么都看不见了方始上气不接下气的停下来，和一些不相干的人站在月台上。回到家里，大家都出去了，他哭了一个上午。

他初次尝到离别的悲痛，这是所有的爱人最受不了的磨折。世界，人生，一切都空虚了。不能呼吸了。那是致命的苦闷。尤其是爱人的遗迹老在你周围，眼睛看到的没有一样不教你想起她，现在的环境又是两人共同生活过的环境，而你还要重游旧地竭力去追寻往日的欢情：那时好比脚下开了个窟窿，你探着身子看，觉得头晕，仿佛要往下掉了，而真的往下掉了。你以为跟死亡照了面。不错，你的确见到了死亡，因为离别就是它的一个面具。最心爱的人不见了：生命也随之消灭了，只剩下一个黑洞，一片虚无。

克利斯朵夫到他们相爱过的地方都去走了一遭，特意要让自己痛苦。克里赫太太把花园的钥匙留给了他，使他照旧可以去散步。他当天就去了，痛苦得差点儿闷死。他去的时候以为能找到一点儿离人的痕迹：哪知这种痕迹只嫌太多，每一处的草坪上都有她的影子在飘浮；每条小路的每个拐弯的地方，他都等她出现，虽然明知不可能，但硬要相信可能；他也竭力去找他爱情的遗迹：那些曲折迷离的小路，挂着紫藤的花坛，小林子里的木凳，还老对自己说着："八天以前……三天以前……昨天，就不过是昨天，她还在这儿……今天早上还在这儿……"他把这些念头在胸中翻来覆去的想个不停，直到快闭过气去了才丢开。——他除了

哀伤之外，还有对自己的愤恨，因为他虚度了良辰，没有加以利用。多少钟点，多少光阴，他有那么大的福分看到她，把她当作空气，当作养料，而他竟不知体味那福分！他听任时间飞逝，没有把它一分钟一分钟的细细咀嚼！……现在……现在可太晚了……没法挽救了！没法挽救了！

他回到家里，只觉得亲属可厌：他受不了那些脸，那些举动，那些无聊的谈话，和昨天，前几天，她在的时候完全一样的谈话！他们过着照常的生活，仿佛根本没有他这件不幸的事。城里的居民也同样的毫无知觉。大家只顾着自己的营生，笑着，嚷着，忙着；蟋蟀照旧的唱，天上照旧发光。他恨他们，觉得被普天之下的自私压倒了。殊不知他一个人就比整个的宇宙都更自私。在他心目中一切都没有价值了。他再没有什么慈悲，也不再爱什么人了。

他过着悲惨的日子，只机械的干着他的事，可没有一点儿生活的勇气。

一天晚上，他正不声不响，垂头丧气的和家里的人一同吃饭，邮差敲门进来，送给他一封信。没看到笔迹，他的心就知道是谁写的了。四个人眼睛直钉着他，用着很不知趣的，好奇的态度等他看信，希望他们无聊的生活得到点儿消遣。克利斯朵夫把信放在自己盘子旁边，忍着不拆，满不在乎的说信的内容早已知道了。但两个兄弟绝对不信，继续在暗中留神，使他吃那顿饭的时候受尽了罪。吃完了，他才能把自己关在房里。他心儿乱跳，拆信的时候差点把信纸撕破。他担心着不知信上写的什么，可是刚念了几个字就

快活极了。

那是一封很亲热的短信，弥娜偷偷的写给他的。她称他为“亲爱的克利斯德兰”，说她哭了好几回，每晚都望着星，她到过法兰克福，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城，有华丽的大商店，但她什么都没在意，因为心里只想着他。她教他别忘了忠诚自矢的诺言，说过她不在的时候谁都不见，只想念她一个人。她希望他把她出门的时期整个儿花在工作上面，使他成名，她也跟着成名。最后她问他可记得动身那天和他告别的小客厅，要他随便哪天早上再去，她的精神一定还在那儿，还会用同样的态度和他告别。她签名的时候自称为“永远永远是你的……”；信后又另外加了几句，劝他买一顶平边的草帽，别再戴那个难看的呢帽：——“平边的粗草帽，围一条很阔的蓝丝带；这儿所有的漂亮绅士都是戴的这一种。”

克利斯朵夫念了四遍才完全弄清楚。他昏昏沉沉，连快活的气力都没有了；突然之间他疲乏到极点，只能上床睡觉，把信翻来覆去的念着，吻着，藏在枕头底下，老是用手去摸，看看是否在老地方。一阵无可形容的快感在他心中泛滥起来。他一觉睡到了天明。

他的生活现在比较容易过了。弥娜忠诚不二的精神老在周围飘荡。他着手写回信，但没有权利自由发挥，第一要把真情隐藏起来：那是痛苦而不容易做到的。他用的过分客套的话一向很可笑，现在还得拿这些套语来很拙劣的遮掩他的爱情。

信一寄出去，就等着弥娜的回音：他此刻整个儿的生活就是等信了。为了免得焦急，他勉强去散步，看书。但他只想着弥娜，象神经病似的嘴里老念着她的名字，把它当做偶像，甚至拿一册莱辛的著作藏在口袋里，因为其中有弥娜这个名字；每天从戏院出来，他特意绕着远路走过一家针线铺，因为招牌上有Minna这五个心爱的字母。

想到弥娜督促他用功，要他成名的话，他就责备自己不该荒废时日。那种劝告所流露的天真的虚荣，是表示对他有信心，所以他很感动。为了不负她的期望，他决定写一部不但是题赠给她，而且是真正为她写的作品。何况这时他也没有别的事可做。计划刚想好，他就觉得乐思潮涌，好比蓄水池中积聚了几个月的水，一下子决破了堤，奔泻出来。八天之内他不出卧房，鲁意莎把三餐放在门外，因为他简直不让她进去。

他写了一阕铜箫与弦乐器的《五重奏》。第一部是青春的希望与欲念的歌；最后一部是喁喁的情话，其中杂有克利斯朵夫那种带点儿粗犷的诙谑。作品的骨干是第二部Larghetto①，描写一颗热烈天真的心，暗示弥娜的小影。那是谁也不会认得的，她自己更认不得；但主要的是他能够认得清清楚楚。他自以为把爱人的灵魂整个儿抓住了，快乐得发抖了。没有一件工作比这个更容易更愉快。离别以后郁结在他胸中的过度的爱情，在此有了发泄；同时，创造艺

① Larghetto亦为音乐进动速度的名称之一，比Adagio慢，比Largo快。

术品的惨淡经营，为控制热情所作的努力，把热情归纳在一个美丽清楚的形式之中的努力，使他精神变得健全，各种官能得到平衡；因之身体上也有种畅快的感觉。这是所有的艺术家都领略到的最大的愉快。创作的时候，他不再受欲念与痛苦的奴役，而能控制它们了；凡是使他快乐的，使他痛苦的因素，他认为都是他意志的自由的游戏。只可惜这样的时间太短：因为过后他照旧碰到现实的枷锁，而且更重了。

只要克利斯朵夫为这件工作忙着，就差不多没有时间想到弥娜不在：他和她在一起生活。弥娜不在弥娜身上，而整个儿在他心上。但作品完成以后，他又孤独了，比以前更孤独更没精神了；他想起写信给她已经有两星期而还没有回音。

他又写了封信，可不能再象第一封那样的约束自己。他埋怨弥娜把他忘了，用的是说笑的口吻，因为他并不真的相信。他笑她懒惰，很亲热的耍弄了她几句。他藏头露尾的提到自己的工作，故意刺激她的好奇心，同时也因为想让她回来以后出其不意的高兴一下。他把新买的帽子描写得很仔细；又说为了服从小王后的命令，——他把她每句话都当真的，——老守在家里，对一切邀请都托病谢绝；可并没补上一句，说他连跟大公爵都冷淡了，因为某次爵府里有晚会找他，他竟没去。全封信都表示他快活得忘其所以，信里最多的是情人们顶喜欢的，心照不宣的话，以为只有弥娜一个人懂的，他觉得自己手段高明，居然把应该用到爱情二字的

地方都用友谊代替了。

写完了，他暂时宽慰了一下：第一因为写信的时候好象就和弥娜当面谈了一次；第二因为他相信弥娜一定会马上答复。所以他三天之内很有耐性，这是预算信件一来一往必需要的时间。可是过了第四天，他又觉得活不下去了，一点精力也没有，对什么事也不感兴趣，除了每次邮班以前的那个时间。那时他可焦急得浑身发抖，变得非常迷信，为了要知道有没有信来，到处找些占卜的征兆，譬如灶肚里木柴的爆裂声，或是偶然听到的什么话。时间一过，他又垂头丧气：既不工作，也不散步，生活唯一的目标是等下次的邮班，而他还得用全副精神来撑到那个时间。到了傍晚，当天的希望断绝之后，他可消沉到极点：似乎怎么样也活不到明天的了。他几小时的坐在桌子前面，话也不说，想也不想，甚至也没有去睡觉的气力，直要最后迸出一些残余的意志才能上床。他睡得昏昏沉沉的，做着乱梦，以为黑夜是永无穷尽的了。

这种连续不断的等待，结果变成了一场真正的病。克利斯朵夫竟疑心他的父亲，兄弟，甚至邮差，收了他的信藏起来。一肚子的惶惑把他折磨得好苦。至于弥娜的忠实，他没有一刻儿怀疑过。所以要是她不写信，那一定是害了病，快死下来了，或许已经死了。他抓起笔来写了第三封信，那是悲痛之极的几行，感情，字迹，什么都不顾虑了。邮班的时间快到了，他乱涂一阵，信纸翻过来的时候把字弄糊了，封口的时候把信封搅脏了：管它！他决不能等下一次的邮

班。他连奔带跑的把信送到了邮局，便凄怆欲绝的开始再等。第二天夜里，他清清楚楚的看到弥娜病着，在那里叫他；他爬起来，差点儿要动身去找她了。可是她在哪儿呢？上哪儿去找呢？

第四天早上，弥娜的信来了，——半页信纸，——口气又冷又傲慢。她说不懂他这种荒唐的恐惧是从哪儿来的，她身体很好，只是没有空写信，请他以后别这样的冲动，并且停止通信。

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为沮丧。他可不怀疑弥娜的真诚，只埋怨自己，觉得弥娜恼他那些冒昧而荒谬的信是很对的，认为自己糊涂：用拳头敲着自己的脑袋。但这些都是白费：他终究感到了弥娜的爱他不及他的爱弥娜。

以后几天的沉闷简直无可形容。虚无是没法描写的。唯一使克利斯朵夫留恋人生的乐趣——和弥娜的通信——被剥夺了，现在他只是机械的活着，日常生活中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晚上睡觉以前，把他和弥娜离别的无穷尽的日子，象小学生似的在月历上划去一天。

回来的日子已经过了。一星期以前她就该到了。克利斯朵夫从失魂落魄的阶段转变到狂热的骚动。弥娜临走答应把归期和时刻先通知他。他随时等候消息，预备去迎接；为了猜测迟到的原因，他把念头都想尽了。

祖父的朋友，住在近边的地毯匠费休，常常吃过晚饭衔着烟斗来和曼希沃谈话；有天晚上他又来了。独自在那里苦闷的克利斯朵夫，眼看最后一次的邮差过后，正想上楼睡觉，忽然听见一句话使他打了个寒噤。费休说明天清早要上克里赫家去挂窗帘，克利斯朵夫楞了一楞，问道：

"她们可是回来了吗？"

"别开玩笑了吧！你还不跟我一样的明白？"费休老头儿咕噜着说。"早来了！她们前天就回来的。"

克利斯朵夫什么话都听不见了；他离开房间，整整衣衫预备出门。母亲暗中已经留神了他一些时候，便跟到甬道里怯生生的问他哪儿去。他一言不答，径自走了，心里很难过。

他奔到克里赫家，已经是晚上九点。她们俩都在客厅里，看他来了似乎不以为奇，很从容的招呼他。弥娜一边写信一边从桌上伸过手来，心不在焉的向他问好。她因为没有把信搁下来表示抱歉，装作很留心听他的话，但又时常扯

开去向母亲问点儿事。他原来预备好一套动人的措辞，说她们不在的时候他多么痛苦；但他只能嘟嘟嚷嚷的说出几个字，因为谁也不注意，也就没勇气往下说了：他自己听了也觉得不顺耳。

弥娜把信写完了，拿着件活儿坐在一边，开始讲她旅行的经过，谈到那愉快的几个星期，什么骑着马出去玩儿啦，古堡中的生活啦，有趣的人物啦。她慢慢的兴奋起来，说到某些故事，某些人，都是克利斯朵夫不知道的，但她们俩回想之下都笑了。克利斯朵夫听着这篇话，觉得自己是个外人；他不知道取什么态度好，只能很勉强的陪着她们笑，眼睛老钉着弥娜，但求她对自己望一眼。弥娜说话多半是对着母亲的，偶尔望着他，眼神也跟声音一样，虽然和气，可淡漠得很。她是不是为了母亲而这样留神呢？他很希望和她单独谈一谈；可是克里赫太太老待在这儿。他设法把话扯到自己身上，谈他的工作，谈他的计划；他觉得弥娜毫不关心，便竭力引起她对自己的兴趣。果然她非常注意的听着了，常常插几个不同的惊叹辞，虽然有时不甚恰当，口气倒表示很关切。正当弥娜可爱的笑了笑，使他心里飘飘然又存着希望的时候，她拿小手掩着嘴巴打了个呵欠。他立刻把话打住。她很客气的道歉，说是累了。他站起身子，以为人家会留他的；可是并不。他一边行礼一边拖延时间，预备她们请他明天再来：但谁也不说这个话。他非走不可了。弥娜并不送他，只淡淡的很随便的跟他握了握手。他就在客厅的中央和她分别了。

他回到家里，心中只觉得恐惧。两个月以前的弥娜，他疼爱的弥娜，连一点影踪也没有了。怎么回事呢？她变了怎么样的人呢？世界上多少心灵原来不是独立的，整个的，而是好些不同的心灵，一个接着一个，一个代替一个的凑合起来的。所以人的心会不断的变化，会整个儿的消灭，会面目全非。可怜克利斯朵夫还从来没见识过这些现象，一朝看到了简单的事实，就觉得太残酷了，不愿意相信。并且他不胜惊骇的排斥这种念头，硬以为自己看错了，弥娜还是当初的弥娜。他决定第二天早上再去，无论如何要跟她谈一谈。

他睡不着觉，听着自鸣钟报时报刻，一小时一小时的数着。天一亮，他就在克里赫家四周打转，等到能进去了就马上进去。他碰见的可并非弥娜，而是克里赫太太。她素来起早，好动，那时在玻璃棚下提着水壶浇花；一看到克利斯朵夫，她就开玩笑似的叫了起来：

"哦！是你！……来得正好，我正有话跟你谈。请等一等……"

她进去放下水壶，擦干了手，回出来望着克利斯朵夫局促不安的脸色笑了笑；他已经觉得大祸临头了。

"咱们到花园里去罢，可以清静些，"她说。

他跟着克里赫太太在花园里走，那儿到处有他爱情的纪念。她看着孩子的慌乱觉得好玩，并不马上开口。

"咱们就在这儿坐罢，"她终于说了一句。

他们坐在凳上，就是分别的前夜弥娜把嘴唇凑上来的

那条凳上。

“我要谈的事，你大概知道了罢，”克里赫太太装出严肃的神气，使孩子更窘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克利斯朵夫。过去我认为你是个老实的孩子，一向信任你。哪想到你竟滥用我的信任，把我女儿弄得七颠八倒。我是托你照顾她的。你该敬重她，敬重我，敬重你自己。”

她语气之中带点儿说笑的意味：她对这种儿童的爱情并不当真；——但克利斯朵夫感觉不到；他一向把什么事都看得很严重，当然认为那几句埋怨是不得了的，便马上激动起来。

“可是，太太……太太……”他含着眼泪结结巴巴的说，“我从来没滥用您的信任……请您别那么想，……我可以赌咒，我不是一个坏人……我爱弥娜小姐，我全心全意的爱她，并且我是要娶她的。”

克里赫太太微微一笑。

“不，可怜的孩子，”她所表示的好意骨子里是轻视，这一点克利斯朵夫也快看出来了。“那是不可能的，你这话太幼稚了。”

“为什么？为什么？”他问。

他抓着她的手，不相信她是说的真话，而那种特别婉转的声音差不多使他放心了。她继续笑着说：“因为……”

他再三追问。她就斟酌着用半真半假的态度（她并不把他完全当真），说他没有财产，弥娜还喜欢好多别的东西。他表示不服，说那也没关系，金钱，名誉，光荣，凡是弥娜所

要的，将来他都会有的。克里赫太太装着怀疑的神气，看他这样自信觉得好玩，只对他摇摇头。他可一味的固执。

“不，克利斯朵夫，”她口气很坚决，“咱们用不着讨论，这是不可能的。不单是金钱一项，还有多少问题！……譬如门第……”

她用不着说完。这句话好比一支针直刺到他的心里。他眼睛终于睁开了。他看出友好的笑容原来是讥讽，和蔼的目光原来是冷淡；他突然懂得了他和她的距离，虽然他象儿子一样的爱着她，虽然她也似乎象母亲一样的待他。他咂摸出来，她那种亲热的感情有的是高傲与瞧不起人的意味。他脸色煞白的站了起来。克里赫太太还在那儿声音很亲切的和他说着，可是什么都完了；他再也不觉得那些话说得多么悦耳，只感到她浮而不实的心多么冷酷。他一句话都答不上来。他走了，四周的一切都在打转。

他回到自己房里，倒在床上，愤怒与傲气使他浑身抽搐，象小时候一样。他咬着枕头，拿手帕堵着嘴，怕人家听见他叫嚷。他恨克里赫太太，恨弥娜，对她们深恶痛绝。他仿佛挨了巴掌，羞愤交集的抖个不停。非报复不可，而且要立刻报复。要是不能出这口气，他会死的。

他爬起来，写了一封又荒谬又激烈的信：

“太太，我不知是不是象你所说的，你错看了我。我只知道我错看了你，吃了大亏。我以为你们是我的朋友。你也这么说，面上也做得仿佛真是我的朋友，而

我爱你们还远过于我的生命。现在我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你对我的亲热完全是骗人：你利用我，把我当消遣，替你们弄弄音乐，——我是你们的仆人。哼，我可不是你们的仆人！也不是任何人的仆人！

“你那么无情的要我知道，我没有权利爱你的女儿。可是我的心要爱什么人，世界上无论什么也阻止不了；即使我没有你的门第，我可是和你一样高贵。唯有心才能使人高贵：我尽管不是一个伯爵，我的品德也许超过多少伯爵的品德。当差的也罢，伯爵也罢，只要侮辱了我，我就瞧不起他。所有那些自命高贵而没有高贵的心灵的人，我都看做象块污泥。

“再会吧！你看错了我，欺骗了我。我瞧不起你。

“我是不管你怎么样，始终爱着弥娜小姐爱到死的人。(因为她是我的，什么都不能把她从我心里夺去的。)”

他刚把信投入邮筒，就立刻害怕起来。他想丢开这念头，但有些句子记得清清楚楚；一想起克里赫太太读到这些疯话，他连冷汗都吓出来了。开头还有一腔怒意支持他；但到了第二天，他知道那封信除了使他跟弥娜完全断绝以外决不会有别的后果：那可是他最怕的灾难了。他还希望克里赫太太知道他脾气暴躁，不至于当真，只把他训斥一顿了事；而且，谁知道？或许他真诚的热情还能把她感动呢。他等着，只要来一句话，他就会去扑在她脚下。他等了五天。

然后来了一封信：

“亲爱的先生，既然你认为我们之中有误会，那末最好不要把误会延长下去。你觉得我们的关系使你痛苦，那我决不敢勉强。在这种情形之下大家不再来往，想必你认为很自然的罢。希望你将来有别的朋友，能照你的心意了解你。我相信你前程远大，我要远远的，很同情的，关切你的音乐生涯。

约瑟芬·洪·克里赫”

最严厉的责备也不至于这样残酷。克利斯朵夫眼看自己完了。诬蔑你的人是容易对付的。但对于这种礼貌周全的冷淡，又有什么办法？他骇坏了。想到从今以后看不到弥娜，永远看不到弥娜，他是受不了的。他觉得跟爱情相比，哪怕是一点儿的爱情，世界上所有的傲气都值不得什么。他完全忘了尊严，变得毫无骨头，又写了几封请求原谅的信，跟他发疯一般闹脾气的信一样荒谬。没有回音。——什么都完了。

他差点儿死。他想自杀，想杀人。至少他自以为这样想。他恨不得杀人放火。有些儿童的爱与恨的高潮是大家想不到的，而那种极端的爱与恨就在侵蚀儿童的心。这是他童年最凶险的难关。过了这一关，他的童年结束了，意志受过锻炼了，可是也险些儿给完全摧毁掉。

他活不下去了。几小时的靠着窗子，望着院子里的砖地，象小时候一样，他想到有个方法可以逃避人生的苦难。方法就在这儿，在他眼睛底下，……而且是立刻见效的……立刻吗？谁知道？……也许先要受几小时残酷的痛苦……这几小时不等于几世纪吗？……可是他儿童的绝望已经到了那种地步，逼得他老在这些念头中打转。

鲁意莎看出他在痛苦；虽然猜不透他想些什么，但凭着本能已经有了危险的预感。她竭力去接近儿子，想知道他的痛苦，为的是要安慰他。但可怜的女人早就不会跟克利斯朵夫说什么心腹话了。好些年来，他老是把思想压在心里；而她为了物质生活的烦恼，也没有时间再去猜儿子的心事，现在想来帮助他，却不知从何下手。她在他四周绕来绕去，象个在地狱中受难的幽灵；她只希望能找到一些安慰他的话，可是不敢开口，生怕恼了他。并且她虽然非常留神，她的举动，甚至只要她一露面，他都觉得生气；因为她一向

不大伶俐，而他也不大宽容。他的确爱着母亲，母亲也爱着他。但只消那末一点儿小事就能使两个相爱的人各自东西。例如一句过火的话，一些笨拙的举动，无意之间的眨一眨眼睛，扯一扯鼻子，或是吃饭、走路、笑的方式，或是没法分析的一种生理上的不痛快…… 尽管大家心里认为不值一提，实际却有数不清说不尽的意义。而往往就是这种小地方，足以使母子、兄弟、朋友、那么亲近的人永远变成陌路。

因此克利斯朵夫在他的难关中并不能在母亲身上找到依傍。何况情欲的自私只知有情欲，别人的好意对它也没有什么用。

一天晚上，家里的人都睡了，他坐在房里既不思想也不动弹，只是没头没脑的浸在那些危险的念头中间；静悄悄的小街上忽然响起一阵脚声，紧跟着大门上敲了一下，把他从迷惘中惊醒了，听到有些模糊的人声。他记起父亲还没回家，愤愤的想大概又是喝醉了被人送回来，象上星期人家发见他倒在街上那样。曼希沃，这时已经毫无节制；他的不顾一切的纵酒与胡闹，换了别人早已送命，而他体育家般的健康还是毫无影响。他一个人吃的抵得几个人，喝起酒来非烂醉不休，淋着冷雨在外边过夜，跟人打架的时候给揍个半死，可是第二天爬起来照旧嘻嘻哈哈，还想要周围的人跟他一样快活。

鲁意莎已经下了床，急急忙忙去开门了。克利斯朵夫一动不动，掩着耳朵，不愿意听父亲醉后的唧囔，和邻居叽叽咕咕的埋怨……

突然有阵说不出的凄怆揪住了他的心：他怕出了什么事……而立刻一阵惨叫声使他抬起头来，向门外冲去……

黑魆魆的过道里，只有摇曳不定的一盏灯笼的微光，在一群低声说话的人中间，象当年的祖父一样，担架上躺着个湿淋淋的，一动不动的身体。鲁意莎扑在他颈上痛哭。人家在磨坊旁边的小沟里发见了曼希沃的尸体。

克利斯朵夫叫了一声。世界上别的一切都消灭了，别的痛苦都给扫空了。他扑在父亲身上，挨着母亲，他们俩一块儿哭着。

曼希沃脸上的表情变得庄严，肃穆；克利斯朵夫坐在床头守着长眠的父亲，觉得亡人那股阴沉安静的气息浸透了他的心。儿童的热情，象热病的高潮一般退尽了；坟墓里的凉气把什么都吹掉了。什么弥娜，什么骄傲，什么爱情，唉！多可怜！在唯一的现实——死亡——面前，一切都无足重轻了。凭你怎么受苦，愿望，骚动，临了还不是死吗？难道还值得去受苦，愿望，骚动吗？……

他望着睡着的父亲，觉得无限哀怜。他生前的慈爱与温情，哪怕是一桩极小的事，克利斯朵夫也记起来了。尽管缺点那么多，曼希沃究竟不是个凶横的人，也有许多好的品性。他爱家里的人。他老实。他有些克拉夫脱刚强正直的家风：凡是跟道德与名誉有关的，决不许任意曲解，而上流社会不十分当真的某些丑事，他可绝不容忍。他也很勇敢，碰到无论什么危险的关头会高高兴兴的挺身而出。固然他很会花钱，但对别人也一样的豪爽：看见人家发愁，他是受不了的；随便遇上什么穷人，他会倾其所有的——连非他所有的在内，一齐送掉。这一切优点，此刻在克利斯朵夫眼前都显出来了：他还把它们夸大。他觉得一向错看了父亲，没有好好的爱他。他看出父亲是给人生打败的：这颗不幸的灵魂随波逐流的被拖下了水，没有一点儿反抗的勇气，此刻

仿佛对着虚度的一生在那里呻吟哀叹。他又听到了那次父亲的求告，使他当时为之心碎的那种口吻：

“克利斯朵夫！别瞧不起我！”

他悔恨交迸的扑在床上，哭着，吻着死者的脸，象从前一样的再三嚷着：

“亲爱的爸爸，我没有瞧不起您，我爱您！原谅我罢！”

可是耳朵里那个哀号的声音并没静下来，还在惨痛的叫着：

“别瞧不起我！别瞧不起我！……”

而突然之间，克利斯朵夫好象看到自己就躺在死者的地位，那可怕的话就在自己嘴里喊出来；而虚度了一生，无可挽回的虚度了一生的痛苦，就压在自己心上。于是他不胜惊骇的想道：“宁可受尽世界上的痛苦，受尽世界上的灾难，可千万不能到这个地步！”……他不是险些儿到了这一步吗？他不是想毁灭自己的生命，毫无血气的逃避他的痛苦吗？以死来鄙薄自己，出卖自己，否定自己的信仰，是世界上最大的刑罚，最大的罪过：跟这个罪过相比，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欺骗，还不等于小孩子的悲伤？

他看到人生是一场无休、无歇、无情的战斗，凡是要做个够得上称为人的人，都得时时刻刻向无形的敌人作战：本能中那些致人死命的力量，乱人心意的欲望，暧昧的念头，使你堕落使你自行毁灭的念头，都是这一类的顽敌。他看到自己差点儿堕入深渊，也看到幸福与爱情只是一时的欺罔，为的是教你精神解体，自暴自弃。于是，这十五岁的清

教徒听见了他的上帝的声音：

“往前啊，往前啊，永远不能停下来。”

“可是主啊，上哪儿去呢？不论我干些什么，不论我上哪儿，结局不都是一样，不是早就摆在那里了吗？”

“啊，去死罢，你们这些不得不死的人！去受苦罢，你们这些非受苦不可的人！人不是为了快乐而生的，是为了服从我的意志的。痛苦罢！死罢！可是别忘了你的使命是做个人。——你就得做个人。”

卷二终

卷三·少年

第一部　于莱之家

少　年

家里变得冷清清的。父亲死后，仿佛一切都死了。没有了曼希沃的粗嗓子，从早到晚就只听见令人厌烦的河水的声音。

克利斯朵夫发愤之下，埋头工作了。他因为过去希图幸福而恨自己，要罚自己。人家安慰他，或是跟他说些亲热的话，他都逞着傲气置之不理。他聚精会神干着他的日常工作，冷冰冰的一心教课。知道他遭了不幸的学生，认为他的无动于衷不近情理。但年纪大一些而受过患难的，懂得一个孩子这种表面上的冷淡，实际是藏着多少痛苦，便觉得他可怜。他并不接受他们的同情。便是音乐也不能给他什么安慰，而仅仅是他的一项功课。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或者自以为不感兴趣，故意要把生活弄得毫无意义而仍然活下去，仿佛这样他才痛快一点。

两个兄弟，看到家中遭了丧事那么冷静，都害怕起来，赶紧往外逃了。洛陶夫进了丹沃陶伯父的铺子，住宿在那里。恩斯德当过了两三种行业的学徒，结果上了船，在莱茵河上走着玛扬斯和科仑的航线，他直要用钱的时候才回来一次。家里只剩了克利斯朵夫和母亲两人，屋子显得太大

了；而经济的困难，和父亲死后发觉的债务，使他们不得不忍痛去找一个更简陋而更便宜的住所。

在莱市街上，他们找到了一个三层楼面，一共有两三间房。地点是在城中心，非常嘈杂，跟河流，树木，所有亲切的地方都离得远了。但这时候应当听从理智，不能再凭感情作主。克利斯朵夫在此又找到了一个好机会教自己受些委屈。屋子的主人，法院的老书记官于莱，和祖父是朋友，跟他们都认识的：这一点就足以使鲁意莎打定主意；她守着空荡荡的老家太孤独了，只想去接近一般不忘记她心爱的家属的人。

他们开始准备搬家。在那所教人又爱又难受的，从此永别的老屋里，他们待了最后几天，深深体会着那种凄凉的情味。为了害羞或害怕，他们竟不大敢彼此诉说痛苦。各人都以为不应该让自己的感伤向对方流露。护窗板关了一半，房里阴惨惨的，两人在饭桌上急匆匆的吃着饭，说话也不敢高声，互相望也不敢望，生怕藏不住心中的慌乱。他们一吃完就分手：克利斯朵夫出门去做他的事，但一有空就回来，偷偷的溜进家里，提着足尖走上他的卧房或是阁楼，关了门，坐在屋角的一口旧箱子上或是窗槛上，不思不想的呆在那里，而一走路就会东响一下西响一下的老屋子，有种莫名其妙的嗡嗡声填满他的耳朵。他的心跟屋子一样的颤动。他战战兢兢的留神着屋内屋外的声息，楼板的响声，和许多细小莫辨而熟悉的声音：那是他一听就知道的。他失去了知觉，脑子里全是过去的形象，直要圣·马丁寺的大钟提醒

他又得上工的时候才醒过来。

鲁意莎在下一层楼上，轻轻的走来走去。一忽儿脚声听不见了，她可以几小时的没有声音。克利斯朵夫伸着耳朵细听，不大放心的走下来。一个人遭了大难以后，就会长时期的这样动辄焦心。他把门推开一半：母亲背朝着他，坐在壁橱前面，四周堆满着许多东西：破布，旧东西，七零八落的杂物，都是她想清理而搬出来的。可是她没有气力收拾：每样东西都使她想起一些往事；她把它们翻过来转过去，胡思乱想起来；东西在手里掉下了，她垂着手臂，瘫在椅子里，几小时的在痛苦的麻痹状态中发呆。

现在，可怜的鲁意莎就靠回想过日子，——回想她那个苦多乐少的过去。但她受苦受惯了，只要人家回报她一点儿好意就感激不尽；几道仅有的微光已尽够照明她的一生。曼希沃给她的磨折已经完全忘了，她只记得他的好处。结婚的经过是她生平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曼希沃固然是由于一时冲动而很快就后悔了，她可是全心全意把自己交给他的，以为人家爱她也跟她爱人家一样，因此很感激曼希沃。至于丈夫以后的改变，她根本不想去了解。既不能看到事实的真相，她只知道凭着谦卑与勇敢的本性去接受事实；象她这样的妇女是用不着了解人生就能活下去的。凡是自己弄不清的，她都让上帝去解释。一种特殊的虔诚，使她把从丈夫与旁人那里受到的委屈，统统认作上帝的意思，而只把人家对她的好意算在人家头上。所以她那种悲惨的生活并没给她留下辛酸的回忆；她只觉得衰弱的身体给多年吃不饱

而劳苦的生活搅坏了。曼希沃不在了，两个儿子高飞远走，离开了老家，另外一个也似乎不需要她了，她就完全失掉了活动的勇气：疲乏之极，恍恍惚惚，意志已经麻木了。她正患着神经衰弱症，一般辛苦的人老年逢到意外的打击而失掉了工作的意义，往往会有这种情形。她打不起精神来把袜子编织完工，把找东西的抽屉收拾好，连站起身子关窗的劲也没有：她坐在那里，脑子里空空洞洞，筋疲力尽，只能够回想。她觉得自己的衰老而为之脸红，竭力不让儿子发觉；而克利斯朵夫只顾着自己的痛苦，什么也没注意。当然，他对母亲现在动作说话之慢，暗中很不耐烦；但尽管这些情形和她往日的习惯大不相同，他也并不放在心上。

有一天他撞见母亲手里抓着、膝上放着、脚下堆着、地板上铺着各种各样的破布，才破题儿第一遭的奇怪起来。她伸着脖子，探着头，呆着脸，听见他进来不禁吓了一跳，苍白的腮帮上泛起红晕，不由自主的做了一个动作，想把手里的东西藏起，一边勉强笑了笑，嘟囔着：

"你瞧，我整东西来着……"

可怜的母亲对着往事的遗迹发呆的模样，他看了伤心之极，非常同情。但他故意用着稍微粗暴而埋怨的口吻，想使她振作一下：

"喂！妈妈，您这样可不行哪！屋子关得严严的，老待在那些灰尘中间，太不卫生了。上点儿劲吧，赶快把东西收起来。"

"好吧，"她很和顺的回答。

她勉强站起身子，想把东西归还到抽屉里去，但又立刻坐了下来，垂头丧气的让手里的东西掉在地下。“噢！不成，不成，我简直收拾不了！”她说着哭起来了。

他吓坏了，弯下身子摩着她的头：“哎，妈妈，怎么啦？要不要我帮忙？您病了吗？”

她不作声，只一劲儿的抽抽搭搭。他握着她的手，跪在她前面，想在这间黑魆魆的屋子里把她看个仔细。

“妈妈！”他有点揪心了。

鲁意莎把头靠着他的肩膀，眼泪直淌下来。

“孩子，我的孩子！”她把他紧紧的搂着，“你不会离开我吧？你得答应我，你不离开我吧？”

他听了心都碎了：“不会的，妈妈，我不离开您的。您哪儿来的这种念头？”

“我多苦恼！他们全把我丢了，丢了……”她指着周围的东西，可不知她说的是那些东西，还是她的儿子和死了的人。

“你会陪着我吗？不离开我吗？……要是你也走了，我怎么办呢？”

“我不走的。咱们住在一块儿。别哭啦。我答应您得了。”

她还是哭着，没法停下来。他拿手帕替她抹着眼泪。

“您心里想着什么啊，好妈妈？您难过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竭力静下来装出笑脸。

“我再想得明白也没用：为了一点儿小事就会哭起来……你瞧，我又来了……原谅我吧。我真傻。我老了，没精神了，觉得什么都没意思，我对什么事也不中用了。我真想把自己跟这些东西一块儿埋掉算了。”

他把她象孩子一样紧紧的抱在怀里。

“别难受啦，您歇歇吧，别乱想了……”

她慢慢的静下来。

“真胡闹，我自己也难为情……可是怎么会这样的呢？怎么会这样的呢？”

这位一辈子勤勉的老太太，弄不明白她的精力怎么会一下子衰退的，只觉得非常难受。克利斯朵夫只做不觉得。

“妈妈，大概您是累了罢，”他竭力装出毫不介意的口吻。“没关系的，您瞧着吧。”

但他在那里担心了。他从小看惯母亲勇敢，隐忍，对所有的磨折都不声不响的抵抗过来。这一回的精神崩溃使他害怕了。

他帮着把散在地下的东西收拾起来。她往往抓着一件东西舍不得放下；他就轻轻的从她手里拿走，而她也让他拿走了。

从这天起，他尽量多跟母亲在一块儿。工作完毕，他不再关在自己房里而来陪她了。他觉得她那么孤独，又不够坚强担受这孤独：把她这样的丢在一边是很危险的。

夜晚，他坐在她身旁，靠近打开着的临街的窗。田野慢慢黑下来了。人们一个一个的都在回家。远远的屋子里，亮起小小的灯光。这些景象，他们见过千百次，可是不久就要看不到了。两人断断续续的说着话，互相指出黄昏时那些熟悉的，早就预料到的小事，感到很新鲜。他们往往半晌不作声。鲁意莎莫名其妙的提到忽然想起的一件往事，一些断片的回忆。如今身旁有了一颗对她怜爱的心，她舌头比较松动了。她费了很大的劲想说话，可是不容易：因为平时在家老躲在一边，认为丈夫儿子都太聪明了，和她谈不上话的；她从来不敢在他们之间插一句嘴。克利斯朵夫现在这种孝顺而殷勤的态度，对她完全是新鲜的，使她非常快慰也非常胆怯。她搜索枯肠，只表达不出胸中的意思；句子都是有头无尾的，不清不楚的。有时她对自己所说的也难为情起来，望着儿子，一桩事讲了一半就停止了。他握着她的手：她才放下了心。他对于这颗儿童般的慈母的心不胜怜爱，那是他小时候的避难所，而此刻倒是它来向他找依傍了。他又

高兴又悲哀的听着那些无聊的，除了他以外谁也不感兴趣的唠叨，听着那平凡而没有欢乐的一生的，微不足道的，但鲁意莎认为极宝贵的回忆。他有时拿别的话打断她，怕她因回想而伤心，劝她睡觉。她懂得他的意思，便用着感激的眼神望着他说："真的，这样我心里倒觉得舒服些；咱们再待一会儿罢。"

他们坐到深夜，等街坊上全睡熟了的时候方始分手。她因为胸中的郁积发泄了一部分，觉得松快了些；他因为精神上多了一重担负，有点闷闷不乐。

搬家的日子到了。前一天晚上，他们在不点灯火的房间里比平时逗留得更久，一句话也不说。每隔一些时候，鲁意莎叹一声："唉！天哪！"克利斯朵夫提到明天搬场的许多小节目，想使母亲分心。她不愿意睡觉，克利斯朵夫很温和的催她去睡。但他自己回到房里，也隔了好久才上床。靠着窗子，他竭力透过黑暗，对屋子底下黑魆魆的河面最后望了一番。他听到弥娜花园里大树之间的风声。天上很黑。街上没有一个行人。一阵冷雨开始下起来了。定风针格格的响着。隔壁屋里有个孩子在啼哭。黑夜压在地面上，阴惨惨的教你透不过气来。破裂的钟声报出单调的时刻，一点，半点，一刻，在沉闷静寂的空气中叮叮当当，和屋顶上的雨声交错并起。

等到克利斯朵夫心中打着寒噤终于准备睡觉的时候，听见下一层楼上有关窗的声音。上了床，他想到穷人怀念过去真是件可悲的事：因为他们不够资格象有钱的人一样

有什么过去；他们没有一个家，世界上没有一席地可以让他们珍藏自己的回忆：他们的欢乐，他们的苦恼，他们所有的岁月，结果都在风中飘零四散。

第二天，他们在倾盆大雨中把破旧的家具搬往新居。老地毯匠费休借给他们一辆小车和一匹小马，自己也过来帮忙。但他们不能把所有的家具带走，新租的房子比老屋窄得多。克利斯朵夫只能劝母亲把一些最旧最无用的丢掉。而这也费了好多口舌；她对无论什么小东西都认为很有价值：一张摆不平的桌子，一张破椅子，什么也不愿意牺牲。直要费休拿出他跟祖父老朋友的身分，帮克利斯朵夫一边劝一边埋怨；而这好人也了解她的痛苦，答应把这些宝贵的破东西存一部分在他家里，等他们将来去拿。这样，她才忍痛把它们留了下来。

搬家的事早就通知了两个兄弟，但恩斯德上一天回来说他没有空，不能到场；洛陶夫只在中午的时候出现了一下；他看着家具装上车子，发表了一些意见，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他们在满是泥浆的街上出发了。克利斯朵夫拉着缰绳，马在泥泞的街面上滑来滑去。鲁意莎靠着儿子身边走，替他挡着雨。然后他们在潮湿的屋子里把东西安顿下来。天上云层很低，半明半暗的日色使房间更阴沉了。要没有房东的照顾，他们简直心灰意懒，支持不住。等到车子走了，

家具乱七八糟的堆了一地，天已经快黑了。克利斯朵夫母子俩筋疲力尽，一个倒在箱子上，一个倒在布包上，忽然听见楼梯上一声干咳，有人敲门了。进来的是于莱老头，他先郑重其事的表示打搅了他亲爱的房客很抱歉，又请他们下去一块儿吃晚饭，庆祝他们的乔迁之喜。满腹辛酸的鲁意莎想拒绝。克利斯朵夫也不大高兴参与那种家庭的集会；但老人一再邀请，克利斯朵夫又觉得母亲第一晚搬来不应该老想着不快活的念头，便硬劝她接受了。

他们走到下一层楼，看见于莱全家都在那里：老人以外，还有他的女儿，女婿伏奇尔，两个外孙，一男一女，年纪比克利斯朵夫小一些。大家抢着上前，说着欢迎的话，问他们是否累了，对屋子是否满意，是否需要什么，一大串的问话把克利斯朵夫闹昏了，一句也没听懂；因为他们都是七嘴八舌，同时说话的。晚餐端了出来，他们便坐上桌子，但喧闹的声音还是照旧。于莱的女儿阿玛利亚立刻把街坊上所有的零碎事儿告诉鲁意莎，例如近边有哪几条街道，她屋里有哪些习惯哪些方便，送牛奶的几点钟来，她自己几点钟起床，买东西上哪几家铺子，她平时给的是什么价钱。她直要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才肯放松鲁意莎。鲁意莎迷迷忽忽的，竭力装做对这些话很注意，但她随便接了几句，证明她完全没有懂，使阿玛利亚大惊小怪的嚷起来，从头再说一遍。于莱老人却在那里对克利斯朵夫解释音乐家的前途如何艰苦。克利斯朵夫的另一边坐着阿玛利亚的女儿洛莎，从晚餐开始就没有停过说话，滔滔汩汩，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

她一句话说到一半，气透不过来了，但又马上接了下去。无精打采的伏奇尔对着饭菜咕噜。这可掀起了一场热烈的辩论。阿玛利亚，于莱，洛莎，都打断了自己的话加入论战，对红焖肉太咸还是太淡的问题争辩不休：他们你问我，我问你，可没有一个人的意见和旁人的相同。每人都认为别人的口味不对，只有他自己的才是健全而合理的。他们为此竟可以辩论到最后之审判。

末了，大家在怨叹人生残酷这一点上意见一致了。他们对鲁意莎和克利斯朵夫的伤心事很亲切的说了些动人的话，表示同情，称赞他们的勇敢。除了客人的不幸之外，他们又提到自己的，朋友的，所有认得的人的不幸。他们一致同意，说好人永远倒楣，只有自私的人和坏人才有快乐。他们得到一个结论，认为人生是悲惨的，空虚的，要不是上帝的意思要大家活着受罪，简直是死了的好。克利斯朵夫因为这些思想和他当时的悲观心理很接近，就很看重房东家里的人，而对他们小小的缺点视若无睹了。

等到他和母亲回到杂乱的房里，两人觉得又疲倦又抑郁，可不象从前那么孤独了。克利斯朵夫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因为疲劳过度和街上吵闹而睡不着觉。沉重的车子在外边过，墙壁都为之震动，下一层楼上全家都睡了，在那里打鼾：他一边听着，一边以为在这儿跟这些好人在一起，即使不能快乐，也可以减少些苦恼，——固然他们有点讨人厌，但和他受着同样的痛苦，似乎是了解他而他也自以为了解他们的。

他终于蒙胧睡去，可是天方破晓就给邻人吵醒了，他们已经在开始争论，还有人拚命扳着唧筒打水，准备冲洗院子和楼梯。

乌斯多斯·于莱是个矮小的驼背老头，眼睛常带不安和郁闷的表情，红红的脸全是肉疙瘩与皱痕，牙齿都脱落了，乱七八糟的胡子，老是被他用手拈来拈去。他心地很好，为人正直，非常讲道德，从前和祖父也还投机。人家说他们很相象。的确，他们是同辈而在同样的礼教之下长大的；但他没有约翰·米希尔那样结实的体格，换句话说，尽管有许多地方两人意见相投，实际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造成一个人的特点的，性情脾气比思想更重要。虽然人与人间因智愚的关系而有不少虚虚实实的差别，但最大的类型只有两种：一种是身体强壮的人，一种是身体软弱的人。于莱老人可并不属于前一流。他象米希尔一样讲做人之道，但讲的是另外一套；他没有米希尔那样的胃口，那样的肺量，那种快活的脸色。他和他的家属，在无论哪方面气局都比较狭小。做了四十年公务员而退休之后，他感到无事可做的苦闷，而在不曾预先为暮年准备好一种内心生活的老人，这是最受不了的。所有他先天的，后天的，以及在职业方面养成的习惯，都使他有种畏首畏尾与忧郁的气息，他的儿女多少也有些这种性格。

他的女婿伏奇尔是爵府秘书处的职员，大约有五十岁。他高大，结实，头发已经全秃，戴着金丝眼镜，脸色相当好，

自以为闹着病；大概这倒是真的，虽然病没有象他所想的那么多，可是乏味的工作把他脾气弄坏了，终日伏案的生活把身体也磨得不大行了。他做事很勤谨，为人也不无可取，甚至还有相当教育，只是被荒谬的现代生活牺牲了。象多数当职员的人一样，他结果变得神经过敏。这便是歌德所说的“郁闷而非希腊式的幻想病者”，他很哀怜这种人，可是避之唯恐不及。

阿玛利亚的做人既不象她父亲那一套，也不象丈夫那一套。强壮，活泼，粗嗓子，她绝不哀怜丈夫的唉声叹气，老实不客气的埋怨他。但两人既然老在一起过活，总免不了受到影响；夫妇之间只要有一个闹着神经衰弱，不消几年两人很可能都变做神经衰弱。阿玛利亚虽然喝阻伏奇尔的叹苦，过了一会她可婆婆妈妈的比他自己更怨得厉害；这种从责备一变而为帮着诉苦的态度，对丈夫全无好处；他的无病呻吟给她大惊小怪的一闹，痛苦倒反加了十倍。她不但使伏奇尔看到他的诉苦引起了意外的反响而更害怕，并且她的心绪也搅坏了。结果她对自己那么硬朗的身体，对父亲的，对儿子的，对女儿的，也来无端端的发愁了。那简直成了一种癖：因为嘴里念个不停，她竟信以为真。极轻微的伤风感冒就被看得很严重，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揪心的题目。大家身体好的时候，她还是要着急，因为想到了将来的病。所以她永远过着惴惴不安的日子。可是大家的健康不见得因之更坏；仿佛那种连续不断的诉苦倒是维持众人的健康的。每人照常吃喝，睡觉，工作；家庭生活也并不因之松弛

下来。阿玛利亚光是从早到晚楼上楼下的活动还嫌不够，必需要每个人跟着她一块儿拚命：不是把家具翻身，就是洗地砖，擦地板，永远是一片叫喊声，脚步声，天翻地覆的忙个不停。

两个孩子，被这种呼来喝去的，谁也不让自由的淫威压倒了，认为低头听命是分内之事。男孩子莱沃那，脸长得漂亮而呆板，一举一动都是怪拘束的。女孩子洛莎，金黄头发，温和而亲切的蓝眼睛还相当好看；要不是那个太大而长相蠢笨的鼻子使面貌显得笨重，带点儿愣头愣脑的表情的话，她细腻娇嫩的皮肤跟那副和善的神气，还能讨人喜欢。她教你想起瑞士巴勒美术馆中霍尔朋的少女像：画的那个曼哀市长的女儿，低着眼睛坐着，手按着膝盖，肩上披着淡黄头发，为了她难看的鼻子神态有点发僵。洛莎可不在乎这一点，她的娓娓不倦的唠叨丝毫不受影响。人家只听见她成天尖着嗓子东拉西扯，——老是上气不接下气的，仿佛没有时间把话说完，老是那么一团高兴，不管母亲、父亲、外祖父气恼之下把她怎样埋怨；而他们的气恼并非为了她聒噪不休，而是因为妨碍了他们的聒噪。这般好心的人，正直，忠诚，——老实人中的精华，——所有的德性差不多齐备了，只缺少一样使生活有点儿趣味的，静默的德性。

克利斯朵夫那时很有耐性。忧患把他暴躁激烈的脾气改好了许多。和一般高雅大方而实际冷酷无情的人来往过后，他对那些毫无风趣，非常可厌，但对人生抱着严肃的态度的好人，更体会到他们的可贵。因为他们过着没有乐趣的生活，他就以为他们没有向弱点屈服。一旦断定他们是好人，认为自己应当喜欢他们之后，他就凭他的德国人性格，硬要相信自己的确喜欢他们了。可是他没有成功，原因是这样的：日耳曼民族有种一厢情愿的心理，凡是看了不痛快的事一概不愿意看见，也不会看见；因为一个人早已把事情判断定了，精神上得过且过的非常安静，决不愿意再让事情的真相来破坏这种安静，妨碍生活的乐趣。克利斯朵夫可没有这个本领。他反而在心爱的人身上更容易发见缺点，因为他要把他们整个儿的爱，绝对没有保留：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对人的忠诚，对真理的渴望，使他对越喜欢的人越苛求，越看得明白。所以不久他就为了房东们的缺点暗中气恼。他们可并不想遮掩自己的短处，只把所有令人厌恶的地方全暴露在外面，而最好的部分倒反给隐藏起来。克利斯朵夫想到这点，便埋怨自己不公平，努力丢开最初的印象，去探寻他们加意深藏的优点。

他想法跟老于莱搭讪，那是于莱求之不得的。为了纪

念从前喜欢他而夸奖他的祖父，他暗地里对于莱很有好感。可是天真的约翰·米希尔比克利斯朵夫多一种本领，能够对朋友存幻想；这一层克利斯朵夫也发觉了。他竭力想探听于莱对祖父的回忆，结果只得到一个米希尔的近于漫画式的，褪色的影子，和一些毫无意义的断片的谈话。于莱提到他的时候，开场老是千篇一律的这么一句：

"就象我对你可怜的祖父说的……"

于莱除了当年自己说过的话，其余一概没听见。

约翰·米希尔从前说不定也是这样的。大多数的友谊，往往只是为了要找个对手谈谈自己，痛快一下。但约翰·米希尔虽然那么天真的只想找机会高谈阔论，至少还有同情心，准备随时发泄，不管得当与否。他对一切都感到兴趣，恨自己不是十五岁的少年，看不见下一代的奇妙的发明，没法和他们的思想交流。他有人生最可宝贵的一个德性：一种永久新鲜的好奇心，不会给时间冲淡而是与日俱增的。他没有相当的才具来利用这天赋，但多少有才具的人会羡慕他这种天赋！大半的人在二十岁或三十岁上就死了：一过这个年龄，他们只变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儿的时代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所喜欢的，一天天的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脱腔走板。

老于莱真正生活过的时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他当时也没有多少生气，留剩下来的自然更贫弱可怜。除了他从前的那一行和他的家庭生活，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

也不愿意知道。他对所有的事都抱着现成的见解，而那些见解还是他少年时代的。他自命为懂得艺术，却只知道几个偶像的名字，提到它们就搬出一套夸张的滥调；余下的都被认为有等于无，不足挂齿。人家和他说起现代艺术家，他或是充耳不闻，或是顾左右而言他。他自己说极喜欢音乐，要克利斯朵夫弹琴。克利斯朵夫上过一两次当；但音乐一开场，老人就和女儿大声说起话来，仿佛音乐能使他对一切不关音乐的事增加兴致。克利斯朵夫气恼之下，不等曲子弹完就站了起来：可是谁也不注意。只有三四个老曲子，有极美的，也有极恶俗的，但都是大众推崇的，才能使他们比较的静一些，表示完全赞成。那时老人听了最初几个音就出神了，眼泪冒上来了，而这种感动，与其说是由于现在体会到的乐趣，还不如说是由于从前体会过的乐趣。虽然这些老歌曲也有克利斯朵夫极爱好的，例如贝多芬的《阿台拉伊特》，结果他都觉得厌恶了：老人哼着开头的几个小节，一边拿它们和"所有那些没有调子的该死的近代音乐"作比较，一边说着："这个吗，这才叫做音乐。"——的确，他对近代音乐是一无所知的。

他的女婿比较有点知识，知道艺术界的潮流，但反而更糟：因为他下判断的时候永远存心要压低人家。既不是不聪明，也不是没有鉴赏力，他可不愿意欣赏一切现代的东西。倘若莫扎尔德与贝多芬是和他同时代的，他一样会瞧不起，倘若华葛耐与理查·斯脱洛斯死在一百年前，他一样会赏识。天生不快活的脾气，使他不肯承认他活着的时候会有

什么活着的大人物：这是他受不了的。他因为自己虚度了一生，必须相信所有的人都白活了一辈子，那是一定的事；谁要跟他意见相反，那末这种人不是傻瓜，便是存心开玩笑。

因此，他讲起新兴的名流总带着尖刻挖苦的口吻，又因为他并不傻，只要瞧上一眼就会发见人家的可笑和弱点。凡是陌生的名字都使他猜疑；关于某个艺术家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他已经准备批评了，——唯一的理由就是不认识这个艺术家。他对克利斯朵夫的好感，是因为相信这个愤世嫉俗的孩子象他一样觉得人生可厌，而且也没有什么天才。一般病病歪歪，怨天尤人的可怜虫，彼此会接近的最大的原因，是能够同病相怜，在一块儿怨叹。他们为了自己不快乐而否认别人的快乐。但便是这批俗物与病夫的无聊的悲观主义，最容易使健康的人发觉健康之可贵。克利斯朵夫便经历到这个情形。伏奇尔那种抑郁的念头，原来他是很熟悉的；可是他很奇怪竟会在伏奇尔嘴里听到，而且认不出来了。他厌恶那些思想，他为之生气了。

克利斯朵夫更气恼的是阿玛利亚的作风。其实这忠厚的女人不过把克利斯朵夫关于尽职的理论付诸实行罢了。她无论提到什么事，总把尽职二字挂在嘴上。她一刻不停的做活，要别人也跟她一样的做活。而工作的目的并非为增加自己和别人的快乐：正是相反！她仿佛要拿工作来教大家受罪，使生活变得一点儿趣味都没有，——要不然生活就谈不上圣洁了。她无论如何不肯把神圣的家务放下一分

钟，那是多少妇女用来代替别的道德与别的社会义务的。要是没有在同一的日子同一的时间抹地板，洗地砖，把门钮擦得雪亮，使劲的拍地毯，搬动桌子，椅子，柜子，那她简直以为自己堕落了。她还对那些事大有炫耀的意思，当作荣誉攸关的问题。许多妇女不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假想自己的荣誉而加以保护的吗？她们所谓的荣誉，就是一件必须抹得光彩四射的家具，一方上足油蜡，又冷又硬，滑得教人摔跤的地板。

伏奇尔太太责任固然是尽了，人并不因之变得可爱些。她拚命干着无聊的家务，象是上帝交下来的使命。她瞧不起不象她一样死干的人，喜欢把工作歇一歇而体味一番人生的人。她甚至闯到鲁意莎的屋里，因为她往往要停下工作出神。鲁意莎见了她叹口气，可是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终于向她屈服了。幸而克利斯朵夫完全不知道这种事：阿玛利亚总等他出去之后才往他们家里闯；而至此为止，她还没有直接去惹克利斯朵夫，他是决计受不了的。他暗中觉得和她处于敌对状态，尤其不能原谅她的吵闹：他为之头都疼了。躲在卧房里，——一个靠着院子的低矮的小房间，——他顾不得缺少空气，把窗子关得严严的，只求不要听到屋子里砰砰訇訇的响声，可是没用。他不由自主的要特别留神，楼下最小的声音都引起他的注意。等到短时间的安静了一下，那透过楼板的粗嗓子又嚷起来的时候，他真是气极了，叫着，跺着脚，大骂一阵。可是屋子里沸沸扬扬，人家根本没觉得，还以为他哼着调子作曲呢。他咒着伏奇尔太太，希

望她入地狱。什么顾虑，什么尊敬，都不生作用了。在那种时候，他竟认为便是最要不得的荡妇，只要能不开口，也比叫叫嚷嚷的大贤大德的女人强得多。

因为恨吵闹，克利斯朵夫就去接近莱沃那。全家的人都忙做一团，唯有这年轻的孩子永远安安静静，从来没有提高嗓子的时候。他说话很得体，很有分寸，每个字都经过挑选，而且从容不迫。暴躁的阿玛利亚没有耐性等他把话说完；全家都为了他的慢性子气得直嚷。他可是不动声色。什么也扰乱不了他心平气和与恭敬有礼的态度。克利斯朵夫知道莱沃那是预备进教会的，所以对他特别感到好奇。

对于宗教，克利斯朵夫的立场是很古怪的，而他自己也不大弄得清楚。他从来没时间去仔细想。学识既不够，谋生的艰难把精神都占据了，他不可能分析自己，整理自己的思想。以他激烈的脾气，他会从这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完全的信仰变成绝对的不信仰，也不想到和自己矛盾不矛盾。快乐的时候，他根本不大想到上帝，但是倾向于信上帝的。不快活的时候，他想到上帝，可不大相信：上帝会容许这种苦难与不公平的事存在，他觉得是不可能的。但他并不把这些难题放在心上。其实他是宗教情绪太浓了，用不着去多想上帝。他就生活在上帝身上，毋须再信上帝。信仰只是为软弱的人，萎靡的人，贫血的人的！他们向往于上帝，有如植物的向往于太阳。唯有垂死的人才留恋生命。凡是自己心中有着太阳有着生命的，干么还要到身外去找呢？

要是克利斯朵夫过着与世不相往来的生活，也许永远想不到这些问题。但社会生活的种种约束，使他对这等幼稚而无谓的题目不得不集中精神想一想，决定一个态度；因为它们在社会上占着一个大得不相称的地位，你随处都会碰上它们。仿佛一颗健全的，豪放的，精力充沛，抱着一腔热爱的心灵，除了关切上帝存在不存在以外，没有成千成百更急迫的事要做！……倘若只要相信上帝，倒还罢了！可是还得相信一个某种大小，某种形状，某种色彩，某个种族的上帝！关于这些，克利斯朵夫连想也没想到。耶稣在他的思想中差不多一点没有地位。并非他不爱耶稣：他想到耶稣的时候是爱他的，问题是他根本不想到他。有时他因之责备自己，觉得闷闷不乐，不懂为什么他不多关心一些。但他对仪式是奉行的，家里的人都奉行的，祖父还常常读圣经；他自己也去望弥撒，还可以说参加陪祭，因为他是大风琴师，而且他的尽心职务可以作为模范。可是从教堂里出来，他不大说得清刚才想些什么。他努力念着圣经，教自己集中思想，念的时候也有兴趣，甚至感到愉快，但不过把它当做美妙的奇书，本质上跟别的书并无分别，谁也不会想到把它叫做圣书的。老实说，他对耶稣固然抱着好感，但对贝多芬更有好感。星期日他为圣·弗洛里昂教堂的弥撒祭弹大风琴，他逢着演奏罢哈的日子，比演奏孟德尔仲的日子宗教情绪更浓①。有些祭礼特别引起他的热诚。可是他爱的

① 十八世纪的罢哈与十九世纪的孟德尔仲都作有宗教音乐，前者宗教情绪尤为热烈。

究竟是上帝呢还是音乐呢？有一天一个冒失的神甫就这样打趣似的问过他，全没想到这句带刺的话惹起了孩子多少烦恼。换了别人决不会把这一点放在心上，也决不会因之而改变生活方式，——（不要知道自己想些什么而恬然自得的人，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但克利斯朵夫的需要真诚已经到了添加烦恼的程度，使他对无论什么事都要求良心平安。一旦心上有了不安，他就得永远不安下去。他非常恼恨，以为自己的行为有了骗人的嫌疑。他究竟信不信上帝呢？……可怜他在物质与思想两方面都没有能力独自解答，那是既要闲暇，又要知识的。然而这问题非解答不可，否则不是漠不关心就是假仁假义，而要他做这两种人都是办不到的。

他很胆怯的试着去探问周围的人。大家的神气全表示极有自信。克利斯朵夫急于想知道他们的理由，可毫无结果。差不多永远没有一个人给他明确的答复，他们说的都是闲文。有些人把他当做骄傲，告诉他这些事是不容讨论的，成千成万比他聪明而善良的人都不加讨论的相信了上帝，他只要依照他们的榜样就得了。还有些人居然生了气，仿佛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侮辱他们；这也许不是对自己的信仰顶有把握的人。另外有般人却耸耸肩膀，笑着说："呕！你相信了也没有什么害处啊……"他们的笑容是表示："而且又不费一点儿事！……"这一等人是克利斯朵夫最瞧不起的。

他也试过把这些苦闷告诉一个神甫：结果是失望了。

他不能正式讨论。对方虽是很殷勤，仍不免在客套中使人感到他和克利斯朵夫谈不上真正的平等；神甫的大前提是：他的高人一等的地位与知识是毫无疑义的，所有的讨论不能超过他指定的界限，否则便是有失体统……这完全是不痛不痒的装点门面的把戏。等到克利斯朵夫想越出范围，提出那个尊严的人物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他就想法敷衍了事，先用长辈对小辈的神气笑了笑，背几句拉丁文，象父亲一般责令他祈祷，祈祷，求上帝来启示他，指引他。——克利斯朵夫在这番谈话之后，觉得神甫那种有礼而自命不凡的口吻，教人屈辱得厉害。不管自己有理没理，他无论如何不愿意再去请教什么神甫了。他承认这些人物在聪明与神圣的名衔上比他高；但讨论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高级，低级，名衔，年岁，姓氏等等的分别！重要的是真理，而在真理之前，大家全是平等的。

因此，他能找到一个和他年纪相仿而有信仰的少年是挺高兴的。他自己也只求信仰，只希望莱沃那给他信仰的根据。他向他表示好感。莱沃那照例态度很温和，可并不怎么热心；他对什么事都不大热心的。因为家里老是有阿玛利亚或老人打岔，没法有头有尾的说话，克利斯朵夫便提议吃过晚饭一同去散步。莱沃那太讲礼貌了，不能拒绝，虽然心里并不情愿，因为他无精打采的性情素来怕走路，怕谈话，怕一切要他费几分气力的事。

克利斯朵夫不知道谈话应当怎样开始。说了两三句闲话，他就突如其来的扯到挂在他心上的问题。他问莱沃那

是不是真的预备去做教士，那对他是不是一种乐趣。莱沃那楞了楞，不大放心的望了他一眼，看见克利斯朵夫绝对没有恶意，才安了心，回答说：

"是啊，要不然又是为的什么呢？"

"啊！"克利斯朵夫叹了一声。"你真幸福！"

莱沃那觉得克利斯朵夫的口气有些艳羡的成分，心里不由得很舒服。他立刻改变态度，话多起来了，脸色也开朗了。

"是的，我是幸福的。"他说着，眉飞色舞。

"你怎么能够到这一步的呢？"

莱沃那先不回答他的问题，提议到圣·马丁寺的回廊底下找个安静的地方，拣条凳子坐下。那儿，可以望见种着蒴球树的广场的一角，还有远远的罩在暮霭中的田野。莱茵河在小山脚下流过。他们旁边有个荒废的公墓沉沉睡着，铁门紧闭，所有的墓都被蔓草湮没了。

莱沃那开始说话了。他眼睛里闪着点得意的光彩，说能够逃避人生，找到一个可以托庇的，永远不受灾害的地方是多么舒服。克利斯朵夫最近的创伤还没平复，非常热烈的需要遗忘与休息；可是心中还有些遗憾。他叹了一口气，问：

"可是，完全放弃人生，你不觉得有所牺牲吗？"

"噢！"莱沃那安安静静的回答，"有什么可以惋惜的？人生不是又悲惨又丑恶吗？"

"可也有些美妙的地方，"克利斯朵夫说着，望着幽美的

暮色。

“有些美妙的地方，可是极少。”

“这极少的一些，对我还是很多呢！”

“噢！得了吧，只要你心中放明白些，事情就很简单。一方面是一点点的好处和多多少少的坏处；另一方面是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坏，而这还不过是在活着的时候；以后可是有无穷的幸福。两者之间还有什么可迟疑的？”

克利斯朵夫不大喜欢这种算盘。他觉得这样锱铢必较的生活太贫乏了。但他勉强教自己相信这便是智慧。

“那末，”他带着一点讥讽的口气问，“你想你不至于被片刻的欢娱诱惑吗？”

“既然知道欢娱只有一刹那，而以后的时间却是无穷无尽，一个人还会这么傻吗？”

“那末你真的认为死后的时间是无穷无尽的了？”

“当然。”

克利斯朵夫便仔仔细细的问他。克利斯朵夫抱着一腔希望，冲动得厉害。要是莱沃那能给他千真万确的证据使他信仰的话，他要用着何等的热情去跟着他皈依上帝，把世界上的一切统统丢开！

最初，莱沃那很得意自己这个使徒的角色，同时以为克利斯朵夫的怀疑不过是一种姿态，表示不肯随俗，只要几句话就能使他为了顾全体统而信服的；他便搬出圣经，福音书，奇迹，和传统等等。但克利斯朵夫听了一会便拦住了他的话，说这是拿问题来回答问题，他所要求的并非把正是他

心中怀疑的对象敷陈演绎，而是指示他解决疑窦的方法。这样以后，莱沃那就沉下了脸，觉得克利斯朵夫的病比他想象中的严重得多，居然表示只有用理性才能说服他。然而他还以为克利斯朵夫喜欢标新立异，——他想不到一个人的不肯随俗竟会是出于真诚的，——所以他并不失望；他仗着新近得来的学问，搬出学校里的知识，关于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死的问题，把许多玄学的论证乱七八糟的一齐倒出来，而说话的方式是威严多于条理。克利斯朵夫精神很紧张，皱紧眉头听着，觉得非常吃力；他要莱沃那把话重复了几遍，竭力想参透其中的意义，把它灌进自己的脑子，一步一步跟着他推理的线索。终于他嚷起来，说这是跟他开玩笑，是思想的游戏，是能言善辩之徒的打趣，信口雌黄，自以为言之有物。莱沃那给他这一驳，竭力为经典的作者辩护，说他们是真诚的。克利斯朵夫可耸耸肩膀，打赌说这些人要不是滑稽大家，便是卖弄笔头的该死的文人；他一定要莱沃那提出别的证据。

等到莱沃那骇然发觉克利斯朵夫的中毒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田地，就对他不再发生兴趣了。他记得人家的嘱咐，说不要浪费光阴去和根本没有信仰的人争辩，——至少在他们一味固执，不愿意相信的时候。那既不会使对方得益，反而有把自己也弄糊涂了的危险。最好让这种可怜虫听凭上帝安排；要是上帝有意思的话，自然会点醒他的；要是上帝没有这意思，那不是谁也没有办法吗？于是莱沃那不想再继续辩论。他只温和的说目前是无法可想了，一个人要

决意不肯睁开眼来，那末任何推理都不能给他指示道路的；他劝克利斯朵夫祈祷，求上帝的恩宠：没有恩宠是什么都不成的；要信仰，必须心里要信仰。

心里要？克利斯朵夫苦闷的想道。那末，只要我心里要上帝存在，上帝便存在了！只要我喜欢否定死，死就不存在了！……唉！……为那些不需要看到真理的人，能够心里想要怎么样的真理就看到怎么样的真理的人，能造出些称心如意的梦而去软绵绵的躺在里面的人，生活真是太容易了！但在这种床上，克利斯朵夫知道自己是永远睡不着觉的……

莱沃那继续说着话，回到他最喜欢的题目，说静思默想的生活多么可爱；在这个毫无危险的阵地上，他又滔滔不竭了。用着单调的快乐得发抖的声音，他说皈依上帝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可以远离世界，远离吵闹，（他说到这里口气非常恼恨，他差不多和克利斯朵夫一样的厌恶吵闹），远离强暴，远离讥讽，远离那些零星的小灾难，每天守着信仰那个又温暖又安全的窝，对遥远的不相干的世界上的苦难，只消心平气和的取着静观的态度。克利斯朵夫一边听着一边意味到这种信仰的自私自利。莱沃那也觉得他在猜疑，便急急的解释。静思默想的生活并非懒散的生活！相反，那是以祈祷来代替行动的生活；世界上要没有祈祷，还成什么世界！我们用祈祷来为人赎罪，代人受过，把自己的功绩献给别人，在上帝面前替人讨情。

克利斯朵夫不声不响的听着，愈来愈愤慨了。他觉得

莱沃那的出世明明是假仁假义。他不至于那么不公平，把一切有信仰的人都认为假仁假义。他很知道，舍弃人生的行为在一小部分的人是无法生活，是惨痛的绝望，是求死的表示；——而在更少数的一部分人，是一种热情的出神的境界……（这境界能维持多久是另一问题）……但在大半的人，逃世岂不往往是冷酷无情的计算，并非为了别人的幸福或真理，而只顾着自己的安宁吗？倘若这种情形被那般真诚的信徒觉察了，岂不要为了自己的理想受到亵渎而感到痛苦吗？……

满心喜悦的莱沃那，此刻正在陈说世界的美与和谐，那是他在神光照耀的云端里望出来的：底下，一切都是黑暗，偏枉，痛苦；上面，一切变得清楚，光明，整齐；世界有如一座时钟，什么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克利斯朵夫只是漫不经意的听着，心里想："他究竟是真有信仰呢，还是自以为有信仰？"可是他自己的信仰，需要信仰的热烈的意念，并没因之动摇。那决不是象莱沃那这样一个傻瓜的庸俗的心灵，贫弱的论证，所能损害的……

城里已经黑了。他们坐的凳子已经埋在阴影里；天上的星亮了，一层白雾从河上飘起。蟋蟀在墓园的树底下乱叫。圣·马丁寺的大钟开始奏鸣：先是一个最高的音，孤零零的，象一头哀鸣的鸟向天发问；接着响起第二个音，比前一个低三度，和高音的哀吟合在一起；然后是最低的一个五度音，仿佛是对前两个音的答复。三个音融成一片。在钟楼底下，那竟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蜂房里的合唱。空气和人

的心都为之颤动。克利斯朵夫屏着气，心里想：音乐家的音乐，和这个千千万万的生灵一齐叫吼的音乐的海洋相比，真是多么可怜；这是野兽，是音响的自由世界，决非由人类的聪明分门别类，贴好标签，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世界所能比拟。他在这片无边无岸的音响中出神了……

等到那气势雄伟的喁语静默了，最后的颤动在空气中消散完了，克利斯朵夫便惊醒过来，骇然向四下里瞧了瞧……什么都认不得了。在他周围，在他心中，一切都变了。上帝没有了……

失掉信仰和得到信仰一样，往往只是一种天意，只是电光似的一闪。理智是绝对不相干的；只要极小的一点儿什么：一句话，一刹那的静默，一下钟声，已经尽够了。在你散步，梦想，完全不预备有什么事的时候，突然之间一切都崩溃了：周围只剩下一片废墟。你孤独了，不再有信仰了。

克利斯朵夫惊骇之下，弄不明白那是什么原因，怎么会发生的。那真象河水的春汛一样……

莱沃那依旧在那里喃喃不已，声音比蟋蟀的鸣声更单调。克利斯朵夫听不见了。天已经全黑。莱沃那不作声了。克利斯朵夫呆着不动使他非常奇怪，又担心时间太晚，便提议回去。克利斯朵夫只是不理。莱沃那去拉他的手臂，克利斯朵夫微微一跳，睁着失神的眼睛瞪着莱沃那。

"克利斯朵夫，得回去啦。"莱沃那说。

"见鬼去罢！"克利斯朵夫气冲冲的回答。

"哎唷，我的天！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呢，克利斯朵夫？"

莱沃那问话的神气很害怕，他给他吓呆了。

克利斯朵夫定了定神。

“不错，你说得对，”他口气温和了些，“我不知道说些什么。见上帝去罢！见上帝去罢！”

他独自留下，心里苦闷到极点。

“啊！天哪！天哪！”他喊着，扭着手，热情冲动的仰望着漆黑的天。“为什么我没有信仰了呢？为什么我不能再有信仰了呢？我心中有了些什么事呢？……”

他信仰的破灭，跟他刚才与莱沃那的话是毫无关系的：这番谈话不能成为他信仰破灭的理由，正如阿玛利亚的叫嚣和她家人的可笑，不能成为他近来道德心动摇的原因。那不过是借端而已。骚动不是从外面，而是从他内心来的。他觉得有些陌生的妖魔在心中蠢动，他不敢对自己的思想细看，不敢正面去瞧一瞧他的病……他的病？难道这是一种病吗？他只知道有种恹恹无力的感觉，有股醉意，有种痛快的悲怆，把他的心浸透了。他自己作不了主了。他想振作起来，恢复昨天那种坚忍刻苦的精神，可是没用。一切都一下子崩溃了。他忽然感觉到有个广大无垠的世界，灼热的，野蛮的，不可衡量的……超越上帝的世界！……

这不过是一刹那的事。但从此他就失掉了过去生活中的平衡。

于莱家里的人，克利斯朵夫完全没注意到的只有那个女孩子洛莎。她长得根本不好看；而自己也绝对谈不上俊美的克利斯朵夫，对别人的美貌倒很苛求。他有种青年人的冷酷，把生得丑的女人简直不当做人，除非她的年龄已经到了不会牵动柔情，只能令人有些严肃的，恬静的，近乎虔敬的感情的阶段。并且洛莎虽不是不聪明，可毫无特殊的天赋，而她的喋喋不休还使克利斯朵夫避之唯恐不及。所以他不愿意费心去了解她，以为她没有什么可了解的，充其量不过是偶尔望她一眼罢了。

可是她比许多年轻的姑娘强得多，至少远胜他热恋过的弥娜。她是个老老实实的女孩子，没有虚荣，不卖弄风情，在克利斯朵夫没搬来之前，从来没发觉自己的丑，或者是不把这一点放在心上，因为她周围的人不把这点放在心上。倘使外祖父或母亲嘀嘀咕咕的提到她长得丑。她只是笑笑，并不信以为真，或者认为无关重要；而他们也不比她多操什么心。多少别的女人，和她一样或更难看的，还不是照旧有人爱吗？德国人对体格的缺陷特别能宽容：他们会熟视无睹，甚至能化丑为妍，凭着一厢情愿的幻想，无论什么脸都可以和最出名的美女典型出其不意的拉上关系。于莱老人用不着别人怎么鼓励，就会说他外孙女的鼻子象吕杜维齐的于

依雕像上的鼻子①。幸而他老是叽哩咕噜的脾气不喜欢说人好话；而全不在乎鼻子模样的洛莎，只知道依照习俗把家务做得好好的才值得自己骄傲。人家教她什么，她就当做福音书一般的接受。难得出门，没有人给她作比较，她很天真的佩服自己的尊长，完全相信他们的话。天生的喜欢流露真情，不知道猜疑，极容易满足，她可竭力学着家里人叹苦的口吻，把听到的悲观论调照式照样挂在嘴边。她非常热心，老是想到别人，设法讨人喜欢，替人分忧，迎合人家的心意，需要待人好而不希望回报。她这种好心当然被家里的人妄用，虽然他们心地不坏，对她也很喜欢；但人们总不免滥用那些听凭摆布的人的好意。大家认为她的殷勤是分内之事，所以并不特别对她满意；不管她怎么好，人家总要她更好。而且她手脚不俐落，匆忙急迫，动作莽撞象男孩子一样，又过分的流露感情，常常因之闯祸：不是打破杯子，就是倒翻水瓶，或是把门关得太猛了，使家里的人对她大为生气。不断的挨着骂，她只能躲在一边哭。但她的眼泪是一下子就完的，隔不多久她照旧笑嘻嘻的，咭咭呱呱的嚷起来，对谁也不记恨。

克利斯朵夫搬到这里来，在她生活中是件大事。她时常听见提到他。克利斯朵夫因为有点小名气，在城里也是人家谈话的资料。于莱一家常常说到他，特别是老约翰·米

① 于依为希腊神话中邱比特之妻。希腊及罗马时代，遗有于依雕像甚多：吕杜维齐的雕像乃指存于罗马吕杜维齐别墅（今改称皮翁龚巴尼博物馆）中的于依像。

希尔活着的时候，喜欢对所有的熟人夸他的孙子。洛莎在音乐会中也看见过一两次年轻的音乐家。一知道他要住到她们屋子里来，她不禁连连拍手。为了这有失体统的行为受了一顿严厉的训斥，她非常不好意思。但她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她过着那样单调的生活，来个新房客当然是种意想不到的消遣。他搬来的前几天，她等得烦躁死了。她唯恐他不喜欢她们的屋子，便尽量想法要它显得可爱。搬来那天，她还在壁炉架上供了一小束花，表示欢迎。至于她自己，可绝对不想到装扮得好看一些；克利斯朵夫一瞥之下就断定她人既长得丑，衣服又穿得难看。她对他的看法可并不如此，虽然也很有理由断定他难看；因为那天克利斯朵夫又忙又累，衣冠不整，比平时更丑了。但洛莎对谁都不会批评的，认为她的父亲，母亲，外祖父，全是挺美的人，所以觉得克利斯朵夫的相貌跟她想象中的完全一样，而一心一意的钦佩他了。在饭桌上和他并坐在一起使她非常胆怯，而不幸她的胆怯是用唠叨不已的说话来表现的，以致马上失掉了克利斯朵夫的好感。她可并没发觉，这第一晚倒还给她留下一个光明的回忆呢。等到新房客上了楼，她独自在卧房里听到他们在上面走动的时候，她觉得那些声音非常可爱，屋子也似乎有了生气。

第二天，破题儿第一遭，她不大放心的仔细照了照镜子；虽然还不知道将来的不幸有多大范围，但她已经有些预感了。她想把自己的面貌批判一番，可是办不到。她颇有些疑惧的心理，深深的叹着气，想改变改变装饰，不料把自

己装得更难看了。她还想出那种倒楣念头，竭力去巴结克利斯朵夫。好不天真的只想时时刻刻看到新朋友，替他们出些力，她在楼梯上奔上奔下的忙个不停：不是拿一样没用的东西去给他们，就是硬要帮他们忙，老是大声笑着，嚷着。只有听到母亲不耐烦的声音叫唤她了，她的热心和絮聒才会给打断一下。克利斯朵夫沉着脸，要不是竭力按捺的话，早已发作过几十次了。他忍耐了两天，到第三天把门上了锁。洛莎敲敲门，叫了几声，心里明白了，便不好意思的回下楼去，不再来了。他碰到她的时候，推说因为要赶一件工作，不能来开门。她不胜惶恐的向他道歉。她明明看出自己这种天真的巴结是失败了：本意是想跟人家亲近，结果却适得其反，把克利斯朵夫吓跑了。他老实不客气的表示对她不高兴，连话也不愿意听她的，也不遮掩他心中的不耐烦。她觉得自己的多说话招他厌，下着决心在晚上静默了一些时候；可是说话的劲比她的意志更强，突然之间又来噜苏了。克利斯朵夫不等她一句话说完，把她丢下就跑，她不恨他，只恨她自己，认为自己糊涂，可厌，可笑，觉得这些缺点真是可怕，非改不可。但她试了几次都失败了，就很灰心，以为永远改不掉了，自己没有力量改的了。但她还试着改。

然而还有些别的缺点是她无能为力的：她长得丑有什么办法呢？现在这是毫无疑问的了。有一天她照着镜子突然发觉这个不幸的时候，简直象晴天霹雳。不用说，她还要夸大自己的缺陷，把鼻子看得比实际大了十倍，似乎占据了整个脸庞；她不愿意再露面了，恨不得死掉才好。但少年人

希望的力量那么强，极端失望的时间是不会久的；她紧跟着以为自己看错了，教自己相信早先的确是看错了，甚至有时候觉得鼻子跟普通人的一样，还可以说长得不坏呢。于是她凭着本能，很笨拙的想出一些幼稚的手段，例如把头发多遮掉一部分脑门，使面部的不相称不至于太显著。其中可并没卖弄风情的动机；她脑子里从来没有爱情的念头，或者至少她没有意识到。她所要求的并不多，只是很少的一点儿友谊；但这一点儿，克利斯朵夫就没有意思给她。洛莎觉得，只要他们相遇的时候，他能和和气气的，友好的道一声好，她就会非常快乐了。但克利斯朵夫的目光平常总是那么冷，那么无情！她见了心都凉了。他并没对她说什么难堪的话；她却宁愿受几句埋怨而不要这种冷酷的静默。

一天晚上，克利斯朵夫正在弹琴。他在阁楼上布置了一个小房间，在屋子最高的地方，免得听到人家吵闹。洛莎在下面非常激动的听着。她爱音乐，虽然因为没有受过训练而趣味很低级。只要母亲在家，她便呆在房间的一角做活，仿佛很认真，但她的心老是牵挂着楼上的琴声。幸而母亲到近边买什么东西去了，洛莎就马上跳起来，丢下活计，心儿乱跳的一直爬到阁楼门口。她屏着气把耳朵贴在门上，直要母亲回家了方始蹑手蹑脚的下楼，不让自己闹出一点儿声响；可是她举动不大俐落，永远是急急忙忙的，往往差一点从楼梯上滚下去。有一回她弯着身子，腮帮贴在锁孔上听着，一不小心身体失了平衡，把额角撞在门上。她吓得气都透不过来。琴声立刻停止：她可连逃跑的气力也没

有。她站起身子，正好房门开了。克利斯朵夫看见是她，便恶狠狠的瞪了她一眼，也不开一声口，径自粗暴的把她推过一边，愤愤的奔下楼梯，出去了。他直等到吃晚饭才回家，对她那万分抱歉与求他原谅的眼神睬都不睬，好似没有她这个人；而好几个星期他根本不弹琴了。洛莎暗中大哭了几场，可没有一个人觉察，也没有一个人注意她。她热烈的祈求上帝……求什么呢？她不大明白。只是需要把心中的哀伤诉说一番。她以为克利斯朵夫一定是恨死了她。

虽然如此，她还存着希望。只要克利斯朵夫多少注意到她，好象在听她说话，或是握手比平常亲热一些，她就觉得有了希望。

最后，家里的人几句莽撞的话又教她做了一场空梦。

全家的人都对克利斯朵夫抱着好感。这个十六岁的大孩子，严肃，孤独，把责任看得很重，使他们都有些敬意。他的坏脾气，他的死不开口，他的郁闷的神色，他的莽撞的举动，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是决没有人奇怪的。连把一切艺术家都看做懒虫的伏奇尔太太，也不敢逞着心意埋怨他傍晚靠在阁楼的窗上对着院子呆望，直望到天黑：因为知道他白天已经被教课的事累死了；而且为了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理由，她和别人一样的敷衍他。

洛莎和克利斯朵夫说话的时候，常常发见父母在旁挤眉弄眼，交头接耳。先是她并不在意。后来她奇怪起来，感到惶惑，很想知道他们说些什么，但又不敢动问。

有天傍晚，她爬上凳子去解开拴在两株树上晾衣服的麻绳，跳下来的时候在克利斯朵夫的肩头撑了一下，她眼睛忽然跟靠墙坐着抽烟斗的父亲与外祖父的眼睛碰在一处。两个男人彼此丢了一个眼色；于莱和伏奇尔说："将来倒是出色的一对。"

伏奇尔发觉女儿在那里听着，用肘子把老人撞了撞，于莱便仿佛要周围的人都听见似的，大声的"嗯！嗯！"了两下，自以为把刚才的话很巧妙的混过去了。克利斯朵夫转着背，完全没觉得；但洛莎听了心里一怔，竟忘了自己在往

下跳，把脚扭坏了。要不是克利斯朵夫一边埋怨她老是这么笨，一边把她扶住，她早已摔倒了。她的脚扭得很痛，但是不动声色，简直没想到痛而只想到才听见的话。她往自已屋里走去，走一步痛一步，可硬撑着不让人家发觉。她心里有种甜蜜的骚动。她往床前的一张椅子上倒下，把头埋在被单里。脸上热烘烘的，眼中含着泪，她笑了。她羞得几乎想钻下地去，没法集中思想，只觉得太阳穴里乱跳，脚踝骨疼得厉害，颇有些发着高热度而麻痹的境界。她隐隐约约听见外边的声音和街上玩耍的孩子的声音，外祖父的话还在耳朵里响着；她轻轻笑着，红着脸，往被窝里钻；她又是祷告，又是感谢，又有欲望，又觉得害怕，——她动了情了。

她听见母亲叫唤，就勉强站起，不料跨了一步便痛得受不住，差点儿发晕，觉得头脑昏昏沉沉的乱转。她以为要死了，她真希望就这样的死了，同时也拚命的想活，为了那个已经许给她的幸福而活。终于母亲跑来了，家里的人都着了慌。照例受了顿埋怨，包扎好了，躺上了床，她给肉体的痛苦与内心的喜悦刺激得精神恍惚。多么甜蜜的一夜！……这似睡非睡的夜里最琐碎的事，也变了她将来神圣的回忆。她并不想着克利斯朵夫，也不知道想些什么。她反正是幸福了。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自以为对这件事多少有些责任，便来问问她的情形，他破题儿第一遭对她表面上有些亲热。她心里感激到极点，甚至祝福她的痛苦了。她愿意终身受苦，为的要终身能有这种快乐。——她一动不动的躺了好几天，

在床上只顾翻来覆去的想着外祖父的话，还要加以推敲，因为她起了疑心，不知道他说的“将来是……”呢，还是“可能是……”呢？

并且他究竟说过这种话没有？——说过的，他的确说过，她清楚得很……可是怎么！难道他们不觉得她难看，不觉得克利斯朵夫讨厌她吗？……然而能有个希望究竟是甜蜜的！她甚至以为自己弄错了，或许她并不象自己所想的那么丑；她在椅子上把身体抬起一点儿，照着挂在对面的镜子：不知道怎么想才好。总而言之，外祖父跟父亲的判断比她准确：一个人对自己的判断是靠不住的……天哪！要是真的可能！……要是碰巧……要是她真的长得好看而自己早先不知道的话！……或许她把克利斯朵夫并没多少好意的感情给夸张了。没有问题，这冷淡的男孩子从出事的第二天跑来表示一下关切以后，再也不把她放在心上，不想再来问问她的病状；但洛莎是原谅他的；他忙着多少事啊！怎么能有时间想到她呢？我们不能批评一个艺术家象批评别人一样。

可是不管她多么隐忍，当克利斯朵夫在旁走过的时候，仍不由自主要心中忐忑的等着，希望听到句好言好语……只要一个字，一个眼风就够了……其余的自有她的幻想来补足。初期的爱情只需要极少的养料！只消能彼此见到，走过的时候轻轻碰一下，心中就会涌出一股幻想的力量，创造出她的爱情；一点儿极无聊的小事就能使她销魂荡魄：将来她因为逐渐得到了满足而逐渐变得苛求的时候，终于把

欲望的对象完全占有了之后，可没有这种境界了。——那时洛莎编了一个从头至尾都是杜撰的故事，让自己整个儿生活在里面而谁也不发觉。故事是这样的：克利斯朵夫偷偷的爱着她，可不敢说出来，为了胆小，或是为了别的什么原因，荒诞不经的，才子佳人式的，总之是这个多情的小姑娘想入非非找出来的原因。她根据了这个，编成无穷尽的故事，完全是荒谬绝伦的；她也知道荒谬，可不愿意去想到它荒谬；她拿着活计可以几天几天的对自己扯谎。她甚至忘了说话：平日拉不断扯不完的话一齐往心里倒流，好似一条河忽然隐没到地下去了。在她心里，多嘴的脾气可是要痛痛快快发泄的：多少的长篇大论！多少没有声音的唠叨！有时人家看见她扯动嘴唇，好比有些人看书的时候轻轻的念着字音，以便了解意义一样。

从这些梦想中醒来，她又快乐又悲哀。她知道事实并不象她刚才所想的那样；但这些梦给她留下一道幸福的光，使她回到实际生活的时候增加了信心。而她对于争取克利斯朵夫这桩事也绝对不灰心。

她着手进攻了，可完全是无意识的。凡是强烈的感情需要行动的时候，都有那种万无一失的本能：笨拙的小姑娘，居然一下子想出了办法去打动朋友的心。她不直接拿他做目标；但等到完全康复，能在屋子里走动了，她便去亲近鲁意莎。只要有一点儿藉口就行。她想出无数的小事情帮鲁意莎的忙：上街的时候替她带买东西，使鲁意莎不必再上菜市和商贩论价，也不必到院子里的龙头上去打水；甚至

一部分的家务，象洗地砖，抹地板等等也由洛莎代劳了，鲁意莎虽是局促不安的拦阻也没用，而老人家精神不济，也没多大勇气拒绝人家帮忙。克利斯朵夫整天在外，鲁意莎非常孤独，有这个殷勤而热闹的小姑娘作伴心里也好过些。后来洛莎竟待在她家里不走了，拿了活计来跟鲁意莎谈天。她用些并不高明的小手段把话扯到克利斯朵夫身上。听见人家提起他，说到他的名字，洛莎就觉得快活，手指哆嗦，连眼睛都不敢抬起来。鲁意莎很高兴谈谈她心疼的儿子，讲他小时候的许多小事情，无聊的，可笑的；但洛莎决不认为无聊可笑。想到小孩子时代的克利斯朵夫，做着那个年龄上的或是胡闹或是惹人怜爱的事儿，洛莎的快乐和激动简直没法形容；每个女子都有的母性，在她心中和另外一种柔情融在一起，愈加甜蜜了；她笑得眼睛都湿了。鲁意莎看洛莎这样关心不禁大为感动。她猜到女孩子的心事，只装不知道；但她心里很喜欢，因为在这个屋子里所有的人中间，唯有她懂得这个姑娘的心是多么好。有时她把话打住了，望着洛莎。洛莎听见没有声音觉得奇怪，便抬起头来。鲁意莎对她微微笑着。于是洛莎热情冲动的扑在她臂抱里，把脸藏在她怀里。然后她们又照常做着活儿，谈着话。

晚上，克利斯朵夫回家的时候，鲁意莎既感激洛莎的好意，又想要实行自己的计划，便把邻家的孩子赞不绝口。克利斯朵夫也被洛莎的热心感动了，知道那是对母亲有好处的：她脸色不是开朗得多吗？他向她热烈道谢，洛莎支吾其辞的溜了，唯恐露出自己的慌乱：克利斯朵夫认为，她这个

办法比跟他说话聪明而且可爱多了。他看待她的眼光也不象以前那么怀着很深的成见了，并且明白表示出来：他想不到在她身上会发见那些意想不到的优点。洛莎也觉察到了，看到他的好感一天天的加增，以为这点好感正在往爱情的路上发展。她比先前更耽溺于梦想了。凭着年轻人万事如意的推想，她几乎相信凡是一心一意追求的一定能成功。——何况她的欲望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克利斯朵夫对于她的好心，对于她需要为人家鞠躬尽瘁的本性，不是应当比别人更敏感吗？

然而克利斯朵夫心中并不想她，只是敬重她。在他的念头里，她一点儿地位都没有。他正为许多别的事操心。克利斯朵夫不再是克利斯朵夫了。他不认得自已了。心中经历着极大的转变，他的生命整个儿都给颠倒了。

克利斯朵夫感到极度的困倦，烦躁。他无缘无故的没有了气力，脑袋重甸甸的，眼睛，耳朵，所有的器官都象是醉了，在那里嗡嗡作响。什么事都不能使他集中精神。思想从这个题目跳到那个题目，激动狂乱，把他累得要死。五光十色的形象旋转不已，他为之头都晕了。他先还认为这是由于过度的疲乏与春天的困扰。可是春天过了，他的病状有增无减。

这便是轻描淡写的诗人们所说的青春期的困惑，希吕彭的烦恼①，爱欲在年轻的身心中的觉醒。在他们看来，仿佛这全身动摇、死灭、再生的关头，信仰、思想、行动、整个生活准备在痛苦与欢乐的抽搐中毁灭而重新鼓铸的大变动，仅仅是小孩子的胡闹！

他的灵和肉都在那里发酵。他又惊奇又厌恶的看着这个情形，没有力量挣扎。他完全不明白内心有了什么变化。他的生命解体了，成天的恍恍惚惚，无精打彩。工作简直变了刑罚。夜里的睡眠是困顿的，断断续续的，作些妖形怪状

---

① 希吕彭为菩玛希的喜剧《斐迦罗之婚礼》中的配角，至今成为羞人答答而情窦初开的少年的典型。希吕彭分析自己的时候说："只要看见一个女人，我心就跳了；爱情与肉欲二字使我的心发抖，慌乱。我只想对人说：'我爱你'，我甚至在花园里对树木，对云，对风，都自言自语的说着这句话。"

的梦，种种的欲望抬起头来：他被兽性抓住了。浑身灼热，汗流浃背，他对自己只感到厌恶；他努力想丢开那些荒唐的脏念头，简直疑心自己疯了。

白天他也逃不了这些兽性的缠绕。他觉得自己正在往灵魂的黑暗的陷坑里沉下去，没有一点东西可以给他抓握，没有什么藩篱能挡住那种混乱。所有的盔甲，所有据以自卫的坚固的壁垒：他的上帝，他的艺术，他的高傲，他的道德信仰，一切都崩溃了，瓦解了。他看到自己赤裸裸的，被捆绑着，躺在地下，一动也不能动，象一个虫蛆满身的尸首。有时他使劲反抗了几下：他的意志到哪儿去了呢？他号召意志，意志也不来：正如一个人在梦中知道作着梦，拚命想醒而醒不过来。结果只能从这一个梦转到另一个梦。末了他觉得不去挣扎倒还少一些痛苦，便抱着无可奈何的心理听其自然了。

他生命的正常的波流似乎给阻断了。有时它渗进了地下的裂缝，有时却非常猛烈的飞涌起来。长流不尽的时间也会中断，显出些窟窿，张着大口，让你陷进去。克利斯朵夫看着这种情形，仿佛跟自己毫不相干。生灵，万物，——连他自己在内，——对他都不相干了。他照常办公，作事，可完全是无意识的；他觉得生命的机构已经发生障碍，随时可以停止。和母亲与房东们坐在饭桌前面，在乐队里，在乐师与听众之间，头脑会突然变成一片空虚：他呆呆的望着在他周围扭动的脸，什么都弄不清了。他问自己："这些人跟……有什么关系呢？"他甚至不敢说出"这些人跟我"。因为他已

经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活着。他说话罢，声音仿佛是从别个身体上来的。做什么动作罢，他又象在远处，高处，塔顶上，看到自己的动作。他失魂落魄，把手按着脑袋。他竟要做出一些荒唐胡闹的事来了。

尤其在众目昭彰之下，他自己格外留神的时候，更容易有这种情形。譬如在爵府里的那些晚会中间，或是他当众演奏的时候，突然之间他觉得需要扯个鬼脸，说些野话，向大公爵吐吐舌头，或是往什么太太的屁股上踢一脚。有一回他挣扎了一个晚上，因为他一边指挥乐队，一边竟想当众脱衣服；而他越是压制这念头，越是被这个念头纠缠不清，直要使尽全身之力才能撑过去。在这种荒唐的斗争之后，他一身大汗，觉得脑子里空空如也。他真是疯了。只要他想到不该做某一件事，某一件事就象偏执狂一样顽强的把他死抓不放。

于是他的生活不是被那些疯狂的力播弄，就是堕入虚无的境界。一切象是沙漠上的狂风。哪儿来的这阵风呢？这种疯狂又是怎么回事呢？扭他的四肢，扭他的头脑的欲望，从哪个窟窿里冒出来的呢？他仿佛是一张弓，被一只暴烈的手快拉断了，——不知为了什么目的，——过后又被扔在一边，象无用的枯枝似的。他不敢深究自己做了谁的俘虏，只觉得被打败了，非常屈辱，又不敢正视自己的失败。他困倦不堪，一点儿志气都没有了。那些不愿意看到难堪的真相的人，从前他是瞧不起的，现在他了解了。在这些虚无的时间，一想到浪费的光阴，丢掉的工作，白白断送了的前

途，他吓得浑身冰冷。但他并不振作起来，只无可奈何的承认虚无的力量，而宽恕自己的懦弱无能。他觉得委身于虚无倒有种悲苦的快感，好比一条在水面上快要沉下去的船。挣扎有什么用？一切都是空的：美，善，上帝，生命，无论什么生物，都是空的。在街上走的时候，忽然他双脚离地了，既没有土地，也没有空气，也没有光明，也没有他自己：什么都没有。他头重脚轻，脑门向前探着；他能够撑着不跌下去也是间不容发的事了。他想他要突然倒下去了，被雷劈了。他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克利斯朵夫正在脱胎换骨，正在换一颗灵魂。他只看见童年时代那颗衰败憔悴的灵魂掉下来，可想不到正在蜕化出一颗新的，更年轻而更强壮的灵魂。一个人在人生中更换躯壳的时候，同时也换了一颗心；而这种蜕变并非老是一天一天的，慢慢儿来的：往往在几小时的剧变中，一切都一下子更新了，老的躯壳脱下来了。在那些苦闷的时间，一个人自以为一切都完了，殊不知一切还都要开始呢。一个生命死了。另外一个已经诞生了。

一天晚上，他独自在卧室里，背对着窗，在烛光底下，把胳膊靠在桌上。他并不工作。几星期以来，他不能工作了。一切在他头里打转。宗教，道德，艺术，整个的人生，一古脑儿都同时成了问题。思想既然是总崩溃了，就谈不到什么条理跟方法；他只在祖父留下的或是伏奇尔的杂书中胡乱抓几本看看：神学书，科学书，哲学书，大都是些零本；他完全看不懂，因为每样都得从头学起；而且他从来不能看完一本，翻翻这个，看看那个，把自己搅糊涂了，结果是疲倦不堪，颓丧到了极点。

那天晚上，他正沉浸在困人的麻痹状态中发呆。全屋子的人都睡了。窗子开着，院子里一丝风也没吹过来。天上堆满了密云。克利斯朵夫象傻子似的，望着蜡烛慢慢的烧到烛台底里。他不能睡觉，什么也不想，只觉得那空虚越来越深，在那儿吸引他。他拚命不要看那个窟窿，却偏偏不由自主的要凑上去。在窟窿里骚然蠢动的是混乱，是黑暗。一阵苦闷直透入内心，背脊里打了个寒噤，他毛骨悚然，抓住桌子怕跌下去。他颤危危的等着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等着一桩奇迹，等着一个上帝……

忽然之间，在他背后，院子里好似开了水闸一样，一场倾盆大雨浩浩荡荡直倒下来。静止不动的空气打着哆嗦。

雨点打在干燥坚硬的泥土上，好比钟声一般铮铮作响。象野兽那样暖烘烘的土地上，在狂乱与快乐的抽搐中冒起一大股泥土味，一股花香，果子香，动了爱情的肉香。克利斯朵夫神魂颠倒，全身紧张，连五脏六腑都颤抖了……幕揭开了。简直是目眩神迷。在闪烁的电光中，在黑暗的最深处，他看到了——看到了上帝，看到自己就是上帝。上帝就在他心中：它透过卧室的屋顶，透过四面的墙壁，把生命的界限推倒了；它充塞于天地之间，宇宙之间，虚无之间。世界象飞瀑似的冲入它的怀抱。对着这个天翻地覆的景象，克利斯朵夫吓呆了，出神了；旋风把自然界的规则扫荡完了，克利斯朵夫也被吹倒了，带走了。他失掉了呼吸，倒在了上帝身上，他醉了……深不可测的上帝！那是生命的火把，生命的飓风，求生的疯狂，——没有目的，没有节制，没有理由，只为了轰轰烈烈的生活！

精神上的剧变过去以后，他沉沉睡着了，那是久已没有的酣睡。第二天醒来，他头脑昏沉，四肢无力，象喝过了酒。昨夜使他惊骇万状的，那道阴森而强烈的光，在他心中还剩下一些余辉。他想要那道光再亮起来，可是办不到。而且他愈追求愈找不着。从此，他集中精力要求那个一刹那间的幻象再现一回，结果是劳而无功。出神的境界决不让意志作主的。

然而这种神秘的狂乱状态，并非只此一遭，以后又发生了好几次，但从来不象第一回那么剧烈。来的时候总是克利斯朵夫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短短的几秒钟，完全是出其不意的，甚至抬一抬眼睛，举一举手的时间，幻象已经过去了，他连想也来不及想到这是幻象，事后还疑心是作梦。第一晚是一块烈焰飞腾的陨石在黑暗中燃烧，以后的只是一簇毫光，几小点稍纵即逝的微光，肉眼只能瞥见一下就完了。但它们出现的次数愈来愈多，终于把克利斯朵夫包围在一个连续而模糊的梦境中，使他的精神都溶解在里头。凡是足以驱散这种朦胧的意境的，他都恼恨。他没法工作，甚至也想不到工作。有人在旁边他就恨，尤其是亲近的人，连母亲在内，因为他们自以为有权控制他的精神。

他跑出去，常常在外边消磨日子，到夜晚才回家。他寻

求田野里的清静，为的能称心如意的，象狂人一般，把自己整个儿交给那些执着的念头。——但在荡涤尘怀的空旷中，和大地接触之下，那种纠缠变得松懈了，那些念头也没有幽灵一般的性质了。他的热狂并没减少一点，倒反加强，但已经不是危险的精神错乱，而是整个生命的健全的醉意：肉体和灵魂都为了自己的力而得意。

他重新发见了世界，仿佛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是童年以后的另外一个童年。似乎一切都被一句奇妙的咒语点化了。自然界放出轻快的火花。太阳在沸腾。天色一清如水，象河一般流着。大地咕噜作响，吐出沉醉的气息。生命的大火在空中旋转飞腾：草木，昆虫，无数的生物，都是闪闪发光的火舌。一切都在欢呼呐喊。

而这欢乐便是他的欢乐，这股力便是他的力。他和万物分不开了。至此为止，便是在童年时代快乐的日子，怀着热烈而欣喜的好奇心看着大自然的时候，他也觉得所有的生物都只是些与世隔绝的小天地，或是可怕的，或是滑稽的，跟他毫无关系，他也无从了解。连它们是否有感觉有生命，他也不大清楚，只认为是古怪的机器而已。凭着儿童无意识的残忍心理，克利斯朵夫曾经把一些可怜的昆虫扯得四分五裂，看着它们古古怪怪的扭动觉得好玩，根本没想到它们的受苦。平时那么镇静的高脱弗烈特舅舅看到他折磨一只苍蝇，禁不住愤愤的把它从手里抢下来。孩子先还想笑，后来也给舅舅的神气感动得哭了。那时他才明白他的俘虏也有生命，和他一样，而他是犯了凶杀的罪。从此以

后，他虽然不再伤害动物，可也并不对它们有什么同情；在旁边走过的时候，他从来没想到去体会一下，那些小小的躯壳里头有些什么在骚动；他倒是把它当做恶梦一般的怕想到。——可是现在一切都显得明白了。那些暧昧的生物也放出光明来了。

克利斯朵夫躺在万物滋长的草上，在昆虫嗡嗡作响的树荫底下，看着忙忙碌碌的蚂蚁，走路象跳舞般的长脚蜘蛛，往斜刺里蹦跳的蚱蜢，笨重而匆忙的甲虫，还有光滑的，粉红色的，印着白斑，身体柔软的虫。或者他把手枕着头，闭着眼睛，听那个看不见的乐队合奏：一道阳光底下，一群飞虫绕着清香的柏树发狂似的打转，嗡嗡的苍蝇奏着军乐，黄蜂的声音象大风琴，大队的野蜜蜂好比在树林上面飘过的钟声，摇曳的树在那里窃窃私语，迎风招展的枝条在低声哀叹；水浪般的青草互相轻拂，有如微风在明净的湖上吹起一层绉纹，又象爱人悉悉索索的脚声走过了，去远了。

这些声音，这些呼喊，他都在自己心里听到。这些生物，从最小的到最大的，内部都流着同一条生命的巨川：克利斯朵夫也受着它的浸润。他和千千万万的生灵原是同一血统，它们的欢乐在他心中也有友好的回声；它们的力和他的力交融在一起，象一条河被无数的小溪扩大了。他就浸在它们里面。强烈的空气冲进他窒息的心房，胸部几乎要爆裂了。而这个变化是突如其来的：正当他只注意自己的生命，觉得它象雨水般完全溶解而到处只见到虚无之后，一旦他想在宇宙中忘掉自己，就到处体会到无穷无极的生命了。他

仿佛从坟墓中走了出来。生命的巨潮汜滥洋溢的流着，他不胜喜悦的在其中游泳，让巨流把他带走，以为自己完全自由了。殊不知他更不自由了。世界上没有一个生物是自由的，连控制宇宙的法则也不是自由的，——也许唯有死才能解放一切。

可是刚在旧的躯壳中蜕化出来的蛹，只知道在新的躯壳中痛痛快快的欠伸舒展：它还来不及认识新的牢笼的界限。

日月循环，从此又开始了新的一周。光明灿烂的日子，如醉如狂的日子，那么神秘，那么奇妙，象童年时代初次把一件件的东西发现出来一样。从黎明到黄昏，他老是过的空中楼阁的生活。正事都抛弃了。认真的孩子，多少年来便是害病也没缺过一课，在乐队的预奏会中也没缺席一次，此刻竟会找出种种藉口来躲避工作。他不怕扯谎，也不觉得惭愧。过去他喜欢用来压制自己的刻苦精神：道德，责任，如今都显得空洞了。它们那种专制的淫威，一碰到人类的天性就给砸得粉碎，唯有健全的，强壮的，自由的天性，才是独一无二的德性，其余的都是废话！那些繁缛琐碎，谨慎小心的规则，一般人称之为道德而以为能拘囚生命的：真是太可怜了！这样的东西也配称为牢笼吗？在生命的威力之下，什么都给推倒了……

精力过于充沛的克利斯朵夫，发疯似的想用盲目的暴烈的行为，把那股使他窒息的力毁掉，烧掉，让它发泄，这种兴奋的结果往往是突然之间的松弛；他哭着，扑在地下，亲着泥土，恨不得把牙齿和手陷进去，把泥土吞下肚子；烦闷与情欲使他浑身发抖。

一天傍晚，他在一个树林旁边散步。眼睛被日光照得有些醉意，头里昏昏沉沉的在打转，他精神非常兴奋，看出

来的东西都是另外一副面目。柔和的暮色使万物更添了一种神幻的情调。紫红与金黄的阳光在栗树底下浮动。草原上好象放出一些磷火似的微光。天色象人的眼睛一样温和可爱。近边的草场上有个少女在割草。穿着衬衣和短裙，露着脖子跟手臂，她扒起干草，堆在一处。她长着个短鼻子，大脸盘，天庭饱满，头上裹着一块手帕；焦黑的皮肤给太阳晒得通红，仿佛在尽量吸收傍晚的日光。

克利斯朵夫对她动了心。他靠在一株榉树上看着她向林边走来。她并没留神，只是无意之间抬了抬头：他看见她黑不溜秋的脸上配着一对蓝眼睛。她走得那么近，甚至弯下身子捡草的时候，他从她半开的衬衣里看见了脖子跟背上那些淡黄的毛。郁积在他胸中的暧昧的欲望突然爆发了。他从后面扑上去，搂住了她的脖子和腰，把她的头往后扳着，拿嘴用力压在她半开的嘴里，吻着她那又干又裂的嘴唇，碰到了她把他怒咬的牙齿。他的手在她粗糙的胳膊和汗湿的衬衣上乱摸。她挣扎着，他可把她抱得更紧，差不多想掐死她。终于她挣脱了，大叫大嚷，吐着口水，用手抹着嘴唇，没头没脑的骂他。他一松手就往田里逃了。她在背后扔着石子，不住的用许多脏字称呼他。他脸红耳赤，倒不是因为被她当做或说做是怎么样的人，而是为了他对自己的感想。这个突如其来的无意识的行动，使他惊骇万状。他刚才做的什么事呢？准备做些什么呢？他所能想象到的只能引起心中的厌恶。而他竟想去做这桩他厌恶的事。他跟自己抗拒着，弄不清究竟哪一方面的才是真的克利斯朵

夫。一股盲目的力在进攻他，他尽量的逃也逃不掉：那等于逃避自己了。那股力要把他怎么办呢？明天，一个钟点以内，……在他穿过田垄走上大路的时间内，他又会做出些什么来呢？连能不能走上大路也不敢说。会不会退回去再追那个姑娘呢？以后又怎办呢？……他记起了掐住她喉咙的疯狂的一刹那。他不是什么事都会做出来吗？甚至可能犯罪！……是的，可能犯罪……心中的骚乱使他没法呼吸。到了大路上，他停下来喘口气。姑娘在那边跟一个听见她叫喊而奔过来的少女谈着话；她们把拳头插在腰里，望着他哈哈大笑。

他回去以后，几天的关在家里不敢动。便是在城里，他也只在不得已的时候才出去。凡是有走过城门往田野去的机会，他都战战兢兢的避免，生怕又遇到那股疯狂的气息，象阵雨以前的狂风一样，吹起他心中的欲念。他以为城墙可以给他保障，却想不到只要在紧闭的护窗里头露出一线看也看不见的，仅仅容得下一双眼睛的空隙，敌人就会溜进来。

第二部 萨 皮 纳

在院子对面，屋子的陪房部分，底层住着一个二十岁的新寡的女人和一个女孩子，叫做萨皮纳·弗洛哀列克太太，也是于莱老人的房客。她占着临街的铺面，和靠院子的两间房，还带着一小方花园，跟于莱家的只隔一道绕满藤萝的铁丝网。她难得在园子里露面；只有孩子从早到晚独自在那里扒着泥土。自生自发的园子有点乱七八糟，老于莱看了大不高兴，他是喜欢把小路给耙得平平整整，使自然界也显得有条有理的。关于这一点，他曾经对房客说过几回；或许就为了这个缘故她根本不到园子里来了，而园子也并没因此给收拾得象个样。

弗洛哀列克太太开着一个小针线铺，在这城中心商业繁盛的街上原来可以很发达；但她对铺子并不比对花园更关心。照伏奇尔太太的说法，一个爱面子的女人，家务是应当自己动手的，——尤其在没有相当的财产容许她闲荡的时候，更没有闲荡的理由，——可是那位太太雇了个十五岁的女孩子，每天早上来做几个钟点零活，打扫屋子，看守铺子，使她自己可以懒洋洋的赖在床上，或是把时间化在梳妆上面。

有时，克利斯朵夫从玻璃窗里看到她光着脚，拖着很长的睡衣在房里走来走去，或是几小时的坐在镜子前面发呆；因为她满不在乎，连窗帘都忘了放下，便是发觉了也懒得走过去动一动手。克利斯朵夫倒反更怕羞，特意从窗边走开，免得她发窘。但那诱惑的力量真是不小：他红着脸，偷偷的瞟了一眼她那清瘦的裸露的胳膊，有气无力的环绕着披散的头发，两手勾搭着抱着颈窝；她就是这样的出神了，直要胳膊酸麻了才放下来。克利斯朵夫相信自己看到这幕可爱的景象完全是出于无意的，而他脑子里想着音乐的时候，也并不因之慌乱；可是他上了瘾，结果他看萨皮纳的时间和她为了梳妆花费的时间一样多。她并非卖弄风情，平时倒是随随便便的，对衣著还不及阿玛利亚或洛莎那么仔细周到。她老半天的照着镜子，纯粹是由于懒惰；每插一支针也象化了很大的劲，必须歇一歇，对镜子扮一下苦脸。白天快完了，她还没完全穿扮好。

萨皮纳没有收拾完毕，往往女仆已经走了，而顾客在门外打铃了。她听见铃响，还得人家叫了一二声，才决心从椅子上站起，笑眯眯的，从容不迫的走出去，——从容不迫的寻找顾客所要的货，——要是找了一下找不到，或是要化一些气力，譬如把梯子从这边搬到那边才能拿到，——她就消消停停的说那东西已经卖完了；因为她不想把屋子整理一下，也不肯添办卖缺的货，顾客们不是不耐烦了，就是照顾别的铺子去了。可是他们并不怪怨她。这样一个可爱的，说话的声音那么柔和的女人，对什么都是不慌不忙的：怎么

能跟她生气呢？随便你说什么，她都无所谓；人家也感觉得很清楚，即使抱怨的话已经出了口，也没勇气再说下去；他们走了，对她可爱的笑容也回报一个笑容，可是从此不再上门了。她并不因之着慌。她老是那么笑盈盈的。

她的相貌很象翡冷翠的少女。眉毛向上，长得很好看；灰色的眼睛在浓密的睫毛底下只睁开一半。下眼皮带点儿浮肿，底下有条很浅的皱痕。玲珑的小鼻子，下端微微的向上翘着；鼻尖和上嘴唇中间另有一条小小的曲线。嘴巴张开着一点，上嘴唇往上吊起，有笑意，也有倦意。下嘴唇太厚了一些；脸盘的下部是圆的，象意大利画家斐利卜·利比所画的圣母：有种天真而严肃的神气。皮色不十分清白，头发是浅褐色的，打卷的部分很乱，挽的髻尤其不知所云。细身材，小骨骼，动作老是懒洋洋的。穿扮并不讲究，——一件敞开着的短褂，钮扣七零八落，脚下拖着双破烂的旧鞋子，有点不修边幅，——但她青春的风韵，温和的气息，天真的娇媚，自有动人怜爱的魔力。她站在铺子门口换换空气的时候，过路的青年们总喜欢瞅她几眼；她虽然不把他们放在心上，却也注意到了，眼中表示出一点感激与喜悦；妇女被人好意相看之下，都有这种表情，意思仿佛是说："多谢多谢！……再来一下吧！再瞧我一眼罢！……"

可是她尽管觉得能讨人喜欢是种快乐，懒惰的天性使她从来不想做点儿什么去讨人喜欢。

在于莱和伏奇尔这些人看来，她正是一个引起反感的对象。她的一切都使他们愤慨：她的无精打采，家里的杂乱，

衣著的随便，永远的微笑，客客气气听着他们的批评而满不在乎，对于丈夫的死，孩子的病，营业的衰落，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烦恼，都若无其事的不以为意，无论什么也改变不了她的习惯和游手好闲的脾气，——她的一切都教他们生气；而最糟的是这样一个人居然会讨人喜欢。这是伏奇尔太太不能原谅的。仿佛萨皮纳故意拿她的行为来取笑根深蒂固的传统，真正的做人之道，一板三眼的责任，毫无乐趣的工作，取笑那些忙乱，闹哄，吵架，叹苦，和有益身心的悲观主义；而这悲观主义便是于莱一家的，也是所有的规矩人的生存的意义，使他们的生活成为补赎罪孽的准备的。要是一个女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把神圣的日子糟蹋完了，还胆敢不声不响的瞧不起人，人家却象苦役犯一般的忙得要命，——而结果大家倒派她有理，那还象话吗？不要教守本分的人灰心吗？……幸而，谢谢上帝！世界上还有些明白人，能使伏奇尔太太跟他们一起得到些安慰。他们从百叶窗里偷觑着小寡妇，每天都得把她议论一番。吃晚饭的时候，这些闲话使全家的人都嘻嘻哈哈的乐死了。克利斯朵夫心不在焉的听着。伏奇尔夫妇素来好批评邻居们的行为，他早已听腻了，再也不去注意。何况他对萨皮纳的认识仅限于脖子和裸露的手臂，虽然觉得可爱，还谈不到对她的为人有什么确切的见解。然而他觉得自己对她非常宽容；而且为了故意跟人家别扭，他很高兴萨皮纳教伏奇尔太太生气。

天气很热的时候，吃过晚饭，大家没法待在院子里；那边整个下午晒着太阳，连晚上都很闷热。只有靠街的一边还能让人透口气。有时于莱跟伏奇尔和鲁意莎在门口坐一会。伏奇尔太太和洛莎不过露一露脸：她们忙着家里的事；而伏奇尔太太还要争面子，格外表示她没有闲逛的时间；为了要人听到，她高声的说，所有在这儿靠着屋门打着呵欠，十个指头不肯动一动的人，都教她头疼。既然她不能强迫他们作事，（那是她觉得非常遗憾的，）她唯有眼不见为净，回到屋里去狠命的做自己的事。洛莎自以为应当学她的样。而于莱与伏奇尔，觉得到处是过路风，因为怕着凉，也回到楼上去了。他们睡得极早，并且哪怕你请他们做皇帝，也不能教他们改变一点儿习惯。从九点起，门外只剩下鲁意莎和克利斯朵夫两个人了。鲁意莎整天关在屋子里；晚上，克利斯朵夫一有空闲就陪着她，硬要她换换空气。她自个儿是决不会出来的：街上的声音使她害怕。孩子们尖声怪叫的追来追去，街坊上所有的狗都汪汪的叫起来，跟他们呼应。还有钢琴声，远处又有笛声，旁边的街上又有人吹着唧筒号角。四下里都有彼此招呼的声音。三三两两的人来来往往，在屋子前面走过。要是让鲁意莎一个人待在这个嘈杂的环境中，她简直不知怎么办；跟儿子在一起，她几乎对这些感

到兴趣了。声音慢慢的静下去。孩子跟狗最先睡觉。一群一群的人也散了伙。空气更新鲜，周围也更静了。鲁意莎用细小的声音讲着阿玛利亚或洛莎告诉她的小新闻。她并不觉得这些有多大的兴味，但一方面不知道跟儿子说些什么好，一方面又需要和他接近，找些话来谈谈。克利斯朵夫咂摸到这种用意，便假装关心她说的话，但并不细听。他迷迷忽忽的想着许多白天的事。

一天晚上，母亲正这样的讲着，他看见隔壁针线铺的门开了。一个女人的影子悄悄的走出来，坐在街上，和鲁意莎的椅子只差几步路。克利斯朵夫虽然瞧不见她的脸，可已经认得是什么人了。他恢复了精神。空气仿佛更甜美了。鲁意莎没有觉察萨皮纳在场，照旧轻轻的说着闲话。克利斯朵夫听得比较留神了，甚至觉得需要参加一些议论，说几句话，或许还要教旁人听见。瘦小的影子呆着不动，有点困倦的模样，两腿交叉着，双手叠在一起平放在膝上。她向前望着，似乎什么都没听到。鲁意莎想睡觉了，进了屋子。克利斯朵夫说他还想待一忽儿。

时间快到十点。街上没有人了。最后几个邻居一个一个都回进了屋子，只听见铺子关门的声音。玻璃窗内的灯映了映眼睛，熄了。还有一两处亮着的，接着也熄掉了。四下里静悄悄的……只有他们两人，彼此可并不瞧一眼，都屏着气，似乎不知道各人身边还有一个人。远处的田里传来一阵新近割过的草原的香味，邻家的平台上飘来种在盆里的丁香花的香味。空气静止。天河缓缓的在那里移转。一

座烟突的上空，大熊星和小熊星的车轴在滚动；群星点缀着淡绿的天，象一朵朵的翠菊。本区教堂的大钟敲着十一点，别的教堂在四周遥遥呼应，有些是清脆的声音，有些是迟钝的声音，家家户户的时钟也传出重浊的音调，其中还有喉音嘶嗄的鹧鸪声①。

他们从幻想中惊醒过来，同时站起，正要进门的时候，一声不出的互相点了点头。克利斯朵夫回到楼上，点起蜡烛，坐在桌子前面，把手捧着头，一无所思的呆了好久。然后他叹了一口气，睡了。明天他一起来就不由自主的走近窗口，向萨皮纳的房间那边望了一眼。可是窗帘拉得很严，整个上午都是这样。从此也永远是这样。

---

① 按系指一种以鹧鸪的叫声报告时刻的挂钟。

第二天晚上，克利斯朵夫向母亲提议再到门前去坐一回。他居然有了乘凉的习惯。鲁意莎觉得很高兴：以前看他吃罢晚饭就躲在自己房里，把玻璃窗跟护窗一齐关着，她有些担心。——不声不响的小影子也照旧出来，坐在老地方。他们很快的点了点头，鲁意莎根本没发觉。克利斯朵夫和母亲谈着话。萨皮纳对她的女孩子微微笑着，看她在街上玩；到九点，萨皮纳带她去睡了，然后又悄悄的回出来。她要是在屋里多待了一些时候，克利斯朵夫就担心她不会再来。他留神屋子里的动静，听着不肯睡觉的女孩子的笑；萨皮纳还没有在铺门口出现，他已经听到衣服悉悉索索的声音，便掉过头来，声音更兴奋的和母亲谈着话。有时他觉得萨皮纳觑着他，他也偷偷的瞟她几眼。可是他们的眼睛从来没碰在一起。

终于孩子做了他们的联系。她在街上和别的儿童奔跑。一条和善的狗把脸搁在脚上，躺在地下打盹；他们去惹它，它把红眼睛睁开了一半，结果给惹恼了，咕噜了几声：他们便一边叫一边逃，又怕又乐。女孩子尖声嚷着，尽往后面瞧，好象被狗追着似的：她往鲁意莎这边直扑过来，把鲁意莎逗笑了。她拉住了孩子问长问短，开始跟萨皮纳搭讪。克利斯朵夫并不插嘴。他不跟萨皮纳说话，萨皮纳也不向他说

话。两人心照不宣的，都装做没有对方这个人。但她们说的话，他一个字都没放过。鲁意莎觉得他的不开口仿佛表示敌意。萨皮纳并不这样想；但他使她胆怯，回答鲁意莎的话不免因之有些慌张，过了一会她借端进去了。

整整一个星期，鲁意莎因为感冒，不得不待在屋里，外边只剩克利斯朵夫与萨皮纳两个人了。第一次，他们都有些害怕。萨皮纳为免得发僵，把女儿抱在膝上不住的亲吻。克利斯朵夫非常局促，不知道是否应当继续不理不睬。那的确有点儿为难：他们虽没直接谈过话，鲁意莎早已把他们介绍过。他想迸出一两句话来，不料声音在喉咙里搁浅了。幸而女孩子又来给他们解了围。她玩着捉迷藏，在克利斯朵夫的椅子周围打转，他把她拦住了亲了一下。他不大喜欢小孩子，但拥抱这一个的时候有种特殊的快感。孩子一心想玩，竭力挣脱。克利斯朵夫要弄她，被她在手上咬了一口，只得把她放走了。萨皮纳笑了起来。他们一边瞧着孩子一边交换了几句无聊的话。随后，克利斯朵夫想把谈话继续下去，（他自以为应当如此，）可是找不出多少话来；而萨皮纳也帮不了他的忙，只把他说的重复一遍：

“今晚天气很舒服。”

“是的，真舒服。”

“院子里简直透不过气来。”

“是的，闷得很。”

话说不下去了。萨皮纳趁着孩子该睡觉的时候，进了屋子不再出来。

克利斯朵夫怕她以后几晚都要这样，怕鲁意莎不在的时候，她会躲着不跟他单独在一起。事实可并不如此；第二天，萨皮纳又跟他搭讪了。她是为了要说话而说话，而不是为了说话有什么乐趣。明明她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话题，她对自己的问话也觉得憋闷：不论是回答是发问，都往往在难堪的静默中停住了。克利斯朵夫想起从前和奥多最初几次的会面；但和萨皮纳的谈天，范围更窄了，而她还没有奥多的耐性。试了几下不成功，他就丢手：太费气力的事，她是不感兴趣的。她不作声了，他也就跟着不作声。

这样以后，一切又立刻变得很甜美。黑夜恢复了它的安静，心灵恢复了它的幽思。萨皮纳在椅子上缓缓摇摆，沉入遐想。克利斯朵夫也在一旁出神。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半小时以后，一阵薰风从装着杨梅的小车上吹来，带着醉人的香味，克利斯朵夫不由得轻轻的自言自语。萨皮纳回报他一两个字。他们俩又不作声了，只体味着这种宁静跟那些不相干的话。他们作着同样的梦，想着同一的念头；什么念头呢？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承认有同样的思想。大钟敲了十一点，两人笑了笑，分手了。

第二天，他们根本不想再开始谈话，只守着他们心爱的静默，隔了半晌才交换一言半语，证明他们原来都想着同样的事。

萨皮纳笑着说：“不勉强自己说话真是舒服多了！你以为该找点儿话来说，可是多麻烦啊！”

“唉！”克利斯朵夫声音非常感动，“要是大家都象你这

样想才好呢！”

两人一齐笑了。他们都想到了伏奇尔太太。

“可怜的女人！”萨皮纳说。“真教人头疼！”

“她自己可从来不头疼，”克利斯朵夫表示很痛心。

萨皮纳瞧着他的神色，听着他的话，笑了起来。

“你觉得有趣吗？”他说。“你满不在乎，因为你不受这个罪。”

“对啦，我锁了门躲在家里。”

她差不多没有声音的，轻轻的笑了一笑。克利斯朵夫在恬静的夜里很高兴的听着她。他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觉得畅快极了。

“啊！能够不作声多舒服！”他说着伸了个懒腰。

“说话真没意思！”她回答。

“对啦，不说话大家已经很了解了！”

两人又没有声音了。他们在黑暗里彼此瞧不见，可都微微的笑着。

然而，即使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同样的感觉，——或者自以为如此，——还谈不到互相有什么认识。萨皮纳根本不在乎这一点。克利斯朵夫比较好奇，有天晚上问她：

“你喜欢音乐吗？”

“不，”她老老实实的回答。“我听了心中发闷，一点儿都不懂。”

这种坦白使他很高兴。一般人听到音乐就烦闷，嘴里偏要说喜欢极了；克利斯朵夫听腻了这种谎话，所以有人能

老实说不爱音乐，他差不多认为是种德性了。他又问萨皮纳看书不看。

不，先是她没有书。

他提议把他的借给她。

"是正经书吗？"她有些害怕的问。

她要不喜欢的话，就不给她正经书。他可以借些诗集给她。

"那不就是正经书吗？"

"那末小说罢？"

她撅了撅嘴。

难道这个她也不感兴趣吗？

兴趣是有的；但小说总嫌太长，她永远没有耐性看完。她会忘了开头的情节，会跳过几章，结果什么都弄不清，把书丢下了。

"原来是这样的兴趣！"

"哦，对一桩凭空编出来的故事，有这点儿兴趣也够了。一个人在书本以外不是也该有点儿兴趣吗？"

"也许喜欢看戏罢？"

"那才不呢！"

"难道不上戏院去吗？"

"不去。戏院里太热，人太多。哪有家里舒服？灯光刺着你眼睛，戏子又那么难看！"

在这一点上，他和她表示同意。但戏院里还有别的东西，譬如那些戏文吧。

“是的，”她心不在焉的回答。“可是我没空。”

“你忙些什么呢，从早到晚？”

她笑了笑：“事情多呢！”

“不错，你还有你的铺子。”

“哦！”她不慌不忙的说，“为铺子我也不怎么忙。”

“那末是你的女孩子使你没有空罗？”

“也不是的，可怜的孩子，她很乖，会自个儿玩的。”

“那末忙什么呢？”

他对自己的冒昧表示歉意。但她觉得他的冒昧很有意思。

“事情多呢，多得很！”

“什么呢？”

她可说不清。有各种各样的事要你忙着。只要起身，梳洗，想中饭，做中饭，吃中饭，再想晚饭，收拾一下房间……一天已经完了……并且究竟还该有些空闲的时间！……

“你不觉得无聊吗？”

“从来不会的。”

“便是一事不做的时候也不无聊吗？”

“就是那样我不会无聊；要做什么事的时候，我心里倒堵得慌了。”

他们互相望着，笑了。

“你真幸福！”克利斯朵夫说。“要我一事不做就办不到。”

“你一定办得到的。”

“我这几天才知道我也会不做事的。”

“那末你慢慢的就会一事不做了。”

他跟她谈过了话，心里很平静很安定。他只要看见她就行了。他的不安，他的烦躁，使他的心抽搐的那种紧张的苦闷，都松了下来。他跟她说话的时候，想到她的时候，心一点儿不乱。他虽然不敢承认，但一接近她，就觉得进入了一种甜蜜的麻痹状态，差不多要蒙眬入睡了。

这些夜里，他比平时睡得特别好。

做完了工作回家的时候，克利斯朵夫总向铺子里瞧一眼。他难得不看见萨皮纳的，他们便笑着点点头。有时她站在门口，两人就谈几句话；再不然他把门推开一半，叫小孩子过来塞一包糖给她。

有一天，他决意走进铺子，推说要几颗上装的钮扣。她找了一会找不到。所有的钮扣都混在一起，没法分清。她因为被他看到东西这么乱，有点儿不大得劲。他可觉得很有趣，低下头去想看个仔细。

“不行！”她一边说一边用手遮着抽屉，“你不能看！简直是堆乱东西……”

她又找起来了。但克利斯朵夫使她发窘，她懊恼之下，把抽屉一推，说道：“找不到了。你到隔壁街上李齐铺子去买罢。她一定有。她那儿是要什么有什么的。”

他对她这种做买卖的作风笑了。

“你是不是把所有的顾客都这样介绍给她的？”

“这也不是第一回了，”她满不在乎的回答。

可是她究竟有些不好意思。

“整东西真麻烦，”她又说。“我老是一天一天的拖着，可是明儿我一定要开始了。”

“要不要我帮忙？”

她拒绝了。她心里是愿意的：可是不敢，怕人家说闲话，而且他来了，她也会胆怯的。

他们继续谈着话。过了一会，她说："你的钮扣怎么样呢？不上李齐那边去买吗？"

"才不去呢，"克利斯朵夫说。"等你把东西整好了我再来。"

"噢！"萨皮纳回答，她已经忘了刚才的话，"你别等得那么久啊！"

这句老实话使他们俩都笑开了。

克利斯朵夫向着她关上的抽屉走过去。

"让我来找行不行？"

她跑上来想拦住他："不，不，不用再找，我知道的确没有了。"

"我打赌你一定有的。"

他一来就把他要的钮扣得意扬扬的找到了。可是他还要另外几颗，想接着再找；但她把匣子抢了过去，赌着气自己来找了。

天黑下来了，她拿了匣子走近窗口。克利斯朵夫坐在一旁，只离开她几步路。女孩子爬在他的膝上，他装做听着孩子胡扯，心不在焉的回答着。其实他瞧着萨皮纳，萨皮纳也知道他瞧着她。她低着头在匣子里掏。他看到她的颈窝跟一部分的腮帮，——发见她脸红了，他也脸红了。

孩子老是在讲话，没有人理她。萨皮纳木在那里不动了。克利斯朵夫看不清她做些什么，但相信她是什么也没

做，甚至也没看着她手里的匣子。两人还是不作声，孩子觉得奇怪，从克利斯朵夫的膝上滑了下来，问："干么你们不说话了？"

萨皮纳猛的转过身子，把她搂在怀里。匣子掉在地下，钮扣都往家具底下乱滚；孩子快活得直叫，赶紧跑着去追了。萨皮纳回到窗子前面，把脸贴着玻璃好似望着外边出神了。

"再见，"克利斯朵夫说着，心乱了。

她头也不回，只很轻的回答了一声"再见"。

星期日下午，整个屋子都空了。全家都上教堂去做晚祷。萨皮纳可是一向不去的。有一次当幽美的钟声响个不歇，好似催她去的时候，克利斯朵夫看见她在小花园里坐在屋门口，便开玩笑似的责备她；她也开玩笑似的回答说，非去不可的只有弥撒祭，而不是晚祷；过分热心非但用不着，并且还有些讨厌；她认为上帝对她的不去做晚祷决不会见怪，反而觉得高兴呢。

"你把上帝看做跟你自己一样，"克利斯朵夫说。

"我要是他，那些仪式才使我厌烦呢！"她斩钉截铁的说。

"你要做了上帝，就不会常常来管人家的事了。"

"我只求他不要管我的事。"

"那倒也不见得更糟，"克利斯朵夫说。

"别说了，"萨皮纳叫起来，"这些都是亵渎的话！"

"说上帝跟你一样，不见得有什么亵渎。"

"你别说了行不行？"萨皮纳半笑半生气的说。她怕上帝要着恼了，便赶快扯上别的话："再说，一星期中也只有这个时间，能够安安静静的欣赏一下园子。"

"对啦，他们都出去了。"

他们彼此望了一眼。

“多么清静!”萨皮纳又说。“真难得……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 ……”

“嘿!”克利斯朵夫愤愤的嚷起来,“有些日子我真想把她勒死!”

他们用不到解释说的是谁。

“还有别人怎么办呢?”萨皮纳笑着问。

“不错,”克利斯朵夫懊丧的说。“还有洛莎。”

“可怜的小姑娘!”

他们不作声了。然后克利斯朵夫又叹了口气:

“要永远象现在这样才好呢! ……”

她笑眯眯的把眼睛抬了一下,又低下去。他发觉她正在做活:

“你在那里做什么?”

(他和她隔着两方花园之间绕满长春藤的铁丝网。)

“你瞧,我剥青豆来着,”她把膝上的碗举起来给他看。

她深深的叹了一声。

“这也不是什么讨厌的工作,”他笑着说。

“噢! 老是要管三顿吃的,麻烦死了!”

“我敢打赌,要是可能,你为了不愿意做饭,宁可不吃饭的。”

“当然罗!”

“你等着,我来帮你。”

他跨过铁丝网,走到她身边。

她在屋门口坐在一张椅子上,他坐在她脚下的石级上。

从她的衣兜里，他抓了一把豆荚；然后把滚圆的小豆倒在萨皮纳膝间的碗里。他望着地下，瞧见萨皮纳的黑袜子把她的脚和踝子骨勾勒得清清楚楚。他不敢抬起头来看她。

空气很闷。天上白茫茫的，云层很低，一丝风都没有。没有一张飘动的树叶。园子给关在高墙里头：世界就是这么一点儿。

孩子跟着邻家的妇人出去了。屋子里只有他们两个。什么话也不说，也不能再说什么。他低着头只顾在萨皮纳的膝上掏起一把把的豆荚；碰到她身子，他的手指就颤抖，有一回在鲜润光滑的豆荚中跟她也在发抖的手指碰上了。他们继续不下去了。两个都呆着不动，也不互相瞧一眼：她仰在椅子里，微微张着嘴巴，让手臂往下掉着；他坐在她脚下，靠着她，觉得沿着肩膀与胳膊有股萨皮纳腿上的暖气。他们都有些气喘。克利斯朵夫把手按在石级上想教它冷：可是一只手轻轻碰到了萨皮纳伸在鞋子外边的脚，就放在上面，拿不开了。他们打着寒噤，象要发晕似的。克利斯朵夫的手紧紧抓着萨皮纳纤小的脚指。萨皮纳流着冷汗，向克利斯朵夫弯下身子……

一阵很熟悉的声音把他们的醉意赶走了，使他们吓了一跳。克利斯朵夫纵起身子，跳过铁丝网。萨皮纳把豆荚撩在衣兜里进了屋子。他在院子里回头望了一下，她正站在门口，便彼此瞅了一眼。雨点开始簌簌的打在树叶上……她把门关上了。伏奇尔太太和洛莎回家了……他也上了楼……

正当昏黄的天色暗下来，被阵雨淹没了的时候，他从桌边站起；有股按捺不住的力鼓动着他；他奔到关着的窗子前面，向着对面的窗伸出手臂。同时，对面的玻璃窗里，在黑洞洞的室内，他看见——自以为看见——萨皮纳也向他张着臂抱。

他急急忙忙从家里冲出去，下了楼梯，奔进园子。冒着被人看见的危险，他正想跨过铁丝网，可是望了望她刚才出现的窗子，看到护窗都关得严严的，屋子似乎睡着了。他迟疑了一下。于莱老人正要下地窖去，见了他就跟他招呼。他走了回来，自以为做了个梦。

洛莎不久就发觉了周围的情形。她并不猜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妒忌。她准备倾心相与，不求酬报。但她虽然很伤心的忍受了克利斯朵夫的不爱她，可也从来没想到克利斯朵夫可能爱上别人。

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她刚把做了几个月的一件挑绣收拾完工，觉得很快活，想松动一下，去跟克利斯朵夫谈谈。趁母亲转过背去的时候，她偷偷的溜出房间，溜出屋子，象个犯了什么错处的小学生。克利斯朵夫曾经瞧不起她，说她那个活儿是永远做不完的，如今她很高兴能够驳倒他了。克利斯朵夫对她的感情，可怜的小姑娘是知道的，可是没用；她老以为自己看到别人感到愉快，别人看到她一定也是一样的。

她走出去了。克利斯朵夫和萨皮纳坐在门前。洛莎一阵难过，可并没把这个直觉的印象特别放在心上，仍旧高高兴兴的招呼着克利斯朵夫。在静寂的夜里，她的尖嗓子给克利斯朵夫的感觉好象是个弹错的音。他在椅子里打了个哆嗦，气得把脸扭做一团。洛莎得意扬扬的把挑绣直送到他面前，克利斯朵夫不耐烦的把它撩开了。

“完工啦，完工啦！”洛莎钉住了他说。

“那末再做一条吧！”克利斯朵夫冷冷的回答。

洛莎楞了一楞。她的兴致都给扫尽了。

克利斯朵夫还接着刻薄她："等到你做了三十条，人也老了的时候，你至少可以觉得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洛莎真想哭出来："天哪！你话说得多狠，克利斯朵夫！"

克利斯朵夫觉得很惭愧，和她说了几句好话。她是只要一点儿鼓动就会满足而得意起来的，便马上直着嗓子唠叨：她不能轻声说话，老是照家里的习惯大叫大嚷。克利斯朵夫竭力压着自己，可仍掩饰不了恶劣的心绪。他先还气哼哼的回答一句半句，后来竟不理她了，转过身子，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听着她的叫嚣咬牙切齿。洛莎明明看见他不耐烦，知道应该住嘴了；可是她反而聒噪得更厉害。萨皮纳，不声不响，和他们只隔几步路，坐在黑影里，无关痛痒的在那儿冷眼旁观。后来她看腻了，觉得这一晚是完了，便进了屋子。克利斯朵夫直到她走了好一会才发觉，也立刻站起身子，冷冷的说了声再会就不见了。

洛莎一个人在街上，狼狈不堪，望着他进去的大门。她含着眼泪赶紧回家，轻手轻脚的，免得跟母亲说话；她急急忙忙脱下衣服，一上床就蒙着被嚎啕大哭。她并不推敲刚才的情形，也没想到克利斯朵夫爱不爱萨皮纳，克利斯朵夫和萨皮纳是不是讨厌她；她只知道什么都完了，活着没意思了，只有死了。

第二天早上，她又凭着那种永远打不倒的，自骗自的希望，转起念头来了。回想到前一天的事，她觉得不应该看得

那么严重。固然克利斯朵夫是不爱她，她也认命了；但心里存着个念头，（虽然自己不肯承认，）以为自己的爱情早晚会博得他的爱情。可是她从哪儿看出他和萨皮纳有什么关系呢？象他那样聪明的人，怎么会爱一个无聊平庸的女子？那些缺点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吗？这样一想，她放心了，——可是并不因此不监视克利斯朵夫。白天她什么都没看到，既然根本没有什么事；但克利斯朵夫看见她整天在他周围打转，又不说出为了什么，不禁大为气恼。而他更气的是，晚上她老实不客气到街上来坐在他们旁边。那等于把前一晚的事重演一遍：只有洛莎一个人说着话。萨皮纳没有等多久便进去了；克利斯朵夫也学了她的样。洛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出场对他们是大煞风景；但可怜的姑娘还想骗自己。她并没发觉最糟的就是硬要教人理睬她；而以她那种素来笨拙的手段，以后几晚她还是来那么一套。

第三天，克利斯朵夫被洛莎在旁边紧钉着，空等了一场萨皮纳。

第四天，只有洛莎一个人了。他们俩都不愿意再挣持下去。可是她除了克利斯朵夫的憎恨以外，什么也没到手。他把她恨死了，因为黄昏时那一忽儿功夫是他唯一快乐的时间，而现在给她剥夺了。再加克利斯朵夫一心只顾着自己的感情，从来不想到去体会一下洛莎的心事，所以更不能原谅她。

萨皮纳可久已猜透洛莎的心：她对自己是否动了爱情还没弄清楚，就已经知道洛莎在那里嫉妒了，但嘴上一字不

提；并且象一切漂亮妇女一样，她有种天生的残忍，因为知道自己必胜无疑，就不声不响的，很狡猾的，冷眼看着那个笨拙的情敌白费气力。

洛莎打了胜仗，对着她战略的后果非常丧气的考虑了一番。为她，最好是别一把死抓，别和克利斯朵夫去纠缠，至少在目前：而这个办法正是她所不用的；最坏的是跟他提到萨皮纳：而这就是她所用的手段。

为了试探克利斯朵夫的意思，她心中忐忑的，怯生生的和他说了句萨皮纳长得俏。克利斯朵夫冷冷的回答说她的确很俏。虽然这种回答早在洛莎意料之中，她仍觉得心上挨了一拳。她很知道萨皮纳好看，可从来没注意过，如今是用了克利斯朵夫的眼光第一次去看她；她看到萨皮纳面目清秀，小鼻子，小嘴，身材玲珑，态度举动多么有风韵……啊！她看了多痛苦！……要能有这样的身体，她有什么东西不肯牺牲呢！人家为什么不爱她而爱萨皮纳，她也太明白了！……她的身体！……她怎么会长了个这样的身体的呢？它使她精神上受到多大的压迫！她觉得它多丑！多可厌！而且只有死才能摆脱这个躯壳！……她太高傲，同时也太谦卑了，决不肯因为得不到人家的爱而怨叹：她没有这个权利；她想教自己更谦虚一点。但她的本能表示反抗……不，这是不公平的！……为什么这个身体是她的，她的，而非萨皮纳的呢？……人家为什么要爱萨皮纳呢？她用什么方法教人爱的呢？……洛莎用着毫不留情的眼光看她，觉

得她懒惰，随便，自私，对谁都不理不睬，不照顾家，不照顾孩子，什么都不管，只顾着自己，活着只为了睡觉，闲荡，一事不做……而这倒能讨人喜欢……讨那么严厉的克利斯朵夫，她最敬重最佩服的克利斯朵夫的喜欢！哎哟！这可太不公平了！太荒唐了！……克利斯朵夫怎么会不发觉的呢？——她禁不住在他面前时常说几句对萨皮纳不好听的话。她并不愿意说，但不由自主的要说。她常常后悔，因为她心肠很好，不喜欢说任何人的坏话。但她更加后悔的是这些话惹起了克利斯朵夫尖刻的答复，显出他对萨皮纳是怎样的钟情。他的感情受了伤害，他便想法去伤害别人，而居然成功了。洛莎一言不答的走了，低着头，咬着嘴唇，免得哭出来。她以为这是自己的错，是咎由自取，因为她攻击了克利斯朵夫心爱的人，使克利斯朵夫难过。

她的母亲可没有她这种耐性。心明眼亮的伏奇尔太太，和老于莱一样，很快就注意到克利斯朵夫和邻家少妇的谈话：要猜到其中的情节是不难的。他们暗中想把洛莎将来嫁给克利斯朵夫的愿望受了打击；而在他们看来，这是克利斯朵夫对他们的一种侮辱，虽然他并没知道人家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就把他支配了。阿玛利亚那种专横的性格，决不答应别人和她思想不同；而克利斯朵夫在她几次三番表示瞧不起萨皮纳以后，仍然去和萨皮纳亲近，尤其使她愤慨。

她老实不客气把那种意见对克利斯朵夫唠叨。只要他在场，她总借端扯到萨皮纳身上，想找些最难堪的，使克利斯朵夫最受不了的话来说；而凭她大胆的观点和谈锋，那是

很容易找到的。在伤害人或讨好人的艺术中，女子强悍的本能远过于男子；而这种本能使阿玛利亚对于萨皮纳的不清洁，比对她的懒惰与道德方面的缺点攻击得更厉害。她的放肆而喜欢窥探的眼睛，透过玻璃窗，一直扫到卧室里头，在萨皮纳的梳洗方面搜寻她不干净的证据，然后再用那种粗俗的兴致，一件一件的说给人家听，要是为了体统攸关而不能全说，她就用暗示来教人懂得。

克利斯朵夫又难堪又愤怒，脸色发了白，嘴唇抖个不住。洛莎眼看要出事了，央求母亲不要再说，甚至替萨皮纳辩护；但这些话反而使阿玛利亚攻击得更凶。

突然之间，克利斯朵夫从椅子上跳起来，拍着桌子，嚷着说这样的议论一个女人，暗地里刺探她而抖出她的私事是卑鄙的；一个人真要刻毒到极点，才会去拚命攻击一个好心的，可爱的，和善的，躲在一边的，不伤害谁，也不说谁的坏话的人。可是，倘若以为这样就能教她吃亏，那就错了：那倒反增加别人对她的好感，愈加显出她的善良。

阿玛利亚也觉得自己过火了些，但听了这顿教训恼羞成怒，把争论换了方向，认为在嘴上说说善良真是太容易了：这两个字可以把什么都一笔勾销了吗？哼！只要不做一件事，不照顾一个人，不尽自己的责任，就能被认为善良，那真是太方便了！

听了这番话，克利斯朵夫回答说，人生第一应尽的责任是要让人家觉得生活可爱，但有些人认为凡是丑的，沉闷的，教人腻烦的，妨害他人自由的，把邻居，仆人，家属，跟自

已一古脑儿折磨而伤害了的，才算是责任。但愿上帝保佑我们，不要象碰到瘟疫一样的碰到这一类的人，这一种的责任！……

大家越争越激烈。阿玛利亚变得非常不客气了。克利斯朵夫也一点不饶人。而最显明的结果，是从此以后克利斯朵夫故意跟萨皮纳老混在一块儿。他去敲她的门，和她快快活活的有说有笑，还有心等阿玛利亚与洛莎看得见的时候这么做。阿玛利亚说些气愤的话作为报复。可是无邪的洛莎被这种残忍的手段磨得心都碎了；她觉得他瞧不起她们，他要报复；她辛酸的哭了。

这样，从前受过多少冤枉气的克利斯朵夫，也学会了教别人受冤枉气。

过了一些时候，萨皮纳的哥哥给一个男孩子行洗礼；他是面粉师，住在十几里以外的一个叫做朗台格的村子上。萨皮纳是孩子的教母。她教人把克利斯朵夫也请了。他不喜欢这种喜庆事儿，但为了气气伏奇尔一家，同时又能跟萨皮纳作伴，也就很高兴的答应了。

萨皮纳有心开玩笑，也请了阿玛利亚与洛莎，明知她们是不会接受的。而结果的确不出她所料。洛莎很想答应。她并没瞧不起萨皮纳，甚至为了克利斯朵夫喜欢她的缘故，有时对她也很有好感，颇想去勾着萨皮纳的脖子，把自己的心意告诉她。可是她的母亲在面前，她的榜样也摆在面前：只得拿出一些傲气来谢绝了。等到他们动身以后，想到他们在一起很快活，在田野里散步，七月里的下午又多美，而她却关在房里，面前放着一大堆衣服得缝补，母亲又在旁边嘀咕，她可透不过气来了；她恨自己刚才的傲气。啊！要是还来得及的话！……要是还来得及的话，她也能一样的去乐一下……

面粉师派了他那辆铺着板凳的马车来接克利斯朵夫和萨皮纳，路上又接了几位别的客人。天气又凉快又干燥。鲜明的太阳把田野里一串串鲜红的樱桃照得发亮。萨皮纳微微笑着。她的苍白的脸，吹着新鲜的空气有了粉红的颜色。

克利斯朵夫把女孩子抱在膝上。他们彼此并不想说话，只跟坐在旁边的人闲扯，不管跟谁，也不管谈些什么：他们很高兴听到对方的声音，很高兴能坐在一辆车里。两人交换着象儿童一样快活的目光，互相指着一座屋子，一株树，一个走路人。萨皮纳喜欢乡下，可差不多从来不去：无可救药的懒惰使她绝对不会散步；她不出城快一年了，所以这天看到一点儿小景致就觉得趣味无穷。那对克利斯朵夫当然说不上新鲜；但他爱着萨皮纳，也就象所有谈恋爱的人一样，对一切都用情人的眼光去看，凡是她衷心喜悦的激动他都感觉到，还要把她所感到的情绪鼓动得更高：和爱人在精神上合而为一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生机也灌注给她了。

到了磨坊，庄子上的人和别的来客在院子里招呼他们，大声叫嚷，把人耳朵都震聋了。鸡，鸭，狗，也一齐哄哄起来。面粉师贝尔多是个浑身黄毛的汉子，脑袋和肩膀全是方的，个子的高大肥胖，正好和萨皮纳的瘦小纤弱成为对比。他把妹子一把抱起，轻轻巧巧的放在地下，仿佛怕她会碰坏了似的。克利斯朵夫很快就看出来，小妹妹向来是对她彪形大汉的哥哥爱怎办就怎办的，而他尽管说些戆直的笑话，挖苦她的使性，懒惰，和数不清的缺点，照旧对她百依百顺。她受惯了这种奉承，认为挺自然的。她把一切都认为挺自然的，对什么也不以为奇。她决不做点儿什么去讨人喜欢，只觉得有人爱她是稀松平常的事；要不然她也不以为意；因为这样，才每个人爱她。

克利斯朵夫还有一个比较不大愉快的发见，原来洗礼

不但要有一个教母，还得有个教父，教父对教母照例有些特权，那是他决不肯放弃的，倘若教母又年轻又漂亮的话。一个佃户，长着金黄的蜷头发，耳上戴着环子，走近萨皮纳，笑着把她两边的腮帮都亲了亲；克利斯朵夫看了才记起那个风俗。他非但不以为早先没想到是自己糊涂，为之而生气是更其糊涂，他反而对萨皮纳大不高兴，象故意把他诱进圈套似的。在以后的仪式中和萨皮纳不在一起的时候，他心绪更坏了。大家在草场上蜿蜒前进，萨皮纳不时从队伍中转过身来对他很和善的望一眼。他假装不看见。她知道他在那儿怄气，也猜到是为的什么；但她并不着慌，只觉得好玩。虽然她跟一个心爱的人闹了别扭非常难过，可永远不想化点儿精神去解除误会：那太费事了。只要听其自然，每样事都会顺当的……

在饭桌上，克利斯朵夫坐在面粉师的太太和一个脸颊通红的大胖姑娘中间。刚才他曾经陪着这姑娘去望弥撒，连看都不屑于看，这时他对她瞧了瞧，认为还过得去，便有心出气，闹哄着向她大献殷勤，惹萨皮纳注意。他果然成功了；但萨皮纳对什么事什么人都不会嫉妒的：只要人家爱着她，她决不计较人家同时爱着别人；所以她非但没有气恼，倒反因克利斯朵夫有了消遣而很高兴。她从饭桌的那一头，对他极温柔的笑着。克利斯朵夫可是慌了，那毫无问题表示萨皮纳满不在乎；他便一声不响的发气，不管人家是跟他开玩笑还是灌酒，始终不开口。他憋着一肚子的火，不懂自己干么要跑来吃这顿吃不完的饭；后来他有些迷迷忽忽了，

竟没听到面粉师提议坐着船去玩儿，顺手把有些客人送回庄子。他也没看到萨皮纳向他示意，要他去坐在同一条船上。等到想起了，已经没有位置，只能上另一条船。这点小小的不如意也许会使他心绪更坏，要不是他马上发觉差不多所有的同伴都得在半路上下去。这样他才展开眉头，对大家和颜悦色。并且天气很好，在水上消磨一个下午，划着船，看那些老实的乡下人嘻嘻哈哈的，他恶劣的心绪也消灭得无影无踪了。萨皮纳既不在眼前，他用不着再留神自己，只管跟别人一样的玩个痛快了。

他们一共坐了三条船，前后衔接，互相争前，兴高采烈的骂来骂去。几条船靠拢的时候，克利斯朵夫看见萨皮纳对他眼睛笑眯眯的，也禁不住向她笑了笑，表示讲和了，因为他知道等会他们是一块儿回去的。

大家开始唱些四部合唱的歌，每个小组担任一部，逢到重复的歌词就来个合唱。几条船疏疏落落的散开着，此呼彼应。声音滑在水面上象飞鸟掠过似的。不时有条船傍岸，让一两个乡下人上去；他们站在河边，向渐渐远去的船挥着手。小小的一队人马分散了，唱歌的人也一个一个的离开了乐队。末了只剩下克利斯朵夫，萨皮纳，和面粉师。

他们坐在一条船上，顺流而下的回去。克利斯朵夫和贝尔多拿着桨，但并不划。萨皮纳坐在船尾，正对着克利斯朵夫，一边和哥哥谈话，一边望着克利斯朵夫。这段对话使他们能彼此心平气和的静观默想。要不是靠那些信口胡诌的话，他们就不会有这个境界。嘴里仿佛说："我看的不是

你呀。"但两人的眼睛是表示："不错，我是爱你的，但你是谁呢？……不问你是谁，我是爱你的，但你究竟是谁啊？……"

忽然天上盖了云，雾从草原上升起来，河里冒着水汽，太阳给遮掉了。萨皮纳哆哆嗦嗦的把头和肩膀都用小黑披肩裹紧了。她仿佛很累。船沿着岸在垂柳底下滑过的时候，她闭上眼睛，小小的脸发了白，抿着嘴，一动不动，好似很痛苦，——好似受过了痛苦，已经死了。克利斯朵夫一阵难过，向她探着身子。她睁开眼来，看见克利斯朵夫很不放心的瞧着她打着问号，就对他微微一笑。那对他简直是一道阳光。他低声问：

"你病了吗？"

她摇摇头说："我觉得冷。"

两个男人把自己的外衣一齐披在她身上，裹着她的脚，腿，膝，象对付一个睡在床上的孩子。她听凭摆布，只拿眼睛来表示谢意。一阵小小的冷雨下起来了。他们拿起桨来急急忙忙赶着回去。浓密的乌云遮黑了天空。河里卷起乌油油的水浪。田野里，东一处西一处的屋子亮起灯光。回到磨坊的时候，已经大雨倾盆，而萨皮纳是浑身湿透了。

厨房里生起很旺的火，大家等阵雨过去。但雨势越来越大，再加狂风助威。他们进城还得坐车走十几里路。面粉师说决不让萨皮纳在这样的天气中动身，劝他们两个都在庄子上过夜。克利斯朵夫不敢就答应，想在萨皮纳的眼中看她的表示；但她的眼睛老钉着灶肚里的火，好象怕影响了克利斯朵夫的决定。可是克利斯朵夫一答应，她就把红红

的脸——(是不是被火光照着的缘故呢？)——转过来对着他，他看出她很高兴。

多愉快的一晚……外面雨下得很凶。炉火把一簇簇的金星往烟突里送。他们一个圈儿坐着，奇奇怪怪的人影在墙上跳动。面粉师教萨皮纳的孩子看他用手做出种种影子。孩子笑着，可不大放心。萨皮纳弯着身子向着火，拿根笨重的铁棒随手拨弄；她有点儿疲倦，微笑着在那里胡思乱想；嫂子跟她谈着家常，她只点点头，可并没有听进去。克利斯朵夫坐在黑影里，靠近面粉师，轻轻的扯着孩子的头发，望着萨皮纳的笑容。她知道他望着她。他知道她向他笑着。整个晚上他们没有谈一句话或是正面看一眼；而他们也没有这个欲望。

晚上他们很早就分手了。两人的卧房是相连的，里头有扇门相通。克利斯朵夫无意中看了看门，知道在萨皮纳那边是上了锁的。他上床竭力想睡。雨打在窗上，风在烟突里呼呼的叫。楼上有扇门在那里咿咿哑哑。窗外一株白杨被大风吹得格格的响着。克利斯朵夫没法睡觉。他想到自己就在她身旁，在一个屋顶之下，只隔着一堵壁。他并没听见萨皮纳的屋里有什么声音，但以为是看见她了，便在床上抬起身子，隔着墙低声叫她，跟她说了许多温柔而热情的话。他似乎听到那个心爱的声音在回答他，说着跟他一样的话，轻轻的叫着他；他弄不清是自问自答呢，还是真的她在说话。有一声叫得更响了些，他就忍不住了，立刻跳下床去，摸着走到门边；他不想去打开它，还因为它锁着而觉得很放心。可是他一抓到门钮，门居然开了……

他楞了一楞，轻轻的把门关上了，接着又推开，又关上了。刚才不是上了锁的吗？是的，明明是上了锁的。那末是谁开的呢？……他心跳得快窒息了，靠在床上，坐下来喘了喘气。情欲把他困住了，浑身哆嗦，一动也不能动。盼望了几个月的，从来没有领略过的欢乐，如今摆在眼前，什么阻碍都没有了，可是他反而怕起来。这个性情暴烈的，被爱情控制的少年，对着一朝实现的欲望突然感到惊怖，厌恶。他

觉得那些欲望可耻，为他想要去做的行为害臊。他爱得太厉害了，甚至不敢享受他的所爱，倒反害了怕，竟想不顾一切的躲避快乐。爱情，爱情，难道只有把所爱的人糟蹋了才能得到爱情吗？……

他又回到门口，爱情与恐惧使他浑身发抖，手握着门钮，打不定主意。

而在门的那一边，光着脚踏在地砖上，冷得直打哆嗦，萨皮纳也站在那里。

他们这样的迟疑着……有多久呢？几分钟吗？几个钟点吗？……他们不知道他们都站在那儿；但心里明明知道。他们彼此伸着手臂，——他给那么强烈的爱情压着，竟没有勇气进去，——她叫着他，等着他，可又怕他真的进去……而当他决意进去的时候，她刚下了决心把门闩上了。

于是他认为自己是个疯子。他使劲推着门，嘴巴贴在锁孔上哀求：

“开开罢！”

他轻轻的叫着萨皮纳；她连他喘气的声音都听到。她站在门旁，一动不动，浑身冰冷，牙齿格格的响着，既没有气力开门，也没有气力退回到床上……

狂风继续抽打着树木，把屋里的门吹得砰砰訇訇……他们各自回到床上，拖着疲累的身子，心里充满着苦闷。雄鸡嘶嗄的声音唱起来了。满布水雾的窗上透出一些东方初动时的微光。黯淡的，惨白的，给不断的雨水淹没的黎明……

克利斯朵夫等到能够起身的时候就立刻起身，到厨房里跟人闲谈。他急于要动身，怕单独见到萨皮纳。主妇说萨皮纳病了，昨天在外边着了凉，今天不能动身：他听了差不多松了口气。

归途很凄凉。他不愿意坐车，便独自走回去。田里湿透了，黄黄的雾象尸衣一般笼罩着大地，树木，村舍。生命也象日光似的熄灭了。一切都象幽灵。他自己也象个幽灵。

他回去看见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怒意。他和萨皮纳在外边过夜，天知道在哪里：大家为之非常气愤。他关在房里埋头工作。第二天萨皮纳回来，也躲在家里。他们加意提防，避免相见。天气很冷，雨老是不停：两人都不出门。他们彼此只在关着的玻璃窗中看到。萨皮纳裹了很多衣服，烤着火胡思乱想。克利斯朵夫钻在他的纸堆里面。两人隔着窗子冷冷的点点头。他们不大明白自己的心里有些什么感觉，只是互相恼恨，恼自己，恼一切。农庄上那夜的事已经置之脑后了：他们想到就脸红，可不知道是为了他们的情欲而脸红，还是为了没有向情欲低头而脸红。他们觉得见面非常痛苦，因为要想起那些不愿意想起的事，便齐了心躲在自己屋里，希望能彼此忘掉。但那是办不到的，他们还为了藏在心中的敌意而难过。萨皮纳冰冷的脸上所表现的恼恨，克利斯朵夫看见了一次就永远排遣不了。她对这些念头也一样的痛苦，想把它们压下去，否认它们，可是不行，她无论如何丢不开。其中还有羞愧的成分，因为她的心事被克利斯朵夫猜到了，也因为自己想给人而结果并没有给。

有人请克利斯朵夫到科仑与杜赛道夫两处去举行几次演奏会，他马上接受了。他很乐意能出门两三个星期。为了筹备音乐会，又要作一个新的曲子到那边去演奏，克利斯

朵夫把全副精神拿了出来，忘了那些难堪的回忆。萨皮纳也恢复平常那种恍恍惚惚的生活，过去的事逐渐淡下来了。两人想到对方的时候，甚至可以无动于衷。他们真的相爱过吗？竟有些怀疑了。克利斯朵夫快要出发了，根本没有向萨皮纳告别。

动身的前一天，不知怎么他们又有了接近的机会。那是全家不在的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克利斯朵夫为了准备旅行的事也出去了。萨皮纳坐在小园子里晒太阳。克利斯朵夫回到家里，非常匆忙，看到她点了点头就想走了。但就在快走过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他停了下来：是为了萨皮纳脸上没有血色呢，还是为了什么说不出的情绪：悔恨，恐惧，温情？……他回过身子，靠在铁丝网上对萨皮纳道了一声好。她一声不出，只向他伸出手来。她的笑容非常温柔，——他从来没见过她这样温柔。她伸出手来的意思仿佛是说："我们讲和了罢……"他在铁丝网上抓住了她的手，弯下身去亲吻，她并不想缩回去。他真想扑在她脚下和她说："我爱你"……两人不声不响的互相瞧着，可并没解释什么。过了一会，她把手挣脱了，掉过头去。他也掉过头去，遮掩心中的慌乱。然后，他们又彼此望着，眼神都显得安定了。落日正在西沉。晚霞在明净寒冷的天空变出橙黄，青紫，种种细腻的颜色。她用着平日惯有的姿势，瑟瑟索索的把披肩裹一裹紧。

"你好吗？"他问。

她微微抿了抿嘴，好象这样的话用不着回答。他们还

在那里互相望着，非常快乐：仿佛两人一度失散了，这一回才重新遇上……

终于他打破了沉默，说道："我明天走了。"

萨皮纳吃了一惊："你走了？"

他赶紧补充："噢！不过是两三个星期。"

"两三个星期！"她有点儿失魂落魄了。

他说他是去开音乐会的，去了回来便整个冬天不出门了。

"冬天，"她说，"那还远得很……"

"噢！那不是一晃眼的事吗？"

她眼睛望着别处，摇摇头，隔了一会又说："我们什么时候再能见面呢？"

他不大明白这问句，他不是早已回答过了吗？

"回来了就能见面了，不过是半个月，至多二十天。"

她神气还是那么黯然若失。他想跟她说句笑话：

"你不会觉得时间太久的，睡睡觉不就得了吗？"

"是的。"

她勉强想笑，可是嘴唇在发抖。

"克利斯朵夫！……"她突然向他挺起身子，叫了一声。

她说话之间有些悲痛的音调，好象是说："待在家里吧！别走啊！……"

他握着她的手，望着她，不懂她为什么把这半个月的旅行看得这样重；但只要她说出一句要他不走的话，他就会马上回答："好，我不走……"

她正想说话的时候，街上的大门开了，洛莎回来了。萨皮纳挣脱了克利斯朵夫的手，赶紧回进屋子。在屋门口，她又回头望了他一下，——然后不见了。

克利斯朵夫预备晚上再和她见一次面。但伏奇尔一家钉着他，母亲也到处跟着他，行装又是照例的没有收拾停当，他竟抽不出时间溜出屋子。

第二天，他清早就动身了。走过萨皮纳的门口，他很想进去敲她的窗子，觉得没有和她告别而离开非常难过；——昨天他还没有来得及说再会，就给洛莎岔开了。但他想到这时她还睡着，把她叫醒一定要使她不高兴。而且见了面又说些什么呢？要取消旅行如今也太晚了；而倘使她竟要求他取消又怎办呢？……最后，他下意识的感到，对她试试自己的魔力，——必要时甚至让她痛苦一下，——倒也不坏。他并不把萨皮纳和他离别的痛苦如何当真；只想着也许她真的对他有情，那末这次短时间的分离还可以增加她的感情。

他奔到车站。不管怎么样，他总有些内疚。可是车子一动，什么都忘了。他觉得心中朝气蓬勃。古城中的屋顶和钟楼给朝阳染上了粉红色，他欣然和它们作别，又用着出门人那种无挂无虑的心思，对着一切留着的人说了声再会，就把他们丢开了。

他逗留科仑与杜赛道夫的时期，从来没想到萨皮纳。从早到晚忙着预奏会，音乐会，饭局，谈话，他只注意着无数

新鲜的事,演奏的成功使他非常得意,再没功夫想起过去的事。只有一次,离家以后的第五夜,他做了个恶梦突然惊醒过来,发觉自己在睡梦中想着她,而他就是因为想到她而惊醒的,但他记不起是怎么样想到她的。他又是悲痛又是骚动。那也不足为奇:晚上他在音乐会中表演,散会以后被人请去吃宵夜,喝了几杯香槟。既然睡不着觉,他便起来了。老是有段音乐在脑中纠缠不清。他以为睡眠不安是为了这个缘故,就把那段乐思写了下来。写完了再看一遍,他发见其中有股悲伤的情调,不禁大为诧异。他写的时候并不悲伤,至少他觉得如此。但他有几回真的悲伤的时候,倒只能写出欢乐的音乐,教自己看了生气。所以这时他也不去多想。内心的这种出其不意的表现,他虽然莫名其妙,已经习惯了。当下他又立刻睡熟,到下一天早上,什么都忘了。

他的旅行延长了三四天。那是他逞一时高兴,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愿意,就能立刻回去;可是他并不急。直到上了归途的车厢,他方才又想起了萨皮纳。他没有写信给她,并且那样的满不在乎,连上邮局问问有没有他的信也懒得去。他对自己这种杳无音信的态度暗暗的觉得痛快,因为知道那边有人等他,有人爱他……有人爱他?她还从来没向他这么说过,他也从来没向她说过。没有问题,两人都知道这一点,用不着说的。可是还有什么比听到对方的心愿更可宝贵的呢?为什么他们迟迟不说呢?每次他们正要倾吐的时候,老是有桩偶然的事,不如意的事,把他们岔开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他们浪费了多少时间!……他急不

及待的想从那张心爱的嘴里听到那几句心爱的话。他也急不及待的想把那些话说给她听。在空无一人的车厢里，他高声说了好几遍。离家越近，他心越急，竟变成一种悲怆的苦闷了……快点儿到吧！快点儿到吧！噢！一小时之内他可以看到她了！

他回到家里正是早上六点半。一个人都没起来。萨皮纳的窗子关着。他提着脚尖走过院子，不让她听见。他想到教她出其不意的惊奇一下，不由得笑了。他奔上楼去，母亲还睡着。他毫无声息的洗了脸；肚子饿得很，到食橱里去找东西又怕惊醒母亲。他听见院子里有脚声，便悄悄的打开窗子，看见照例最先起床的洛莎在那里扫地。他轻轻的叫她。她一看见就做了个又惊又喜的动作，接着可又一本正经的沉下了脸。他以为她还在生他的气；但他兴致很好，便下楼走到她身边：

"洛莎，洛莎，"他声音很高兴的说，"拿些东西给我吃，要不然就得吃你啦！我饿死了！"

洛莎笑了笑，带他到楼下的厨房里，一边替他倒一碗牛奶，一边不由得对他的旅行和音乐会提出一大堆问话。他很乐意回答，因为到了家觉得挺快活，连听到洛莎的絮聒也差不多喜欢了；可是洛莎在问长问短的时候突然停住，拉长着脸，眼睛望着别处，好似有什么心事。随后她重新说下去；但她似乎埋怨自己的多嘴，又突然停住了。终于他注意到了，问："你怎么啦，洛莎？还跟我怄气吗？"

她拚命摇头，表示否认，然后转过身来向着他，以她那种举动突兀的习惯，冷不防两手抓住了他的胳膊，说："噢！

克利斯朵夫！”

他吃了一惊，把手里的面包掉在地下：“什么！什么事？”

她又说：“噢！克利斯朵夫！……闯了大祸呀！……”

他把桌子一推，结结巴巴的问：“这里？”

她指着院子对面的屋子。

他嚷道：“噢！萨皮纳！”

洛莎哭着说：“她死了。”

克利斯朵夫什么都看不见了。他站起来，觉得要跌跤，赶紧抓住桌子，把桌上的东西都倒翻了，他想叫喊。他感到剧烈的痛苦，终于呕吐起来。

洛莎吓坏了，抢着上前，捧着他的头，哭了。

赶到能开口的时候，他说：“那决不会是真的！”

他明知是真的，但他要否认事实，要已经发生的事没有发生。一看到洛莎泪流满颊，他就不再怀疑，嚎啕大哭了。

洛莎抬起头来叫了声：“克利斯朵夫！”

他扑在桌上蒙着脸。她向他探着身子：“克利斯朵夫！……妈妈来了！……”

克利斯朵夫站起来：“噢！不，我不愿意她看见我。”

他晃晃悠悠的，眼睛给泪水蒙住了；她拉着他的手，把他带进一间靠着院子的柴房。她关上了门，里边全黑了。他随便坐在一个劈柴用的树根上，她坐在柴堆上。外边的声音在这儿已经听不大清；他尽可以大叫大嚷，不用怕人听到。他便放声大哭。洛莎从来没看见他哭过，甚至想不到他会

哭的；她只知道象她那样的女孩子才会落眼泪，一个男人的绝望可使她又是惊骇又是哀怜。她对克利斯朵夫抱着一腔热爱；而这种爱全没有自私的意味，只是一心一意的要为他牺牲，为他受苦，代他受罪。她象做母亲一般的把手臂绕着他，说："好克利斯朵夫，别哭了！"

克利斯朵夫掉过头去，回答说："我愿意死！"

洛莎合着手："别说这个话，克利斯朵夫！"

"我愿意死。我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了……活着有什么意思？"

"克利斯朵夫，我的小克利斯朵夫！你不是孤独的，还有人爱你……"

"那跟我有什么相干？我什么都不爱了。别人死也好活也好。我什么都不爱，我只爱她，只爱她！"

他把头埋在手里，哭声更大了。洛莎再没有什么可说的。克利斯朵夫的爱情这样自私，她心如刀割。她自以为和他最接近的时候，不料变得更孤独更可怜。痛苦非但没有把他们拉近，倒反隔得更远了。她很伤心的哭着。

过了一会，克利斯朵夫止住了哭声，问："可是怎么的呢？怎么的呢？……"

洛莎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说："你走的那晚，她害了流行性感冒，就此完了……"

"天哪！……干么不写信给我呢？"他抽嗒着问。

"我写了信，可不知道你的地址：你又没告诉我们。我到戏院去问，也没人知道。"

他知道她是怕羞的，上戏院去一定很难为了她。

“可是……可是她要你写的？”他又问。

她摇摇头：“不。可是我想……”

他眼睛里表示出一点感激，洛莎的心融化了：“可怜的……可怜的克利斯朵夫！”

她流着泪勾着他的脖子。克利斯朵夫咂摸到这种纯洁的感情多么可贵。他多么需要安慰，便把她拥抱了：“你真好，那末你也喜欢她吗，你？”

她挣脱了身子，向他热情的望了一眼，一句话也不回答，哭了。

这一眼使他心中一亮，那就等于说：“我爱的不是她啊……”

克利斯朵夫几个月来不知道的——不愿意看到的事，终于看到了：她爱着他。

“嘘！有人叫我了。”

他们听见阿玛利亚的声音。

“你愿意回家去吗？”洛莎问。

“不，我还不能回去，不能跟母亲说话……等一会儿再看……”

“那末你留在这儿，我去去就来。”

他待在黑暗的柴房里，只有那结着蜘蛛网的小风洞漏进一道阳光。街上有女人叫卖的声音，隔壁马房里，一匹马在喘气，把蹄子踢着墙。克利斯朵夫发觉了洛莎的心事并不高兴，只是精神分散了一下。他从前不明白的事，如今全

明白了。从来不加注意的无数的小事，都给回想起来，显得简单明了。他很奇怪怎么会想到这些，又觉得把自己的苦难从心上丢开，哪怕是一分钟罢，也是不应该的。然而这苦难太残酷了，保卫生命的本能比他的爱情更强，逼着他把目光转向别处，去想到洛莎的问题；那好比一个投河自杀的人不由自主的要随便抓住一件东西，让自己再在水面上支持一会。并且因为此刻他正在痛苦，所以能感觉到另外一个人的痛苦，——为他而受的痛苦。他明白了刚才她流的那些眼泪。他觉得洛莎可怜，也想到从前自己对她多么残忍，——将来还是要残忍。因为他不爱她。他爱她有什么用呢？可怜的小姑娘！……他白白的对自己说她心肠很好，(她刚才已经给他证明了，)但她心肠好跟他有什么相干？她的生命又跟他有什么相干？……

他想："为什么她倒不死而死了那一个呢？"

他又想："她活着，她爱我，她爱我这句话今天可以对我说，明天可以对我说，我终身她都可以对我说；——可是另外一个，我唯一爱的一个，她可没有说出她爱我就死了，我也没有跟她说我爱她，我永远不能听她说的了，她也永远不能听到我的了……"

最后一晚的情景又在心头浮起：他记得他们正要说话的时候，被洛莎岔开了。于是他恨洛莎。

柴房的门开了。洛莎低声唤着克利斯朵夫，摸黑找他。她抓着他的手。他一碰到就觉得有种反感：他埋怨自己不应该这样，可是没用；那简直是不由自主的。

洛莎一声不出。她的深刻的同情居然把她教会了静默。克利斯朵夫很高兴她不用无聊的话来扰乱他的悲伤。可是他想知道……只有和她才能讲起她。他低声问：

“她什么时候……？”

（他不敢说出死这个字。）

“到上星期六刚好八天。”

忽然有件过去的事在他脑中闪过。他问：“是在夜里吗？”

洛莎诧异的望着他：“是的，在夜里两三点钟的时候。”

那个凄凉的调子又在他心中响起来。

“她有没有受到剧烈的痛苦？”他哆嗦着问。

“不，不，谢谢老天；告诉你，好克利斯朵夫，她差不多没有什么痛苦，人那么软弱，一点儿没有挣扎。我们马上看出她是完了。”

“可是她，她自己有没有这样觉得？”

“不知道。我相信……”

“她有没有说什么话？”

“没有，一句也没有。她只是象小孩子一样的叫苦。”

“那时你在那里吗？”

“是的，头两天她哥哥没有来以前，就是我一个人在那里。”

他感激之下，紧紧握着她的手：

“谢谢你。”

她觉得自己的血往心中倒流。

静默了一会，他吞吞吐吐的问出那句老是压在心上的话："她没有留下什么话……给我吗？"

她很难过的摇摇头。她真想能说出他心里期待着的话，只恨自己不会扯谎。她安慰他说："她神志昏迷了。"

"她说话吗？"

"我们听不大清。她说得很轻。"

"女孩子到哪儿去了？"

"给舅舅带到乡下去了。"

"她呢？"

"她也在那边，是上星期一从这儿出发的。"

他们俩又哭了。

外边，伏奇尔太太的声音又在叫洛莎了。克利斯朵夫一个人在柴房里温着那些死后的日子。八天！已经八天了……噢！天哪！她变成怎么样啦？八天之中下过多少雨！……而这个时期内他倒在笑，倒在快活。

他在口袋里碰到一个纸包，是鞋子上用的一副银扣子，他买来预备送她的。他想起那天夜晚自己的手放在她脱着鞋子的脚上。那双纤小的脚如今在哪儿呢？一定觉得很冷吧！……他又想到，那个温暖的感觉便是他对这个心爱的肉体的唯一的回忆。他从来不敢用手碰一碰她的身体，把它抱在怀里。现在她去了，对他始终是个陌生人。关于她的肉体和灵魂，他都一无所知。她的外表，她的生命，她的爱情，他没有拿到一点儿纪念……她的爱情吗？……他有什么证据？没有一封信，没有一件遗物，——什么也没有。

到哪儿去抓握她的爱呢？在他自己心里呢，还是在他以外？……唉！只有一片虚无！除了他对她的爱，除了他自己，她还剩些什么？……——可是不管怎样，他努力想把她从毁灭中抢救出来，想否认死：这种热烈的愿望，使他在激昂的坚信的冲动之下，紧紧抓着那一点儿最后的残余：

……我没有死，我只改换了住处；
我在你心中常住，你这见到我而哭着的人。
被爱者化身为爱人的灵魂。

他从来没读到这几句伟大的名言；但它们的确藏在他的心底里。每个人都要轮到去登上千古长存的受难的高岗。每个人都要遇到千古不灭的痛苦，抱着没有希望的希望。每个人都要追随着抗拒过死，否认过死，而终于不得不死的人。

他躲在屋里，整天关着护窗，免得看见对面的窗子。他避着伏奇尔家里的人，只觉得他们讨厌。其实他并没可以责备他们的地方：这些人多么忠厚多么虔敬，决不会再说出他们对亡人的感想。他们知道克利斯朵夫的痛苦，不管心里以为如何，面上总是尊重他的痛苦，留着神绝对不在他面前提到萨皮纳的名字。但他们是她生前的敌人，便是这一点就能使克利斯朵夫在萨皮纳死后跟他们做敌人了。

并且，他们叫叫嚷嚷的作风并没改变；即使他们的同情是真诚的，而且还是短时间的，他们也显而易见没有受到这个不幸的打击，——(那不是挺自然的吗？)——甚至暗里觉得拔去了眼中钉也难说。至少克利斯朵夫是这么猜想。因为伏奇尔一家对他的用意现在被他看破了，他更容易加以夸张。其实他们对他并不在乎，倒是他把自己看得很重。他相信萨皮纳的死既然替房东们的计划去掉了一重障碍，他们一定觉得洛莎有希望了。因此他讨厌洛莎。只要别人——(不问是伏奇尔夫妇，是鲁意莎，是洛莎)——在暗中支配他，他就不管什么情形，非和人家硬要他爱的人疏远不可。每逢他的最不能受到侵犯的自由似乎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就会跳起来。而且这一回的事不只跟他一个人有关。旁人一厢情愿的替他作主，不但损害了他的权利，同时也损害

了他倾心相与的死者的权利。所以他竭力要加以保卫，虽然并没有人攻击那些权利。他怀疑洛莎的好意，因为她看着他痛苦而痛苦，时常来敲他的门，想安慰他，和他谈谈故世的人。他并不拒绝，他需要和认识萨皮纳的人提到萨皮纳，打听她病中的细节。但他并不因之感激洛莎，以为她的好心是有作用的。她一家的人，连阿玛利亚在内，让她跑来作长时间的谈话，要是阿玛利亚自己没有好处，会答应洛莎这样做吗？洛莎不是也跟家里的人有默契吗？他不能相信她的同情是完全真诚而没有私心的。

当然她不能毫无私心。洛莎的哀怜克利斯朵夫是真的；她努力想用克利斯朵夫的眼光来看萨皮纳，想从克利斯朵夫身上去爱萨皮纳；她狠狠的埋怨自己从前不该对死者抱有恶感，甚至在夜晚的祷告中求萨皮纳宽恕。可是她，她是活着，每天时时刻刻看到克利斯朵夫，她爱着他，用不着再怕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已经消灭了，连她留给人的印象将来也会消灭，现在只有她一个人了，或许有朝一日……——这些念头，洛莎能不想吗？固然朋友的痛苦就是她的痛苦，但在她痛苦的时候，她能把突然之间冒起来的快乐与非分的希望压下去吗？接着她马上责备自己。而那些念头也不过象电光般的一闪。可是已经够了，克利斯朵夫已经看到了。他眼睛一瞪，她心里就凉了半截，看出他的恨意；萨皮纳死了而她活着，他就恨她这一点。

面粉师赶了车来搬萨皮纳的家具。克利斯朵夫教课回来，看见门前和街上，堆着一张床，一口橱，被褥，衣裳，所有

她留下来的东西。他看得难受极了，便急急忙忙的走过去，不料在门洞里劈面撞见贝尔多，被他拦住了：

"啊！亲爱的先生，"他兴奋的握着克利斯朵夫的手，"咱们那天在一块儿的时候哪想得到？咱们多高兴呵！可是她的确是从那次该死的游河以后得了病的。唉，别说了吧，怨也没用！现在她死了。以后就要轮到我们了。这就叫做人生……你，你身体怎么样？我吗，我很好，托老天的福！"

他满脸通红，流着汗，有股酒气。一想到他是她的哥哥，可以随便提到她的事，克利斯朵夫觉得很难堪。面粉师可是很高兴遇到一个朋友能够谈谈萨皮纳；他不了解克利斯朵夫的冷淡。他一出现就教人突然之间想到农庄上的那一天，又冒冒失失的提起快乐的往事，一边说话一边用脚踢着萨皮纳的可怜的遗物：这些情形会勾起克利斯朵夫多少痛苦，在面粉师是万万想不到的。只要他嘴里一提到萨皮纳的名字，克利斯朵夫心就碎了。他想找个机会教贝尔多住嘴。他踏上楼梯，可是面粉师钉着他不放，在踏级上挡住了他絮絮不休。有些人，特别是乡下人，谈到疾病就津津有味；面粉师便是这个脾气，他非常细致的描摹萨皮纳的病情，克利斯朵夫再也忍不住了，（他硬撑着，使自己不至于痛苦得叫起来，）老实不客气打断了贝尔多的话，冷冷的说了声：

"对不起，少陪了。"

他连作别的话都不说就走了。

这种冷酷无情使面粉师大为气愤。他并不是没猜到妹子跟克利斯朵夫暗中相恋的情形。而克利斯朵夫竟表示这样的不关痛痒，真教他觉得行同禽兽，认为克利斯朵夫毫无心肝。

克利斯朵夫逃到房里，气都喘不过来了。在搬场的时间，他不敢再出门，也决心不向窗外张望，可是不能不望；他躲在一角，掩在窗帘后面，瞧着爱人零零碎碎的衣服都给搬走。那时他真想跑到街上去喊："喂！喂！留给我吧！别把它们带走啊！"他想求人家至少留给他一件东西，只要一件，别把她整个儿的带走。但他怎么敢向面粉师要求呢？他在她的哥哥面前根本没有一点儿地位。他的爱，连她本人都没知道：他怎么敢向别人揭破呢？而且即使他开口，只要说出一个字，他就会忍不住嚎啕大哭的……不，不，不能说的，只能眼看她整个儿的消灭，沉入海底，没法抢救出一丝半毫……

等到事情办完，整个屋子搬空了，大门关上，车轮把玻璃震动着，慢慢的去远了，听不见了，他就扑在地下，一滴眼泪都没有，连痛苦的念头，挣扎的念头都没有，只是全身冰冷，象死了一样。

有人敲他的门，他躺着不动。接着又敲了几下。他忘了把门上锁：洛莎开进来了，看见他躺在地板上，不由得惊叫了一声，站住了。克利斯朵夫怒气冲冲的抬起头来说：

"什么事？你要什么？别来打搅我！"

她迟疑不决的靠在门上，嘴里再三叫着：

“克利斯朵夫！……”

他一声不响的爬起来，觉得被她看到这情形很难为情。他扑着身上的灰尘，恶狠狠的问：“哦，你要什么？”

洛莎怯生生的说：“对不起……克利斯朵夫……我来……我给你拿……”

他看见她手里拿着一件东西。

“你瞧，”她向他伸出手来。“我问贝尔多要了一件纪念品。我想你也许会喜欢……”

那是一面手袋里用的银的小镜子，她生前并非为了卖弄风情而是为了慵懒而几小时照着的镜子。克利斯朵夫马上抓住了，也抓住了拿着镜子的手：

“噢！好洛莎！……”

他被她的好意感动了，也为了自己对她的不公平非常难过。他一阵冲动，向她跪了下来，吻着她的手：“对不起……对不起……”

洛莎先是不明白，随后却是太明白了；她脸一红，哭了出来。她懂得他的意思是说：

“对不起，要是我不公平……对不起，要是我不爱你……对不起，要是我不能……不能爱你，要是我永远不爱你！……”

她并不把手缩回来：她知道他所亲吻的并不是她。他把脸偎着洛莎的手，热泪交流：一方面知道她窥破了他的心事，一方面因为不能爱她，因为使她难过而十分悲苦。

两人便这样的在傍晚昏暗的房中哭着。

终于她挣脱了手。他还在喃喃的说:“对不起! ……”

她把手轻轻的放在他的头上。他站起身子。两人不声不响的拥抱着,嘴里都有些眼泪的酸涩的味道。

“我们永远是好朋友,”他低声的说。

她点了点头,走了,伤心得一句话都说不上来。

他们都觉得世界没有安排好。爱人家的得不到人家的爱。被人家爱的偏不爱人家。彼此相爱的又早晚得分离……你自己痛苦。你也教人痛苦。而最不幸的人倒还不一定是自己痛苦的人。

克利斯朵夫又开始往外逃了。他没法再在家里过活，不能看到对面没有窗帘的窗，空无一人的屋子。

更难受的是，老于莱不久就把底层重新出租了。有一天，克利斯朵夫看见萨皮纳的房里有些陌生面孔。新人把旧人的最后一点儿遗迹也给抹掉了。

他简直不能待在家里，成天在外边闲荡，直到夜里什么都看不见了才回来。他到乡下去乱跑，而走来走去总走向贝尔多的农庄。可是他不进去，也不敢走近，只远远的绕着圈子。他在一个山岗上发见一个地点，正好临着庄子，平原，与河流；他就把这地方作为日常散步的目的地。从这儿，他的目光跟着纡曲的河流望去，直望到柳树荫下，那是他在萨皮纳脸上看到死神的影子的地方。他也认出他们俩终宵不寐的两间房的窗子：在那边，两人比邻而居，咫尺，天涯，被一扇门，一扇永恒的门，分隔着。他也能在山岗上俯瞰公墓，可踌躇着不敢进去：从小他就厌恶这些霉烂的土地，从来不愿意把他心爱的人的影子跟它连在一起。但从高处远处看，这墓园并没阴森的气象，而是非常恬静，在阳光底下睡着……睡着！……哦，她多喜欢睡啊！……这儿什么也不会来打搅她了。田野里鸡声相应。庄子上传来磨子的隆隆声，鸡鸭的聒噪声，孩子们玩耍的呼号声。他看见萨皮纳的

女孩子，还能分辨出她的笑声呢。有一回，靠近庄子的大门，他躲在围墙四周凹下去的小路上，等她跑过便把她拦住了，尽量的亲吻。女孩子吓得哭了，差不多认不得他了。他问：

“你在这儿快活吗？”

“快活……”

“你不愿意回去吗？”

“不！”

他把她松了手。小孩子的满不在乎使他很难过。可怜的萨皮纳！……但孩子的确就是她，有点儿是她……虽然是那么一点儿！孩子不象母亲；她明明是从母腹中经过的，但那神秘的勾留只给她淡淡的留下一点儿母亲的气息，留下一点儿声音的抑扬顿挫，吊起嘴唇、侧着脑袋的模样。其余的部分全是另外一个人；而这另外一个和萨皮纳混合起来的人，使克利斯朵夫非常厌恶，虽然他没有明白承认。

克利斯朵夫只有在自己心中才能找到萨皮纳。她到处跟着他；但他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真正觉得和她在一起。她和他最接近的地方莫过于那个山岗，远离着闲人，就在她的本乡，到处都有她往事的遗迹。他不惜赶了多少里路到这儿来，一边奔着一边心跳的爬上岗去，好象赴什么约会似的；那的确可以算是个约会。他一到便躺在地下，——那是她曾经躺过的；他闭上眼睛，就被她的印象包围了。他不看见她的面貌，不听见她的声音，他不需要这些；她进到他心里，把他抓住了，他也把她占有了。在这种热情冲动的幻觉中，除了和她同在以外，什么知觉都没有了。

而这种境界也是不长久的。——实在说来，自然而然来的幻觉只经验到一次；第二天便是他有意追求的了。而以后虽然克利斯朵夫尽力要它再现也没用。那时他方始想起要把萨皮纳真切的形象唤引起来；以前他可是没有这个念头的。有时他居然成功了，象几道电光似的一闪，使他心中一亮。但那是要几小时的等待，熬着几小时的黑暗才能得到的。

“可怜的萨皮纳！”他想道。“他们都把你忘了，只有我爱着你，永远把你存在心里，噢！我的宝贝！我占有你，抓着你，决不让你逃掉的！……”

他这样说着，因为她已经逃掉了：她在他的思想里隐去，好似水在手里漏掉一样。他老是回到那里去赴她的约会。他要想念她，便闭上眼睛。过了半小时，一小时，甚至两小时，他发觉自己一无所思。山谷里的声响，闸口下面潺潺的水声，在坡上啮草的两头山羊的铃声，在他头上的小树间的风声，一切都渗进他软绵绵的思想，好似浸透一块海绵那样。他对着自己的思想发气，硬要它服从意志，钉住那个死者的形象；但过了一忽，他疲倦不堪，叹了口气，又让思想被外来的感觉催眠了。

他振作精神，在田野里跑来跑去，寻访萨皮纳的印象。他到镜子里去找，那是映射过她的笑容的。他到河边去找，那是她的手曾经在水中浸过的。但镜子和水只反射出他自己的影子。走路的刺激，清新的空气，奔腾活跃的血，唤起了他心中的音乐。他想既然找不到她，就换个方向吧。

“噢！萨皮纳！……”他叹了一声。

他把这些歌曲题赠给她，努力要使他的爱情与苦恼在其中再现……可是没用：爱情与苦恼固然是重现了，可完全没有萨皮纳的分。爱情与痛苦是望着前面而不是回顾以往的。克利斯朵夫没法抵抗他的青春。生命的元气又挟着新的威势在他胸中迸发了。他的悲伤，他的悔恨，他的贞洁的火炽的爱情，他压在心里的肉欲，把他的狂热煽动起来了。虽然哀痛，他的心却是跳得那么轻快激昂，兴奋的歌曲按着如醉如狂的韵律响亮起来；一切都在庆祝生命，连悲哀也带着庆祝的意味。克利斯朵夫太坦白了，不能老是骗着自己；他承认自己并不在想念爱人，就瞧不起自己。可是生命在那里鼓动他；精神上充满着死气而肉体充满着生气，他只能很悲哀的听凭那再生的精力，和生活的盲目的狂欢把他摆布；痛苦，怜悯，绝望，无可补救的损失的创伤，一切关于死的苦闷，对于强者无异是猛烈的鞭挞，把求生的力量刺激得更活泼了。

克利斯朵夫也知道，在他心灵深处有一个不受攻击的隐秘的地方，牢牢的保存着萨皮纳的影子。那是生命的狂流冲不掉的。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座埋藏爱人的坟墓。他们在其中成年累月的睡着，什么也不来惊醒他们。可是早晚有一天，——我们知道的，——墓穴会重新打开。死者会从坟墓里出来，用她褪色的嘴唇向爱人微笑；她们原来潜伏在爱人胸中，象儿童睡在母腹里一样。

第三部 阿 达

多雨的夏季之后，接着是晴朗的秋天。果园里的树枝上挂满了各种果实。红的苹果象象牙球一样的发光。有些树木早已披上晚秋灿烂的装束：那是如火如荼的颜色，果实的颜色，熟透的甜瓜的颜色，橘子与柠檬的颜色，珍馐美馔的颜色，烤肉的颜色。林中到处亮出红红的光彩；透明的野花在草原上好似朵朵的火焰。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他在一个山坡上走下来，迈着大步，因为是下坡路，差不多是连奔带跑的了。他哼着一个调子，那节奏在散步开始的时候就在脑子里盘旋不已。满面通红，敞开着衣服，他一边走一边挥着手臂，眼睛象疯子一般骨碌碌的乱转；在路上拐弯的地方，他忽然撞见一个高大的黄头发的姑娘，骑在一堵墙上，使劲拉着一根粗大的树枝，摘着紫色的枣子狼吞虎咽。他们俩一见之下都楞了一楞。她含着满嘴的东西，呆呆的对他望了一会，大声笑了。他也跟着笑了。她的模样教人看了好玩：圆圆的脸嵌在金黄的蜷头发中间，粉红的腮帮很饱满，一双大蓝眼睛，鼻子大了一点，鼻尖俨然的向上翘着，嘴巴又小又红，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四个狠巴巴的犬牙特别显著，下巴颏儿很肥，

个子又胖又高，非常壮健。克利斯朵夫对她嚷着：

“好啊，你多吃一点罢！”

说完他就想继续赶路，可是被她叫住了：

“先生！先生！发发善心帮我下来行不行？我没法……”

他回头走了几步，问她是怎样上去的。

“用我的手脚罗……爬上来总是容易的……”

“尤其在头上挂着开胃的果子的时候……”

“是啊……可是吃过了就没有勇气，不知道怎么下地了。”

他看着她吊在高头，说：“这样你不是挺舒服吗？还是消消停停待在这儿吧。我明天再来看你。再见了。”

他身子可并不动，只管站在她下面。

她装做害怕的神气，拿腔作势的哀求他别把她丢在这儿。他们一边笑一边彼此望着。她指着手里抓住的桠枝问：“你也来一点儿吧？”

克利斯朵夫自从和奥多一块儿玩的那个时候起，到现在还不知道尊重私人的产业，便毫不迟疑的接受了。而她也就好玩的把枣子往他身上大把大把的丢下来。等他吃过以后，她又说：“现在我可以下来了吧？……”

他还俏皮的让她等了一会。她在墙上开始不耐烦了。最后他说：“好，来罢！……”他一边说一边对她张开手臂。

但她正要跳下来的时候又说：“等一忽儿，让我再多摘几颗带着走！”

她把能够采到的最好的枣子统统采下，装满了上衣的

衣兜，又警告他："小心！接应我的时候别把它们压坏了！"

他几乎想故意把它们压坏。

她从墙上弯下身子，跳在他的臂抱里。他虽然很结实，她的体重也差点儿使他往后翻倒。他们个子一样高，脸也碰到了。他吻着她满着枣子汁的嘴唇，她也大大方方还了他一吻。

"你上哪儿去？"他问。

"我不知道。"

"你是一个人出来散步的吗？"

"不，还有朋友呢。可是我跟他们走失了……哎！喂！"她突然大声叫起来。

没有回音。她也满不在乎。两人就信步往前走去。

"你呢，你往哪儿去？"她问。

"我也不知道。"

"那末很好。咱们一块儿走罢。"

她从上衣兜里掏出枣子咬起来了。

"你要吃坏肚子了，"他说。

"才不会呢！我整天都吃的。"

从上衣的隙缝里，他看到了她的衬衣。

"你看，枣子都烘热了，"她说。

"真的吗？"

她笑着递了一个给他。他拿去吃了。她一边象小孩子般吮着枣子，一边从眼梢里觑着他。他不大知道这桩奇遇等会儿怎么结束。她可至少有点儿预感了。她等着。

“哎！喂！”有人在树林里喊。

她答应了一声：“哎！喂！”又接着对克利斯朵夫说：“原来他们在那儿，还算是我运气！”

其实她倒认为是不运气。但女人是不能说出心里的意思的……谢天谢地！要不然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什么礼教了……

人声慢慢的逼近。她的朋友们快走到大路上来了。她忽然把身子一纵，跳过路旁的土沟，爬上土堆，躲在树木后面。他看着她这种举动觉得奇怪。她可做着手势硬要他过去，他就跟着她，一路进了树林。走得相当远了，她又叫起来：

“哎！喂！……”接着又对克利斯朵夫解释：“至少得教他们来找我。”

那些人在大路上停着脚步，听她的声音是从哪儿来的。他们答应了一声，也进了树林。她可是并不等，只一忽儿往东，一忽儿往西的乱窜。他们直着嗓子叫她，叫到后来也不耐烦了，觉得要找着她的最好的办法是不去找她，就嚷了声：“好，希望你一路顺风！”说完他们径自唱着歌走了。

他们对她这样的置之不理，使她大为气恼。她的确想摆脱他们，可不答应他们这样轻易的对付她。克利斯朵夫看着呆住了：和一个陌生女子玩捉迷藏，他觉得并没多大兴趣；他也不想利用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机会。她也没有这个念头；气愤之下，她已经把克利斯朵夫忘了。

“噢！岂有此理！”她拍了拍手说，“他们竟不管我啦？”

“那不是你自己愿意的吗？”克利斯朵夫说。

“不是的！”

“明明是你躲开的。”

“我躲开是我的事，跟他们不相干。他们应当来找我。我要迷了路怎办呢？……”

她想着可能遭遇到的情形自怜自叹起来，要是……要是碰到了跟刚才相反的事又怎办呢！

“哼！我一定得把他们骂一顿。”

她迈开大步，往回头的路上奔去。

上了大路，她想起了克利斯朵夫，又望着他。——可是情形已经不同。她笑了出来。几分钟以前盘踞在她心里的小妖怪已经不在了。在另外一个小妖怪还没来到以前，她对克利斯朵夫觉得无所谓了。而且她肚子很饿，使她想起已经到了晚餐的时间，急于要上乡村客店去跟朋友们会齐。她抓着克利斯朵夫的手臂，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他的胳膊上，哼唧着说没有气力了。可是她把克利斯朵夫拖着下坡的时候，照旧一边跑，一边叫，一边笑，象发疯似的。

他们谈着话。她问清楚了他是谁，但她从来没听见过他的名字，也不觉得音乐家的头衔如何了不起。他打听出她是大街上一家帽子铺里的女职员，名字叫阿台哀特，——朋友们都称她阿达。今天一同出来玩的有一个女同事，和两个规规矩矩的青年：一个是惠莱银行的职员，一个是时髦布店的伙计。他们利用星期日出来游玩，约定上勃洛希乡村客店吃晚饭，——在那儿可以眺望莱茵河上美丽的风景，

——然后搭船回去。

克利斯朵夫和阿达走进客店，三个同伴早已到在那里了。阿达对朋友们发了一阵脾气，抱怨他们不该把她丢下，接着把克利斯朵夫给介绍了，还说是他救了她的。他们完全不把她的怨叹当真；但他们认得克利斯朵夫：银行职员是因为久仰他的大名，布店伙计是因为听见过他的几个曲子，——他马上哼了一段。他们对他表示的尊敬引动了两个姑娘的好奇心。阿达的女友，弥拉，——真名叫做耶娜，——是一个暗黄头发的女孩子，眼睛映个不停，脑门上骨头很显著，头发很硬，脸蛋象中国女人，黄澄澄的油腻的皮色，有些怪模怪样，可是不俗，颇有动人之处。她立刻对宫廷音乐师大献殷勤。他们请他赏光和他们一块儿吃饭。

他从来没受过这样的恭维：每个人都尊敬他奉承他，两个妇女，彼此不伤和气的，争着要博取他的欢心。她们俩都在追求他：弥拉用的手段是特别周到的礼貌，躲躲闪闪的眼睛，在桌子底下轻轻碰他的腿；——阿达可厚着脸把她的眼睛，嘴巴，和漂亮的人品所有的魅力一齐施展出来。这种不大雅观的卖弄风情，使克利斯朵夫局促不安，心里发慌。但这两个大胆的女子，和他家里那些面目可憎的人比较，究竟是别有风味。他认为弥拉很有意思，比阿达聪明；可是她那种过分的客套和意义不明的笑容使他又喜欢又厌恶。她敌不过阿达朝气蓬勃的魔力；而她也很明白这一点，一发觉没有了希望，就不再坚持，照旧笑盈盈的，耐性的，等着自己当令的日子。至于阿达，看到自己能够左右大局了，也不再进

攻；她刚才的举动，主要是为跟她的女友捣乱；这一点成功了，她也就感到满足。但她已经弄假成真。她在克利斯朵夫的眼中咂摸出被她燃烧起来的热情；而这热情也在她胸中抬头了。她不作声了，那套无聊的搔首弄姿的玩艺儿也停止了：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上都还有那个亲吻的余味。他们时常突然之间附和别人的说笑，闹哄一阵；随后又不出一声，彼此偷偷的瞧着。临了他们连瞧都不瞧了，仿佛怕流露真情似的。他们都一心一意的在那里培养自己的情欲。

吃完饭，大家准备动身了。要到渡轮的码头，还得在树林中走两里路。阿达第一个站起来，克利斯朵夫跟在后面。他们在门口的阶沿上等着其余的同伴：——两人并肩站着，一言不发，浓雾中只有客店门前那盏独一无二的挂灯透出些少光明……

阿达抓着克利斯朵夫的手，拉着他沿着屋子往园中黑暗的地方走去。在一座挂满葡萄藤的平台底下，他们躲了起来。四下里一片漆黑。他们彼此看不见。柏树的梢头在风中摇曳。他的手指被阿达紧紧的勾着，感觉到她手指上的暖气，闻到系在她胸口的葵花的香味。

她突然之间把他拉在怀里；克利斯朵夫的嘴碰到了阿达的被雾水沾湿的头发，他吻着她的眼睛，睫毛，鼻孔，胖胖的脸蛋，嘴角，找来找去找到了她的嘴唇，胶住了。

其余的人出来了，叫着："阿达！……"

他们一动不动，紧紧的抱着，几乎停止了呼吸。

他们听见弥拉的声音说："他们走在前面去了。"

同伴的脚声在黑暗里远去。他们俩搂得更紧了，喃喃的吐出几个热情的字。

村里的大钟远远的响起来。他们松了手。得赶快的奔到轮船码头了。两人一句话也不说，挽着胳膊，握着手，调整着脚步上路，——那是象她的为人一样急促而坚决的步子。路上很荒凉，田野里没有一个人，十步之外看不见一点东西；在此可爱的良夜，他们心定神安，稳稳实实的走着，从来也不蹴到地下的石子。因为已经落后，他们就抄着近路。曲折的小道在葡萄园中忽上忽下，然后又有一大段沿着半山腰前进。他们在浓雾中听见河水的汹汹声，轮船靠埠时的机轴声，便离开了正路，往田间斜刺里奔去，终于到了莱茵河畔的岸上，但离开码头还有一程路。两人安定的心绪并没受到骚乱。阿达忘了晚间的疲倦。在静寂的草地上，在罩着朦胧的月色而雾气更湿更浓的河边，他们仿佛能够走上一夜。轮船的汽笛响了，那个妖魔般的大东西在黑暗中离了岸。

"好，咱们搭下一班罢。"他们笑着说。

一阵水浪冲在河边的沙滩上，在他们的脚下四散分溅。

码头上人家告诉他们："最后一班才开出。"

克利斯朵夫的心忐忑跳着。阿达把他的胳膊抓得更紧了。

"得了吧，"她说，"明儿总该有一班吧。"

几步路以外，在雾的光晕中，一盏灯挂在临河的平台

上，发出闪闪的微光。再远一点，有几扇照亮的玻璃窗，原来是一家小客店。

他们走进园子。细沙在脚下悉悉索索的响着。他们摸索着找到了梯子的踏级，进门的时候屋子里正在开始熄火。阿达挽着克利斯朵夫的胳膊，说要一间客房。人家把他们带进一间临着园子的卧室。克利斯朵夫靠在窗上，看着河中变幻不定的水光和豆一般的灯光，巨大的蚊虫张着翅膀往挂灯的玻璃上乱撞。房门关上了。阿达站在床边微笑。他不敢瞧她。她也不瞧他，但在睫毛底下留神着克利斯朵夫所有的动作。每走一步，楼板就会格格的响。客店里无论多么细小的声音都听得见。他们坐在床上，一声不出的紧紧搂抱了。

园子里摇摇不定的灯光熄灭了。一切都熄灭了……

黑夜有如深渊……没有光明，没有意识……只有生命。暧昧的，凶狠的，生命的力。强烈的欢乐。痛快淋漓的欢乐。象空隙吸引石子一般吸引生命的欢乐。情欲的巨潮把思想卷走了。那些在黑夜中打转的陶醉的世界，一切都是荒唐的，狂乱的……

夜里……有的是他们混和在一起的呼吸，有的是交融为一的两个身体的暖气，有的是他们一齐陷了进去的麻痹的深渊……一夜有如几十百夜，几小时有如几世纪，几秒钟的光阴象死一样的长久……他们做着同一个梦，闭着眼睛说话，朦胧中互相探索的脚碰到了又分开了，他们哭着，笑着；世界消灭了，他们相爱着，共同体验着睡眠那个虚无的境界，体验那些在脑海中骚乱的形象，黑夜的幻觉……莱茵河在屋下小湾中唧唧作响；水波在远处撞着暗礁，仿佛细雨打在沙上。泊船的浮埠受着水流激荡，发出呻吟声。系着浮埠的铁索一松一紧，发出丁当声。水声一直传到卧室里。睡的床好比一条小船。他们偎倚着在眩目的波浪中浮沉，——又象盘旋的飞鸟一般悬在空中。黑夜变得更黑了，空虚变得更空虚了。他们彼此挤得更紧，阿达哭着，克利斯朵夫失去了知觉，两人一齐在黑夜的波涛中消失了……

黑夜有如死……——为何还要再生？……

潮湿的窗上透出熹微的晨光。两个软瘫的肉体中重新燃起生命的微光。他醒了。阿达的眼睛对他望着。他们的头睡在一个枕上。手臂相连。嘴唇胶在一起。整整的一生在几分钟内过去了：阳光灿烂的岁月，庄严恬静的时间……

“我在哪儿呢？我变了两个人吗？我还是我吗？我再也感觉不到我的本体。周围只有无穷。我好比一座石像，睁着巨大的安静的眼睛，心里是一片平和……”

他们又堕入天长地久的睡梦中去了。清澈的远钟，轻轻掠过的一叶扁舟，桨上溜滑下来的水珠，行人的脚步，一切黎明时分例有的声音并没有打扰他们，只使他们知道自己活在那里，抚摩着他们迷迷忽忽的幸福，使他们加意吟味……

轮船在窗前呼呼的响着，把半睡半醒的克利斯朵夫惊醒了。他们预定七点动身，以便准时赶回城里办公。他低声的问："你听见没有?"

她依旧闭着眼睛，微微的笑了笑，把嘴唇凑过来，挣扎着把他吻了一下，脑袋又倒在克利斯朵夫的肩上了……他从玻璃窗中望见船上的烟突，空无一人的跳板，一大抹一大抹的浓烟在白色的天空映过。他又昏昏睡着了……

一小时过去了，他一点儿没觉得，听到钟响才惊跳起来。

"阿达！阿达！……"他轻轻的在她耳边叫，"已经八点了。"

她始终闭着眼睛，拧了拧眉毛，扯了扯嘴巴，表示不高兴。

"噢！让我睡罢！"她说。

她挣脱了他的手臂，非常困倦的叹了口气，转过背去又睡了。

他在她身边躺着。两个身体都是一样的温度。他胡思乱想起来。血流得那么壮阔，那么平静。所有的感官都明净如水，连一点儿小小的印象都非常新鲜的感受到。他对自己的精力与少壮觉得很愉快，想到自己已经成人尤其骄

(5

傲。他对他的幸福微笑，觉得很孤独，象从前一样的孤独，也许更孤独，但那是毫无悲戚而与神明相通的孤独。再没有什么狂乱。再没有什么黑影。天地自由自在的反映在他清明宁静的心上。他仰躺着，对着窗子，眼睛沉没在明晃晃的雾雾中，微微笑着：

“活着多有意思！……”

哦！活着！……一条船在河上驶过……他突然想起亡故的人，想起那条过去的船，他们不是曾经同舟共济的吗？他——她……——是她吗？……不是这一个睡在身旁的她。——可是那唯一的爱人，可怜的，已经死了的她吗？但目前这一个又是怎么回事呢？她怎么会在这儿的？他们怎么会到这间房里，这张床上的？他望着她，可不认识她：她是个陌生人；昨天早上，他心中还没有她。他关于她又知道些什么呢？——只知道她并不聪明，并不和善，也知道她此刻并不美丽：凭她这张憔悴而瞌睡的脸，低低的额角，张着嘴在那里呼气，虚肿而紧张的嘴唇显出一副蠢相。他知道自己并不爱她。他不胜悲痛的想到：一开始他就亲吻了这对陌生的嘴唇，第一天相遇的晚上就接触了这个不相干的肉体，——至于他所爱的，眼看她在旁边活着，死掉，可从来没有敢抚摩一下她的头发，而且也从此不可能领会到她身上的香味。什么都完了。一切都化为乌有。尘土把她整个儿抢了去，他竟没有保卫她……

他俯在这无邪的睡熟的女人身上，细细端详她的面貌，用着恶意的目光瞅着她。她觉得了，被他瞧得不安起来，使

劲撑起沉重的眼皮对他笑着，象儿童初醒的时候一样口齿不清的说："别瞧我呀，我难看得很……"

她困倦得要死，笑着说："噢！我真瞌睡得很啊，"接着又回到她的梦里去了。

他禁不住笑了出来，温柔的吻着她象儿童一样的嘴巴跟鼻子，然后又把这个大女孩子瞧了一忽，跨过她的身子，悄悄的起床了。他一离开，她就宽慰的叹了口气，伸手伸脚的躺个满床。他一边洗脸一边留神着怕惊醒她，其实她决不会醒的；他梳洗完毕，坐在靠窗的椅子里，眺望雾气缭绕，象流着冰块的江面；他迷迷忽忽的沉入遐想，听到有曲凄凉的田园音乐在耳边飘荡。

她不时把倦眼睁开一半，茫然望着他，过了几秒钟才认出来，对他笑着，又从这个梦转到另一个梦里去了。她问他是什么时候了。

"九点差一刻。"

她蒙眬中想了想："九点差一刻，那又怎么呢？"

到九点半，她四肢欠伸了一会，叹了口气，说要起床了。

敲了十点，她还没有动，可气恼着说："啊，钟又响了！……时间过得真快……"

他笑了，走到床边挨着她坐下；她把手臂绕着他的脖子，讲她的梦境。他并不留神细听，常常说几个温柔的字打断她。可是她叫他别作声，一本正经的，好似讲的是最重要的事：

"她在吃晚饭：大公爵也在座；弥拉是一头纽芬兰种的

狗……不，是一头蜷毛的羊，在那里侍候他们……阿达竟会在桌上腾空走路，跳舞，躺着，都是在空中。哦，那是挺方便的；你只要做就是了……你瞧，这样……这样……那就行了……”

克利斯朵夫取笑她，她也笑了，但对他的笑有点儿生气。她耸耸肩说：“呕！你完全不懂！……”

他们在床上吃了早点，用的是同一只碗，同一把羹匙。

终于她起来了：把被褥一推，伸出美丽雪白的脚，肥胖的大腿，一滑就滑到床前的地毯上。然后她坐着喘了会气，望着她的脚。末了，她拍拍手要他出去；他稍一迟疑，她就抓着他的肩膀推到门外，把门闩上了。

她慢腾腾的把美丽的四肢细细瞧了一番，舒舒服服的欠伸了一阵，哼着一支感伤的歌，看见克利斯朵夫在窗上弹指，就把水泼他的脸，临走又在花园里摘了枝头最后的一朵玫瑰：他们俩终究上船了。雾还没有散，可是阳光已经透出来了，两人在乳白色的光中蠕动。阿达和克利斯朵夫坐在船尾，依旧带着困倦与不乐意的模样，咕噜着说阳光射着她的眼睛，一定要整天闹头痛了。克利斯朵夫并不把她的话怎么当真，她便沉着脸不出声：眼睛半开半阖，那种俨然的神气象个才睡醒的孩子。船到了第二个码头，有个漂亮女人上来，坐在靠近他们的地方：阿达就马上提起精神，和克利斯朵夫说了好些多情而风雅的话，又用起客套的“您”字来了。

克利斯朵夫一心想着她该用什么理由向女店主解释她

的迟到。她可是完全不放在心上：

“呕，这又不是第一次。”

“什么第一次？”

“我的迟到罗，”她对他的问话有点儿气恼。

他不敢追问她迟到的原因。

“这一回你怎么说呢？”

“说我母亲病了，死了……我哪知道等会儿怎么说呢？”

这种轻薄的口气使他听了很不愉快。

“我不愿意你扯谎。”

她可生了气：“告诉您吧，第一我从来不扯谎……第二，我总不成对她说……”

“为什么不能？”他半说笑半正经的问。

她耸了耸肩，笑了，说他粗野，下流，并且先请他别对她这么“你呀你呀”的称呼。

“难道我没有权利吗？”

“绝对没有。”

“凭了咱们的关系还不成吗？”

“咱们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她带着挑战的神气，眼睛钉着他笑了；虽然她是说笑，但他觉得，要她一本正经的这样说，甚至真的这样想，也不费她什么事。接着大概想起了什么好玩的事分了心，她突然望着克利斯朵夫哈哈大笑，把他拥抱着亲吻，一点也不顾忌旁边的人，而他们也似乎不以为奇。

如今，他每次散步都得跟那些女店员和银行职员作伴，他们的俗气使他很厌恶，时常想在路上和他们走散；但阿达老喜欢跟人别扭，偏不愿意再在林中迷路了。逢到下雨或是因为别的理由而不出城，克利斯朵夫就带阿达上戏院，逛美术馆，逛公园，因为她非要和他一同露面不可，甚至还要他陪着去望弥撒；但他真诚到近乎荒谬的性格，使他自从失掉信心以后不肯再踏进教堂，连大风琴师的职位也早已借端辞掉；而同时他的宗教情绪又太重了（他自己可不知道），不能不认为阿达的提议是种亵渎的行为。

晚上他到她家里去。他老在那儿碰到住在一幢屋子里的弥拉。弥拉对他并不记恨，照旧伸出软绵绵的，大有抚爱意味的手，谈些不相干的或是轻薄的事，然后很识趣的溜开了。照理两个女人在那个情形之下不可能再亲密，但她们倒反显得交情更深，而且形影不离。阿达什么事都不瞒弥拉，弥拉把什么都听在肚里；说的人和听的人似乎都一样的得劲。

克利斯朵夫和两个女人在一起觉得很窘。她们之间的友谊，古怪的谈话，放浪的行动，尤其是弥拉看事情的态度和见解非常放肆，——（在他面前已经好多了，但那些背后的谈话自有阿达告诉给他听，）——她们不顾体统的好奇

心，老是涉及无聊的或是淫猥的题目，所有那些暧昧而有点兽性的气氛，使克利斯朵夫极难受，同时又极有兴趣；因为他从来没见识过。一对小野兽似的女人说着废话，胡说乱道的瞎扯，傻笑，讲到粗野的故事高兴得连眼睛都发亮：克利斯朵夫听着她们简直给搅糊涂了。弥拉一走开，他真觉得松了口气。两个女人在一块儿等于一个陌生世界，而他完全不懂那个世界的语言。他没法教她们听他的：她们连听也不听，只取笑他这个陌生人。

他和阿达单独相对的时候，他们仍旧说着两种不同的语言；但至少他们努力想彼此了解。其实，他越了解她，骨子里反而越不了解她。克利斯朵夫在她身上才第一次认识女人。虽然萨皮纳可以算是他认识的，但他对她一无所知：她仅仅是他心上的一个梦。如今是阿达来使他找补那个错失的时间了。他也竭力想解决女人的谜，——而女人或许只有对一般想在她们身上寻求多少意义的人才成其为谜。

阿达绝对不聪明，而这还不过是她最小的缺点。要是她承认不聪明，克利斯朵夫觉得倒也罢了。然而虽然只知道注意无聊的事，她还自命风雅，很有自信的判断一切。她谈论音乐，对克利斯朵夫解释他最内行的东西，而她的意见与否决都是绝对的。你根本不用想去说服她，她对什么都有主张，都能领略，自视甚高，顽固不化，虚荣心极重，对什么也不愿而且也不能了解。她就是固执到底，不肯去了解事情！当她愿意凭着她的优点和缺点，老老实实的保持本来面目的时候，克利斯朵夫才更喜欢她呢！

事实上，她根本不想用什么头脑。她所关心的不过是吃，喝，唱歌，跳舞，叫喊，嬉笑，睡觉。她希望快活；要是她真能快活也很不错了。可是虽然天生的有了一切快活的条件：贪吃懒做，肉欲很强，还有那种使克利斯朵夫又好气又好笑的天真的自私自利，总而言之，虽然凡是能使自己觉得生活有趣的坏习气都已齐备，——（也许朋友们并不能因为她的坏习气而也觉得人生可爱，但一张高高兴兴的脸，只要长得好看，总还能让接近的人沾到些快乐的光！）——虽然她有那么多的理由应该对人生满足，阿达却没有这点儿知足的聪明。这个漂亮强壮的姑娘，又娇嫩，又快活，气色那么健康，兴致那么好，胃口那么旺，居然为自己的身体操心！她一个人要吃几个人的量，而口口声声抱怨身体不行。她不是叹这个苦，就是叹那个苦：一忽儿是脚拖不动啦，一忽儿是不能呼吸啦，又是头痛啦，脚痛啦，眼睛痛啦，胃痛啦，再不然是神魂不安，害了心病。她对每样东西都害怕，迷信得象个害神经病的，认为到处都有预兆：吃饭的时候，刀子，交错的叉，同桌的人数，倒翻的盐瓶等等，全与祸福有关，非用种种的仪式来消灾化吉不可。散步的时候，她数着乌鸦，看是从哪个方向飞来的；她走在路上老是留神脚下，倘若上午看见一只蜘蛛爬过，就要发愁，就要回头走了；你想劝她继续散步，只有教她相信时间已经过午，所以那是好兆而不是恶兆了。她也怕自己做的梦，絮絮不休的讲给克利斯朵夫听；倘若忘了什么细节，她会几个钟点的想下去；她要把每个小地方告诉克利斯朵夫，而那些梦总是一大串荒谬的

事，牵涉到古怪的婚姻，死了的人，或是什么女裁缝，亲王，诸如此类的滑稽可笑或淫乱的故事。克利斯朵夫非听她不可，还得发表意见。往往她会给这些胡闹的梦境纠缠到好几天。她觉得人生不如意，看人看事都很苛刻，老在克利斯朵夫前面嘀嘀咕咕的诉苦。克利斯朵夫离开了那般怨天尤人的小市民，又来碰到他的死冤家，"郁闷而非希腊式的幻想病者"，未免太犯不上了。

她在叽哩咕噜的不高兴的时候，会突然之间的乐起来，没头没脑的闹哄一阵；这种兴致和刚才的愁闷同样无理可喻。那时她就没来由的，笑不完的笑，在田里乱跑，疯疯癫癫的胡闹。玩着小孩子的游戏，扒着泥土，弄着脏东西，捉着动物，折磨蜘蛛，蚂蚁，虫，使它们互相吞食，拿小鸟给猫吃，虫给鸡吃，蜘蛛给蚂蚁吃，可是并无恶意，只由于无意识的作恶的本能，由于好奇，由于闲着没事。她有种永远不会厌足的需要，要说些傻话，把毫无意思的字说上几十遍，要捣乱，要刺激人家，要惹人厌烦，要撒一阵野。路上一遇到什么人，——不管是谁，——她就得卖弄风情，精神百倍的说起话来，又是笑又是闹，装着鬼脸，引人注意，拿腔做势的做出种种急激的举动。克利斯朵夫提心吊胆的预感到她要说出正经话来了。——而她果然变得多情了，并且又毫无节制，象在别的方面一样：她大声嚷嚷的说她的心腹话。克利斯朵夫听得难受极了，恨不得把她揍一顿。他最不能原谅的是她的不真诚。他还不知道真诚是跟聪明与美貌一样少有的天赋，而硬要所有的人真诚也是一种不公平。他受

不了人家扯谎，而阿达偏偏扯谎扯得厉害。她一刻不停的，泰然自若的，面对着事实说谎。她最容易忘记使他不快的事，——甚至也忘了使他高兴的事，——象一切得过且过的女子一样。

虽然如此，他们究竟相爱着，一心一意的相爱着。阿达的爱情，真诚不减于克利斯朵夫。尽管没有精神上的共鸣作基础，他们的爱可并不因此而减少一点真实性，而且也不能跟低级的情欲相提并论。这是青春时期的美妙的爱：虽然肉感很强，究竟不是粗俗的，因为其中一切都很年轻；这种爱是天真的，差不多是贞洁的，受过单纯热烈的快感洗练的。阿达即使在爱情方面远不如克利斯朵夫那么无知，但还保存着一颗少年的心，一个少年的身体；感官的新鲜，明净，活泼，不亚于溪水，差不多还能给人一个纯洁的幻象，那是任何东西代替不了的。在日常生活中她固然自私，平庸，不真诚；爱情可使她变得纯朴，真实，几乎是善良的了；她居然能懂得一个人为了别人而忘却自己的那种快乐。于是克利斯朵夫看着她觉得心都醉了，甚至愿意为她而死：一颗真正动了爱情的心，借了爱情能造出多少又可笑又动人的幻觉，谁又说得尽呢？克利斯朵夫因为赋有艺术家天生的幻想力，所以恋爱时的幻觉比常人更扩大百倍。阿达的一颦一笑对于他意义无穷；亲热的一言半语简直是她善心的证据。他在她身上爱着宇宙间一切美好的东西。他称她为他的我，他的灵魂，他的生命。他们都爱极而哭了。

他们两人的结合不单是靠欢娱，而还有一种往事与幻

梦的说不出的诗意，——是他们自己的往事与幻梦吗？还是在他们以前恋爱过的人，生在他们以前而现在活在他们身上的人的，往事与幻梦？他们林中相遇的最初几分钟，耳鬓厮磨的最初几天，最初几晚，躺在彼此怀里的酣睡，没有动作，没有思想，沉溺在爱情的急流中，不声不响体会到的欢乐的急流中……这些初期的魅惑沉醉，他们彼此不说出来，也许自己还没觉得，可是的确保存在心里。突然之间显现出来的一些境界，一些形象，一些潜伏的思想，只要在脑海中轻轻掠过，他们就会在暗中变色，浑身酥软，迷迷忽忽的好象周围有阵蜜蜂的嗡嗡之声。热烈而温柔的光……醉人的甜美的境界使他们的心停止了跳动，声息全无……这是狂热以后的困倦与静默，大地在春天的阳光底下一边颤抖一边懒懒的微笑……两个年轻的肉体的爱，象四月的早晨一样清新，将来也得象朝露一样的消逝。心的青春是献给太阳的祭礼。

使克利斯朵夫和阿达关系更密切的，莫如一般人批判他们时所取的态度。

他们初次相遇的第二天，街坊上就全知道了。阿达一点儿不想法隐瞒那段姻缘，反而要把她征服男子的得意在人前炫耀。克利斯朵夫原想谨慎一点，但觉得被大家用好奇的目光钉着，而他又不愿意躲躲闪闪，便干脆和阿达公然露面了。小城里顿时议论纷纷，乐队里的同事带着调侃的口气恭维他，他可置之不理，认为自己的私事用不着别人顾问。在爵府里，他的有失体统的行为也受到了指摘。中产阶级的人更把他批评得厉害。他丢掉了一部分家庭教课的差事。还有一部分家庭，是从此在克利斯朵夫上课的时候都由母亲用着猜疑的神气在旁监视，好象他要把那些宝贵的小母鸡抢走似的。小姐们表面上照理装得一无所知，实际上可无所不知，于是一方面认为克利斯朵夫眼界太低而对他表示冷淡，一方面可更想多知道些这件事情的底细。克利斯朵夫原来只有在小商人和职员阶级中走红。但恭维与毁谤使他一样着恼；既然没法对付毁谤，他便设法不受恭维；这当然是很容易的。他对于大众的爱管闲事非常恼恨。

对他最生气的是于莱老人和伏奇尔一家。他们觉得克利斯朵夫的行为不检是对他们的侮辱。其实他们并没当真

想招他做女婿，他们——尤其是伏奇尔太太，——一向不放心那种艺术家性格。但他们天性忧郁，老是以为受着命运播弄，所以一发觉克利斯朵夫和洛莎的婚姻没有了希望，就相信自己原来的确是要那件婚事成功的，而这个打击又证明他们碰来碰去都是不如意的事。照理，倘若他们的不如意应当归咎于命运的话，那末就跟克利斯朵夫不相干了；但伏奇尔夫妇的推理，只会使他们找出更多的理由来怨天尤人。因此他们断定：克利斯朵夫的行为恶劣不光是为了自己寻欢作乐，并且是有心伤害他们。除此以外，他们对克利斯朵夫的丑行的确深恶痛绝。凡是象他们那样虔诚，守礼，极有私德的人，往往认为肉体的罪恶是所有的罪恶中最可耻的，最严重的，差不多是唯一的罪恶，因为只有这罪恶最可怕，——安分良民决不会偷盗或杀人，所以这两桩根本不用提。这种观点使他们觉得克利斯朵夫骨子里就不是个好人，便对他改变了态度。他们板起一副冰冷的脸，遇到他就掉过头去，克利斯朵夫本不希罕和他们交谈，对他们的装腔作势只耸耸肩膀。阿玛利亚一方面装出瞧不起他而躲开他的神气，一方面又尽量要和他搭讪，以便把心里的话对他说出来：但克利斯朵夫只做不看见。

他看了真正动心的，只有洛莎的态度。这女孩子对他的批判比她的父母更严。并非因为克利斯朵夫这次新的恋爱把她最后的被爱的机会打消了，那是她早知道没希望的，——（虽然她心里也许还在希望……她是永远在那里希望的！）——而是因为克利斯朵夫是她的偶像，而这尊偶像如

今是倒下来了。在她无邪的心里，这是最大的痛苦，比受他轻视更残酷的痛苦。从小受着清教徒式的教育，亲炙惯了她热诚信奉的狭隘的道德，她一朝得悉了克利斯朵夫的行为，非但惋惜，而且痛心。他爱萨皮纳的时候，她已经很痛苦，已经对她崇拜的英雄失掉了一部分幻象。克利斯朵夫竟会爱一个这样平凡的人，她觉得是不可解的，不光荣的。但至少这段恋爱是纯洁的，而萨皮纳也没有辜负这纯洁的爱情。何况死神的降临把一切都变得圣洁了……但经过了那一场，克利斯朵夫立刻爱上另外一个女人，——而且是怎样的一个女人！——那真是堕落得不象话了！洛莎甚至为死者抱不平了。她不能原谅他忘掉萨皮纳……——其实他对于这一点比她想得更多；她没法想象一颗热烈的心同时容得下两种感情；她认为一个人要忠于“已往”，就非牺牲“现在”不可。她纯洁，冷静，对于人生，对于克利斯朵夫，都没有一点儿观念。在她心目中，一切都应当象她一样的纯洁，狭窄，守本分。她的为人与心胸尽管很谦卑，可也有一桩骄傲，就是纯洁，她对己对人都要求纯洁。她不能，永远不能原谅克利斯朵夫这样的自暴自弃。

克利斯朵夫即使不想向她有所声辩，——(对于一个清教徒式的女孩子根本不能解释什么，)也想跟她谈谈。他很愿意告诉她，他还是她的朋友，很重视她对他的敬意，而他还有受这敬意的资格。可是洛莎躲着他，冷冷的一声不出，明明是瞧不起他。

他对这个态度又伤心又气愤，自以为不该受此轻蔑；但

他的心绪终于给搅乱了，认为自己错了。而最严酷的责备乃是在想起萨皮纳的时候对自己的责备。他苦闷的想道：

"天哪，怎么会的呢？……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

然而他抵挡不住冲击他的巨浪。他想到人生是罪恶的，便闭上眼睛不去看它而只顾活着。他多么需要活，需要爱，需要幸福！……他的爱情没有一点可鄙的地方！他知道爱阿达可能是他的不聪明，没有见识，甚至也不十分快乐；可是这种爱绝对谈不到卑鄙。即使——(他竭力表示怀疑)——阿达在精神方面没有多大价值，为什么他对于阿达的爱就会因此而减少它的纯洁呢？爱是在爱的人的心里，而非在被爱的人的心里。凡是纯洁的人，强壮健全的人，一切都是纯洁的。爱情使有些鸟显出它们身上最美丽的颜色，使诚实的心灵表现出最高尚的成分。因为一个人只愿意给爱人看到自己最有价值的面目，所以他所赞美的思想与行动，必须是跟爱情塑成的美妙的形象调和的那种。浸润心灵的青春的甘露，力与欢乐的神圣的光芒，都是美的，都是有益健康而使一个人心胸伟大的。

朋友们误会他固然使他难过，但最严重的是他的母亲也开始烦恼了。

这个忠厚的女人决不象伏奇尔一家把做人之道看得那么窄。她亲身经历了多少真正的痛苦，不会再想去自寻烦恼。她生来是个谦卑的人，只受到人生的折磨，没享到人生的快乐，更不希求快乐，随遇而安，也不想去了解她的遭遇，

绝对不敢批判或责难别人，她自以为没有这权利。要是旁人的思想跟她的不同，她就自认为愚蠢，不敢说人家错误；她觉得硬要他人遵守自己在道德与信仰方面的死板的规则是可笑的。而且，她的道德与信仰完全出之于本能：她只顾自己的纯洁与虔敬，全不管别人的行为，这正是一般平民容忍某些弱点的态度。这也是当年约翰·米希尔不满意她的一点：在体面的与不体面的两等人中，她不大加以区别；在街上或菜市上，她不怕停下来跟街坊上人尽皆知而正经妇女视若无睹的、那些可爱的女人谈话。她觉得分别善恶，决定惩罚或宽恕，都是上帝的事。她所要求人家的只有一点儿亲切的同情；为了减轻彼此生活的重担，这是必不可少的。主要是在于心地好，其余的都无关大体。

但自从她搬进了伏奇尔的屋子，大家开始来改造她的性格了。那时她已经萎靡不振，无力抵抗，所以房东一家喜欢中伤别人的脾气更容易把她控制。先是阿玛利亚抓住了她；在从早到晚一起做活，而只有阿玛利亚一个人开口的情形之下，柔顺而颓丧的鲁意莎，不知不觉也染上了批评一切判断一切的习惯。伏奇尔太太当然不会不说出她对克利斯朵夫的行为是怎么看法。鲁意莎的无动于衷使她很气恼。她觉得鲁意莎对他们那么愤慨的事不加顾问，简直有悖礼法；她直到把鲁意莎说得心都乱了方始满意。克利斯朵夫也觉察到这一点。母亲虽不敢埋怨他，但每天总得怯生生的，不大放心的，絮絮不休的说几句；倘使他不耐烦了，把话顶回去，她就不再开口，但眼神还是那么忧郁；有时他出去了

一次回来，看出她是哭过了。他对母亲的性格认识太清楚了，知道那些烦恼决不是从她心里来的。——从哪儿来的呢？他完全明白。

他决意要结束这种局面。一天晚上，鲁意莎忍不住眼泪，晚饭吃到一半就站起来，也不让克利斯朵夫知道她为什么难过。他便急急忙忙奔下楼去，敲伏奇尔家的门。他恼怒极了。他不但因为伏奇尔太太挑拨他的母亲而着恼，他还得把她的教唆洛莎跟他不和，把她的中伤萨皮纳，以及他几个月来隐忍着的一切，痛痛快快的报复一下。他胸中的怨气越积越多，非发泄不可了。

他闯进伏奇尔太太家里，用着勉强装做镇静，但禁不住气得发抖的声音，问她向母亲说了些什么，把她弄成这个模样的。

阿玛利亚对他毫不客气，回答说她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用不着把她的行为向任何人报告，——尤其是对他。她借此机会把久已准备好的一套话统统说了出来，还说要是他母亲苦闷，他除了自己的行为以外，用不到再找旁的理由；而那种行为对他是羞耻，对大众是件丑事。

克利斯朵夫巴不得她先来攻击以便反攻。他声势汹汹的嚷着说，他的行为是他自己的事，决不管伏奇尔太太高兴不高兴；她要抱怨，向他抱怨就是，她爱怎么说都可以：那不过象下一阵雨罢了，可是他禁止她，——（听见没有？）——他禁止她跟他母亲去噜苏，要知道侵犯一个又老又病的可怜的女人是卑鄙的。

伏奇尔太太高声大叫起来。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对她用这种口气的。她说她决不受一个野孩子的教训，——并且还在她自己家里！——她便尽量的羞辱他。

听到吵架的声音，大家都跑来了，——除了伏奇尔，他对于可能妨害他健康的事，一向是躲得老远的。气极了的阿玛利亚把情形告诉了老于莱，老于莱就声色俱厉的请克利斯朵夫以后少发议论，也不必上门。他说用不着克利斯朵夫来告诉他们怎么做人，他们只知道尽责任，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

克利斯朵夫回答说他当然要走的，将来也不再踏进他们家里了。可是他先得把关于这该死的责任的话——（此刻这责任几乎成为他的私仇了）——痛痛快快说完了才肯走。他说这个责任反而会使他喜欢邪恶。他们拚命把“善”弄得可厌，使人不愿意为善。他们教人在对照之下，觉得那些虽然下流但很可爱的人倒反有种魔力。到处滥用责任这个字，无聊的苦役也名之为责任，无足重轻的行为也名之为责任，还要把责任应用得那么死板，霸道，那非但毒害了人生，并且是亵渎了责任。责任是例外的，只有在真正需要牺牲的时候才用得着，绝对不能把自己恶劣的心绪和跟人过不去的欲望叫做责任。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愚蠢或失意而悲苦愁闷，就要所有的人跟他一块儿悲苦愁闷，跟他一样过那种残废的人的生活。最重要的德性是心情愉快。德性应该有一副快活的，无拘无束的，毫不勉强的面目！行善的人应该觉得自己快乐才对！但那个永久不离嘴的责任，老师

式的专制，大叫大嚷的语调，无聊的口角，讨厌的、幼稚的、无中生有的吵架，那种闹哄，那种毫无风趣的态度，没有趣味、没有礼貌、没有静默的生活，竭力使人生变得贫乏的、鄙陋的悲观主义，觉得轻蔑别人比了解别人更容易的、傲慢的愚蠢，所有那些不成器局、没有幸福、没有美感的布尔乔亚道德，都是不健全的，有害的，反而使邪恶显得比德性更近人情。

克利斯朵夫这样的想着，只顾对伤害他的人泄忿，可没有发觉自己和他们一样的不公平。

无疑的，这些可怜虫大致和他心目中所见到的差不多。但这不是他们的错：那种可憎的面目，态度，思想，都是无情的人生造成的。他们是给苦难折磨得变了形的，——并非什么飞来横祸，伤害生命或改换一个人面目的大灾难，——而是循环不已的厄运，从生命之初到生命末日，点点滴滴来的小灾小难……那真是可悲可叹的事！因为在他们这些粗糙的外表之下，藏着多少的正直，善心，和默默无声的英勇的精神！……藏着整个民族的生命力和未来的元气！

克利斯朵夫认为责任是例外的固然不错，但爱情也一样是例外的。一切都是例外的。一切有点儿价值的东西，它的最可怕的敌人，并非是不好的东西，——(连恶习也有它的价值，)——而是它本身成了习惯性。心灵的致命的仇敌，乃是时间的磨蚀。

阿达开始厌倦了。她不够聪明，不知道在一个象克利斯朵夫那样生机蓬勃的人身上，想法使她的爱情与日俱新。在这次爱情中间，她的感官与虚荣心已经把所有的乐趣都榨取到了。现在她只剩下一桩乐趣，就是把爱情毁灭。她有那种暧昧的本能，为多少女子(连善良的在内)多少男人(连聪明的在内)所共有的。——他们都不能在人生中有所创造：作品，儿女，行动，什么都不能，但还有相当的生命力，受不了自己的一无所用。他们但愿别人跟自己一样的没用，便竭力想做到这一点。有时候这是无心的；他们一发觉这种居心不良的欲望，就大义凛然的把它打消。但多数的时候他们鼓励这种欲望，尽量把一切活着的，喜欢活着的，有资格活着的，加以摧毁；而摧毁的程度当然要看他们的力量如何：有些是小规模的，仅仅以周围亲近的人作对象；有些是大举进攻，以广大的群众为目标。把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思想拉下来，拉得跟自己一般高低的批评家，还有以引诱爱

人堕落为快的女孩子，是两种性质相同的恶兽。——可是后面的一种更讨人喜欢。

因此阿达极想把克利斯朵夫腐化一下，使他屈辱。其实她还没有这个力量。便是腐化人家，她那点儿聪明也嫌不够：她自己也觉得，所以她怀恨克利斯朵夫的一大原因，就是她的爱情没有力量伤害他。她不承认有伤害他的欲望；要是能阻止自己，也许她还不会这么做。但她认为要伤害他而办不到未免太岂有此理。倘使一个女人没有一种幻象，使她觉得能完全驾驭那个爱她的人，给他不论是好是坏的影响，那就是这个男人爱她爱得不够，而她非要试试自己的力量不可了。克利斯朵夫没有留意到这些，所以阿达说着玩儿问他：

“你肯不肯为了我把音乐丢掉？”（其实她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他却老老实实的回答：

“噢！这个吗，不论是你，不论是谁，都没有办法的。我永远丢不了音乐。”

“哼！亏你还说是爱我呢！”她恨恨的说。

她恨音乐，——尤其因为她完全不懂，并且找不到一个空隙来攻击这个无形的敌人，来伤害克利斯朵夫的热情。倘若她用轻蔑的口吻谈论音乐，或是鄙夷不屑的批评克利斯朵夫的曲子，他只是哈哈大笑；阿达虽然懊恼之极，结果也闭上了嘴，因为知道自己可笑。

但即使在这方面没有办法，她可发见了克利斯朵夫的

另一个弱点，觉得更容易下手：那就是他的道德信仰。他虽然和伏奇尔一家闹翻了，虽然青年期的心情使他沉醉了，可依旧保存着他那种精神上的洁癖而自己并不觉得，使一个象阿达般的女人看了始而诧异，继而入迷，继而好笑，继而不耐烦，终于恼恨起来。她不从正面进攻，只是狡猾的问：

"你爱我吗？"

"当然。"

"爱到什么程度？"

"尽一个人所能爱的程度。"

"那不能算多……你说，你能为我做些什么？"

"你要什么就什么。"

"要你做件坏事你做不做？"

"要用这种方式来爱你，太古怪了！"

"不是古怪不古怪的问题。只问你做不做？"

"那是永远不需要的。"

"可是假使我要呢？"

"那你就错了。"

"也许是我错了……可是你做不做？"

他想拥抱她，被她推开了。

"你做还是不做？你说？"

"不做的，我的小宝贝。"

她气愤愤的转过身子。

"你不爱我，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做爱。"

"也许是罢，"他笑嘻嘻的说。

他明知自己在热情冲动的时候，会象别人一样做出一桩傻事，也许坏事，或者——谁知道？——更进一步的事；但他认为很冷静的说出来以此自豪是可耻的，而说给阿达听是危险的。他本能的感到他那个心爱的敌人在旁等着，只要他漏出一点儿口风便乘机而入；他不愿意让她拿住把柄。

有几次，她又回到老题目上来进攻了：

“你是因为你爱我而爱我呢，还是因为我爱你而爱我？”

“因为我爱你而爱你。”

“那末假使我不爱你了，你还是会爱我的？”

“是的。”

“要是我爱了别人，你也永远爱我吗？”

“啊！这个我可不知道……我想不会吧……总之我那时不会再爱别的人了。”

“我爱了别人，情形又有什么不同？”

“哦，大不同了。我也许会变，你是一定会变的。”

“我会变吗？那又有什么关系？”

“当然关系很大。我爱的是你现在这样的你。你要变了，我不敢担保再爱你。”

“噢！你不爱我，你不爱我！这些废话是什么意思？一个人要就爱，要就不爱。如果你爱我，你就该爱我，爱我现在的样子，也不管我做些什么，永远得爱下去。”

“这样的爱你，不是把你当做畜生了吗？”

“我就是要你这样的爱我。”

“那么你看错人了，”他开玩笑似的说，“我不是你心目

中的那种人。我即使愿意这样做也未必做得到。何况我也不愿意。”

“你自命为聪明！你爱你的聪明甚于爱我。”

“我爱的明明是你，你这个没良心的！我爱你比你爱自己还深切。你越美丽，心越好，我越爱你。”

“你倒是个老学究，”她懊恼的说。

“你要我怎么办呢？我就是爱美，恨丑。”

“便是我身上的丑也恨吗？”

“尤其是在你身上的。”

她愤愤的跺着脚：“我不愿意受批判。”

“那末你尽管抱怨吧，抱怨我批判你，抱怨我爱你，”他温柔的说着，想抚慰她。

她让他抱在怀里，甚至还微微笑着，允许他亲吻。但过了一忽，他以为她已经忘了，她又不安的问：“你觉得我丑的是什么呢？”

他不敢告诉她，只是很懦怯的回答：“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丑的地方。”

她想了一想，笑着说：“你说你是不喜欢扯谎的，可不是？”

“那我最恨了。”

“对。我也恨。我从来不扯谎，所以在这方面我不用操心。”

他对她瞧了瞧，觉得她是说的真心话。对自己的缺点这样的毫无知觉，他看了软心了。

“那末，”她把手臂勾着他的脖子，“假使我一朝爱了别人而告诉了你，你干么要恨我呢？”

“别老是磨我啊。”

“我不磨你；我不跟你说我现在爱了别人；而且还可以告诉你现在不爱别人……可是将来要是我爱了……”

“咱们不用想这个。”

“我可是要想的……那时候你不恨我吗？总不能恨我吧？”

“我不恨你，只是离开你。”

“离开我？为什么？要是我仍旧爱着你的话？……”

“一边爱着别人一边还爱我？”

“当然罗，那是可能的。”

“对我们可不会有这种事。”

“为什么？”

“因为你爱上别一个的时候，我就不爱你了，决不再爱你了。”

“刚才你还说：‘也许……’现在你说你不爱我了！”

“这样对你更好。”

“为什么？”

“因为你爱着别人的时候我要是还爱你，那末结果对你，对我，对别人都是不利的。”

“哦！……你简直疯了。那末我非一辈子和你在一块儿不可吗？”

“放心，你是自由的。你爱什么时候离开我就什么时候

离开我。可是那时候不是再会而是永别了。”

“但要是我仍旧爱你呢?”

“爱是需要彼此牺牲的。”

“那末你牺牲吧!”

他对她这种自私不由得笑了;她也笑了。

“片面的牺牲只能造成片面的爱,”他说。

“绝对不会的,它能造成双方的爱。如果你为我而牺牲,我只有更爱你。你想想罢,在你一方面,既然能为我牺牲,就表示你非常爱我,所以你就能非常幸福了。”

他们笑了,很高兴能够把彼此那么认真的意见丢开一下。

他笑着,他望着她。其实她的确象她所说的,决无意思此刻就离开克利斯朵夫;虽然他常常使她腻烦,使她气恼,她也知道象他这样的忠诚是多么可贵;而且她也并不爱别人。她刚才的话是说着玩的,一半因为知道他不喜欢这种话,一半因为觉得玩弄这些危险而不清不白的思想自有一种乐趣,象小孩子喜欢搅弄脏水一样。他知道这点,并不恨她。但对于这一类不健全的辩难,对于跟这个捉摸不定而心神不安的女子的争执,他觉得厌倦了;为了要无中生有的,在她身上找出优点来骗自己而化那么大的劲,他也厌倦了,有时甚至厌倦得哭了。他想:“为什么她要这样呢,一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呢?人生真无聊!”……同时他微微笑着,望着俯在他身上的那张娇艳的脸,蓝的眼睛,花一般的皮色,爱笑爱唠叨而带点蠢相的嘴巴,半开半阖的,露着舌头与滋

润的牙齿的光彩。他们的嘴唇差不多碰上了；可是他仿佛是远远的看着她，很远很远，象从别一个世界上望过来的；他眼看她慢慢的远去，隐没在云雾里了……随后他竟瞧不见她了，听不见她了。他忘了一切，只想着音乐，想着他的梦，想着跟阿达完全无关的事。他听见一个调子。他静静的在那里作曲……啊！美妙的音乐！……多么凄凉，凄凉欲绝！可又是温柔的，慈爱的……啊！多么好！……可不是？可不是？……其余的一切都是虚幻的。

他被人抓着手臂推了几下，听见有个声音喊着：

“喂，你怎么啦？你真的疯了吗？干么这样的瞅着我呢？干么不回答我呢？”

他又看到了那双望着他的眼睛。那是谁啊？……——啊！是的……——他叹了一口气。

她仔细的把他打量着，要知道他想些什么。他弄不明白，只觉得自己白费气力，没法把他完全抓住，他老是有扇门可以逃的。她暗中生气了。

有一次她把他从这种出神的境界中叫回来，问：“干么你哭呀？”

他把手抹了抹眼睛，才觉得湿了。

“我不知道，”他说。

“干么你不回答？我已经问了你三遍啦。”

“你要什么呢？”他语气很温和的说。

她又开始那些古怪的辩论，他做了一个厌倦的手势。

“别急，”她说，“我再说一句就完啦。”

可是她又滔滔不竭的说开去了。

克利斯朵夫气得直跳起来："你能不能不再跟我说这些下流话？"

"我是说着玩儿的。"

"那末找些干净一点的题目！"

"至少你得跟我讨论一下，说出你讨厌的理由。"

"这有什么理由可说的！譬如垃圾发臭，难道还得讨论它发臭的原因吗？它发臭，那就完了，我只能堵着鼻子走开。"

他愤愤的走了，迈着大步，呼吸着外边冰冷的空气。

可是她又来了，一次，两次，十次。凡是能伤害他良心的，使它难堪的，她都一齐抖出来摆在他面前。

他以为这不过是一个神经衰弱的女子的病态的玩艺儿，喜欢把磨人当作消遣。他耸耸肩膀，或是假装不听她的，并不拿她当真。但他有时仍不免想把她从窗里扔出去：因为神经衰弱这个病和闹神经衰弱的人对他都不是味儿……

然而只要离开她十分钟，他就会把一切讨厌的事忘得干干净净。他又抱着新的希望新的幻象回到阿达身边去了。他是爱她的。爱情是一种永久的信仰，一个人信仰，就因为他信仰，上帝存在与否是没有关系的。一个人爱，就因为他爱，用不着多大理由！……

克利斯朵夫和伏奇尔一家吵过以后，不能再在他们屋子里住下去了，鲁意莎只能另找一所屋子。

有一天，克利斯朵夫的小兄弟，久无音讯的恩斯德，突然回家了。他试过各种行业，结果都给人撵走。丢了差事，不名一文，身体也搅坏了，他认为还是回到老家来养息一会的好。

恩斯德和两个哥哥的关系都不算坏；他们瞧不起他，他知道这点，可并不介意，所以不恨他们。他们也不恨他，因为恨他也是徒然。人家无论对他说什么都等于是耳边风。他眯着谄媚的眼睛笑着，装做痛悔的神气，心想着别处，嘴里可是诺诺连声，说着道谢的话，结果总在两个哥哥身上敲到一些钱。克利斯朵夫对这个讨人喜欢的坏蛋，不由自主的很有好感。他外表更象他们的父亲曼希沃。和克利斯朵夫一样的高大，结实，他五官端正，面貌之间好似人很爽直，眼神清朗，鼻子笔直，嘴巴带着笑意，牙齿美丽，举动很迷人。克利斯朵夫一看见他心就软了，预先准备好要责备他的话，连一半都没说出；他骨子里对这个漂亮少年有点象母亲对儿子那样的偏宠，他不但和他同一血统，而且至少在体格上是替他挣面子的。他认为这兄弟心并不坏，再加恩斯德也一点儿不傻。他虽然没有教育，倒也不俗，甚至对陶养

心情的活动还感到兴趣。他听着音乐觉得津津有味，尽管不懂哥哥的作品，可仍好奇的听着。克利斯朵夫一向没有得到家里的人多少同情，所以在某些音乐会中看到小兄弟在场也很高兴。

但恩斯德主要的本领，是彻底认识和善于利用两个哥哥的性格。克利斯朵夫知道恩斯德的自私和薄情，知道他只有用得着母兄的时候才想到他们，但他照旧受他甜言蜜语的哄骗，难得会拒绝他的要求。他对他比对另一个兄弟洛陶夫喜欢得多。洛陶夫为人规矩安分，做事认真，很讲道德，不向人要钱，也不拿钱给人，每星期日照例来看一次母亲，待上一个钟点，老讲着自己的事，自吹自捧，吹他的商店和有关他的一切，从来不问一下别人的事，一点儿不表示关心，时间一到就走，认为责任已尽，有了交代了。这个兄弟，克利斯朵夫简直受不了。他在洛陶夫回家的时候总想法待在外边。洛陶夫可是嫉妒克利斯朵夫：他瞧不起艺术家，克利斯朵夫的名气使他心里难过。然而他在他的商人社会中常常利用哥哥的声誉，只从来不跟母亲或克利斯朵夫提到，假装不知道哥哥有什么名望。反之，凡是克利斯朵夫出了点不愉快的事，那怕是极小的，他都知道。克利斯朵夫瞧不起这些胸襟狭窄的行为，只做不觉得；但他从来没想到（要是发觉了，他是受不住的），洛陶夫所知道的对他不利的消息，一部分是从恩斯德那里来的。这小坏蛋把克利斯朵夫跟洛陶夫不同的地方看得很清：当然他承认克利斯朵夫的优越，或许还对他的憨直有些略带讥讽意味的同情。但他

决不肯不利用克利斯朵夫的憨直；另一方面，他尽管瞧不起洛陶夫的心地不好，也照旧不顾羞耻的利用他那种心地。他迎合洛陶夫的虚荣和嫉妒，恭恭敬敬听他的埋怨，把城里的丑事，尤其是关于克利斯朵夫的，告诉他，——而恩斯德对于克利斯朵夫的事也知道得特别详细。终于他目的达到了：洛陶夫虽然那么吝啬，结果也和克利斯朵夫一样让他把钱骗了去。

这样，恩斯德一视同仁的利用他们，也一视同仁的嘲笑他们。而他们两个也一样的喜欢他。

恩斯德虽是诡计多端，回到老家的时候情形也怪可怜了。他从慕尼赫来，在那儿他丢了最后一个差事，照例他是谋到一个事马上就会丢了的。一大半的路程，他是走的，冒着大雨，晚上天知道住在哪儿。浑身泥巴，衣衫褴褛，他简直象乞丐一样，咳嗽又非常厉害，因为在路上害了恶性支气管炎。一看见他这副模样的回来，鲁意莎骇坏了，克利斯朵夫真心感动的迎上前去。眼泪不值钱的恩斯德，少不得借此利用一下；于是大家都动了感情，三个人哭做一团。

克利斯朵夫腾出他的房间；大家熏暖了被窝，把似乎快要死下来的病人安置睡下。鲁意莎和克利斯朵夫轮流在床头看护。既要请医生，买药，又要在房里生火，张罗一些特殊的食物。

接着他们又得想到替他从头到脚，里里外外，把衣服鞋袜都办起来。恩斯德让他们去费心。鲁意莎和克利斯朵夫，满头大汗的，到处去设法弄钱。这时他们手头很拮据：新近搬了家，屋子是照样的不舒服，租金倒更贵；克利斯朵夫教课的差事减少了，支出可加增了许多。他们平时仅仅弄到一个收支相抵，此刻更不得不想尽方法筹款。当然，克利斯朵夫可以向洛陶夫要钱，他才更有力量帮助恩斯德；可是克利斯朵夫不愿意，他定要争口气，独力来救济小兄弟。

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因为他是长兄，尤其因为他是克利斯朵夫。半个月以前，有人向他接洽，说一个有钱的业余音乐家愿意出资收买一部作品用自己的名字出版，克利斯朵夫当时愤慨的拒绝了，如今可不得不忍着羞辱答应下来，而且还是自己去央求的。鲁意莎出去做散工，替人家缝补衣服。他们的牺牲都不让彼此知道，关于钱的来源，总是互相扯谎。

恩斯德在养病期间，坐在火炉旁边缩做一团，一边咳嗽一边说出他欠了些债。他们都替他还了。没有一个人埋怨他。对一个浪子回头的病人，说责备的话似乎显得自己气量太小了。恩斯德也好象吃过苦而改变了。他含着眼泪讲起从前的错误；鲁意莎拥抱他，劝他不必再想。他有一套软功夫，一向会装腔作势的哄骗母亲。从前克利斯朵夫为此而嫉妒他，现在可觉得最年轻最幼弱的儿子当然应该最受疼爱。他虽然和恩斯德年纪相差不多，却不但把他看做兄弟，简直当作儿子一样。恩斯德对他非常尊敬，有时还提起克利斯朵夫沉重的负担，金钱的牺牲……克利斯朵夫不让他说下去，恩斯德便用谦恭的亲切的眼神表示感激。克利斯朵夫对他的忠告，他嘴上无不接受，似乎准备一朝身体恢复之后立刻重新做人，好好的去工作。

他病好了，但养息的时间很长。他从前把身体糟蹋得厉害，医生认为需要特别小心。因此他继续住在母亲身边，和克利斯朵夫合睡一张床，胃口很好的吃着哥哥挣来的面包和母亲给他预备下的好菜，他绝口不提动身的话。鲁意

与克利斯朵夫也不跟他提。一个是找到了心疼的儿子；一个是找到了心疼的兄弟，他们俩都太高兴了。

夜长无事，克利斯朵夫慢慢的和恩斯德谈得比较亲密了。他需要跟人说些心腹话。恩斯德很聪明，思想很快，只要一言半语就懂得，所以跟他谈话是很有趣的。可是克利斯朵夫还不敢提到最贴心的事，——他的爱情，仿佛说出来是亵渎的。而什么都一明一白的恩斯德只做不知道。

有一天，已经完全复原的恩斯德，趁着晴朗的下午出去沿着莱茵河溜达。离城不远，有所热闹的乡村客店，星期日人们都到这儿来喝酒跳舞；恩斯德看见克利斯朵夫和阿达与弥拉占着一张桌子，正在嘻嘻哈哈的闹哄。克利斯朵夫也看见了兄弟，脸红起来。恩斯德表示识趣，不去招呼他就走过了。

这次的相遇使克利斯朵夫非常为难，跟那些人在一起尤其觉得惭愧；被兄弟撞见的难堪，非但是因为从此失掉了指摘兄弟的资格，而且也因为他对长兄的责任抱着很高，很天真，有点儿过时的，在许多人看来未免可笑的观念；他觉得这样的不尽长兄之责等于是堕落。

晚上他们在卧室里碰到了，他等恩斯德先开口讲那件事。恩斯德偏偏很小心的不做声，也在那里等着。直到脱衣服的时候，克利斯朵夫才决意和兄弟提到他的爱情。他心慌得厉害，简直不敢望一望恩斯德；又因为羞怯，便故意装出突如其来的口吻。恩斯德一点儿不帮他忙；他不声不响，也不对哥哥瞧一眼，可是把什么都看得很清：克利斯朵夫笨

拙的态度言语之间所有可笑的地方，都逃不过恩斯德的眼睛。克利斯朵夫竟不大敢说出阿达的名字；他所描写的她的面貌，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爱人。但他讲着他的爱，慢慢的被心中的柔情鼓动起来，说爱情给人多少幸福，他在黑夜中没有遇到这道光明以前是多么苦恼，没有一场深刻的恋爱，人生等于虚度一样。恩斯德肃然听着，对答得很聪明，绝对不提问句，只是很感动的握一握手，表示他和克利斯朵夫抱有同感。他们交换着关于恋爱与人生的意见。克利斯朵夫看到兄弟能这样的了解他，快慰极了。他们在睡熟之前友爱的拥抱了一下。

从此克利斯朵夫常常和恩斯德提到他的爱情，虽然老是很胆怯，不敢尽量吐露，但这位兄弟的谨慎与识趣使他很放心。他也表示出对阿达的疑虑，但从来不指摘阿达，只埋怨自己。他含着眼泪说，要是失掉了她，他就活不了。

同时他也在阿达面前提起恩斯德，说他长得怎么美，怎么聪明。

恩斯德并不要求克利斯朵夫介绍阿达；只是郁郁闷闷的关在房里不肯出门，说是一个熟人都没有。克利斯朵夫觉得自己不应该每星期日和阿达到乡间去玩，而让兄弟独自守在家里。另一方面他觉得要不能和情人单独相处也非常难受；然而他总责备自己的自私，终于邀请恩斯德和他们一块儿去玩了。

在阿达门外，他把兄弟介绍了。恩斯德和阿达很客气的行了礼。阿达走了出来，后边跟着那个形影不离的弥拉；

她一看见恩斯德就惊讶的叫了一声。恩斯德微微一笑，拥抱了弥拉，弥拉若无其事的接受了。

“怎么！你们原来是认识的？”克利斯朵夫很诧异的问。

“当然罗，”弥拉笑着说。

“从什么时候起的？”

“好久好久了。”

“噢！你也知道的？”克利斯朵夫问阿达，“干么不跟我说？”

“你以为我认识弥拉所有的情人吗？”阿达耸了耸肩膀。

弥拉假装对阿达的话生了气。克利斯朵夫所能知道的就是这些。他很不快活，觉得恩斯德，弥拉，阿达，都不坦白，虽是实际上不能说他们扯谎；但要说事事不瞒阿达的弥拉偏偏把这一件瞒着阿达是难于相信的，说恩斯德和阿达以前不相识也不近事实。他留神他们。他们只谈几句极平常的话，而以后一起散步的时候，恩斯德只关心着弥拉。在阿达方面，她只和克利斯朵夫谈话，而且比平时格外和气。

从此以后，每次集会必有恩斯德参加。克利斯朵夫很想摆脱他，可不敢说。他的动机单单是因为觉得不应该把兄弟引做作乐的同伴，可绝对没有猜疑的心。恩斯德的行动毫无可疑之处：他似乎钟情于弥拉，对阿达抱着一种有礼的，差不多是过分敬重的态度，仿佛他要把对于哥哥的敬意分一些给哥哥的情妇。阿达并不为之奇怪；她自己的行动也十分谨慎。

他们在一起作着长时间的散步。两兄弟走在前面，阿

达与弥拉在后面又是笑又是唧唧哝哝。她们停在路中间长谈，克利斯朵夫与恩斯德停下来等她们。结果克利斯朵夫不耐烦了，自个儿往前了；可是不久，他听见恩斯德和两个多嘴的姑娘有说有笑，就懊恼的走回来，很想知道他们说些什么；但他们一走近，话就突然中止了。

“你们老是在一块儿商量什么秘密呀？”他问。

他们用一句笑话把他蒙过去了。他们三个非常投机，象节场上的小偷似的。

克利斯朵夫才跟阿达狠狠的吵了一架。从早上起他们就生气了。平时，阿达在这种情形中会装出一本正经而恼怒的脸，格外的惹人厌，算做报复。这一次她只做得好似没有克利斯朵夫这个人，而对其余的两个同伴照旧兴高彩烈。仿佛她是欢迎这场吵架的。

反之，克利斯朵夫可极想讲和；他比什么时候都更热情了。除了心中的温情以外，他还感激爱情赐给他的幸福，后悔那些无聊的争论糟蹋了光阴，再加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似乎他们的爱情快要完了。阿达只做不看见他，和别人一起笑着；他很悲哀的瞧着她俊美的脸，想起多少宝贵的回忆；有时这张脸（现在就是的）显得多么善良，笑得多么纯洁，以致克利斯朵夫问自己，为什么他们没有相处得更好，为什么他们以作践幸福为乐，为什么她要竭力忘掉那些光明的时间，为什么她要抹煞她所有的善良与诚实的部分，为什么她一定要（至少在思想上）把他们纯洁的感情加以污辱而后快。他觉得非相信他所爱的对象不可，便竭力再造一次幻象。他责备自己不公平，恨自己缺少宽容。

他走到她身边跟她搭讪，她冷冷的回答了几句，一点没有跟他讲和的意思。他紧紧逼着她，咬着她耳朵要求她和别人离开一会，单独听他说话。她很不高兴的跟着他。等

到他们落后了几步，弥拉与恩斯德都瞧不见他们了，他便突然抓着她的手，求她原谅，跪在树林里的枯叶上面。他告诉她，他不能这样跟她吵了架而活下去；什么散步，什么美丽的风光，无论什么他都不感乐趣了；他需要她爱他。是的，他往往很不公平，脾气暴躁，令人不快；他求她原谅，说这种过失就是从他爱情上来的，因为凡是平庸的，和他们宝贵的往事配不上的，他都不能忍受。他提起过去的事，提起他们的初遇，最初几天的生活；他说他永远那样的爱她，将来也永远爱她，但愿她不要离开他！她是他的一切……

阿达听着，微笑着，有点儿慌，差不多心软了。她的眼睛变得很柔和，表示他们相爱，不再怄气了。他们互相拥抱，紧紧靠在一起，往树叶脱落的树林中走去。她觉得克利斯朵夫很可爱，听了他温柔的话很高兴；可是她那些想入非非的作恶的念头，连一个也没放弃。她有些迟疑，念头不象先前坚决了，但胸中所计划的事并不就此丢开。为什么？谁说得清呢？……因为她早已打定主意要做，所以非做不可吗？……谁知道？或许她认为，在这一天上欺骗朋友来对他证明，对自己证明她的不受拘束是更有意思。她并不想让克利斯朵夫跑掉，那是她不愿意的。现在她自以为对他比什么时候都更有把握了。

他们在树林里走到一片空旷的地方，那儿有两条小路通到他们要去的山岗。克利斯朵夫拣的一条，恩斯德认为是远路，应当走另外一条。阿达也那么说。克利斯朵夫因为常在这儿过，坚持说他们错了。他们不承认。结果大家

决定来实地试一试，各人都打赌说自己先到。阿达跟恩斯德走。弥拉可陪着克利斯朵夫，表示她相信克利斯朵夫是对的，还补充着说他从来不会错的。克利斯朵夫对游戏很认真，又不愿意输了东道，便走得很快，弥拉觉得太快了，她并不象他那么着急。

“你急什么，好朋友，”她口气又安闲又带些讥讽的意味，“我们总是先到的。”

给她一说，他也觉得自己不大对了：“不错，我走得太快了；用不着这样赶路的。”

他放慢了脚步又说：“可是我知道他们的脾气，一定连奔带跑的想抢在我们前面。”

弥拉大声笑了：“放心吧！他们才不会跑呢。”

她吊着他的胳膊跟他靠得很紧。她比克利斯朵夫稍微矮一点，一边走一边抬起她又聪明又撒娇的眼睛望着他。她的确很美，很迷人。他简直不认得她了：她真会变化。平时她的脸带点苍白，虚肿；可是只要有些刺激，或是什么快乐的念头，或是想讨人喜欢的欲望，这副憔悴的神气就会消灭，眼睛四周和眼皮的皱裥都没有了，腮帮红起来，目光有了神彩，整个面目都有股朝气，有种生机，有种精神，为阿达所没有的。克利斯朵夫看到她的变化奇怪极了；他掉过眼睛，觉得单独跟她在一起有点心慌意乱。他局促不安，不听她的话，也不回答她，或是答非所问：他想着——硬要自己只想着阿达。他记起了她刚才那双柔和的眼睛，心中便充满着爱。弥拉要他欣赏林木的美，纤小的枝条映在清朗的

天空……是啊，一切都很美：乌云散开了，阿达回到他怀抱里来了，他们之间的冰山给他推倒了；他们重新相爱，合而为一。他呼吸自由了，空气多轻松！阿达回到他怀抱里来了……一切都使他想念她……天气很潮湿：她不至于受凉罢？……美丽的树上点缀着冰花：可惜她没看见！……他忽然记起所赌的东道，便加紧脚步，特别留神不让自己迷路，一到目的地，就得意扬扬的叫起来："我们先到了！"

他很高兴的挥着帽子。弥拉微微笑着，望着他。

他们所到的地方是树林中间一片很长的峭壁。这块山顶上的平地，周围是胡桃树与瘦小的橡树，底下是郁郁苍苍的山坡，松树的顶上盖着紫色的云雾，莱茵如带，躺在蓝色的山谷中间。没有鸟语。没有人声。没有一丝风影。这是冬季那种恬静岑寂的日子，它仿佛瑟瑟缩缩的在朦胧黯淡的阳光底下取暖。山坳里驰过的火车，不时远远的传来一声短促的呼啸。克利斯朵夫站在岩崖边上看着风景。弥拉看着克利斯朵夫。

他向她转过身子，高高兴兴的说："嘿！那两个懒东西，我不是早告诉他们吗？……好吧，只有等他们了……"

他在到处开裂的地上躺了下来，晒着太阳。

"对啦，咱们等罢……"弥拉说着抖开了头发。

她语气挖苦得厉害，克利斯朵夫不禁抬起身子望着她。

"怎么啦？"她若无其事的问。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咱们等罢。真用不着要我跑得那么快的。"

“对啦。”

他们俩在高低不平的地上躺下。弥拉哼着一个调子。克利斯朵夫跟着唱了几句，但他时时刻刻停下来伸着耳朵听，说道：“好象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弥拉继续唱着。

“你静一会儿好不好？”

弥拉停了一下。

“呕，一点声音都没有。”

她又哼起来了。

克利斯朵夫开始坐立不安：“也许他们迷了路。”

“迷路？才不会呢。恩斯德对这里的路熟得很。”

克利斯朵夫忽然有了个古怪的念头：“要是他们先到了这儿又出发了呢？”

弥拉仰躺着，望着天，唱歌唱到一半突然狂笑起来，差点儿连气都闭住了。克利斯朵夫硬要回到车站去，说他们一定到在那里了。弥拉听到这句才决意开口：

“这才是跟他们走散的好办法呢！……我们又没说过车站，约好在这儿相会的。”

他重新坐在她身边。她看他等急了觉得好玩。他也发觉她的目光在笑他。但他一本正经的操心起来，——不是怀疑他们而是担心他们的遭遇。他又站起身子，说要回到树林里去找他们，叫他们。弥拉轻轻的嗤了一声，从袋里掏出针线剪刀，悄悄停停的拆开帽上的羽毛把它重新缝过：她神气好似准备在这儿待上一天的了。

“别忙，傻子，”她说。“他们要是愿意来，不会自个儿来吗？”

他心里一震，回过身来向着她。她可不瞧他，专心做着自己的工作。他走近去叫着：

“弥拉！”

“嗯？”她一边说一边依旧做她的事。

他蹲下去想对她瞧个仔细，又叫了一声：“弥拉！”

“怎么啦？”她抬起眼睛，笑盈盈的望着他，“什么事？”

她看着他慌张的神气不禁露出嘲笑的脸色。

“弥拉！”他说话的声音都哽了，“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她耸耸肩，笑了笑，又低下头去做活了。

他抓着她的手，把她正在缝的帽子拿开：“别做了，别做了，你告诉我呀……”

她正面瞧着他，心软了。她看见克利斯朵夫的嘴唇在发抖。

“你以为，”他声音更轻了，“恩斯德和阿达……”

她微微一笑：“嘿！嘿！”

他气得直跳起来：“不！不！那是不可能的！你决不会这样想的！……不！不！”

她把手按着他肩膀，笑倒了：“哎啊！亲爱的，你多傻！你多傻！”

他用力摇着她的身子说：“别笑！干么你笑？要是真的话，你就不会笑了。你是爱恩斯德的……”

她继续笑着，把他拉过去拥抱了。他不由自主的还了她一吻。但他一接触她的嘴唇，感觉到还有他兄弟的亲吻的暖气，就往后一退，把她的头捧着，隔着相当的距离，问：

“那么你是早知道的！你们早商量好的？”

她一边笑一边说：“是的。”

克利斯朵夫既不叫嚷，也没有一个发怒的动作。他张着嘴仿佛不能呼吸了，闭着眼睛，把手紧紧的压着胸部：心快要爆裂了。接着他躺在地下，捧着脑袋，因为厌恶与绝望而浑身抽搐起来，象小时候一样。

并不怎么温柔的弥拉这时也觉得他可怜了；她凭着那种母性的同情，俯在他身上，和他说着亲热的话，拿出提神醒脑的盐来要他闻一闻。他可不胜厌恶的把她推开了，冷不防站起身子，吓了她一跳。他没有报复的气力，也没有报复的念头。他瞅着她，痛苦得脸都抽搐了。

“混蛋，”他垂头丧气的说，“你不知道你害得人多苦……”

她想留住他。可是他往树林中逃了，对着这些无耻的勾当，秽浊的心灵，和他们想拖他下水的乱伦的淫猥，深恶痛绝。他哭着，哆嗦着，又恨又怒，大声嚎了出来。他厌恶她，厌恶他们，厌恶自己，厌恶自己的肉体与心灵。他心中卷起一股轻蔑的怒潮：那是酝酿已久的了；对于这种卑鄙的思想，下流的默契，他在里面混了几个月的恶浊的空气，他迟早要起来反抗的；只因为他需要爱人家，需要把爱人造成种种幻象，才尽量的拖了下来。现在可突然爆发了：而这样

倒是更好。一股精纯的大气。一阵冰冷的寒风，把所有的臭秽一扫而空。厌恶的心情一下子把阿达的爱情给毁灭了。

如果阿达以为这件事可以加强她对克利斯朵夫的控制，那就更证明她庸俗不堪，不了解她的爱人。嫉妒的心理，可以使不清白的人更恋恋不舍，但在一个克利斯朵夫那样年轻，纯洁，高傲的性格，只会因之而反抗。他尤其不能而且永远不能原谅的，是这次的欺骗在阿达既非由于热情冲动，也非由于女人的理智难于抗拒的，那种下流的使性。不是的，——他现在明白了，——她的用意是要使他丢人，使他羞辱，因为他在道德方面和她抵抗，因为他抱着与她敌对的信仰而要惩罚他，要把他的人格降低到跟普通人一样，把他踩在脚下，使她感觉到自己作恶的力量。他不明白：为什么多数的人要把自己和别人所有的纯洁一齐沾污而后快？为什么这般猪狗似的东西，乐此不疲的要在垃圾中打滚，要浑身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才快活？……

阿达等了两天，以为克利斯朵夫会去迁就她的。过了两天她发急了，给了他一封亲热的短信，绝口不提过去的事。克利斯朵夫置之不理。他对阿达切齿痛恨，简直没有言语可以形容。他把她从自己的生活中扫除了。世界上没有她这个人了。

克利斯朵夫摆脱了阿达的羁绊，但还没有摆脱他自己的。他徒然对自己作种种的幻想，徒然想回到过去那种贞洁，坚强，安静的境界。一个人决不能回到过去，只有继续向前。回头是无用的，除非看到你早先经过的地方，和住过的屋顶上的炊烟，在天边，在往事的云雾中慢慢隐灭。可是把我们和昔日的心情隔离得最远的，莫如几个月的热情。那好比大路拐了一个弯，景色全非；而我们是和以往的陈迹永诀了。

克利斯朵夫不肯承认这一点。他向过去伸着手臂，非要他从前那种高傲而隐忍的精神复活过来不可。可是这精神已经不存在了。情欲的危险不在于情欲本身，而在于它破坏的结果。尽管克利斯朵夫现在不爱了，甚至暂时还厌恶爱情，也是没用；他已经被爱情的利爪抓伤了，心中有了个必须想法填补的窟窿。对柔情与快感的需要那么强烈，使尝过一次滋味的人永远受着它的侵蚀：一旦没有了这个风魔，就得有别种风魔来代替，哪怕是跟以前相反的，例如“憎厌一切”的风魔，对那种“高傲的纯洁”的风魔，“信仰道德”的风魔。——而这些热情还不能厌足他的饥渴，至多是暂时敷衍一下。他的生活变成了一连串剧烈的反动，——从这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时而他想实行不近人情的禁

欲主义：不吃东西，只喝清水，用走路，疲劳，熬夜等等来折磨肉体，不让它有一点儿快乐。时而他坚信，对他那一类的人，真正的道德应当是力，便尽量去寻欢作乐。禁欲也罢，纵欲也罢，他总是烦恼。他不能再孤独，却又不能不孤独。

他唯一的救星可能是找到一种真正的友谊，——也许象洛莎的那一种，那他一定会借以自慰的。但两家之间已经完全闹翻，不见面了。克利斯朵夫只碰到过一次洛莎。她望了弥撒从教堂里出来。他迟疑着不敢上前；她一见之下似乎想迎着他走过来；可是他从潮水般的信徒堆里向她挤过去时，她把头转向了别处；而他走近的时候，她只冷冷的行了个礼就走开了。他觉得这姑娘对他存着冷淡与鄙薄的心，可不知道她始终爱着他，极想告诉他；但她又因之埋怨自己，仿佛现在再爱他是一桩罪过，因为克利斯朵夫行为不端，已经堕落，跟她距离太远了。这样，他们就永远分离了。而这对于两人也许都有好处。虽然心地极好，她可没有活泼泼的生命力去了解他。他虽然极需要温情与敬意，也受不了平凡的，闭塞的，没有欢乐，没有痛苦，没有空气的生活。他们俩一定会痛苦的，——为了教对方痛苦而痛苦。所以使他们俩不能接近的不幸，归根结蒂倒是大幸，——那对一般刚强而能撑持的人往往是这样的。

但在当时，这个情形为他们究竟是大大的不幸与苦恼，尤其为克利斯朵夫。一个有道德的人这样的不容忍，这样的心地褊狭，把最聪明的人变得不聪明，把最慈悲的人变得不慈悲的褊狭，使克利斯朵夫非常气愤，觉得受了侮辱，甚

至为表示抗议起见，他走上了极端放纵的路。

他和阿达常到郊外酒店去闲坐的时候，结识了几个年轻人，都是些过一天算一天的光棍；他们无愁无虑的心情与无拘无束的态度，倒也并不使他讨厌。其中有一个叫做弗烈特曼，跟他一样是音乐家，当着大风琴师，年纪三十上下，人很聪明，本行的技术也不坏，可是懒得不可救药，宁可饿死渴死也不愿意振作起来的。他为了给自己的懒散解嘲，常常说一般为人生忙碌的人的坏话；他那些不大有风趣的讥讽，教人听了发笑。他比他的同伴们更放肆，不怕——可是还相当胆小，大半出之以挤眉弄眼与隐隐约约的措辞，——讽刺当道的人，甚至对音乐也敢不接受现成的见解，把时下徒负虚名的大人物暗中加以挞伐。他对女人也不留余地，专门喜欢在说笑话的时候，引用憎厌女性的某修士的名言："女人的灵魂是死的。"克利斯朵夫比谁都更欣赏这句尖刻辛辣的话。

心乱如麻的克利斯朵夫，觉得和弗烈特曼谈天是种排遣。他把他的为人看得很透，对那种粗俗的挖苦人的脾气也不会长久喜欢的；冷嘲热讽和永远否定一切的口吻，很快教人腻烦，只显出说话的人的无能；但这个态度究竟和市侩们自命不凡的鄙俗不同。克利斯朵夫心里尽管瞧不起这同伴，实际却少不了他。他们老混在一起，跟弗烈特曼的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呆在酒店里，而他们比弗烈特曼更无聊：整夜的赌钱，嚼舌，喝酒。在令人作恶的烟草味道与残肴剩菜的味道中间，克利斯朵夫常常突然惊醒过来，呆呆的瞪着周

围的人，不认得他们了，只是痛苦的想道：

“我在哪儿呢？这是些什么人啊？我跟他们在一起干什么呢？”

他们的谈话与嘻笑使他恶心，可没有勇气离开他们：他怕回家，怕跟他的欲念与悔恨单独相对。他入了歧路，知道自己入了歧路：他在弗烈特曼身上寻找，而且清清楚楚的看到，他有朝一日可能变成的那副丢人的面目；而他心灰意懒，看到了危险非但不振作起来，倒反更加萎顿了。

要是可能，他早已入了歧路。幸而象他那一类的人，自有别人所没有的元气与办法，能够抵抗毁灭：第一是他的精力，他的求生的本能，不肯束手待毙的本能，以智慧而论胜过聪明，以强毅而论胜过意志的本能。并且他虽然自己不觉得，还有艺术家的那种特殊的好奇心，那种热烈的客观态度，为一切真有创造天赋的人都有的。他尽管恋爱，痛苦，让热情把自己整个儿的带走，他可并不盲目，还是能看到那些热情。它们固然是在他心中，可并不就是他。在他的灵魂中，有千千万万的小灵魂暗中向着一个固定的，陌生的，可是实在的目标扑过去，象整个行星的体系在太空中受着一个神秘的窟窿吸引。这种永远不息的，不自觉的自我分化的境界，往往发生在头晕目眩的时候，正当日常生活入于麻痹状态，在睡眠的深渊中射出神秘的目光，显出生命的各种各样的面目的时候。一年以来，克利斯朵夫老是给一些梦纠缠着，在梦中清清楚楚的感到一种幻象，仿佛自己在同一刹那之间是几个完全不同的人，而这几个不同的人往往相

隔很远，有几个世界的距离，有几个世纪的相差。醒了以后，他只有梦境留下来的一种骚乱惶惑的感觉，而一点记不起造成这惶惑的原因。那感觉好比一个执着的念头消灭以后所给你的困倦；念头的痕迹始终留在那儿，你可无法了解。一方面他的灵魂在无穷的岁月中苦苦挣扎，一方面另有一颗清明宁静而非常关切的灵魂，在他心中看着他劳而无功的努力。他瞧不见这另外一颗灵魂，但它那道潜在的光的确照着他。这灵魂对这些男男女女，对这个世界，这些情欲，这些思想，不问是折磨人的，平庸的，或竟是下贱的思想，都极需要而且极高兴的去感觉，观察，了解，为之受苦；——而这一点就让那些思想与人物感染到它的光明，把克利斯朵夫从虚无中救度了出来。这第二重的心灵使他感到并不完全孤独。它什么都要尝试，什么都要认识，在极有破坏性的情欲前面筑起一座堡垒。

这另一颗心灵固然能够使克利斯朵夫的头浮在水面，但还不能使他单靠自己的力量跳出水来。他还不能控制自己，不能韬光养晦。什么工作都没有心思去做。他精神上正在过一道难关，结果是极有收获的：——他将来的生命都在这个转变中间长了芽；——但这种内心的财富，目前除了极端放荡以外别无表现；这样丰满的生命力在当时所能产生的结果，跟最贫弱的心灵的并无分别。克利斯朵夫被生命的狂流淹没了。他所有的力都受着极猛烈的推动，长大得太快了，而且是同时并进的。只有他的意志并没同样迅速的长成，倒反被这些妖魔吓坏了。他的身心到处都在爆

裂。可是这个惊天动地的精神上的剧变，别人是一无所见的。克利斯朵夫自己也只觉得没有意志，无力创造，无力生存。而欲念，本能，思想，却先后的涌了出来，宛如硫磺的浓烟从火山口中奔腾直冒；于是他问自己：

"现在又要冒出些什么来呢？我要变成怎么样呢？难道永远是这样的了？还是我克利斯朵夫就要完了？永远一无所成了吗？"

而他遗传得来的本能，前人的恶习，此刻忽然暴露了出来。

他拚命喝酒了。

他往往酒气冲人，嘻嘻哈哈的回家：完全消沉了。

可怜的鲁意莎对他望了望，叹着气，一句话也不说，只管祈祷。

有天晚上他从酒店里出来，在城门口瞥见高脱弗烈特舅舅滑稽的背影，驮着包裹走在他前面。这矮子已经有几个月不到本地来，在外边逗留的时期越来越长了。克利斯朵夫非常高兴的老远叫他。给包袱压得弯了身子的高脱弗烈特，回过头来瞧见克利斯朵夫装着鬼脸，便坐在路旁的界石上等他。克利斯朵夫眉飞色舞，连奔带趴的跑过来，握着舅舅的手使劲的摇，表示十二分亲热。高脱弗烈特对他瞅了好久，才说：

"你好，曼希沃。"

克利斯朵夫以为舅舅认错了，禁不住哈哈大笑。他想："可怜的人老啦，记忆力都没有了。"

的确，高脱弗烈特神气老了许多，皮肤更皱，人更矮，更瘦弱，呼吸也短促而费劲。克利斯朵夫还在那里唠唠叨叨。高脱弗烈特把包裹驮在肩上，默默无声的又走起来了。他们俩肩并肩的一同回家，克利斯朵夫指手划脚，直着嗓子说话。高脱弗烈特咳了几下，只是不做声。克利斯朵夫问他什么话的时候，他仍旧管他叫曼希沃。这一回克利斯朵夫

可问他了：

“哎！您怎么叫我曼希沃？我明明是克利斯朵夫，难道您忘了吗？”

高脱弗烈特只管走着，抬起眼睛把他瞧了瞧，摇摇头冷冷的说：

“不，你是曼希沃，我清清楚楚认得是你。”

克利斯朵夫停着脚步，呆住了。高脱弗烈特照旧迈着小步走着，克利斯朵夫不声不响的跟在后面。他酒醒了。走过一家有音乐的咖啡店门口，不清不楚的镜子里照出门灯和冷清清的街道，克利斯朵夫上去照了一下，也认出了父亲的面目，不由得失魂落魄的回到家里。

他整夜的反省，彻底做了番检讨。现在他明白了。不错，他认出了在心中抬头的本能与恶习，觉得不胜厌恶。他想起在父亲遗骸旁边守灵的情景，想起当时许的愿，又把那时以后自己的生活温了一遍，发觉每件事都违背了他起的誓。一年以来他做了些什么呢？为他的上帝，为他的艺术，为他的灵魂，他做了些什么呢？为他不朽的生命做了些什么呢？没有一天不是白过的，不是糟蹋掉的，不是沾污的。没有写过一件作品，没有转过一个念头，没有作过一次持久的努力。只有一大堆混乱的欲念相继沓来，互相毁灭。狂风，尘埃，虚无……他的志愿有什么用？要做的事一件也没做到，而所做的全是跟志愿相反的。他做了一个他不愿意做的人：这便是他生活的总帐。

他一夜没有睡着。早上六点，天还没有亮，他听见舅舅

准备动身了。——因为高脱弗烈特不愿多耽留。他只是经过这儿，照例来看看他的妹妹与外甥，早就声明第二天要走的。

克利斯朵夫走下楼去。高脱弗烈特看见他血色全无，一夜的痛苦使他的腮帮陷了下去。他向克利斯朵夫亲热的笑了笑，问他可愿意送他一程。天还没有破晓，他们就出发了。两人用不着说话，彼此都很了解。走过公墓的时候，高脱弗烈特问：

“你可愿意进去一下吗？”

他到城里来一次，总得去看一次约翰·米希尔和曼希沃的墓。克利斯朵夫不到这儿已有一年了。高脱弗烈特跪在曼希沃的墓前说道：

“咱们来祈祷罢，但愿他们长眠，永息，别来缠绕我们。”

他这个人一方面极有见识，一方面又有古怪的迷信，有时使克利斯朵夫非常诧异；但他这一回对舅舅完全了解。直到走出公墓，他们一句话也不多说。

两人关上了咿哑作响的铁门，顺着墙根走去，寒瑟的田野正在醒过来，小路高头是伸在墓园墙外的柏树枝条，积雪在上面一滴滴的往下掉。克利斯朵夫哭了。

“啊！舅舅，”他说，“我多痛苦！”

他不敢把他爱情的磨难说出来，怕使舅舅发窘；他只提到他的惭愧，他的无用，他的懦怯，他的违背自己的许愿。

“舅舅，怎么办呢？我有志愿，我奋斗；可是过了一年，仍旧跟以前一样。不！连守住原位也办不到！我退步了。

我没有出息，没有出息！我把自己的生命蹉跎了，许的愿都没做到！……”

他们正在爬上一个俯瞰全城的山岗。高脱弗烈特非常慈悲的说：

“孩子，这还不是最后一次呢。人是不能要怎么就怎么的。志愿和生活根本是两件事。别难过了。最要紧是不要灰心，继续抱住志愿，继续活下去。其余的就不由我们作主了。”

克利斯朵夫无可奈何的再三说着：“我许的愿都没做到！”

“听见没有？”高脱弗烈特说……

（鸡在田野里啼。）

“它们也在为了别个许了愿而做不到的人啼。它们每天早上为了我们每个人而啼。”

“早晚有一天，”克利斯朵夫苦闷的说，“它们会不再为我啼的……那就是没有明天的一天。那时我还能把我的生命怎么办呢？”

“明天是永远有的，”高脱弗烈特说。

“可是有了志愿也没用，又怎么办呢？”

“你得警惕，你得祈祷。”

“我已经没有信仰了。”

高脱弗烈特微微笑着：

“你要没有信仰，你就活不了。每个人都有信仰的。你祈祷罢。”

"祈祷什么呢？"

高脱弗烈特指着在绚烂而寒冷的天边显现出来的朝阳，说道：

"你得对着这新来的日子抱着虔敬的心。别想什么一年十年以后的事。你得想到今天。把你的理论统统丢开。所有的理论，哪怕是关于道德的，都是不好的，愚蠢的，对人有害的。别用暴力去挤逼人生。先过了今天再说。对每一天都得抱着虔诚的态度。得爱它，尊敬它，尤其不能污辱它，妨害它的发荣滋长。便是象今天这样灰暗愁闷的日子，你也得爱。你不用焦心。你先看着。现在是冬天，一切都睡着。将来大地会醒过来的。你只要跟大地一样，象它那样的有耐性就是了。你得虔诚，你得等待。如果你是好的，一切都会顺当的。如果你不行，如果你是弱者，如果你不成功，你还是应当快乐。因为那表示你不能再进一步。干么你要抱更多的希望呢？干么为了你做不到的事悲伤呢？一个人应当做他能做的事。……竭尽所能(Als ich kann)。"

"噢！那太少了，"克利斯朵夫皱着眉头说。

高脱弗烈特很亲热的笑了：

"你说太少，可是大家就没做到这一点。你骄傲，你要做英雄，所以你只会做出些傻事……英雄！我可不大弄得清什么叫做英雄；可是照我想，英雄就是做他能做的事，而平常人就做不到这一点。"

"啊，"克利斯朵夫叹了口气，"那末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简直是多余的了。可是有些人说'愿即是能！'……"

高脱弗烈特又温和的笑了起来:"真的吗?那末,孩子,他们一定是些说谎大家。要不然他们根本没有多大志愿……"

他们走到了岗上,很亲热的互相拥抱了一下。小贩拖着疲乏的步子走了。克利斯朵夫若有所思的看着舅舅走远,反复念着他那句话:

"竭尽所能(Als ich kann)。"

他笑着想:"对,……竭尽所能……能够做到这一步也不错了。"

他向着城中回头走。冰冻的雪在脚下格格的响。冬天尖利的寒风,在山岗上把赤裸的枯枝吹得发抖。他的脸也被吹得通红,皮肤热辣辣的,血流得很快。山岗底下,红色的屋顶迎着寒冷而明亮的阳光微笑。空气凛冽。冰冻的土地精神抖擞的好似非常快乐。克利斯朵夫的心也和它一样。他想:

"我也会醒过来的。"

他眼中还含着泪。他用手背抹掉了,望着沉在水雾中间的旭日,笑了出来。大有雪意的云被狂风吹着,在城上飘过。他对乌云耸了耸鼻子表示满不在乎。冰冷的风在那里吹啸……

"吹吧,吹吧!随你把我怎么办吧!把我带走吧!……我知道我要到哪儿去。"

卷三终

当你见到克利斯朵夫的面容之日，
是你将死而不死于恶死之日。

（古教堂门前圣者克利斯朵夫像下之拉丁文铭文。）